

总理遗教重要演讲





總 理 遺 教

# 重 要 演 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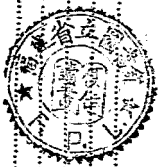
國 民 國 黨 福 建 省 執 行 委 員 會  
建 國 出 版 社 印 行



要講目錄

甲 關於三民主義者

一	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	九
二	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	九
三	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	三三
四	欲改造新國家當實行三民主義	三一
五	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	三三
六	女子須明白三民主義	四五
七	留聲演講	六〇
八	五族聯合之效力	六二
九	五族共和之真義	六四
一〇	中國民主革命之重要	六五
一一	共和與自由之真諦	六七
一二	民生主義之實施	六九
一三	續論民生主義之實施	七二
一四	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	七三



## 乙 關於建國方略者

- 一五 提倡國家社會主義……………七九
  - 一六 社會主義之派別與方法……………八〇
  - 一七 民生主義有四大纲……………一〇〇
  - 一八 提倡民生主義之真義……………一〇一
  - 一九 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……………一〇三
  - 二〇 社會革命之正道……………一〇六
  - 二一 平均地權之具體說明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  - 二二 地價抽稅問題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- 
- 一 如難行焉……………一一一
  - 二 行之非緩知之爲艱……………一二二
  - 三 建設之兩大要務……………一二四
  - 四 歡迎外資與開放門戶……………一二七
  - 五 道路爲建設着手之第一端……………一三〇
  - 六 建設鐵路問題……………一三一
  - 七 鐵路爲我國存亡大問題……………一三四
  - 八 實業振興與鐵路計劃……………一三八

丙 其他

- 一 軍人精神教育……………一四三
- 二 大亞洲主義……………一七六
- 三 國民黨奮鬥之法宜變注重宣傳不宜專注軍事……………一八五
- 四 革命成功在乎革命黨員有團體……………一九六
- 五 政黨之精神在黨員全體不在領袖一人……………二〇二
- 六 黨員之奮鬥同於軍隊之奮鬥……………二〇四
- 七 主義勝過武力……………二〇八
- 八 黨員不可存心做官……………二一二
- 九 革命軍必須以一當百……………二一九
- 一〇 革命軍不可想升官發財……………二二〇
- 一一 革命在最後一定成功……………二二四
- 一二 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……………二四一
- 一三 革命軍的基礎在萬深的學問……………二四九
- 一四 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……………二六〇
- 一五 革命成功個人不能有自由團體要有自由……………二七〇

一六 耕者要有其田……………	二八〇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

## 關於三民主義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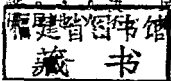
### 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

——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六年）祝民報紀元節之演說辭——

諸君：今天諸君踴躍來此，兄弟想來，不是徒爲高興，定然有一番大用意。今天這會，是祝民報紀元節，民報所講的是中國民族前途的問題，諸君今天來此，一定是人人把中國前途的問題，橫在心上，要趁這會子大家研究的。

兄弟想民報發刊以來，已經一年，所講的是大主義：第一，是民族主義；第二，是民主主義；第三，是民生主義。

那民族主義，却不要甚麼研究，纔會聽得的。譬如一個人，見著父母總是認得，決會把他當作路人；也決不會把路人當作父母。民族主義也是這樣，這是從種性發出來，都是一樣的。滿洲入關，到如今已存二百六十多年，我們漢人，就是小孩子，見著滿人，是認得，總不會把他當作漢人。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根。但是有最要緊一層，不可不知。民族主義，並非是遺著不同種族的人，便棄排斥他；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，來奪我民族的政權。因爲我漢人有政權纔是有國，假如政權被不同族人所把持，那就雖是有國，却已經不是我漢人的國了。我們想一想，現在國在那裏？政權在那裏？我們已經成了亡國之民了！地球上人最，不過一千幾百兆；我們漢人，有四百兆，上了四分之一。算得地球上最大的民族，且是地球上最老最文明的民族。到了今天，却成爲亡國之民，這不是奇怪的事嗎？那非泯社國



不過廿多萬人，英國去滅他，尚且相爭至三年之久。菲列濱島不過數百萬，美國去滅他，尚且相持數歲。難道我們漢人，就甘心於亡國？想起我漢族亡國時代，我們祖宗是不服從滿洲的。閉眼想想，歷史上，我們祖宗流血成河，伏尸蔽野的光景，我們祖宗很對得住子孫。所難過的，就是我們做子孫的人，再想想亡國以後，滿洲政府愚民時代，我們漢人面子上從他，心裏還是不願的，所以有變回的起義。到了今日，我們漢人民族革命的風潮，一日千丈，那漢人也倡排漢主義。他們的口頭話，是說他的祖宗有團結力，有武力，故此制服漢人。他們要長保這力量，以便永居人上。他們這幾句話，本是不錯。然而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，是漢人無團體。我們漢人有了團體，這力量比他大幾千萬倍，民族革命的事，不怕不成功。惟是兄弟曾聽見人說，民族革命，是要盡滅滿洲民族，這話大錯，民族革命的原故，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，主我們的政，定要撲滅他的政府，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。這樣看來，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，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。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，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，決無尋仇之理。他當初滅漢族的時候，攻城破了，還要大殺十日，纔肯封刀，這不是一人類所為，我們決不如此。惟有他來阻害我們，那就盡力懲治，不能與他並立。照現在看起來，滿洲政府，要實行排漢主義，謀中央集權，拿憲法做愚民的器具；他的心事，真是一天毒一天。然而他所以死命把持政權的原故，未必不是怕我漢人剷絕他，故此騎虎難下。所以我們總要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認得清楚。如果滿人始終執迷，仍然把持政權，制馭漢族，那就漢族一日不斃，一日不能坐視的。想來諸君亦同此意。

民族革命的大要如此。至於民權主義，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。將來民族革命實行以後，



現在要劣政治，固然可以一掃而盡；却是還有那惡劣政治的根柢，不可不去。中國數千年來，都是君主專制政體，這種政體，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。要去這政體，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。試想明太祖驅除蒙古，恢復中國，民族革命，已經做成；他的政治，却不遇依然同漢唐宋相近，故此三百年後，復被外人侵入。這由政體不好的緣故，不是政治革命是斷斷不行的。研究政治革命的工夫，煞費經營；至於著手的時候，却是同民族革命並行。我們推倒滿洲政府，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，是民族革命；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，是政治革命，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。講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，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，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，就算漢人爲君主，也不能不革命。法蘭西大革命，及俄羅斯革命，本沒有種族問題，却純是政治問題。法蘭西民主政治，已經成立；俄羅斯黨，也終要達這目的。中國革命之後，這種政體，最爲相宜，這也是人人曉得的。惟尚有一層最要緊的話，因爲凡革命的人，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，就會弄到亡國。因爲中國從來當國家做私人的財產，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，一定彼此相爭，爭不到手，甯可各據一方，定不相下，往往弄到分分五裂，豈不就是自亡其國，近來志士，都怕外人瓜分中國，兄弟的見解，却是兩樣。外人斷不能瓜分我中國，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，那就不可救了。所以我們定要用平民革命，建國民政府。這不止是我們革命之目的，並且是我們革命的時候所萬不可少的。

說到「民生主義」，因這裏頭千條萬緒，成爲一種科學，不是十分研究，不得清楚。並且社會問題，其患在將來，不像民族民權兩問題，是燃眉之急，所以參入去理會他。雖然如

此，人的眼光，要看得遠，凡是大禍異沒有發生的時候，要防止他是容易的，到了發生之後，要撲滅他，却是極難。社會問題，在歐美是積重難返，在中國却還在幼稚時代；但是將來總會發生的，到那時候，收拾不來，又要弄成大革命了。革命的事情，是萬不得已纔用，不可類類傷國民的元氣。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，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，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，這真是最大的責任。

於今先說民生主義所以發生的原故。這民生主義，是到十九世紀之上半期，纔盛行的。以前所以沒有盛行民生主義的原因，總由於文明沒有發達。文明越發達，社會問題越著緊。這個道理，很覺費解，却可以拿淺近的事跡來做譬喻。大凡文明進步，個人用體力的時候少，用天然力的時候多，那電力汽力，比起人的體力要快千倍。舉一例來說，古代一人耕田，勞身焦思。所得穀米，至多不過供數人之食，近世農學發達，一人所耕，千人食之不盡。因為他不是專用手足，是借機械的力，去幫助人工，自然事半功倍。故此古代重農工，因他的生產剩餘人的用度，故他不得不專注重生產，近代却是兩樣，農工所生產的物品，不愁不足，祇愁有餘，故此更重商業。要將貨物輸出別國，好謀利益，這是歐美各國大概一樣的。照這樣說來，似乎歐美各國，應該家給人足，樂享幸福，古代所不能及的。然而試看各國的現象，與剛纔所說，正是反比例。統計上英國財富，多於前代，不止數千倍，人民的貧窮，甚於前代，也不止數千倍。並且富者極少，貧者極多，這是人力不能與資本力相抗的緣故。古代農工諸業，都是靠人力去做成，現時天然力發達，人力真萬不能追及；因此農工諸業，都在資本家手裏。資本越大，利用天然力越厚，貧民怎能同他相爭，自然弄到無立足地了。

社會黨所以倡民生主義，就是因貧富不均，想要設法挽救；這種人日與月盛，遂變為一種很繁博的科學。其中流派極多，有主張廢資本家歸諸國有的；有主張均分於貧民的；有主張歸諸公有的；議論紛紛，凡有見識的人，皆知到社會革命，歐美是決不能免的，這真比前車可鑒。將來中國要到這步田地，纔去講民生主義，已經很遲了。這種現象，中國現在雖還沒有，但我們雖看不見，或者我們子孫總可以看得見的。與其將來弄到無可如何，纔去想大破壞，不如今日預籌個防止的法子。況且中國今日，如果實行三民主義，總較歐美易辦許多。因為社會問題，是文明進步所致；文明程度不高，那社會問題也就不大。舉一例來說，今日中國貧民，還有砍柴割草去謀生活的，歐美却是早已絕跡。因一切謀生利益，盡被資本家吸收，貧民雖有力量，却無權利去做，就算得些蠅頭微利，也決不能生存。故此社會黨常言，文明不利於貧民，不如復古，這也是矯枉過正的話。況且文明進步，是自然所致，不能逃避的。文明有善果，也有惡果，須要取那善果，避那惡果。歐美各國，善果被富人享盡，貧民反食惡果，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，故此不平等的世界。我們這回革命，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，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，這決不是歐美所能及的，歐美為甚不能解決社會問題？因為沒有解決土地問題。大凡文明進步，地價日漲。譬如英國一百年前，人數已有一千餘萬，本地之糧，供給有餘；到了今日，人數不過加三倍，糧米不穀二月之用，民食專靠外國之粟。故英國注重海軍，保護海權，防糧運不繼。因英國富人，把耕地改做牧地，或變礦場，所獲較豐，且徵收容易，故農業漸廢，並非土地不足。貧民無田可耕，都靠做工餬口，工業却全歸資本家所握，工廠偶然停歇，貧民立時飢餓。祇就倫敦一城計算，每年冬間，工人失業的，

常有六七十萬人；全國更可知。英國大地主威爾斯士打公爵，有封地在倫敦西偏，後來因擴張倫敦城，把那地統圈進去，他一家的地租，占倫敦四分之一，富與國家相等。貧富不均，竟到這地步，平等二字，已成口頭空話了。大凡社會現象，總不能全聽其自然，好像樹木由他自然生長，定然支蔓，社會問題，也是如此。中國現在資本家還沒有出世，所以幾千年地價從來沒有增加，這是與各國不同的。但是革命之後，却不能照前一樣。比方現在香港，上海，地價比內地高至數百倍，因為文明發達，交通便利，故此漲到這樣。假如他日全國改良，地價一定跟著文明日日漲高的。到那時候，以前值一萬銀子的地，必漲至數十萬，數百萬。上海五十年前，黃浦灘邊的地，本無甚價值，近來竟加至每畝百數十萬元，這就是最顯明證據了。就這樣看來，將來富者日富，貧者日貧，十年之後，社會問題，便一天緊似一天了。這種流弊，想也是人人知道的，不過眼前還沒有這現象，所以容易忽略過去。然而眼前忽略，到日後却不可收拾，故此今日要籌個解決的法子，這是我們同志應該留意的。聞得有人說民生主義，是要殺四萬萬人之半，奪富人之田為己有，這是未知其中道理，隨口說去，那不必去管他。解決的法子，社會學者所見不一，兄弟所信的，是定地價的法子。比方地主有地價值一千元，可定價為一千，或多至二千，就算那地將來因交通發達，價漲至一萬，地主應得二千，已屬有益無損，贏利八千，當歸國家。這於國計民生，皆有大益，少數富人，把持壟斷的弊竇，自當永絕，這是最簡便易行之法。歐美各國地價，已漲至極點，就算委定地價，苦於沒有標準，故此難行。至於地價未漲的地方，恰好急行此法。所以德國在膠州灣，荷蘭在爪哇，已有實效。中國內地文明，沒有進步，地價沒有增漲，遷若枋行起來，一定容

易。兄弟剛纔所說社會革命，在外國難，在中國易，就是如此。行了這法之後，文明越進，國家越富，一切財政問題，斷不至難辦。現今苛捐盡數剷除，物價也漸便宜了，人民也漸富足了，把幾千年捐輸的弊政，永遠斷絕。慢說中國從前所沒有，就歐美日本，雖說富強，究竟人民負擔租稅，未免太重。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，但收地租一項，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。這社會的國家，決非他國所能及的。我們做事，要在人前，不蓋人後，這社會革命的事業，定為文明各國將來所取法的了。

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，是為民衆去謀幸福，因不顧少數滿洲人專利。故要民族革命，不顧君主一人專利，故要政治革命，不顧少數富人專利，故要社會革命。這三樣有一樣做不到，也不是我們的本意。達了這三樣目的之後，我們中國當成爲至完美的國家。

還有一個問題，我們應要研究，就是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。憲法二字，近時人人樂道，便是滿洲政府，也曉得派遣奴才出洋考察政治。弄預備立憲的上諭，自驚自擾。那中華民國的憲法，更是要講求的，不用說了。兄弟歷觀各國的憲法，有文憲法，是美國最好；無文憲法，是英國最好。英是不能學的，美是不必學的。英的憲法所謂三權分立，行政權，立法權，裁判權，各不相統。這是從六七百年前由漸而生，成了習慣，但界限還沒有清楚，後來法國孟德斯鳩，將英國制度，作爲根本，參合自己的理想，成爲一家之學。美國憲法，又將孟德斯鳩學說，作爲根本，把那三權界限，更分得清楚，在一百年前，算是最完美的了。一百二十年以來，雖數次修改，那大體仍然是未變的。但是這百餘年間，美國文明，日日進步，土地財產，也是增加不已，當時的憲法，現在已經是不適用的了。兄弟的意思，將來中華民

國的憲法，是要創一種新主義，叫做五權分立。

那五權除剛纔所說的三權之外，尚有兩種。一是考選，平等自由，原是國民的權利，但官吏却是國民公僕。美國官吏，有由選舉得來，有由委任得來的，從前本無考試的制度，所以無論是選舉，是委任，皆有很大的流弊。就選舉上說，那些略有口才的人，便去巴結國民，運動選舉，那些學問思想高尚的，反都因納於口才，沒人去物色他。所以美國代表院中，往往有愚蠢無知的人，夾雜在內，那歷史實在可笑。就委任上說，凡是委任官，都是跟着大總統進退。美國共和黨，民主黨向來是以選舉為興廢，選著換了大總統，由內閣至郵政局長，不下六七萬人，同時俱換，所以美國政治腐敗散漫，是各國所沒有的。這樣看來，都是考選制度不發達的原故。考選本是中國始創的，可惜那制度不好，却被外國學去，改良之後，成了美制。英國首先仿行考選制度，美國也漸取法，大凡下級官吏，必要考試合格，方得委任。自從行了此制，美國政治方有起色。但是他祇能用於下級官吏，並且考選之權，仍然在行政部之下，雖少有補救，也是不完全的。所以將來中華民國憲法，必要設獨立機關，專掌考選權。大小官吏必須考試，定了他的資格，無一那官吏是由選舉的，抑或由委任的，必須合格之人，方得有效。這法可以除却盲從濫選，及任用私人的流弊。中國向來選，最重資格，這本是美意，但是在君主專制國中，黜陟人才，悉憑君主一人的喜怒，所以雖講資格，也是虛文。至於社會共和的政體，這資格的法子，正是合用。因為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，是國民的公僕，必須十分稱職，方可任用。但是考選如果屬於行政部，那權限未免太廣，流弊反多，所以必須成了獨立機關，纔得妥當。

一爲新權：專管監督彈劾的事。這機關是無論何國，皆必有的；處理爲人際具體。風是在華民國憲法，這機關定要獨立。中國從古以來，本有御史臺主持風憲，然亦不過君主頗奴隸，沒有中用的道理。就是現在立憲，各國沒有不是立法機關並有監督權限，那種限雖然有強有弱，總是不能獨立，因此生出無數弊病。比方美國糾察權歸議院掌握，往往擅用此權，挾制行政機關，使他不得不俯首聽命，因此常常成爲議院專制；除非雄才大略的大總統，如林肯，麥堅尼，羅斯福等，纔能達到行政獨立之目的。況且照心理上說，裁判人民的機關，已經獨立；裁判官吏的機關，却仍在別的機關之下，這也是實際上說不去的，故此這機關也要獨立。

合上四權，甚成爲五權分立。這不但是各國制度上所未有，便是學說上也不多見，可謂破天荒的政體。兄弟如今發明這基礎，至於那詳細的條理，完全的結果，要望大眾同志盡力研究，匡所不逮，以成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。這便是民族的國家，國民的國家，社會的國家，皆得完全無缺的治理。這是我漢族四萬萬人最大的幸福了。想諸君必有担任，共成此舉，是兄弟所最希望的。

### 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

列位同志：兄弟有一個感想，就是我們中國國民黨到底是一個甚麼東西呢？想想從前我們推翻滿清建設民國之後，便組織了一個國民黨。這個國民黨，關係中國的前途是很大的。自從國民黨橫被解散了以後，中國就亂，且亂到不了。由此便知歷史底禍亂，民不聊生，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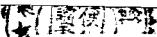
是國民黨被解散的反響。我們國民黨，雖然是將陸刺刺和那些腐爛毒門，但是北方各省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入我們的範圍。南方也只有廣東一片乾淨土，成立了這個辦事處。諸君第一要明白中國國民黨不是政黨，是一種純粹的革命黨。當民國二年國民黨被解散的時候，我們同志出亡海外，便在海外集合同志，組織中華革命黨，繼續來革命。所以今日這個中國國民黨，實在就是中華革命黨。無論名目上是有甚麼變更，實質上總是一樣的。

民國成立，雖然有了十年，但是基礎還沒有鞏固。這便是民國的共和政體還沒有成功。共和一天不成功，就是本黨的責任一天不終了。我們要不放棄這個責任，還要努力來奮鬥。必要等到共和政治澈底做到，民國的基礎十分鞏固，那才算是本黨的革命大告成功。而且我們中國國民黨和其他一切政治作用的黨會，是大不相同的。譬如清末清初的時候，有些明朝遺老，組織天壇會，又叫做洪門會，這個會散佈在我們南方各省。譬如三點會，散佈在粵東一帶。又叫做哥老會。他們的宗旨，是在反清復明，光復漢族，本來也是一個革命黨。不過他們底主張，專是民族的革命，和我們的主張便大不相同。我們所主張底革命，是三民主義和充權憲法的革命。

甚麼叫做三民主義呢？就是民族主義、民權主義、和民生主義。從前滿清皇帝中廟的時候，一般革命家祇知道致力於民族主義，至於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都沒有注意。五權憲法關係國家的建設方針極大。在漢族沒有光復以前，一般黨人的心理，以為漢族一經光復，便難以達到國利民福底目的。到了今天，才知道是太大的不然。推究這個原因，就是由於當官與志僅僅知道注重在民族主義，忽略了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過錯。這個過錯，也就是那黨底



518159



0729866

責任，還沒有移了的地方。要知道民族主義，和民生主義不能貫徹，就是民族主義達到了目的，終久總是不能穩固。何況民族主義，在今日還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呢？

何以說民族主義還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呢？自從滿洲人到了中國之後，我們漢族被他們征服了二百年，現在滿清雖然是推翻了，漢族是光復了，但是我們民族還沒有完全自由。能舉原因，是由於本黨祇做了消極的工夫，沒有做積極的工夫。自歐戰告終，世界局勢一變，潮流所趨，各種族的人員，都注重到民族自決。我們中國，尤其是世界民族中底最大問題。此則東亞底國家，嚴格的講起來，不過是一個暹羅，和一個日本，可憐是完全底獨立國。中國幅員廣大，人民衆多，比較他們那兩國何止數十倍？但是幅員廣大，人民衆多，祇要是一個半獨立國罷了。這是甚麼原因呢？就是漢族光復了之後，把所有少數底官僚，頑固的舊黨，和復辟底宗社黨，都養着六都，每做五族共和。豈知根本的錯誤，就在這個地方。五族底人數，漢人不過四五百萬，蒙古人不過百萬，滿人祇數百萬，回教雖衆，大多數是漢人。講到五族底地位，滿洲是處於原本的勢力範圍之內，蒙古向來是俄國的範圍，西藏幾乎成了英國底囊中物。由此可見他們都沒有自衛底能力，我們漢族應該要幫助他們才對。漢族向來號稱是四萬萬，或者還不止此數，用這樣少的民族，還不能夠真正獨立，組織一個完全漢族底國家，這實在是我們漢族莫大底羞恥。這就是本黨底民族主義還沒有澈底的完成。由此可知本黨還要在民族主義上做工夫。必要滿、蒙、回、藏都同化於我們漢族，或一個大民族主義國家。大家都知道美國在今日世界之中，是最強最富底民族國家。他們民族的複雜，就種類來說，有黑種、白種、紅印度種，有幾十種的民族。就國界來說，最多的有英

藏書

國人、荷蘭人、德國人、法國人、俄國人，也有幾十國的民族，是世界國家中民族最多底集合體。美國人口的總數約也一萬萬。專就德國人種說，在美國的便有二千萬，實佔美國人口總數五分之一。其他英、荷、法、俄各國的人數，散佈在全美國之中的也是很多。何以美國的民族不稱英、荷、法、德、俄、美幾國的人，單稱美利堅人呢？諸君要知道美利堅底新民族，便是由英、荷、法、德、俄幾國人同化到美國所成底名詞。因為那些國家的人，到了美利堅之後，都合一爐而冶之，成了一種民族，所以不稱英、荷、法、德、俄、美幾國的民族，便專稱為美利堅民族。因為只有美利堅一種民族，所以才有今日光華燦爛底美國。大家想想民族作用是偉大不偉大呢？像美國這樣底民族主義，才是積極底民族主義，這樣積極底民族主義，才是本黨所主張民族主義的好榜樣。我們在今日講中國的民族主義，不覺覺就講五族底民族主義，應該講漢族底民族主義。或者有人要說五族共和，搗壞已經管見了。此時單講漢族的民族主義，不怕滿、蒙、回、藏四族的人不願意嗎？說到這一層，兄弟以為可以不必顧慮。因為現在滿洲人附日，蒙古人附俄，西藏人附英，就是沒有自奮能力底表徵。將來提攜振救他們，還是委依賴我們漢族。兄弟現在想得一個調和的方法，就是拿漢族來做中心，使滿、蒙、回、藏四族都來同化於我們，並且讓那四種民族能夠加入我們，有建國底權，敬啟美利堅民族底規模，把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五族同化，成一個「中華民族」，組織成一個民族底國家，和美國在東西兩半球相映照，成兩個大民族主義的國家。

大凡成立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，一定是受種種影響，尤其以歷史底和地理底影響為最大。譬如瑞士國學成立了一個獨立民族主義的國家。他們的地形，是位於歐洲底中部，東邊和

奧國接壤，西邊和法國接壤，北邊和德國接壤，南邊和意大利接壤；他們的國土，無論是和那一國邊界附近，人民底種族和語言文字，便與那一國相調。但是他們不論爲法、德、意、奧聯合民族的國家，自己能夠組織成一個完全瑞士民族的國家，這真是很難得的舉動。並且瑞士是行直接民權底國家，法國還是行間接民權的國家，空費界中行使直接民權，是以瑞士爲第一。瑞士民權的發達，在歐洲現在算是到了極點，國內政體的修明和民族底結合，同美國比較，總是要駕乎其上。像這樣民族主義底國家，真是我們一個極好底榜樣。所以說到中國將來無論是有甚麼民族參加進來，必須要他們同化於我們漢族，成立一個「中華民族的國家」。故本黨所持民族主義，是積極的民族主義，諸君切不可忘記。

我們抱三民主義的革命黨，和各國的革命黨，都是大不相同的。各國的革命黨，不是祇抱一個主義，最多就是抱兩個主義，向來沒有抱三個主義去革命的。世界中明明白白連三個主義來革命的，祇有我們中國國民黨是頭一個。像美國脫離英國去獨立，完全是爲民權主義，不是民族主義；法國從前的大革命，本是抱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。法國和美國的民權革命，可算是一部分的成功。不過法國的民生革命，至今還是失敗；美國底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，本可以說是成功，但是社會問題，至今還沒有解決。因爲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，所以裏面便伏着將來革命底導火綫。因爲這種情形，所以法國美國目前還是講民生主義。回頭再看到我們中國底現狀，又是一個甚麼樣子呢？本黨同志革命了幾十年，祇可以說是達到了一部分的民族主義。別國底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，都是已經達到了目的；我們此刻還是在民族主義上做工夫，這就是和美國法國大大不相同的地方。又像最近俄國底革命，有人說蘇維埃政府

是注重民生主義，沒有民族主義的大意味，至於民權主義，不過是他們革命的附屬品罷了。這又是和本黨不同的地方。兄弟所主張底三民主義，實在是集合古今中外底學說，順應世界底潮流，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品。這個結晶品的意思，和美國大總統林肯所說底 *of the people, by the people, and for the people* 的話是相通的。這句話的中文意思，沒有適當底譯文，兄弟就把他譯作民有、民治、民享。of the people 就是民有，by the people 就是民治，for the people 就是民享。林肯所主張的這個民有、民治、和民享主義，就是兄弟所主張底民族、民權、和民生主義。由此可知兄弟底三民主義，在新大陸底偉人是已經先得我心。這想兄弟從前在海外底時候，外國人不知道甚麼是叫做三民主義，總拿這個意思來問弄兄弟，兄弟在當時苦無適當底譯語回答，只可援引林肯底主義去告訴他們，他們才完全了解我底主義。由此更可知兄弟底三民主義，不但是專為迎合現代底潮流，並且是很有來歷的。

至於講到民權主義，在英美民權最發達底國家是瑞士，我從前已經說過了。現在應該要慎重聲明的，是代議制度還不是真正民權；直接民權才是真正民權。美國、法國、英國雖然都是行民權主義。但是他們還不是直接民權，是間接民權；兄弟底民權主義只是採用瑞士底民權主義，這就是直接民權底主義。歐美的間接民權，已經是不容易爭得的，不知道流了多少鮮血，來做一種代價，然後能夠爭到手。從這裏看起來，那麼直接民權，當然是更可寶貴的。我們得這一種更可寶貴的東西，一定是要有很大的代價。直接民權的第一個是選舉權，人民得到了直接底選舉權，還要有罷官權。凡一切重要官吏，要人民有權可以選舉；官吏不好的，人民也有權可以罷免。國家除了官吏之外，次重要的是法律，人民要有權可以自己

訂定一種法律；如果法律有不便的時候，也要自己可以修改廢止。這種修改廢止法律的權，叫做複決權。人民訂定法律的權，叫做創制權。所以直接民權一共是四種：叫做選舉權、罷官權、創制權、和複決權。這四種權，便是具體底民權。像這樣具體的民權，才是真正底民權主義。

民生主義，就是時下底社會主義。諸君想想，兄弟提倡民生主義，是在甚麼時候呢？國人到今日才出來講社會主義，已經是很遲了。但是社會主義底真事說，輸入中國還不甚久。兄弟把社會主義的原文譯成民生主義，在意義上似乎較為妥當。然而兩人往往都是誤解民生主義的真諦。許多資本家，開了一個工廠，僱了幾千名工人做工，每人每日發給很少的工資，他們便自誇於衆，說是實行民生主義。諸君想想，這種資本家所謂底民生主義，同真正底民生主義，相差有多遠呢？資本家還藉權的金錢魔力，牢籠許多工人，去替他個人出死力，工人出了許多血汗，只賺得少許工錢，這種工廠底組合，外頭話叫做「血汗店」，真是一黨都不錯。現在許多人講民生主義，都是離題太遠，墮入五里霧中，這也是國人不敢甚歷的過錯。兄弟所主張底民生主義，有很好的具體辦法，不是像那些好奇底人，徒託空談，取快一時之言論。我的辦法是甚麼呢？就是歸宿到土地和資本兩個問題。現在留心社會情形底人，多說中國目下沒有資本家，用不着講社會主義；又有許多人說，等到有資本家發生了之後，再去講社會主義還不為遲，這是不太得要領了。像以這樣見解的人來講社會主義，難怪他們看着社會主義，還是前路茫茫，不知道從那裏下手。而且社會主義底真諦，如果專從書本中研究，不是專教幾十本，幾百本書，或者是幾千本書，可以看得出來的；必要有樸敏底會心，

確實底心得，才可以領悟得出來。我嘗說中國人讀書，越讀越糊塗，大概就是這一類的人。

三民主義底大旨，已經講完了。我們考察今日世界的大勢，洞觀古今的潮流，人類社會需要三民主義，真是不可一日缺少。所以兄弟敢下一句斷言，我們中國國民黨的同志，對於三民主義，不必要討論，只要求實行。因為三民主義有這樣的重要，所以不厭重複，再來詳細的講一講。我們在辛亥年推倒滿清，光復漢族，在消極一方面，可以說是達到一部分民族主義的目的，但是積極一方面，半點功夫都沒有做到；從今以後，應該為漢族發揚光大，令那些和我們共同建國的各民族，都是合一爐而冶之，同化到漢族之內，在東亞大陸，建立一個「中華民族」底國家，使漢族的威名，震動全球。至於要達到真正民族底目的，應該要實行四種直接民權；那四種直接民權？是選舉權、罷官權、創制權、和複決權。講到民生主義，兄弟已經定了很好的辦法；這個辦法，就是實行平均地權。中華民國政府，從前在南京創立的時候，兄弟便倡議平均地權，實行本黨底民生政策，有許多同志都不表示贊同；兄弟便問他們說，你們從前入同盟會來革命，對於實行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，不是發過了誓願嗎？就來歷上講，何以有民生主義呢？就是由於社會上貧富不均，甚麼是貧富不均呢？古時雖有貧富階級的分別，但是沒有今日的厲害；今日貧富懸殊，不可方物，正所謂富者敵國，貧而無立錫之地。其所以養成這樣貧富不均底現象，就是由於古今底生產力不同。譬如古時木工所用的器械，不過是斧鑿鋸刀罷了，故古人言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現在工業發達，完全用機器替代人力，費極少的工作，便得極多的出品。正所謂事半功倍，好幾幾田，在最初底時候，僅是用手力；到了發明犁之後，便用牛馬來代手力，而產量加倍，成倍幾幾

寫。從前靠靠手力的時候，要數天的工夫，才能耕一畝田地；現在一日便足以耕十畝有餘，到歐美改用汽力電力以來，每一日更可以耕幾百畝或者一千畝；這個千與一的比例，豈不是幾萬八底倍率嗎？又像運輸，如果專用人力，一個只負一百斤，日行一百里，就是極難行的苦事；從有了火車輪船以後，可以供運輸之用，較之專用人力的速率，又何止千倍？這就是從前生產和現在不同的大概情形。不過生產的不同還屬有限的，至於分配的不調，更是無窮的。外國人講民生主義，在今日還只有資本和工人兩個問題。工人無工可做，就是無麵包可吃；有機器的人，要一日比一日富；沒有機器的人，要一日比一日窮。富的愈富，窮的愈窮，這種現狀，就和我們不同。中國的今日情形，是上下交困，大家都是一樣的窮。由此可見外國是應不均，中國是應貧。這就是中外社會情形的大區別。有人說，中國沒有大資本家，這是實在的。以中國之地大物博，統計全國裏頭，有一千萬以上的資本家，不過一百多人。這還有甚麼資本家可說呢？但是如果說中國沒有資本家，便可以講社會主義；那便是美談。不知道前車之覆，便是後車之鑒。歐美社會在今日之應不均，便是吾人極好底教訓。那種不均的病根，還是由於土地和資本兩個問題，預先沒有解決。所以兄弟提倡民生主義，講到歸宿，還得不解決土地和資本兩個問題。

我們先研究土地問題。土地制度，在歐美各國都不相同。英國底土地，多是封建制度；美國底土地，完全是資本家跟錢買來的。兄弟民生主義的辦法，主張平均地權，在中國本是社漸防徹底意思。不過時至今日，已經有了端倪了。像近來廣州市的土地，自開闢了馬路以後，長堤一帶和其他繁盛地方地價，日貴一日，眼前已經有每畝值數萬元的。像這樣高的

地價，在中國內地的市場，洵屬罕見的事。若在倫敦、巴黎，或者是紐約，其地價之昂貴，較之中國，便不可相提並論；有一畝之地，要值數十萬元，或者數百萬元的。中國古時最好的土地制度，是井田制，井田制的道理，和平均地權的用意，是一樣的。本黨底民生主義，本是因國利民而為指歸，平均地權就是達到這個指歸的方法。這個方法，從前雖然沒有實行，但是從今逃圖，猶未為晚。再像美國，本是資本主義的國家，表面是很富庶的，但是美國大多數底人民，還是毫無幸福可享；那些享幸福的，只是少數的資本家。善觀人國者，不可徒觀其表面，要把一國之中的各種社會，都看得很清楚。美國有一個哲學家，叫做軒利佐治，他說現代的文明，好像尖錐入社會之中，在尖錐之上的社會，却升之使高；在尖錐之下的社會，便壓之使低。因為這個道理，故近代社會，有富者愈富，貧者愈貧的趨勢。現在國人既是要講社會主義，便應該要講本黨底民生主義。本黨底民生主義，是有辦法的，這個辦法，就是平均地權。平均地權一部分的手續，就是定地價。就關於定地價的手續來說，從前英國辦這一件事，有規定地價底衙門，又有不服所規定地價的控訴衙門，這是英國規定地價的大概辦法。這種辦法，在中國是很難行得通的，因為中國人怕打官司，怕到衙門內辦公事，如果規定一塊地價，必要到衙門內去兩次，便覺得不堪其擾，這是普通人很不願意的。兄弟所規定底辦法，極其簡單而又極公平，就是令人民自己報告地價；政府只限以兩種條件，一條是照原報的地價，行值百抽一的稅率；一條是照原報的地價，政府可以收買。這個辦法，便可以使人不敢欺蒙政府，不致以多報少，或者以少報多，效用是很妙的。何以說不致以多報少，或者以少報多呢？因為人民把自己的地價報告到政府了之後，政府一面調查開辦可



照價收買，但是一面可以不買，還要照價收稅；如果是以少報多的，原意是希望政府去買那塊地皮，假設政府不買那塊地皮，豈不是要照所報的原價去納稅嗎？豈不是因為要報多價，便受重稅的損失嗎？這是在以少報多的一方面，政府可以毋庸顧慮的；至於以多報少，固然希望減輕稅額，假若政府即刻要照原價收買，那塊地皮豈不是因為要減輕稅反致虧本嗎？這是在以多報少的一方面，政府又可毋庸顧慮的。那些地主知道了這些利害，想來想去，在報多報少兩方面，都是有危險，歸到結果，還不如報一個折中底實價。像如此的辦法，政府不要費力，可以坐收稅銀；地主得政府的扶助，也有大利。法則之善，是再無有復加的。地價的高低，沒有一定，完全隨附近交通的方便和商務的繁盛為轉移。像現在廣州到黃埔一帶的地價是很低的，每畝不過是值兩三百元；假若黃埔開成了商埠，自廣州市築一條馬路，直達黃埔。那班馬路告成了之後，地價必定是抬高；將來抬高的價格，恐怕不止像長堤此刻的地價，或者要值五萬元一畝的地價，也未可知。有土地的人，便一日變富一日；沒有土地的人，便一日變窮一日。所以土地問題，實在是最大的。我們要預防這種由於土地的關係，有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惡例，便非講民生主義不可。要講民生主義，又非用從前同盟會所定平均地權的方法不可。此刻的革命事業，本沒有成功，要想革命完全成功，預先還要解決土地問題。

我們再研究資本問題：這個問題，是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問題，也是最難解決的問題。凡是資本已經發達了的國家，現在都沒有好辦法。中國此時的資本還沒有發達，我們應該未雨綢繆，趕緊設法來防備，免得再蹈歐美的覆轍。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，兄弟著了一本書，叫

做實業計畫。這本書的主張，是借用外資從事生利的事業，像開闢市場，興辦工廠，建築鐵路，修治運河，開發礦產，那些大生利的事業，都歸公有，把各種新事業的利益，都歸之於國家。譬如此刻北京政府，用外資修築保京奉、京漢、津浦那些鐵路，都是很賺錢的。現在中國底鐵路，總計路線不過是五六千英里，每年收入有七八十萬元，比較全國的地丁，實在是多得多的。全國底各項收入之中，以鐵路的收入為第一，如果把路線延長到五六萬英里，豈不是還要更賺多錢嗎？借用外資開闢，豈不是很有利底事業；開闢本來沒有虧本的道理，問有虧本的，那是由於辦理不善。請到此地，要大家注意的，是兄弟所主張的借外資，是借外國人的機器做生利的事業，像京奉鐵路築成了之後，利息極厚，外人不肯給你贖回，便以其餘利復築京張鐵路，今且由那條鐵路，一直達了殺鐵城了。總而言之，外資非不可借，借來的外資，應該辦生利的事業，不可做消耗的費用。

就世界各國的社會情形說，現在國內最有秩序的莫過英國、美國。說到英國美國的政治，豈然是很完善，但是他們國內還有許多人，常常鼓動社會革命。這是為甚麼原故呢？就是由於民生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。這個問題一日不解決，社會革命一日免不了的。大家更要知道社會革命的慘痛，比政治革命的流血，還要厲害得多。本黨從前革命，自推翻滿清以後，在民族主義中，可算是有部分的成功。至於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，絲毫沒有收到效果。故現在革命，不但是要實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，并且要迎合現代底潮流，兼顧民族主義。現在底民族主義是怎麼潮流呢？從歐戰停止了之後，美國威爾遜總統鑒於世界民族的大勢，大倡民族自決的那一說。這種民族自決的一說，就是本黨底民族主義。後來巴黎和平會議完結

了，在歐洲中部便成立了許多新獨立民族國家，像佐哥斯拉夫，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國。諸君由此便可以見得現代民族的思潮了。

本黨始終底最大目的，是要把民族、民權、民生三個主義的三種工夫，同時來做完。做完了這三種工夫，就是達到了本黨底主義；達到了本黨底主義，那才算是國利民福。到了那個時候，人民才可以享真正的幸福。至於做這三種工夫，還希望諸君來努力，更要諸君預先做宣傳的工夫。我們現在要做這三種工夫，實在是一個絕好底機會；因為廣東已經在我們的手中，做我們的策源地，這省的人民，是很多的，總數有三千萬，諸君要把本黨的主義宣傳到廣東全體底人民，使人人腦中都了解我們底主義；此時若不從速宣傳，如果將來廣西桂林有反攻底舉動，我們就沒有時機去做宣傳底工夫了。十幾年以前，我著了革命方略一書，在粵方自治中，便主張縣長民選，現在廣東的縣長，已經是實行民選，積極提倡民治了。諸君想想，廣東人民有沒有這個程度呢？在兄弟看起來，恐怕他們還沒有這個程度，既沒有這個程度，偏要實行民選，豈不是要鬧亂子嗎？不過民治主義，是本黨素來底主張，要見之實行，是當然不容懷疑的。想此刻要實現我們的主張，將來又不鬧亂子，令一般人民都有程度來實行民治，這就是此刻要做的宣傳工夫了。

兄弟最近有一個感想，英美的政治，雖然是很發達，但是政權還不在普通人民的手裏。究竟是在誰的手裏呢？簡直的說，就是在有知識階級的手裏。有知識階級掌握國家的政權，就叫做政黨政治。記得我們這次回廣東來底時候，路過香港，便有一家報紙說我們這次回粵，並不是粵人治粵，實在是黨人治粵，我想那個說這句話的人，固然是別有用心，不過我們

也是很願意承認的；並且從今以後，還更要主張那黨人治粵，因為以黨治國，英國、美國是有先例可援的，如果從今以後，在廣東真能夠實行本黨底主義，也是我們粵人莫大的幸福。我們要達到以黨治國的目的，此刻便應該趕快下手。結合團體，訓練本黨的黨員，宣傳本黨的主義。諸君對於三民主義，如果還有未明瞭的地方，儘可隨時來問兄弟，兄弟必定是詳細的答覆，因為諸君要去做普遍的宣傳，教人民了解三民主義，必要自己先了解三民主義。所謂先知先覺者，必自己先覺，然後才能夠覺人，決沒有自己不覺，而能夠覺人的。現在廣州已經成立了中國國民黨的特設辦事處，這就把我們在廣東訓練黨員和宣傳主義底總機關，從此擴充，前途是不可限量的。將來廣東全省便為本黨實行主義底試驗場，民主主義底發源地，還要用廣東擴充到全國，要長江黃河一帶的省分，都受本黨主義的灌溉。諸君要知道本黨主義，何以要急於宣傳的原故，因為民國雖然是成立了十年，但是一般人民，並沒有了解共和是一個甚麼東西；他們自己看待，還不是國民，完全是遺民。因為他們自己還是以遺民自待，所以總是待真命天子出現，預備好做太平臣子，和奴隸的百姓。諸君想想，這個樣子怎麼能夠縣長民選呢？我們想將來不致於僥倖，惟有積極宣傳三民主義，實行以「黨人治粵」。凡事都要我們黨人努力去做，三民主義普遍實行了，其次就是要實行五權憲法。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，才是本黨底真精神，希望諸君把本黨的真精神從此發揚光大，播傳到全中國。

## 三民主義爲造成新世界之工具

——十年十二月七日對桂林軍政學七十六團體歡迎會演說詞——

桂林軍政學各界諸君：諸君今天開這個盛會來歡迎本大總統，本大總統是很感謝的！本大總統這次督師北伐，經過桂林，借這個機會，能夠和諸君會面，可算是一段大機緣。本大總統以爲諸君今天的歡迎，不可單爲歡迎本大總統的個人，還希望諸君歡迎本大總統的革命主義。

就中華民國的來源說，大家都曉得中國近十多年來的大變動，是從古沒有的。這個變動是甚麼呢？就是把中國有史以來的政治制度根本推翻，另外造成了一個新組織。這個新組織！簡單的說，便是把數千年的專制變成了共和。共和成立以來，雖然有了十年，但是還沒有真正實行，這是甚麼原因呢？因爲共和是由革命而來的，現在全國人民，大多數還不明白革命的道理是甚麼東西，所以還不知道把共和怎麼樣去實行。至於國家，表面上雖然掛了共和招牌，但是行政上依然沒有進步。試看這十年以來，全國之內，建設事業有多少呢？簡直一件也沒有。譬如用廣西一省來說，全省人民雖然知道滿清已經推翻了，却又生出一個遊勇出身的陸榮廷來，用一夥強盜把持政權，不但是把廣西一省弄得一團糟，並且盤據廣東，實彈開賭，以至兩廣人民，生計日促，都想攔路劫搶，過眼前的日子，所以弄到兩廣都變成了土匪世界。現在并有許多廣西人，不但不知道共和的好處，反有希望真命天子出現，或者滿清復辟，把民國再變成帝國的心理。這項心理，不但廣西人是這樣，就是全國大多數的普

運心理，差不多都是一樣。本大總統也常常聽見鄉下人說：「國亂民窮，真命天子何時出現呢？」現在全國抱這種舊思想的人，還是很多。如果四萬萬人都抱這種舊思想，那麼共和的基礎，怎麼能夠穩固呢？

諸君要曉得共和專制有甚麼分別，民國與帝國有甚麼不同，我們可用現在民國和從前帝國兩個名詞比較來說一說：從前帝國的天下，是皇帝一個人的，天下人民都是皇帝的奴隸；現在民國的天下，是人民公有的天下；國家是人民公有的國家。帝國是皇帝一個人作主做會的付託，總攬全國政權。雖然說是全國的行政首長，實在是全國人民的公僕。本大總統這次是來做你們奴隸的，就是其餘文武百官，也都是你們的奴隸。從前帝國時代，四萬萬人都沒有大的變動。普通人民還不知道這個變動；十年以來，一般舊官僚和軍閥，又死死的壓制他們，弄到人民至今還不能居於主人翁的地位。諸君要曉得從前的人民，本是皇帝的奴隸，我們革命黨用革命主義，把專制皇帝推翻，才把人民由奴隸的地位超度到主人翁的地位。諸君現在都是居於主人翁的地位，今天來歡迎本大總統，本大總統更希望諸君來歡迎民國的主義，革命的運理。中國革命的道理，就是革命黨平日主張的三民主義。革命黨同志，從前主張三民主義，從事革命，十多年，才把滿清推翻，創造民國。本大總統便是主張三民主義的發起人，諸君今天來歡迎本大總統，還希望諸君歡迎本大總統所主張的三民主義。三民主義能夠實行，民國才可以建設得好；如果人民不了解三民主義，民國前途，還是毫無希望。

三民主義便是民國的精神，諸君歡迎民國的精神，那才算是真正的歡迎。

三民主義，就是民族主義，民權主義，民生主義。這三個主義，和美國大總統林肯所說的「民有、民治、民享」三層意思，完全是相通的。民有的意思就是民族主義，我們革命黨為甚麼要提倡民族主義呢？因為滿清專制二百多年，我們漢族受過亡國的痛苦，後來又受世界潮流的壓迫，恐怕還要滅種，所以有少數人出來提倡鼓吹，要除去專制的異族，到後來全國覺悟，便把征服中國的滿清根本推翻，把中國的統治權，收回到漢人手裏，中國領土完全為漢族所有。十年前革命的成功，就是民族主義成功，所以民族主義就是和民有的意思一樣。革命成功以後，中國的土地和主權，已經由滿清皇帝的手裏，奪回到中國人民的手裏來了。但是我們人民，徒有政治上主權之名，沒有政治上主權之實，這是不能治國；必須把政治上的主權，實在拿到人民手裏來，才可以治國，才叫做民治，這個達到民治的道理，就叫做民權主義。至於民生主義是由人類思想覺悟出來的，因為我們既有了土地和主權，自然要想一個完全方法來享受，才能夠達到生活上圓滿的幸福。怎麼樣享受生活上幸福的道理，便叫做民生主義。所以說民有、民治、民享，就是本大總統生平所提倡的三民主義。

三民主義的道理，原來是一貫的。如果要考究他們發生的次序，世界各國都是先由民族主義，進到民權主義，再由民權主義進到民生主義；如果要考究他們發生的原因，這三項東西，都是從不平等裏頭反動生出來的，換句話說，三民主義就是平等和自由的主義。就民族的情形來說，有甚麼不平等呢？簡單的說，就是政治上的不平等，這一國壓制那一國，這種民族壓制那種民族，壓制愈利害，反動也愈利害。用我們中國來講，古來華夏之異種，自

古及今，都是我們漢人自己來治中國。祇有當中道過了兩次亡國之痛，一次是受蒙古的亡國，變成元朝；一次是受滿清亡國，變成清朝。革命黨把二百餘年的滿清專制皇帝推翻，就是提倡民族主義的效果。至於歐美各國所主張的民族主義，大概也是和我們的一樣的。

民族主義，在人類思想上，本來發達最早。到了後來，覺得自己民族，雖然不受他種民族的壓制，但是在本國之內，還要受特別階級的壓制，像皇帝和貴族，高高在上，人民處在他們壓力之下，動也動不得，因為受壓力的痛苦，便生出反動，便提倡民權來反對君權。所以由歷史上看來，民族主義常在民族主義之後。近二百多年來，民權思想極發達，君權退步；世界上的國家，許多已經變了共和，其中沒有改變共和的國家，也把君主專制改為立憲，限制君主權力的範圍；所以現在全世界的國家，不是共和，就是君主立憲，專制政府，差不多要絕跡了。共和國家在歐美最著名的，從前有法蘭西，瑞士的共和國，現在有俄羅斯，德意志，和其他戰後所建設的諸共和國；在美洲之北的有美利堅的共和國，美洲之南所有的國家，沒有一個不是共和國。由此便可知近年來的民權主義，是怎麼樣發達了。

由民權主義更進一步，便是民生主義。現在歐美兩洲，像法國、美國，既沒有皇帝的專制，人民便可以說是極平等自由，民權可算是極發達；但是只能說到民有民治，還說不到民享。試看他們國內的平民，受資本家的壓制，窮人受富人的壓制；甚麼煤油大王，鋼鐵大王，鐵路大王，一人之富可以敵國；那般平民和勞動者，連麵包都找不到手，這是何等不平等的景象呢？所以歐美現在便生出貧富不均的大問題來了，這項問題便是社會問題，解決這項問題的道理，就是民生主義。民生主義，就是平民反對資本家，窮人反對富人的反動。歐美



各國的民族和民權兩個問題，可說是早已解決了，現在所受的痛苦，純是民生問題。中國向來沒有這個問題，爲甚麼本大總統在三十年前，研究建設新中國的道理，一定要在民族與民權兩個主義之外，并主張民生主義呢？因爲這民生主義，是建設二十世紀以後新國家的完全方法；這三種主義並行，真正共和的基礎才能夠穩固。本大總統這種主張，可以說是取法乎上，不是因陋就簡的。因爲要把中國製成一個新局面，非用新組織不可，要用新組織，非實行極完全的三民主義不成功。

歐美各國二百餘年以來，祇曉得解決民族、民權兩件事，却忘記了最要緊的民生問題。到現在全國的權力，都操在少數資本家的手裏，祇有少數人享幸福，大多數人還是痛苦。因爲大多數人不甘受這種痛苦，所以現在才有經濟革命——社會革命——的事情，時常發生。我們中華民國，如果把民生主義和民族主義、民權主義同時解決，用一個一勞永逸的方法，一定可以把現在的中國，變成莊嚴燦爛的中華民國。我們如果不把這三種問題同時解決，縱使將來國富民強，不出數十年，一定要受歐美今日這樣相同的痛苦。歐美人當時以爲政治平等，人民自由，工業發達，便是黃金世界，甚麼問題都沒有了；不料到了工商業發達之後，便生出大資本家來，他們用金錢勢力，操縱全國政權，遇事都是居於優勝地位，試看那一國的法律政治制度，不是爲資本家而設的？所以世界到了現在，經濟革命的潮流，便一天高過一天，這就是平民和勞動者對着富豪及資本家的反動。報紙上所載的同盟罷工，破壞工廠，焚燒公司種種新聞，都是窮人反對資本家的舉動，弄到全國總是不安。他們所受這不安的煩惱，實在不是別的事情，純是由於民生問題沒有解決的緣故，所以才生出貧富的衝突，釀成

經濟革命，但是不久便失敗了。俄國近來實行政治革命，同時又實行經濟革命。法國在數十年前，曾發生過一次經濟革命，一面把皇帝和貴族推翻，同時又把資本家推翻。現在俄國人民所受的痛苦，非常的利害，結果到底如何，今天還預料不到。本大總統觀察世界的大勢，默想本國的情形，以為實行民族革命，民權革命，必須兼顧民生主義，才可以免將來的經濟革命，這便是防患於未然。

諸君要曉得革命是不得已而爲的事。革命是破壞的事業，好比拆房子一樣，我們在相同的地方，想改造一所新房子，便不得不把舊房子拆去；想建設一個新國家，便不得不把舊國家破壞，這個破壞就叫做革命。建設國家要用三十年工夫，好像造房子要用三個月工夫一樣；拆房子祇須一天，造房子就要三個月。人家造成一所新房子，都很想安樂樂住過一世，不是今天造好了明天便把他拆掉，又不是明天再造好了，後天又把他拆掉；我們革命，也是一樣的道理，不是今年革命，明年又來革命。革命要用澈底的方法，才可以永久享幸福；如果不然，破壞的事業，是永無窮期的。所以要解決民族問題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；要解決民權問題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。這三民主義就是救種種痛苦的藥方。這三個問題如果同時解決了，我們才可以永久享幸福。如果達到了民有，民治的目的，不管民享的問題，二三十年後必定再有一種瘟疫發生。現在俄國就是我們的野榜樣，我們要應該注意的。不可說我們的國情和歐美各國不同，我們如果把國家建設好了，也可以像歐美那樣的國富民強。我們如果把民生問題，現在能夠同時來解決，就可以免將來經濟革命的痛苦；如果民生問題不能同時解決，將來人民富足，總是少數人的富，不是多數人的富；那種少數人的富，是

假富，多數人的富，才算是真富。所以我們委國家永遠富強是有道理的，這個道理，便是三民主義。

現在再把桂林的現狀來說，如果要想把桂林來改良，必需的方法，像辦學校，治河道，修馬路，發展農工商業，種種計畫是很多的，一時也說不完。假如把這各種大計畫實行出來，桂林便另外變成一個新景象。桂林本來的好處說不盡，別的不講，單就周圍的風景來說，真是山清水秀，甲於天下，好的了不得！但是因為街道太窄，汽車馬車不能通行，所以還不見十分美觀；如果開了馬路和廣州一樣，東西南北可以四通八達，那不是更好的景象嗎？假使自今年起，改良街道，便利交通，到明年之後，一定會影響到土地問題。——土地問題，就是經濟問題中的大要素。——因為馬路一開，沿馬路兩旁的地價，便漲高起來。在馬路未開之先，一畝地價值一千元前；在馬路已開之後，因為交通便利，兩旁生意繁盛，人人都想要買那近邊的地皮，建築大洋樓來做生意，那畝地皮的價錢，一定可以漲到一萬元或數萬元不等。有這種地皮十畝或百畝的人，一到馬路開關之後，便立刻變成大富翁。那些有地皮的人，在沒有開路之先，或者有反對拆舊房子來開新道的；但是馬路一開之後，當時反對的人，便可以不動手，不勞心，只靠交通便利，便把他所有的地皮高抬價格；如果窮人想用低價錢來買一塊地皮做住家的房子，便很不容易買到手。像廣州長堤一帶的地皮，從前沒有馬路的時候，一畝地的價錢不過數百元或一二千元；現在因為全線馬路都築好了，地價就漲得非常昂貴，每畝有值五萬元或十萬元不等的。在座諸君總有到過上海的，上海馬路兩旁的地價，現在一畝也有值十幾萬元的。

以上所舉的例，影響到土地問題，都是靠着馬路開闢交通便利的原故，這不過略說一個原因罷了。如果說到別的原因，像農業改良，工業發達，礦山開採，商業繁盛之後，那更生出許多極大的資本家來了。到那個時候，大資本家還虧吞併小資本家，好像大魚吃小魚一樣，弄到結果，社會上只有大資本家和勞動者兩種人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工商業極發達之後，祇有大富人和窮人兩種。到那個時候，窮人因為生活的關係，便不得不去做富人的牛馬奴隸，如果不去做他們的牛馬奴隸，便沒有飯吃，便不能夠生活。所以富人的勢力便非常的強大，窮人的勞動便非常的痛苦，這就是富人壓制窮人的暴虐情形。從前的皇帝貴族壓制百姓，他們有時還負些責任；這種大資本家壓制小百姓，他們是毫不負責任的呀！我們因為看到了這種弊病，要想一個方法來預防他，所以在解決政治問題的時候，同時也解決人民生計問題。歐美從前解決的方法還是不徹底，所以便有今天的痛苦。我們想造成一個完完全全的新世界，一定要用三民主義來做建設這個新世界的工具。大概的講，就是要把民有、民治、民享三個主義一齊實行。人民的生計權利，才有真正的自由平等，才能夠免去資本家的壓制，才能夠享永久的幸福。民生問題不解決，社會上的貧富總是不平均。從前孟子說：「不患貧而患不均」，如果有了不均，三十年之後不革命，五十年、一百年之後，一定是要革命的。我們務要防止永遠不再革命，一定要實行三民主義，那末才可以替子子孫孫謀永久的幸福。本大總統這次的來意，是要把中國造成一個新世界，三民主義就是本大總統拿來造新世界的工具。諸君今天歡迎本大總統，本大總統所要求諸君的，是望諸君提起精神來，一齊同心協力建設這個新世界的新中國。

## 欲改造新國家當實行三民主義

——民國十一年一月在旅桂廣東同鄉歡迎會演說詞——

今天國鄉諸君，在此開歡迎會，恰值新年一月四日。但我國內有兩種新年，再過二十幾日，又有一陰曆新年。我國甚崇尚陰曆新年，對於陽曆新年，反漠然漠視焉。須知陰曆新年與陽曆新年有分別，其分別安在？即新舊歷之分別也，民國十一年來，人民尚崇舊新年，而不注重新年者，是尙未能脫離舊觀念，未能脫離舊思想者也。國家進化，由野蠻而進於文明；人類亦然，由無知識而進於有知識；脫離舊觀念，發生新觀念；脫離舊思想，發生新思想。諸君今日應當打破舊觀念，舊思想，應發生新觀念，新思想。新新年為民國的新年，為共和國家的新年；舊新年為君主時代的新年，為專制國家的新年。專制與共和大有不同，有如雲霄之別。為商者，有東家生意，自己生意。民國如公司，國民如股東，官吏如公司之辦事者，故總統官吏皆國民之公僕也。國民如股東，享有權利的；非若專制國家奉一人為君主，人民為奴隸，而毫無權利可享也。國人對於新新年，不甚注重，對於舊新年反注重之，是有權利而不知享，是尙未知自己已成主人翁者。國人因缺乏新思想，放棄權利，國中政體，遂為一般強盜官僚乘時而操縱之，民國十年來，所以如此大亂，其原因即在是。國中既大亂，人人感受痛苦，遂生一種思舊之心，以為滿清時代尙優於民國時代也。此種反感有一事實可為比例，在昔美國因釋放黑奴，而成南北戰爭，結果黑奴得釋放；但黑奴雖被釋放，因無獨立生活，一旦失其依附，反覺異常困苦，尙不若為奴時代之安樂也；故林肯在當時反為人

反對。今日黑種人方知林肯爲聖人。所以大凡新舊交替，必有一種變遷，如發財，人所願也；添丁，人亦所願也。添丁雖爲人所願，須知生產時必經痛苦危險。從此可知人欲享安樂，必須由困苦艱難而來。且民國成立之時，北方官僚亦贊成共和，如袁世凱者即首先贊成共和之人也。誰知彼等之贊成，純係假意，陽奉陰違，以致醞釀國中之大亂，吾人今日當誅勦此假意贊成共和者，實行真共和，必造成如法如美之共和國家。然美國在前數十年間，土地荒蕪，極力改良，開鑿山，興工藝，遂成今日之富強。桂林地瘠，物產豐富，山水幽秀，所謂桂林山水甲天下者也。今即以山石而論，山石可以爲塞門德土，真可謂隨地皆寶。假使工藝發達，交通便利，其利豈可勝言？至於四川，雲、貴之煤炭，產額亦豐，北方各省所產猶夥，外人咸稱我國爲煤田，如能濫行開採，其利又豈可勝計？我國因工藝不發達，商業不振興，所用貨物，多仰給外國，是以每年出口之貨多生貨，進口之貨多熟貨，以致利權外溢。

法、美共和國皆舊式的，今日惟俄國爲新式的，吾人今日當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。新式者何？卽化國爲家是也。人人當去其自私自利之心，同心協力，共同輔進。國家者，載民之舟也；舟行大海中，猝遇風濤，當同心互助，以謀共濟。故吾人今日由舊國家變爲新國家，當變舊思想，發達新思想。新思想者何？卽公共心。吾人今日欲改造新國家，當實行三民主義。阿爾三民主義，卽民族、民權、民生主義是也。民族主義，卽世界人類各族平等；一種族絕不能爲他種族所壓制；如稱人入主中夏，垂二三百六十餘年，我漢族起而推翻之，是卽民族革命主義也。民權主義，卽人人平等，同爲一族，絕不能以少數人壓多數人；人人有天賦之人權，不能以君主而奴隸臣民也。民生主義，卽貧富均等，不能以富者壓制貧者是也。

。但民生主義，在前數十年，已有入行之者，其人爲何？卽洪秀全是。洪秀全建設太平天國，所有制度，當時所謂工人爲國家管理，貨物爲國家所有，卽完全經濟革命主義，亦卽俄國今日之均產主義。今日同鄉諸君，聞會歡迎本大總統，本大總統深望諸君不復歡迎本大總統一人，并歡迎本大總統之主義，是則本大總統之厚望也。

## 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

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歡宴各將領演說詞

海軍總司令，豫軍總司令，和滇桂粵及中央直轄諸君各將領：今晚在此開這個宴會，和大家相見，飲酒慶祝，有兩層用意：一層是慶祝這次在廣州近郊打仗，大獲勝利。這次大獲勝利的原由，都是諸將士的功勞，所以要來感謝滇軍、桂軍、粵軍和中央直轄諸軍，與夫這次新到的湘軍、豫軍。二層是我們同志，以至誠的盛意：來歡迎湘軍、豫軍，參加我方，共同向前去奮鬥。

今晚這個盛會，不是偶然的。廣州自從今年春季沈鴻英作亂以來，大家都沒有機會開飲，今晚開飲，是沈鴻英作亂後的第一次宴會，這個機會是很難得的。因爲自沈鴻英作亂以來，北軍兩次自北江來攻，陳軍數次自東江來攻，廣州的局面，總是風雨飄搖，大家無一天不是在恐慌之中。這次陳軍來攻，可算是最後一次，我們已經獲了勝利。這幾天北江又有北軍來寇，據今晚消息，湘軍已經到了始興，水南以北。從此大敵已無，廣州的局面，已到了穩固地位，我們革命黨可說拿廣州來做個好策源地，以此向前奮鬥，是大有希望的。

廣州現在的局勢，和從前大不相同了。譬如從前滇、粵、桂諸聯軍在東江和陳炯明的叛軍打仗，一敗到博羅，再敗到石龍；到了上月十七日，陳家叛軍打到石牌，廣州人心便非常搖動，幾乎有不能保守的現象。那天豫軍漢巧已經進廣州，便由黃沙步行經過長堤到廣九車站，當時趕上黃綏壇援，把敵軍打退。人民見過了豫軍軍容，便異常鎮定，後來湘軍到了北江，又把始興的北軍打退，所以現在廣州的局面，完全到了安穩地位。我們合十幾省同志，在這個安穩的廣州，負些甚麼責任呢？以後應該做些甚麼事呢？大家要知道這責任是很大的。因為我們革命黨從前創造這個民國，雖然有了十二年，但是從前不是袁世凱做皇帝，便是張勳復辟，現在又有曹錕拿錢買總統做，想用武力反叛民國；所以民國的基礎，還是沒有鞏固。以後要保守我們從前創造的民國，鞏固國基，就是我們的責任。我們担負這個責任，更進一步，發揚光大，建設一個新民國，便是我們應該做的事。我們負起這種責任，去做這些事，萬不可延遲，便要從今晚起，立一個決心，大家向前去奮鬥。

從中國歷史看來，每次新舊朝代更替之際，總有幾十年的亂。民國成立到今日，已經過了十二年，這十二年中，沒有一天沒有變亂，這個變亂不已的原因在甚麼地方呢？簡單的說，便是因為新舊潮流的衝突；詳細的說，便是因為舊思想要消滅新思想，新思想也要消滅舊思想，新舊思想迭相攻擊，所以禍亂便循環不已。但就人羣進化的道理說，舊思想總是妨礙進步的，總是束縛人羣的。我們要求人羣自由，打破進步的障礙，所以不能不打破舊思想。今天要請諸君來打破舊思想，究竟用甚麼做標準呢？大略的講，便是拿一種主義做標準。我們如果信仰一種主義，服從一種主義，總是照那種主義向前做去，那麼打破舊思想的事業



，便可成功；如果不然，便沒有希望。今天我們對於中國政體上所負的責任，是打破舊專制，提倡共濟來建設一個新民國。這個建設新民國的任務，便是我們的職業。要把這個職業實行出來，無論當中遇到甚麼艱難困苦，總是百折不回，向前做去，以求最後的成功；那就是信仰。信仰中的道理，用單簡的話說出來，便是主義。我們做標準的主義，究竟是什麼呢？便是大家所知道的三民主義。

三民主義之中的頭一項，是民族主義。從前革命黨在辛亥年，把滿清政府推翻，趕走異族，便是民族主義的事。這樣相同的事，從前中國行過了的是明禡朱元璋；他推翻元朝異族的政府，把政權遷到自己手內，改國號為明朝，還是自己做皇帝，政體還是專制，把天下的政權，由父傳子，子傳孫；一家之人，代代相傳；正像古人所說的家天下。我們這次把滿清推翻，改專制政體，變成共和，四萬萬人都有主權來管國家的大事，這便是古人所說的公天下。這項公天下的道理，便是三民主義中第二項的民權主義。從前的人以為天子是天生的，原來他賦有一種特權；到後來人類覺悟了，不相信只有天子一個人，有這項特權，推到了百姓，人人都有這項特權，就是把政權公之天下。我們中國二千多年以前，孔子便有這項思想。他曾說過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」。不過當孔子那個時代，只有思想，沒有事實；到了現在，世界上有了這個思想，也有了這個事實，大家都要做主人翁，承認用這項主義的政體，才算是無上的政體。所以民權主義，到了現在便發達到極點。三民主義中的第三項是民生主義，世界上行這項主義最新的國家，只有俄國；其他像英國、美國、日本，國家雖然富強，但是還沒有行到民生主義。一三十年前，革命同志要排去滿清的思想，是由於甚感而起呢

？因為看到了外國富強，是由於有良政府；我們要想國家富強，也不能不要有良政府，要有良政府，便不能不革命，去推倒滿清的不良政府。但是英、美雖然富強，社會內部還有問題。從前許多革命同志，以為政府改良，弄到國家富強之後，便沒有別的問題了。殊不知英美內部，還有很大的問題，他們全國的政權，表面雖說是都在人民手內，但人民彼此之間，把政權分得還不均勻。原因是由於他們社會，有兩種絕大階級，一級是極大的富人，一級是極苦的窮人。富人的財產過多，總是用資本的勢力，操縱全國政權，來壓制窮人；多數窮人不情願受少數富人的壓制，便想種種方法來反抗富人。那種窮人反抗富人的舉動，便叫做社會革命，社會革命的原因，便是由於社會上貧富不均。極富的人雖然安樂，但多數人還是痛苦，所以他們生活上的幸福還是不平等。多數窮人要求平等，因之便結合起來，共同去推翻富人，釀成社會革命的結果。他們社會有今日這種結果的道理，便是由於從前不講究民生主義的原因。預防這種社會革命，以達到生活上幸福平等的道理，便是民生主義。

我們革命黨提倡改良中國，何以要行三民主義的革命呢？就中國政治倫理的學說講，古人說到忠君愛國，便以為很好。近來人類思想改革，對於這種倫理觀念，還不甚以為然，必要人類得到極端的平等，才算是正當；如果不然，像滿清征服中國，英國征服印度，法國征服安南，日本征服高麗，發生本族和異族政權上的不平等。那種不平等的民族，要求平等，便用武力來反抗異族，那種對於異族的反抗，便是民族革命。至於政權都掌在一種民族的手內，如果執政的人威權過甚，小百姓太沒有能力，便發生有權勢的人和平民之分，政權上還是人人不平等。平民想要求平等，便要去反抗有權勢的人，那平民對於有權勢的人的反抗，

便是民權革命。至於近來人類要求社會上機會平均，貧富相等，便是民生革命。明朝朱元璋推翻元朝，可以說是做到了民族革命。但以後各代專制太過，所以滿清入關，政治寬大，中國人民還是歡迎他。由此可見本國人專制，也是不對的。但本國入政權上不專制，社會上的貧富，還要平均，才能相安無事；否則還免不了革命。世界上起了這項革命，現在已經成功的，只有俄國。我們觀察古今中外大勢，默想本國將來的情形，要改良成一個完全的中華民國，行一個一勞永逸的方法，所以行了民族主義的革命，民權主義的革命，必須兼顧民生主義的革命。

諸君或者還有不明白民生主義是甚麼東西的，不知道中國幾千年以前，便老早有行過了這項主義的。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，漢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，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，都是民生主義的事實。就是幾千年以前，洪秀全在廣西起義之後，打十幾年仗，無形中便行了一種制度，那種制度和俄國的共產制度是一樣；他得了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蘇、浙江幾省，人民受過兵災之後，許多財產無人管理，他便集中於國家，用政府去管理；所以他打了十幾年仗，沒有借外債，人民也豐衣足食。等到會同藩被南京之後，搬運南京財產，有幾個月之久，諸君看他的政府是何等富足呢？從前我在南京的時候，有一個替洪秀全當過差的老入，報告政府說，有一塊地方藏有許多金銀，金銀之上蓋有石頭，四圍做成屋形，如果挖到幾十丈深，當見所藏的金銀云云。政府便派人如法去挖，後來果然挖到石頭，但見石頭之後，更向下挖，還不見金銀，大概金子太重，經過年日太久，沉到地底，亦未可知。據老人說，此處洪秀全所藏之金銀極多，預算如果挖得了，可以還當時中國的外債。由這樣看來，洪

秀全的政府，又是何等富足呢？就是左宗棠戈登打破蘇州之後，所得的金銀財物，也不計其數。單就晝藏一項，燒了多日，尚燒不完。太平天國此等制度，便和俄國所行的共產制度一樣。現在俄國所行的共產制度，是由於先有了思想知識，然後才去實行。洪秀全實行了，但是沒有知識，不過為勢所迫，不得不不要政府去維持農工耕作，作軍隊的給養；後來供給軍隊，漸漸有餘，政府便以所餘的糧食，接濟民間，於是由農工政府，漸變成商賈政府，所以洪秀全的政府，便異常富足。像那樣把社會上無論大小財產，都集中到政府手內的制度，只有洪秀全能夠實行；俄國現在還行不通。所以他們改行一種國家資本制度，把極大的財產收到政府手內來，像大鑛山、鐵路、銀行等，都收歸國有，他們行了這種制度，所組織的一個國家，叫做俄國蘇維埃社會共和國。因為他們組織政府的原理，是反對資本家，所以世界各國便調兵去打他們，打了數年之後，俄國已經大獲勝利。前幾天有一個俄國代表說，我們俄國從前經濟上事事受英國人法國人的束縛，所有的大實業都被他們管理；現在我們覺悟了，戰勝之後把從前外國人管理的大實業，都收回來。我們把這六年中革命的事，回頭來一看，所得到奮鬥最大的道理，便是實行民族主義。所以中國主張三民主義革命的道理，是很對的。

我們革命的實情講，是怎麼樣呢？現在廣東的軍隊，都是各軍佔駐一兩縣，竄竄開賭，搜括錢財，以飽私囊。我以為這樣，不過是眼前的行動，馬上當要改良的。講到軍隊的種類，更是複雜，從前有滇軍、桂軍和中央直轄各軍，後來又由福建來了一批粵軍；現在新加入的又有湘軍、豫軍。如果這些軍隊，都想霸佔幾縣，各自圖謀，廣東的局面，是不絕永久。

的。我們要想把這個用鐵血換來的局面，永久保存，作革命的策源地，便不能不把前途想清楚。如果把前途想得清楚，籌得一個好辦法，廣東的局面，還是很可有為；如果不然，便很悲觀。像我們的同志許總司令，他得到了石灘之後，便不顧而去，跑到上海。推究他跑的緣由，或者以爲是他從前打敗仗，被我責備了；不知道我責備同志是常事；我想他不以爲奇怪的。真正因是在發表他的粵軍總司令，他也不以爲打過了敗仗，還來做總司令，覺得有些不安，所以跑到遠遠的；內容是受了總司令之後，財政沒有辦法，所以不能不走。但是他沒有辦法，我有了辦法，所以已經派人去請他回來。我希望大家忍耐眼前的困難，專向三民主義去奮鬥。用廣州做策源地，拿現在的十幾萬兵，去得江西，將來收回湖南，湖北，福建，是很容易的。只要大家爲主義去奮鬥，辦法是有的。因爲廣東財政，向來收入，每年有三千多萬。我們現在的辦法，只要恢復從前的財政狀況，便可養十幾萬兵。現在更有新計劃，可再增加三千萬。舊有三千萬，又新加三千萬，合起來便有六千萬。所以廣東這個省分，是很富的，是很可有爲的。這項新財源，弄成了功，甚麼事都不推擲用，專拿來做北伐的軍餉。將來得了江西，湖南，湖北，江蘇，十幾萬兵還不夠用，還要多擴充。如果不能發展，就是這十幾萬兵還不得了，不要三年，便要消滅。所以現在的局面，便是我們生死的關頭。再就廣東局面說，東江殘敵，很容易肅清；北江又打勝仗。此後外部，完全不成問題，所有的還是內部問題。這個內部問題，簡單的說，就是財政問題。我們要解決這個財政問題，表面雖說是難，但是只要諸君放大眼界，忍耐目前的困難，也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因爲我們生在此時，拿到一萬或幾千兵在手內，當新國家將成未成之際，對於國家，都負一種特別責任，這種

責任，便是救國救民。大家担負這個責任，向前奮鬥，如果遇到困難，總是百折不回，讓後人知道我們是爲救國救民的主義來犧牲的，不是爲金錢來做強盜的；那麼就是千年百年的大事業，還容易成功，便不是眼前廣州的小局面；如果不然，就是這個小局面，也不能長久。像滇軍有一位師長，因爲金錢壓迫，便殺部下的兵士押起來，此風一開，如果我們還不另籌良法，作長久之計，那麼所有現在的軍長、師長、旅長，以後都是很危險的。講起道理來，那位師長應該押是不應該押呢？照軍法說，長官如有吞食士兵的軍餉，須要我把他押起來，那才算是正當；而現在他偏做自己部下兵士的囚徒，這是成甚麼體統呢？現在世界上士兵敢殺長官的，只有俄國；他們的兵士，當起革命的時候，去殺皇帝和保皇黨的長官，推究他們的原因，是在要行革命主義。如果滇軍士兵，把長官押起來，也是爲行主義，那麼我是很佩服的；但是只爲金錢問題，便弄得士兵目無軍紀，是實在不對的。我去年冬季到廣東來，在上海動身的時候，有許多人都替我擔憂，以爲到了廣東，恐怕受亂兵意外的危險；我却以爲不要緊，因爲知道滇軍官長，是很多明白革命主義的，所以單騎來粵。到了廣州之後，數月以來，各軍將士待我果然不錯，因之我天天所憂慮的，只有外來敵人的危險，內部總是很平安。等到今天，外部敵人已經引退了，廣州可算是完全穩固，所以我來公宴諸君，和諸君過細談話，這就是我對於廣東，還是很樂觀的。廣東的軍事，不久便可收束，但是敵人退却之後，軍事上雖然沒有危險，內部還有財政的危險。要解除這個危險，我已經有了辦法，所希望的不過是要求大家來和我幫忙，共同實行那個辦法便了。

現在敵人已經打退了，我們還要注意的是些甚麼事呢？第一是要精神上不可有暮氣，這

要把朝氣恢復起來。推究民國成立的原因，完全是革命黨的力量造成的。但是革命黨在自己造成的國家之內，十二年以來，從沒有在別的地方，同聚一堂，暢快的談話過一次；只有今晚，我們在廣州可以談話。此外別的地方，僅有四川一省。但是四川和廣東相離幾千里，當中隔了湖南，還不能交通。我們推究革命黨在辛亥年能夠創造民國，十二年以來不能維持民國的原因，自然不能不歸咎於我們在民國成立以後，朝氣便已消滅，所以到處都是失敗。現在要革命黨在各省之內，都可以聚會，便要恢復我們從前革命的朝氣。從前革命黨朝氣最盛的人，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。這七十二烈士死難的故事，我很可以對諸君談一談；當他們沒有起事之先，計劃是很周全的，如果完全實行，很可以成功。後來實行的時候，因為同志做事不好，所以失敗。同志做事不好的很多，譬如有一位同志，由黃克強派他到日本去買一百枝駱克槍，假如廣州的同志，得到這些槍，是很可以成功的；後來他們起事，打到制台衙門之內，各處都已成功，最後失敗的原因，全是由於武器不足。那位買槍的同志，在日本把槍買好了，已經運到船上，正在長崎開船的時候，忽接到黃克強的一封信，說香港戒嚴，要小心；他沿途便把那些槍枝，三枝一次，五枝一次，密密的運到船邊，投入海內。到香港之後，黃克強問他買的槍呢？他說你要我過細，香港是戒嚴的，所以我不帶到香港來，在路上便已投入海內了。諸君想想，他這個人是顧命重於顧責任，全無革命黨人格，安得不誤了革命事業呢？拿這件故事來講的意思，一來也是證明我們從前的革命同志，在廣東、浙江、湖南、湖北，都是沒有一百枝槍；如果有了一百枝槍，便老早可以成功。再者諸君聽得黃克強的威名，是從欽廉革命起的。他在欽廉革命，是用甚麼武器呢？那個時候我們在安南，到

處和他買槍，今日買三五枝沙維治，明日買幾枝曼里霞，東湊西湊，然後才得了雜槍二百多枝，每枝所配的子彈，最多也不過二百發。他帶了這點武器到欽廉，便和龍濟光、陸榮廷，打了幾個月仗。後來雖然失敗，但是他奮鬥的精神很大，實在令人佩服；所以他的威名便大震。諸君這次有的在石龍石灘打仗，手內的槍枝，最少也過萬多枝，爲甚麼不去和敵人拚一死命呢？爲甚麼不戰而退呢？像這樣說來，革命沒有成功以前，我們同志的膽量是很大的；革命成功以後，同志的膽量便退步。這個有膽量沒有膽量的原因，不是在槍數的多少，實在是由於我們同志的精神，振作不振作。精神能振作不能振作的道理，便是在於信仰主義的真確不真確。如果信仰一種主義很真確，像從前溫生才在南洋聽過我的演說之後，便深信用民族主義去排滿，非多殺滿人不可。所以他回到廣州來革命，總是打聽滿洲將軍孚琦的行動。有一天孚琦自瘦狗嶺看操回來，他便從街上阻住孚琦的轎子，把手槍連發幾響，打死孚琦。後來孚琦的轎夫衛兵都嚇到魂飛天外，向四處跑散了，他還不跑，讓清兵拿去，視死如歸。像這樣視死如歸的原因，便是由於溫生才信道篤，所以舍身成仁。七十二烈士敢於成仁取義的原因，也是一樣的道理。後來參加了許多假革命黨，所以弄到全黨的精神，便很渙散。本來革命的方量，是和通常的方量不同的，用極小方量，很可以打破極大方量的。現在曹錕吳佩孚的方量，總比不了滿清的方量呀。辛亥年的革命黨，沒有幾萬兵，爲甚麼可以打破滿清？現在廣州有十幾萬兵，爲甚麼沒有用呢？從前只有手槍炸彈，還要去革命；現在有了洋槍大砲，爲甚麼還畏縮不前呢？這個原因，全是由於同志不知道革命主義。如果知道主義，信仰主義，便可以爲主義去犧牲。能夠犧牲，便可打破曹錕吳佩孚，另外創造一個新中國。



現在要我們十幾萬兵的精神，都恢復起來，同七十二烈士與溫生才一樣，須要他們都明白革命的主義；要他們都明白主義，信仰主義，能夠替主義去犧牲，造成一個完全人格；便得請諸君自今晚起，自己先明白革命的主義，能夠替主義去犧牲，然後才擴充到兵士。所謂「已立立人，己達達人」。

俄國革命成功快的原因，全是由於他們革命黨都信道篤，拿主義來感化全國，所以沒有打甚麼仗，便把政府根本改造。從前孔子的晚年，周遊列國，他是爲着甚麼事呢？完全是宣傳他的主義。如果我們的兵士，都知道革命主義，便變成革命軍；如果變成了革命軍，便可替革命主義去犧牲，以一當百，百當萬，同心協力去定中國；否則都成連軍某師長的兵士！只知道押長官來要錢。我們革命的軍人，如果能夠把革命做成功，便是美國的華盛頓，否則便是滇軍的某師長。那位滇軍師長，平日聽得說也是很有能幹的；這次做兵士的囚犯，完全是由於他對兵士，平日沒有很好的宣傳。我這次到廣東來，每日總是爲軍事忙得不得了，沒有功夫和兵士見面，以後要請諸君讓我和他們在省議會，或者高等軍械的大講堂，直接談話，用精神教育來感化他們，和俄國的士兵一樣。俄國革命的兵士，都是明白革命主義的，所以他們不徒是打走俄皇，并且打敗英國、美國、法國、日本諸聯軍。那些英國、美國、法國、日本的兵士，到俄國去打仗的時候，他是被俄國的兵士所感化，受俄國革命主義的宣傳，不情願和他們打。所以弄到後來，英國、法國、美國、日本的政府，也沒有辦法，只好和俄國講和，自己退兵。俄國這樣用主義來打勝仗的道理，和我們孟子所說：「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悅而誠服也。」的道理，是差不多相同的。用武力去征服人，完全

是假；用主義去征服人，那才是真的。我們中國的歷史，還有幾件好證明：從前楚漢相爭的時候，項羽的武力，當時何等強大？每次交鋒，劉邦總是打敗仗。到後來漢何以勝？楚何以敗呢？原因就是在於劉邦入關之後，與民約法三章，政治寬大，有道理，有主義。再拿文王百里而王天下的歷史說，王天下便是統一中國，百里是很小的地方，用很小的地方做策源地，還能統一中國，他是用甚麼力量呢？是在他造成了一個良政府，令人信仰。現在俄國，也是一樣。廣東以後把四境肅清了，或者要休息兩三個月。在這兩三個月中，我們必要做宣傳的功夫，讓這十幾萬兵，都明白我們何以要革命的主義；他們明白了主義之後，他們的精神，自然同七十二烈士一樣；他們的能力，必定同俄國的兵士一樣；出去打仗，便有勝無敗，便可征服吳佩孚；否則同吳佩孚的兵，便沒有分別。吳佩孚的錢多彈多，我們怎麼可以征服他呢？兵家說：「攻心為上，攻城為下」，能攻敵人之心，就是沒有錢，沒有彈，也可以打勝仗，也可以統一中國。所以我們要把這些軍隊，都造成一種革命軍，讓到處人民都歡迎，像古人說的：「東面而征西夷怨，南面而征北狄怨，仁者無敵於天下。」那才算是冤枉了這十幾萬兵。

現在我們同志在廣東，是個千古難得的機會，要做千古有名譽的事業，成千古有名譽的軍人，讓千萬年以後的人卻崇拜，那才算是不錯過了這機會。這就是我今晚開這個歡迎宴會，所希望於諸君的。今晚歡迎諸君到此，舉杯敬祝諸君前途的事業成功。

## 女子須明白三民主義

——在廣東女子師範學校演說詞——民國十三年四月四日——

校長，諸君：今天是廣東女子師範開十七週年紀念會。這十七年之中是甚麼時候呢？你們學生知不知道呢？現在是民國十三年，大家知道爲甚麼事要叫做民國呢？在十三年前，中國不叫做民國，叫做大清帝國。中國在那箇時候有皇帝，做皇帝的是滿洲人，現在民國沒有皇帝。滿洲人從前做中國的皇帝，有了二百六十年，那是中國的甚麼時候呢？就是亡國的時候。滿人做了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皇帝，就是中國亡了二百六十多年。在十三年前，才推翻大清帝國，創造中華民國。那次推翻大清帝國，是我們漢人在近來幾百年中的一件大事。我們中國亡國了幾百年，做人的奴隸也有幾百年，在十三年前，才推翻帝國，光復漢人的山河，脫離做奴隸的身分，所以那是我們漢人一件很大的事。

諸君畢業之後，是去教人的，是爲國家培養人才的。培養人才，就是學師範者的任務，諸君要能較達到這種任務，便先要知道自己是生在甚麼時候，在這箇時候是應該做些甚麼事業。諸君都是生在光復以後的時候，不必做外國人的奴隸，大家從此以後都有希望做主人，自己可以管國事。學師範的人，本來是教少年男女的，是教少年男女做人的。做人的最大事情是甚麼呢？就是要知道怎樣愛國，怎麼樣可以管國事。中國人從前做滿人的奴隸，被滿人壓制，不許問國事，因爲那箇時候的中國，是滿人的國家，我們沒有分。從今以後不是滿人的國家，中國便是大家的國家。你們都有一箇家，家和國有甚麼關係呢？家庭要盡甚麼才

可以生活呢？各箇家庭都要靠國，才可以生活。國是合計幾千萬家庭而成，就是大眾的一箇大家庭。學生受先生的教育，知道對於學校，有尊敬師長愛護學校的責任；對於家庭，有孝順父母親愛家庭的責任；對於國家也有一種責任，這種責任是更重大的，是四萬萬人應該有的責任。諸君在學校內求學，便應該學得對於國家的責任。現在我們的國家，甚麼景象呢？從光復以後，成立了中華民國；這箇民國便是我們的國家。當中的國民有四萬萬，一半是男人，一半是女人；就是四萬萬八之中，有二萬萬是女人。從前滿人做中國皇帝的時候，不但女子不能問國事，就是男子對於國事，也不能過問。經過革命以後，才大家都有分，大家都可以問國事。推究大家可以問國事的來歷，這是由於我們主張三民主義，實行革命的原故。所以大家要問國事，便要明白三民主義，和實行三民主義。明白三民主義和實行三民主義，便是諸君對於國家應該負的責任。

甚麼是三民主義呢？第一箇是民族主義。甚麼是民族主義呢？就是要中國和外國平等的主義。要中國和英國、法國、美國那些強盛國家，都一律平等的主義，就是民族主義。漢人在十三年前做滿洲人的奴隸，我們當那個時候沒有國家，不飽和別人講平等。滿人的國家很弱，不給自立，總是受外國的壓制，被英國、法國、美國、日本和世界許多國家的侵略，失去了疆土，拋棄主權；滿人總是受各國人的束縛，做英國、法國、美國、俄國、和日本那些強國的奴隸，我們漢人又做滿人的奴隸。所以在十三年前，我們是奴隸中的奴隸，呀做雙重奴隸。推翻滿清以後，脫離一重奴隸，還要做各國的奴隸。因為滿清還許多外債，和外國立了很多不平等的條約，至今還沒有廢棄，還是受各國條約的束縛。那是一些甚麼條約呢？

就是滿人把我們的主權土地，押到外國的條約，那些條約，好比是主人窮，借別人的錢用，把奴隸押到別人，所寫的身契一樣。那箇奴隸就是賣了身，便不能自由。所以我們至今受各國條約的束縛，至今還是做各國的奴隸。我們革命黨主張民族主義，本想中國和各國平等；但是中國從前衰弱，不能和各國平等。創造民國，把國家變強盛，國家強盛了，才可以和各國平等。大家讀歷史，都知道在中國附近最著名的日本，日本在六十年前和高麗、安南、緬甸是一樣。高麗、安南、緬甸因為不知道革命，所以亡國，做外國的奴隸；日本因為知道革命，革命能殺成功，所以變成世界上的頭等強國，各國都不敢輕視。日本在沒有強國之先，和外國也寫過了身契，立過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，但是強盛以後，便廢除了那些條約，不受各國的束縛；和外國是立於平等地位。日本之所以能殺和外國平等的原故，就是因為日本人知道民族主義，能殺實行民族主義。我們從前提倡革命，主張民族主義，不許外國人侵略中國，不做外國人的奴隸，許多人都弄不明白，所以總是不能達到目的。到了革命風潮發生以後，才知道做外國人的奴隸是很恥辱，才不肯做滿人的奴隸。故實行革命，趕走自外國來的滿人，推翻清朝的皇帝，至今有了十三年，不能殺馬上強盛；雖然脫離了滿人的束縛，不做滿人的奴隸，還要做各國人的奴隸。我們要以後不做各國人的奴隸，要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，便更要發奮有為，實行民族主義。這就是做人的，做學生的，和做一般國民的，對於民族主義應該有的責任。

第二箇是民權主義。在十二年前，國家的大事，止有皇帝一箇人管，百姓都不能過問；好像一箇東家生意，全店的事情，都是東家一人管理，別人不能過問，店中夥伴，止是聽命

做工，不得兼涉店事一樣。滿清皇帝專制的時候，也是這一樣。到了辛亥年，推翻清朝皇帝以後，我們才是主人。現在是民國，是以民爲主的，國家的大事，人人都可以過問。這就是把國家變成大公司，人人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，公司內的無論甚麼事，大家都有權去管理，這便是民權主義的精華。

第三箇是民生主義。甚麼是民生主義呢？諸君讀歷史地理，都知道中國人民是很多的，疆土是很大的，並且是很肥美的，所出的農產是很多的，所有的鑛藏是很豐富的。中外沒有通商以前，洋貨沒有進口，中國是很富的。那個時候中國人雖然做滿洲人的奴隸，但是全國的工業農業極發達，人民都有衣食，所謂家給人足。現在是甚麼景象呢？成了民窮財盡的世界，人民日日有患貧之憂，受貧窮的痛苦。推到我们國家的土地有這樣大，鑛藏有這樣富，農產有這樣多，爲甚麼還弄到民窮財盡，人民日日受貧窮的痛苦呢？最大的原因，是受外國經濟壓迫。外國從前用洋槍大砲，海陸軍兵力，打開我們中國的門戶，要和我們通商，通商本來是兩利的事，但是中國工業不及外國進步，所以中外通商以後，洋貨進口，便日日加多，詳細原因，是由於外國洋貨，都是用很大的工廠，極大的規模，很多的機器做出來的，不是用手工做出來的；我們的土貨，都是用手工做出來的。用手工做出來的價錢很昂貴，用機器做出來的價錢很便宜。因爲人人愛便宜，所以土貨不能和洋貨競爭；所以洋貨的銷行，便多過土貨。譬如大家手內用的，身上穿的，家內所需要的，沒有那一件東西不是洋貨。通商的事，是以中國所無的運進，以所有的運出，所謂以有易無。但是中國的交通不好，沿海面的省分，還有火船來往，到了內地，不能行船，又沒有鐵路，所出的土產，都不能運出。他

們外國的交通很便利，在本國有路，在海面有大洋船，他們的洋貨，很容易運進。所以運進來的洋貨便很多，運出去的土貨便很少，洋貨進口換錢出去，土貨出口換錢進來，這兩筆錢比較起來，進口洋貨換的錢，比出口土貨換的錢，每年要多過五萬萬元。這就是我們每年要進五萬萬錢到外國去。用五萬萬錢的數目，分配到四萬萬人，就是中國人平均每個人要用一塊多錢的洋貨。用一個學生所用的洋貨計算，不止一塊多錢；譬如一件洋布衣服值幾塊錢，一本洋書也要值幾塊錢，一枝自來水筆也要值幾塊錢。不過交通不便利各省分，像甘肅、新疆、四川、貴州那些內地人民所用的洋貨要少些。交通很便利的省分，像江蘇、廣東的人民，所用的洋貨要多些。每人每年要用一百多元或者幾百元的洋貨，這就是我們的錢，每年都被他們的洋貨交換去了。由於這個道理，所以弄到全國民窮財盡。我們革命之後，要實行民生主義，就是用國家的大力量，買來多的機器，去開採各種重要礦產。像煤鐵礦，中國到處皆有，煤鐵尤其普遍。譬如廣東的花縣、韶關，和北江一帶，便有很豐富的煤鐵。廣東人現在每日用煤是很多的，所以市面的煤價很貴，普通的煤，一噸要值二十多元，那些礦內的煤，一開出來了便是錢。另外還有金、銀、銅、鐵、鑛的五金礦，都是很多，完全開出來了，中國便可以大富。到了那個時候，我們也用機器去製造貨物。日本現在就是這樣，所以日本有很多的貨物輸出，運到中國來的更是很多。日本貨的價錢，比較歐美的好便宜。中國將來礦產開闢，工業繁盛，把國家變成富庶，比較英國、美國、日本，還要強乎他們之上。到了那個地步，中國要成甚麼景象呢？我們預先看不調，可以看見英國、美國現是一個甚麼景象。他們國內有許多人是發大財的，他們所發的大財，不止幾百萬幾千萬，有幾萬萬幾百

萬萬；普通發幾千萬的財，不算是發大財。推究他們發大財的原因，是由於機器多，製造的貨物多，賺的錢也很多。有機器的人，便一日比一日富；沒有機器的人，便一日比一日窮。富者愈富，窮者愈窮。所以他們的社會，小康之家是很少的，沒有中產階級，只有兩種絕相懸殊的階級：一種是資本家，一種是工人。在這兩種階級的中間，不窮不富的人很少，這種現象，不是好現象，這就是社會上的毛病。我們革命成功，民國統一之後，要建成一個新國家，一定是要兩階，設工廠，謀國家富足。現在是民國十三年，再過十三年，到民國二十六年，中國或者不窮，也是像英國、美國一樣的富足。社會上也是像英國、美國一樣，生出兩種階級的人，一級是大富人，一級是大窮人，中間沒有第三級的人民，那便是不均。我們現在是患貧，貧窮就是我們的痛苦。美國、美國的毛病，不是患貧，是患不均，美國的財富，人民沒有分均勻，所以富人的財產，常常到幾萬萬，窮人連雞包都難得找到手。富人因為有了那樣的財產，便贖國家的稅，無惡不作；窮人因為沒有生活，便不得不去做富人的牛馬奴隸。那種發大財的富人是少數，做奴隸的窮人是多數。在一個國家之內，祇少數人有錢是假富，要多數人有錢才是真富。我們現在沒有大富人，多數都是窮，要革命成功後，不受英國、美國、現在的毛病，多數人都有錢，把全國的財富分得很均勻，便要實行民生主義。把全國大工業，大工業、大商業、大交通，都由國家經營。國家辦理那些大實業，發了財之後，所得的利益，讓全國人民都可以均分。好像中國的宗族主義，用祖宗的公產，要可敬的家長，去經營實業，發了大財之後，子孫可以圖分其利，有貧窮無告的，都可以利益均沾一樣。總而言之，我們的民生主義，是做全國大生利的事，要中國像英國，美國一樣的富足。



所得富足的利益，不歸少數人，有窮人富人的大分別；要歸多數人，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。到了那個時候，國家究竟是做些甚麼事呢？就是要辦教育。國家有了多錢，便籌作教育經費。中國現在的歲入，約計自二萬萬到三萬萬；日本有十幾萬萬；美國有幾十萬萬；這些經費，都是歸國家用法辦理教育、海陸軍和一切行政的。國家的歲入，在日本有十幾萬萬，中國要大過日本幾十倍。國家建設好了，至少可以收一百多萬萬。那樣多的歲入，應該當作甚麼用途呢？要由國家撥十幾萬萬，專作教育經費。有了這樣多的教育經費，中國人便不怕沒有書讀，做小孩子的都可以讀書。現在廣東辦了不少的平民學校，窮家的小孩子，像水上的兒童和鄉村的兒童，能教都到平民學校再去讀書呢？平民學校不收學費，並且發給書籍，窮家小孩子本可以去讀書。但是鄉下的小孩子要去放牛，每年要賺幾塊錢；水上的小孩子要去划船，每日要賺兩三錢。因為他們不賺錢，便沒有飯吃沒有衣穿。到了沒有飯吃沒有衣穿，就令有平民學校，不收學費，他們怎麼能教去讀書呢？要那些窮家小孩子都能教讀書，不但是學校內不收學費，有書發給他們讀；還要那些讀書的小孩子，有飯吃，有衣穿，住屋住。要那些小孩子自出世以後，自小長成人，國家都有教有養，不要小孩子的父母擔憂；那些窮家父母才能安心送去讀書。現在窮家的父母總是日日為小孩子的衣食住擔憂。所以雖然辦了許多平民學校，鄉下的小孩子還是要放牛，城市的小孩子還是要做工。現在廣州市的小孩子，自八歲到十歲的都要做工，那些做工的小孩子該有多少呢？那些窮小孩子未必沒有很聰明的，也是有極大聰明的，如果能教讀書，或者可以成進賢，也可以造就成很好的人才。但是現在無力去讀書，不能上進，國家便減少了很多的人才。我們實行民生主義，國家發了

大財，將來不但是要那一般平民能殺讀書，並且要那一般平民都有養活。壯年沒有工作的，國家便多辦工廠，要人人都有事業；老年不能做工的，又沒有子女親戚養活的，所謂孫、寡、孤、獨、四種無告的人民，國家便給養老費。國家的大作用，就是設官分治，替人民謀幸福的。像我們革命黨主張民生主義，造成這樣的國家，才真是替人民謀幸福，才真是爲人民謀幸福來打算。人民有了這樣的好國家，一生自幼到老，才可以無憂無慮，才可以得安樂。我們現在的中國人，沒有那一個是長年可以得安樂的，沒有那一個不是憂愁的。如果不要愁，能得過安樂的日子，便是沒有長成人，不知道有世界上艱難辛苦的事。若是成人之後，年紀大了，便有憂愁。諸君不信，可以回家去，問問老父老母和兄長姑嫂，一年到頭，慮慮慮，是一個甚麼樣子。我想他們的長年思慮，若是家窮的，不是愁每月的油鹽柴米和房租家用，沒有著落；就是愁兒女的衣食學費，沒有辦法。就是家富的，不是憂子孫的書讀不好；就是憂子孫沒有事做，沒有職業；並且又憂自己老了之後，家當靠不住，子子孫孫不能長享幸福。無論富人窮人，祇要是稍爲有閒錢的人，便一年到頭，總是有憂愁，總是不得安樂。他們爲甚麼要這樣憂愁呢？有憂愁就是受痛苦。因爲以前的國家不好，人民真是受痛苦，所以才這樣憂愁。我們革命黨在十三年前革命，推翻滿清，創造民國；現在革命，建設民國，是爲甚麼呢？就是要除去人民的那些憂愁，替人民謀幸福，要四萬萬人都可以享福，把中國變成一個安樂國家，和一個快活世界。在這個國家之內，我們四萬萬人不是一代可以享幸福的，是代代可以享幸福的。這是甚麼國家呢？這就是將來的中華民國。現在的中華民國有了十三年，在這十三年之中，人民享了多少幸福呢？諸君回家去問父母，到底在這十三年

中，是享過了多少福？我想諸君的父母一定答應說，在這十三年以來，沒有享過一點福。在十三年以前，祇是怕難，但是沒有兵災，可以享太平福；民國十三年以來，沒有一年沒有兵災。像廣東在這幾年之中，無日不是戰爭；各省都是一樣。最近又要發生南北戰爭。為甚麼到了民國以來，人民反要加一種痛苦呢？大家做學生的，是有知識階級，要明白當中的道理。本來在沒有革命以前，人民雖然是窮，但是還有清茶淡飯，可以過安樂日子；現在受兵災，連清茶淡飯都沒有吃的，這是甚麼原故呢？不明白道理的人，都是說革命不好，從前有皇帝，所以有太平日子過；現在把皇帝推翻了，沒有真命之主，所以天下不太平。因為這個原故，許多人還是想復辟，希望真命天子出世。諸位學生聽到他們說這些話，到底是有沒有道理呢？就他們這些話去推測，豈不是民國反不如從前的舊國家嗎？民國既是不如從前的舊國家，我們為甚麼要成立民國呢？為甚麼要大家贊成民國呢？為甚麼要大家對於民國來盡心職務，建設這個新國家呢？大家又為甚麼承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，不承認是大清帝國的遺民呢？諸君是女子師範學生，畢了業之後，是要去教人的。要教別人怎麼樣可以明白這些道理，便要自己先明白這些道理。諸君現在學校內求學，到底明白不明白這些道理呢？要明白這些道理，先從甚麼地方研究起呢？要研究這些道理，最簡單的方法，就是要把民國和帝國的兩件事，研究清楚。把民國和帝國兩件事的好歹，研究清楚了。自然可以明白這些道理，自然容易教別人也明白這些道理。

我們從前推翻專制帝國，造成平等自由的民國，本意是打破不好的舊世界，改造成一個很新的新世界。要次人在這個新世界中，都可以安樂，都可以快活。現在不但是不快活，不

安樂並且反加憂愁及反加痛苦；這個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。要怎麼樣才可以明白這個道理？可以用我們講話的這間房屋來做比喻；從前沒有見過外國洋樓的人，不知道新式洋樓是怎樣好，一見這間大房屋，一定是很心滿意足的。但是見過洋樓之後，知道新式房屋有許多層，上下皆有升降機，不必用氣力走上走下；一進樓內，祇要可憐人的手一動，要到那一層，便是那一層。用水不要人挑，全屋都裝得有自來水，一轉接電鈕，滿屋輝煌，光耀奪目。再回想冷水便是冷水。用燈不要點火，滿屋都有電燈，一轉接電鈕，滿屋輝煌，光耀奪目。再回想這這間屋，一定是很不滿意的。我們中國人沒有到過外國，沒有住慣過文明屋，現在住到這間屋內，一定覺得是很好。若是住慣了文明屋的人，再來住這間屋，便覺得很不衛生。譬如今天這樣冷的天氣，便沒有方法禦寒。到夏天炎熱的時候，又沒有方法解熱，知道這間屋是很不適用的。文明屋的每間房子之內，都挂得有寒暑表，房內的冷熱，隨時可以知道。如果房內太冷了，像今天的天氣一樣，便開熱水管或者電爐，馬上就可以把房內的溫度變熱；如果房內太熱了，像廣東的夏天，便開電氣風扇。最新的住屋，在夏天是用冷空氣，馬上就可以把房內的溫度變冷。那種文明屋內的溫度，可以任意變更，我們要知道他多少度，便可以變成多少度。大概夏天總是不超過華氏八十度，冬天總是不低於華氏七十度，一年四季的房內溫度，都是很平均的，都是很衛生的。所以外國人在冬天出街，才穿大外套，在家內都是穿單衣；女子們更是穿很薄的亮紗。我們中國人在冬天要吃火鍋，他們外國人在冬天要吃雪糕。我們要像外國人那一樣的衛生，必要有那種文明屋的設備，方可以成功。像這間舊式的房屋，我們要怎樣變熱，怎樣變冷，可不可以做得到呢？大家沒有住慣外國文明屋的人

中國的這種舊屋是怎樣不衛生，外國的那種新屋是怎樣很衛生，或者還不甚知道；但是住慣了外國文明屋的人，一定很感覺這種舊屋不衛生的不方便。我們在中國要想所住的房屋，都是像外國房屋一樣的衛生，便要拆去這種不文明的舊房屋。在這一塊地基，另外造成一所很文明的新洋樓。我們對於國家，也是一樣的道理。因為先知先覺的人，知道中國從前不文明的舊國家專制太過，人民過於痛苦，所以發起革命，想建設一個像英國美國很文明的新國家，讓人民得安居樂業，過很快樂的日子。從前推倒大清帝國，改造中華民國，就是打破不文明的舊國家，改造成文明的新國家；好比拆去不文明的舊屋，另造很文明的新屋一樣。現在滿清的專制舊政府已經推倒了，民國的共和新政府，建設成功沒有呢？毫沒有建設成功。中國現在的時勢，正是青黃不接，好比舊屋已經拆去了，新洋樓還沒有做好一樣。倘若新洋樓還沒做好，所以住在這間舊屋內的人，忽然遇到風雨的災害，便無地藏身，便要受痛苦。現在兵燹十三年，全國人民不能安居，還要受各種災害的痛苦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我們要去這種痛苦，所以還要有一番建國的工夫。在這種工夫沒有做完之先，國家當然還是很淒慘，人民當然還是很痛苦。我們要想往將來很文明的洋樓，過很衛生的日子，此時所受的痛苦，便不能不忍耐。

以上所講的道理，如果諸君還不甚明白，諸君可以再看貴校背後的觀音山，是一個甚麼景象。從前的觀音山，有很多樓臺亭閣，樹木花草，站在廣州市的北邊很高，風景是很好的。此到市政廳要把他闢作公園，所以把那些舊房屋都拆去了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從前也避過了觀音山的，也見過了那些樓臺亭閣的，近來他又去遊玩過一次，回來對我說，為甚麼把觀

香山那些舊房屋都拆去了呢？爲甚麼要弄到這樣荒涼淒慘呢？這真是可惜得很呵！我同他說，這是市政廳的新計畫，要把那個金山，闢作很好的新公園，所以把他暫時變成荒涼的景象，這沒有甚麼可惜，隨你明年再去遊觀香山罷，便可以知道將來是一番甚麼新景象。改造國家的情形，也是和這一樣。不過改造國家不是像改造公園，在一二年之內便可以做成成功的。好像今天，是貴校第十七週年的紀念日，貴校的學生畢業過了許多次數，貴校的陳設和一切功課，是經過了十七年的預備，十七年的改良，和十七年的擴充，才有今日這樣大的規模。

我們要創造一個新國家，不是像做一間普通的新屋，祇要開闢地基，要像做很高的洋樓，要把地基挖得很深，屋基築得很堅固，然後在這個屋基上，做成洋樓，才是最堅固，才不致倒坍。民國至今，有了十三年，當中倒了幾次呢？諸君知不知道呢？民國四年，袁世凱自己做皇帝，把中華民國改成洪憲帝國，這是民國倒過的第一次；民國六年，張勳復辟，請宣統再出來做皇帝，又把中華民國改成大清帝國，這是民國倒過了的第二次；現在曹錕拿錢買總統做，利用吳佩孚的武力統一中國，事事要恢復專制，這又是在拆民國的臺，民國又要再倒。民國成立以來，不過十三年，爲甚麼被人拆臺，就倒過了兩三次呢？就是由於國基不穩固，從前的國基挖得不深，做得不堅固，便要在那個基礎上建民國；好像屋基挖得不深，沒有做堅固，便要在那個基礎上建築高大洋樓；那裏有長久不倒的道理呢？我們要國家鞏固，永遠不倒，是用甚麼做基礎呢？要用人心做基礎，要用人人心的方寸之地做基礎，人人心的內都贊成民國，傾向民國，然後民國才不致倒，才可以鞏固。在十三年前推倒滿清，成立民國，一般武人官僚表面贊成民國，心內何嘗有民國呢？因爲他們的心內都不贊成民國，所

以不但是袁世凱在北京做皇帝，就是龍濟光在廣東也稱霸王。如果此後再沒有國基，將來一定又有人做皇帝，諸君便要去做奴隸，中國不但是不能強盛，和外國並駕齊驅，外國一定要來亡中國。現在列強對於中國，主張共管，說中國人沒有自治能力，從前很野蠻的滿洲人，都可以治中國，都把中國治得很久，此儘還不太平，還不能想法則去自治，他們那些文明國家，便要來代我們治中國，便要來共管。共管就是和從前瓜分一樣的口調，中國到了被列強共管，就是亡國，中國人不久便要滅種。

諸君回到家內，遇著家人反對民國，便要把所講的道理，與他們詳細解釋，說民國還沒有造好，我們人民眼前不能不犧牲，不能不忍耐。等到國家徹底改造好了，我們便永遠的得安樂。國家要怎麼樣才可以改造好呢？要有立國基礎，才可以造好。立國基礎，就是萬衆一心，歡迎民國。到了人人歡迎民國，不反對民國，民國便可以永遠不搖動。諸君畢業之後，便要去教人，中國二萬萬女人，是不是歡迎民國，都要靠你們去宣傳。貴校辦了十七年在十三年前的帝國時代，是別人辦理，到了民國時代，應校長才來接辦。應校長是民國的新教育家，是宣傳民國新福音的人，我想他平日把這些道理，一定對你們是講得很多的，你們對於這些道理，或者是已經懂得很明白的。你們都是師範學生，畢業之後，就要做人師長，如果做師長的人，都不明白民國的道理，我們便永遠沒有希望，造成民國的國基。

今天應校長請我來講演，是有甚麼希望呢？我是一個革命黨，是要提倡革命的道理的。今日到貴校來講話，希望大家聽了我的話之後，都變成革命黨，宣傳三民主義，愛中國富強，和英國美國並駕齊驅。

諸君所用的宣傳方法，就對人面論，應該由近及遠，先對父母兄弟姊妹和一切家人說明，再對親戚朋友和一般普通人說明。就措詞而論，所說的話，應該親切有味，要選擇人人所知道的材料。譬如宣傳民族主義，就要說這種主義，是用來對外國人打不平等的。像從前滿人做中國的皇帝，到處都是滿洲人做官，管我們的事情，我們總是做他們的奴隸，漢人和滿人是很不平等的。我們要民族平等，所以便要排滿。現在雖然是脫離了做滿人的奴隸，還要做外國人的奴隸，中國事事都是受外國人干涉，受外國人管理。譬如廣東的郵政局和海關，就是由外國人管理，這也是很不平等的。我們要除去這種不平等，便要提倡民族主義，贊成民族主義。民族主義是用來對國內打不平等的，中國在十三年前有皇帝，皇帝之下還有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、許多階級，他們都是高高在上，人民總是處在很低下的地位，那是很不平等的。我們主張民權革命，便剷平那些階級，要政治上人人都是平等，就是男女也是平等的。所以我們革命之後，便實行男女平權，廣東的省議會，便有女議員。女人能教和男人一樣做議員，與聞國家大事，地位該是何等高尚呢？該是何等榮耀呢？諸君都知道近來外國女子爭參政權，不知道費了多少能力，犧牲了多少心血，還有許多國家爭不到手。中國革命之後，不要女子來爭，便給予參政權。議會之中，設立女議員。但是一般女子，都不熱心這種參政權。就是做議員的女子，沒有做很久，便心灰意懶，不繼續去奮鬥。廣東都是這樣，別省更可想而知，所以二萬萬女子，至今還不明白民國，還不能理國事。大家從此以後，要把我們民族主義中所包括男女平等的道理對二萬萬女子去宣傳，在女子一方面建設民國的國基，要他們都知從前的地位是很低，現在的地位是很高。這個女子地位抬高的原因，就是由



於我們主張了民權主義。民生主義是甚麼用法呢？是用來對大富人打不平的。國家太平了，開闢財源，所得的利益，不許少數人獨享，要歸多數人共享，國家的利益，大家可以均沾。少年的人有教育，壯年的人有職業，老年的人有養活，全國男女，無論老少，都可以享安樂，這就是三民主義的用法。更行簡單言之，民族主義是對外國人爭平等的，不許外國人欺負中國人；民權主義是對本國人爭平等的，不許有軍閥官僚的特別階級，要全國男女的政治地位都是一律的平等；民生主義是對於貧富爭平等的，不許全國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窮人的分別，要人人都能發做事，人人都有飯吃。這就是三民主義的大意，諸君要詳細研究。現在對於這三種主義，還要印成專書，以後可以隨時取閱。大家明白了這三民主義，才知道中國是一個甚麼民國。現在的中華民國，就是大家的家產，大家都是這個家產的主人。如果做師長的女子，都不明白理家事，這個家產的前途便沒有希望；所以你們的責任是很重大的。大家除了明白三民主義之外，根本上還要明白我們始終革命是甚麼用意。我們革命黨的目標，始終都是要國家富強的。要達到這個目標，還要大家來贊成。贊成的方法，是在明白三民主義，鞏固民國的基礎。要民國的基礎怎麼鞏固，就是在把三民主義的道理，注射到人民心內，要人人的心理上都傾向共和；人人的心理上都傾向共和，中國才再不發生皇帝，中國才可以富強。法國美國之所以永遠富強，就是由於沒有皇帝。俄國在六年之前，推倒了皇帝，成立共和，六年以來，一般人民很明白共和的道理，俄國以後當然沒有人做皇帝，俄國便可以富強。中國成立共和，至今不過十三年，當中倒了兩三次，總是有人做皇帝，就是因為國基不鞏固；人人的心理還不歡迎共和。今天我到貴校來講話，就是希望大家先明白共和；自己明白

了之後，還要去宣傳。要讓君的父母家人和一切親戚朋友都明白，都來贊成共和，都來歡迎共和。

## 同胞都要奉行三民主義

——十三年五卅應上海中國晚報之請受音於廣州之留聲機片詞——

第一片 諸君：我們大家是中國的人。我們知道中國幾千年來，是世界上最頭等的強國。我們的文明進步，在各國之先。當中國強盛的時代，正所謂千邦進貢，萬國來朝。那個時候，中國的文明，在世界上是第一的。中國，是世界上最頭等強國。到了現在怎麼樣呢？現在的時代；我們的中國，是世界上最貧弱頂弱的國家。現在世界上，沒有一個能看得起中國人的。所以現在世界上的列強，對於中國都有瓜分中國的念頭，也就是近來各國有共管中國的意見。爲什麼我們從前頂強的國家，現在變成這個地步呢？這就是我們中國人近來幾百年，我們國民睡着了。我們睡了，不知道世界各國進步的地方。我們睡着之後，還是以爲我們幾百年前是這樣的富強的。因爲睡着了，所以我們幾百年來文明退步，政治墮落，變成現在不得了的局面。我們中國人，在今天應該要知道我們現在的地步，要趕快想想法子，怎樣來挽救，那麼我們中國還可以有救；不然，中國就要成爲亡國滅種的地位。大家醒醒！醒！醒！醒！醒！

第二片 今天，中國岌岌危存亡，全在我們中國的國民醒還是睡。如果我們還是睡，那麼危險；如果我們能從今天醒起來，那麼中國前途的運命，還是有很大的希望。現在世界的潮流，都進到新的文明。我們如果大家能醒起來，向新的文明這條路去走，我們才可以

既得到各國來追向前去；那末要醒起來，中國才能有望。爲什麼呢？怎麼樣說法呢？就是我們醒起來，我們大家才有思想，有動作，大家才能立志來救這個國家。大家能知道這一件事，中國不難有救的，今天我們要來救這個中國，要從那一條路走呢？我們就是要從革命這條路去走，拿革命的主義來救中國。革命的主義就是民族主義，民權主義，和民生主義，這個就是所謂三民主義。民族主義，就是拿中國要做到同現在列強處在平等地位，就是從國際上列在平等地位。民權主義，就是要本國的政治，弄成到大家政治上有一個平等地位，以民爲主，拿民來治國家。民生主義，就是弄到人生計上經濟上平等。那麼這個樣的三民主義，如果我們能實行，中國也可以躍到列強來進步，不久也可以變成一個富強的國家。

第三片 諸君，今天聽了我的話，大家想中國再恢復我們從前幾千年的矚盛不想？如果大家想的，就是要大家立志。要立志，大家就要研究這個三民主義。三民主義，我近來在廣東黃師學校，每個禮拜講一次。每次講了兩點多鐘。民族主義，我講了六個禮拜，才講完；民權主義，也講了六個禮拜，才講完；不久再來開始講民生主義，大概也要講六個禮拜，才講完；民權主義，說不定的。這個三民主義講完之後，我將演詞刻了單行本。現在民族主義已經出書；民權主義，不久也要出書；將來民生主義講完，也是一樣刻單行本出書，廣傳到中國各省。望諸位要留心我這個三民主義的演講，來詳細研究，其中很多好道理，很多新思想，很多新發明，是中國人從前沒有聽過的。這個演說，我以為很有趣味的，望諸君要買這個書來看；看過之後，要留心詳細細細的研究。如果能把三民主義詳細來讀過，詳細來了解，那末諸君就懂得怎麼樣來立志救中國。既已懂得之後，把三民主義宣傳到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

立志來救中國，那末中國很快的可以變成一個富強的國家，與列強並駕齊驅。這就是我所欲於諸君的！

第四片 現在我很要對革命黨來講幾句話。大家知道，中華民國，是革命黨幾度流血，推翻了清，才來造成的。現在這個革命事業，都被官僚或人破壞了，所以革命建設不能澈底成功。所以我們革命黨，在中國還要擔負很重的責任。現在第一個地步，就是要把革命黨三民主義，來宣傳到一般國民能知道。第二個責任我們革命黨還要學從前革命先烈一樣，要犧牲性命，要捨身來救中國，要為中國前途來奮鬥，要把自己的力量，來努力進行。學從前真革命黨，不可學革命成功後的這種假革命黨，借革命黨來圖個人的私利，借革命一條路來做終南捷徑，升官發財。自從革命成功後，這種革命黨充滿全國，冒革命之名，所以把革命成績都破壞了，往往令國民不知道革命黨是做一種什麼事。所以國民看到現在這種假革命黨，以為這種就是革命的人才。我們真革命黨，現在要擔一種很大的責任，就是要澈底要把這種假革命黨來排除。我們對於國民，要表示我們的道義和一種革命的精神，令國民大家知道真革命黨，是為國犧牲的，成仁取義的，捨性命來救國的。只要把奮鬥精神來感動國民，令國民知道是非，知道真假，知道真革命黨是真為國家的。令一般國民跟隨我們來革命，中國才有救呢！

## 五族聯合之效力

——民國元年九月三日在五族聯合進會西北協進會之演講——

五族共和進會西北協進會，歡迎鄙人，愧不克當！竊維民國成立，五族一家，地球上所未有，從古所罕見，洵爲美事。大興革命之舉，不外種族政治兩稱。而其目的，均不外求自由平等權三者而已。彼之歷史，世界革命，有因種族而起，有因政治而起，……（中略）我國去年之革命，是種族革命，亦是政治革命。何則？漢、滿、蒙、回，藏五大族中，滿族獨佔優勝之地位，握無上之權力，以壓制其他四族，滿洲爲主人，爾他四族皆奴隸，其種族不平等，達於極點。種族不平等，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，是以有革命。妻之異族，因政治不平等，其結果惟革命；國族間政治不平等，其結果亦惟革命。革命之功用，在使不平等歸於平等。……（中略）我國去年革命影響，及於全部，而僅以數月之短時期，大功即告成，成功之速，可云天壤！今者五族一家，立於平等地位，種族不平等之問題解決，政治不平等之問題亦隨時解決，永無更起紛爭之事。所望者，以後五大民族，同心協力，共策國家之進行，使中國進於世界第一文明大國，則我五大民族公同負荷之大責任也。現在世界文明未達極點，人類知識，猶不免於幼稚，故以武裝求和平，強凌弱大欺小之事，時有所聞。然使文明日進，知識日高，則必能推廣其博愛主義，使全世界合爲一大國家，亦未可定。願大國之所由成，成於團體；自有人類，即有團體，隨世運之變遷，小團體漸併爲大團體。蒙昧之世，小國林立，以千萬計；今則世界強國，大國僅六七耳。由此更進，安知此六大國、不更進而成一世界唯一大國？即所謂大同之世是也。雖然，欲泯除國界，而進於大同，其道非易；必須人人尚道德，明公理，庶可致之。今世界先覺之士，鼓吹大同主義者，已不乏其人。我五大種族，皆愛和平，重人道，若能擴充其自由平等博愛之主義，於世界人類，則大同之

統，豈難致乎？民國人口繁殖，佔地球全人口四分之一，爲他國所莫及；版圖遼闊，除英俄二國以外，無與比倫。然英屬地雖多過於俄國，將來難免不分裂；俄則疆地瘠瘠，可生產之沃土不多。惟中國地帶溫和，物產富繁，實佔天然之優越；加以人物聰秀，比白哲人種有過之無弗及。從前衰弱，實因壓抑於專制淫威所致，此後因體改定共和，人民生息於良政治之下，其文化進步甚速，不出十年八年，必成一至強極盛之國無疑。是故以前之中國，爲悲觀失望之中國；以後之中國，爲樂觀有望之中國。但願五大民族，相愛相親，如兄如弟，以同赴國家之事，主張和平，主張大同，使地球上人類最大之幸福，由中國人保障之，最光榮之偉績，由中國人建樹之，不止維持一族一國之利益，並維持全世界人類之利益焉。此則歸入所徵與五大民族之同胞，共勉者也。

### 五族共和之真義

民國元年九月一日在北京慶統一政治改良會之演講

今日此會，聚衆慶同胞於一堂，實爲亘古以來未有之盛舉，至足感佩！我國民以自由平等博愛三主義，造成共和國家。凡我蒙蔽同胞，首即當知共和國家，異於專制國家之要點。專制國家，其利益全屬於君主；共和國家，其利益盡歸於國民，此即共和與專制之特異點。前清極盛時代，合併蒙古、西藏、青海、回疆，爲亞洲東部一大部，然國民實無絲毫之利益，其利益盡爲皇帝一人所占。即如今之俄國，其政府之強固，國力之充實，正如前清盛時，或且過之；然而俄國人民，不惟不能享受國家何等之利益，於政治上且感受種種之痛苦。

蓋專制國通例，國愈強者，其人民之苦亦愈甚；共和國則反之。在共和國度中，其國民利益之增減，視國家之強弱為正比例。國家強盛，其國民之利益，日日增多；國家衰弱，其國民之利益，日日減少。蓋共和國以國民為國家之主體故也。今我共和成立，凡屬蒙藏青海回疆同胞，在昔之受壓制於一部者，今皆得為國家主體，皆得為共和國之主人翁，即能取得國家參政權。方今共和初建，各種政治，修理尚未發生。將來國家立法，凡有利於己者，我同胞皆得贊同之；有不利於己者，同胞皆得反對之。非如前清之於蒙藏部審視之，俄國之於人民奴隸視之，日本之於高麗半島視之。日本雖強，高麗人乃日即於苦痛，無絲毫利益之可言。凡我蒙藏同胞，亦當知所以審擇矣。惟以覆藏同胞，目前未知此理，日受外人愚弄，乃發生種種背謬之行爲。吾輩丁此時艱，所當力為勸導，俾了解共和之真理，與吾內地同胞一致進行，以共享共和之幸福，則貴會諸君之責任，亦即鄙人所希望於諸君者也。

## 中國民主革命之重要

——民國紀元前乙巳年（一九〇五年）在東京歡迎席上之演講——

鄙人往年，提倡民族主義，應而和之者，僅會黨耳。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，實寥寥。乃會幾何時，思想進步，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里之勢，充斥於各種社會之中，殆無不認革命為必要者。雖鄙人之愚，以其曾從事於民族主義，為諸君所歡迎，此誠足為我國賀也。願諸君之來日本也，在吸取其文明。然而日本之文明，非其固有者；前則取之於中國，後則師資於泰西。若中國以其固有之文明，轉而用之，突駕日本，必無疑也。

中國不僅足以突矚日本也。鄙人此次由美而英而德法，古時所謂文明之中心點，如埃及及希臘羅馬等，皆已不可復觀。近日阿利安民族之文明，特發達於數百年前。我中國之文明，已若於五千年前，此為西人所不及。但中國傾於保守，故讓西人獨步。然近今十年思想之變遷，有異常之速度。以此速度推之，十年二十年之後，不難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，即或勝之焉，亦非不可能之事，蓋各國無不由舊而新。

英國倫敦先無電車，惟用馬車；日本亦然。鄙人去日本未及二年，再來已彷彿如隔世。前之馬車，今已悉改為電車矣。謂數年後之中國，而仍如今日之中國，有是理乎？中國土地人口，為各國所不及，吾儕生在中國實為幸福。各國賢豪，欲得如中國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。吾儕既據此大舞台，而反謂無所藉手，蹉跎歲月，寸功不展，使此絕妙河山，仍為異族所據，至今無有能光復之，而建一大共和國，以表白於世界者，豈非所羞之極者乎！

西人知我不能利用此土地也，乃始狡然思逞。中國見事情日迫，不勝危懼。苟我能發憤自雄，西人將見好於我不遑，豈敢圖我？我不思自立，惟以懼人為事，豈計之得者耶？

所以鄙人無他，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，置之於自己肩上。昔日本維新之初，亦不過數志士為之原動力！僅三十餘年，而躋於六大國之一。以吾儕今日為之，獨不事半功倍乎？

有謂中國今日無一不在幼稚時代，殊難望其速效；此則不然。各國發明機器，類皆積數十百年始能成一物，仿而效之者，歲月之功已足；中國之情況，亦猶是耳。

又有謂各國由封建而專制，由專制而君主立憲，由君主立憲而始共和，次序井然，斷難



讓等。中國今日亦祇可爲君主立憲，不能讓等而爲共和；此說亦謬。於築修鐵路，可以知之矣。鐵路之汽車，姑極粗惡，繼漸改良。中國而修鐵路也，將用其最初極惡之汽車乎？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車乎？於此取譬，是非昭然矣。

且夫非律資之人——土番也，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堅二大國，以謀獨立，而建共和；北美之黑人，前此皆蠢如鹿豕，今皆得爲自由民。言中國不可共和，輕中國人賦菲律賓美黑奴之不若也，烏乎可？

是故吾情不可謂中國不能共和，如謂不能，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也，是不知文明之真象也。且世界立憲，亦必以流血得之，方稱爲真立憲。同一流血，何不爲直截了當之共和，而爲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？語曰：「取法於上，僅得其中」。擇其中而取法之，是豈智者所爲耶？鄙人願諸君於是等謬想，淘汰潔淨，從最上之改革著手，則同胞幸甚！中國幸甚！

### 共和與自由之真諦

——在湖北軍政界代表歡迎會演說詞，元年四月十日！

此次的革命，乃「國民革命」，乃爲國民多數造幸福。凡事以人民爲重，軍人與官吏，不過爲國家一種機關，爲全國人民辦事。自光復以來，共和與自由之聲，甚囂塵土，實則其中誤解甚多。蓋共和與自由，專爲人民說法，萬非爲少數之軍人與官吏說法。僭軍人與官吏借口於共和與自由，破壞紀律，則國家機關，萬不能統一。機關不能統一，則執事者無專責，勢如一盤散沙，又何能爲國民辦事？是故所貴夫機關者，全在服從紀律。如機械然，百輪

相錯，二絲不亂，而機械之行動，乃臻圓滿。此在有形之機關爲然，在無形之機關亦何莫不然？蓋在政治機關，凡百執事，按級供職，必起律證明，然後能收身使臂，臂使指之效。必收此效，然後可以保全人民領土，與列強相競爭。由新而談，開者或以爲平日所信之共和到自由主義大相衝突，其實不然。僕前言之矣，共和與自由，全爲人民團體而講。至於官吏，則不講爲國民公僕，受人民供養，又安能自由？蓋人民終歲勤動，以謀其生；而官吏則爲人民所養，不必謀生。是人民養其出其所有之一部，供養少數人，代彼辦事。於是在辦事期內，此少數人者，常停止其自由，爲人民盡職，以答人民之供奉。是人民之供奉，實不啻以購取少數人自由之代價。僅此少數人而欲自由，非退爲人民不可。自由之範圍本寬，而在勤務期則甚狹。僕爲總統時，殊不能自由；今日來鄂，取諸君相見，實以國民的資格，而非以總統的資格。故僕今日所享之自由，最爲完全；其所以完全者，以國民的自由也。

僕此次解職，外間頗謂僕功成身退，此實不然。身退誠有之，功成則未也。僕之解職，有兩原因：一、在速享國民的自由；一、盡瘁社會上事業。吾國種族革命，政治革命，俱已成功，惟社會革命，尙未著手。故社會事業，在今日非常緊要。今試以中國四萬萬人析之，居政界者多不滿五萬人，居軍界者多不過百萬人，餘皆普通人民。是著眼於人數，已覺社會事業萬萬不可緩辦。未統一以前，政軍事實皆極重要；而統一以後，則重心又移在社會問題，前者乃犧牲自由之事，後者乃擴張自由之事，二者並行而不悖。僕此次解職，即願爲一人民事業之發起人。蓋吾人爲自由民，而自由民之事業甚多。且吾國困頓於專制政體之下，人格之喪失已久，從而規復之，當力絕鉅，爲時亦必多。僕不敏，請擔任之。同時有一語奉告

諸君，則諸君如欲得完全自由，非退爲人民不可。當未退爲人民，而在職爲軍人或官吏時，則非犧牲自由，絕對復從紀律，萬萬不可。在盡力革命諸君，必且發問曰：吾輩以血淚購得之自由，軍人何以不得享受之？須知軍人之數少，人民之數多；吾輩服從之時短，爲普通人民之時長。朝作總統，夕可解職；朝爲軍長，夕可歸田。完全自由，吾輩自可隨時享之。故人民自由，卽不啻軍人之自由，此語最須牢記。惟在服務期間，則不可與普通人民一律，此其異點耳。

## 民生主義之實施

——民國元年五月四日在廣州東關新聞界歡迎會演說詞——

我黨二十年來，持三民主義，奔走海外，以謀中國之大革新。幸今日時機已熟，人心不死。自武漢起義，不三月而全國底定，五族共和。民族，民權目的已達。今後欲謀國利民福，其進行之方針，惟有實行提倡民生主義。若美利堅，若法蘭西，爲共和之先進國；在今日社會主義尙阻礙不行。何以故？則以兩國之政治，操之大資本家之手。考我國革命，爲五十年來未有之舉，故所主張不必取法於各國，或且揭美法面上之。惟革新伊始，在在需財，現時國家歲入，比之亡清尙微；欲救其弊，必須實行稅契，及平均地權之法，雙方並進，事簡而易行。

平均爲何？非如封建時代行井田之法也。古者，通力合作，計畝均分，不過九而取一；今日地少人稠，無論面積不能平均，卽稅率亦有不同。以長堤繁盛之區，與清遠、花縣荒僻

之地較，其價值已有天淵之異；若與倫敦、紐約比，真不可同日而語矣。（紐約一畝有高達六百萬者，清遠一畝有最高不及百兩者。）後此民國必以工商發達為本務，將來可望致太平。一二年後，即當建設，十年八年物質之進步，當未可量。二三十年後，不切實證賴，則地權愈不平均，將舉國成一賭世界，而國事愈不可問矣。賭不必博弈也，世界最大之賭賽，莫如廣土地之投機業，如今日英屬之加拿大是。世界有一公例，凡工商發達之地，其租值必日增，若香港，若上海，前一畝值百十元者，今已漲至百十萬有奇。及今不平均地權，則將來實業發達之後，大資本家必爭先恐後，投資於土地投機業，十年間，舉國一致，經濟界必生大恐慌。雖其間價有漲落，地有廣大，資本家或因而虧折；然土地有限，投機者無限，勢必至有與平民以失業之痛苦之一日。嗟乎！我國數千年，未嘗以文明法治之，今治之，而社會亦既進步矣，乃一旦將為賭世界，（即土地投機業。）所累不大可哀耶？然當此過渡時代，投機業愈盛者，其工商業必為阻滯，若實行稅價法，及土地收用法，則大資本家不為此項投機業，將以資本盡投之於工商，然後謀大多數之幸福之目的乃可達。稅地之法，莫善於照價納稅。若紐約、西倫之值百抽一；若倫敦新例，抽二百四十分之一；（即每磅稅一辨士。）我國則察看情形，然後定稅地之標準，因地價現在不平均故也。今於無可平均之中，籌一自然平均之法，其法若何？（一）即照價納稅；（二）即土地國有。二者相為因果，雙方並進，不應其不能平均矣。照價納稅之法，淺而易行，宜令有土地之家，有稅款多少，價值若干，自行呈報。國家即準是以課其若干分之一，則無以多報少，及過據地價之弊。又土地國有之法，不必要收歸國家也，若修道路，若闢市場，其所必經之田園廬墓，或所必需之地畝，

即按照業戶稅契時之價格，國家給價而收用之。惟買賣之定例，買者必利其價高，買者必利其價廉，業主既懼國家之收用其土地，其呈報價必高，而國家之土地收入稅亦因之而增長，此兩方面不同，而能相需為用，準是而折衷之，則地權自無不平均矣。地權既均，資本家必捨土地投機業，以從事工商，則社會前途，將有無窮之希望。蓋土地之面積有限，工商之出息無限，由是而製造事業日繁，世界用途日廣，國利民福，莫大乎是。否則我輩推翻專制，因為子孫謀幸福，而土地一日不均，反受地主大資本家無窮之專制耳。其遺害子孫，何堪設想？此則在今日，宜實行民生主義之第一策也。

輿論為事實之母，報界諸君，又為輿論之母；竊諸君認定宗旨，造成健全一致之言論，使全國人均瞭然按價納稅，及平均地權之大利，則百廢無不舉矣。

又欲本國工商業之發達，當收天然稅，而不收人工稅。人工稅如亡清政府之釐金鹽稅，均有害於民；天然稅，如耕地稅屋地稅，祇收其價百分之一，或二百分之一，於平民無痛苦也。至於抽印新契，而收一成之契稅，亦能補救目前財政之困。舊政府有土地買賣印契之稅，實抽百分之九；此在今日則不行。因買賣不當有，而抽契則必一律通行，故當從而減輕，至值百抽三，或值百抽五。先由省會通過，定一標準，如今年值百抽三，明年值百抽五，又明年值百抽九之類。成法一立，業戶當無不樂從，且將爭先恐後。此款為收入一大宗，即為救貧之第一策。用之廣東，不患不給，且足供中央之徵求。而釐金雜稅可免，一舉而數善備。餘外測繪全省詳圖，調查全省人口，所費之巨款，亦由此出。擴而充之，則水力、發電、墾荒、開鑛，均可由此進行。是則余所厚望，亦望諸君子於此加之意也。

## 續論民生主義之實施

——民國元年五月十三日對報界公會主任之說明——

民生問題，兄弟主張實行稅契，及平均地權之法。其平均之法：（一）照價納稅；（二）土地國有。二者已向貴報界諸記者詳言之矣。但有一二報記者，仍未深悉平均地權之法，以爲不善，而生張累進納稅之法。凡理以辯論而愈明，某報記者之能研究此問題，我甚樂聞之。惟彼所言之累進法，即我所言之平均地權法，彼以我所言爲不善，是如二五而不知一十也。蓋累進之法，地價愈高，其稅愈重，我之所謂平均之法亦然，非一律加稅也。該報又謂地稅應定多少之值，須設一衙門以爲主裁，不知英國因地稅設有兩衙門：（一）定價者，（二）以定價爲不合而上控者，仍不能無爭。今我所以自定地價納稅，但有土地國有權，以限制之；若以自定地價爲輕，國家可收爲國有，則不必設裁制衙門而民自不致與國家與訟矣。該報又謂平均地權之法，今日不宜行之；不知正惟今日乃宜施行，將來恐行之不得。何則？因今日中國尙無有如歐美之大資本家，富有土地者；土地國有，無害於人。若至如歐美之時，其富人必出死力以抗拒。不見今日歐美之托辣斯乎？一國之需要，皆取給於數托辣斯；一國之民生權，遂爲數托辣斯所握。凡物供過於求則賤，求過於供則貴，自有托辣斯，則物有貴而無賤矣。蓋供過於求，彼有所恃而無恐也。此等世界，謂之經濟界之無政府、夫煤鐵等物質之托辣斯，小焉者也，若土地之托辣斯，則最大者也。故我預防新造之民國，將來不至生出土地之托辣斯。且土地可以世襲其子孫食稅，衣食無所用心，適以窒塞其智慧。該所關

拉米過者，國家亦何貴有此等人？此等人多為國家之害。然世界日日有進步，托辣斯實亦進步之階，漸漸所趨，決難能免。至此衆人亦當思所以制之。譬如粵省有報二十家，分之則各備本三萬元，各用機器一架，苟今而用一大機器，則用人必少，資本必省，獲利必多，入莫不樂爲之。然使其利歸於一家，則祇見其減少人工之害，而不見其獲利之利；若其利，仍均於二十家，豈不見其利而不見其害乎？今我平均地權之法，亦以其利還之於衆，而不使利歸於數托辣斯耳。

## 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

——本報解臨時總統職後在同盟會會員餞別會演說詞——元年四月——

諸君云今日同盟會會員餞別會，得一最好機會，大家相見，誠一幸事。今日中華民國成立未幾，若解臨時總統之職，解職不是不理事，解職以後，尚有比政治緊要的事待著手。自孫中山革命前，中國亡於滿洲，中國國光復之舉，不知凡幾，各處會黨遍佈，皆是欲實行民族主義的。五十年前，太平天國即純爲民族革命的代表，但祇是民族革命，革命後仍不免爲專制， equal 改革，不能算成功。八九年前，少數同志，在日本發起同盟會，定三大主義：一、民族主義；二、民權主義；三、民生主義。今日滿清退位，中華民國成立，民族民權兩主義，俱達到；唯存民生主義，尙未著手。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，即在此事。社會革命爲全球所提倡，中國多數人，尙未曾見到。即今日許多人爲改造中國，不過想將中國弄成一個極強大的國，真歐美諸國並駕齊驅罷了。其實不然，今日最富強的莫過英、美，最文明的莫過法

國。英是君主立憲，法、美皆是民主共和。政體已是極美的了，但是貧富階級，相隔太遠，仍不免有許多社會黨要起革命。蓋社會革命一層，人民不能全受安樂，享幸福的祇有少數貧寒家。受痛苦的尙有多數工人。自然不能相安無事。中國民族，民權兩層已達到。祇民生還要做調。即本會中人，亦有說種姓革命，政治革命皆甚易，唯社會革命最難。因為種姓革命，祇要將異族除去便了。政治革命，祇要將機關改良便了；唯有社會革命，必須人民有最高程度，纔能實行。中國雖無將民族、民權兩革命成功了；社會革命，祇將留以有待。這句話又不然。英、美諸國，因文明已進步，工商已發達，故社會革命難；中國文明未進步，工商未發達，故社會革命易。英、美諸國，資本家已出，障礙物已多，辦而去之，故難；中國資本家未出，障礙物未生，因而行之，故易。然行之之法如何，冷試設一問，社會革命，則不必用武力。所以剛纔說英、美諸國社會革命難，中國社會革命易，亦是為此。中國原是個窮國，自經此次革命，更成民窮財盡。中人之家，已不可多得；如外國之資本家，更是沒有。所以祇能社會革命，是不痛楚的。但因此時書猶未見，便將社會革命調置，是不可的。譬如一先醫病，與其醫疾已發，不如防於未然。吾人眼光，不河不放棄大一點。當看至數十率數百年以後，及於世界各國方可。繼以萬中國資本家未出，便不理會社會革命，及至人民程度高時，貴黨階級已成，然穩固之失之晚矣。英、美各國，從前未嘗著意此處。近來正在窮途艱苦。法多英國煤礦罷工等事，就是證據。然罷工的事，不得說是革命，不過一種暴動罷了。因英國人欲行社會革命而不能，不得已而出於暴動。然社會革命，今日雖然難行，將來



總要實行。不過實行之時，用何等激烈手段，呈何等危險現象，則難於預言。吾人當此民族革命權革命成功之時，若不思慮預防，後來資本家出現，其壓制手段，恐怕比專制君主還要甚些。那時殺人流血去等，豈不重罹其禍麼？

本會從前主義，有平均地權一層，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那麼，社會革命已被七八分了。推行平均地權之法，當將此主義普及全國，方可無礙。但有一事，此時尤當注意者，現在舊政府已去，新政府方成，民政尙未開辦；開辦之時，必將各地主契約換過，此實歷代鼎革時應行之事。主張社會革命，則可於換契約時，少加變改，已足收效無窮。從前人民所有土地，照面積納稅，分上、中、下三等。以後應改一法，照價收稅，因地之不同，不止三等。以北京土地較上海黃浦灘土地，其價相去，不知幾何。但分三等，必不能得其平，不如照面積納稅，貴地收稅多，賤地收稅少。貴地必在繁盛之處，其地多為富人所有，多取之而不為慮。賤地必在窮鄉僻壤，多為貧人所有，故非輕取不可。三等之外，則無此等差別。譬如黃浦灘一畝地納稅數元，鄉中農民有一畝地，亦納稅數元，此最不公平也。若照地價完納，則無此病，以後工商發達，土地騰貴，勢所必至。上海今日之地價，與百年前相較，至少亦貴至萬倍。中國五十年後，應造成數十上海。上年在英京，見一地不過略為繁盛，而其價每畝約值六百萬元；中國後來，亦不免到此地步。此等重利，皆為地主所得。比如在鄉間，有田十畝，用人耕作，不過足養一人；如發達後，可值九千萬，則成一大富翁，此家資從何得來？則大抵為礦業及地業發達所致，而非由己力之作成。數十年之後，有田地者，皆得坐享此優先莫大之權。據地以收人民之稅，就是地權不公平的說話了。求平均之法，有主張土地國

時，但由國家收買全國土地，恐無此等力量。最善者，莫如完地價稅一法。如地價一百元時，完一元之稅者，至一千元則完一十萬元，此在富人視之，仍不為重。此種地價稅法，英國現已行之，經解放議會數次，始得通過。而英屬地如澳洲等處，則早已通行，因其法甚美，又無他項阻礙故也。然感此一條件，不過使富人多納數元稅而已。必須有第二條件，國家在地契之中，應批明國家當須地時，隨時可照地契之價收買，方能無弊。如人民料國家將買此地，故高其價，然使國家不買之，年年須納最高之稅，則已負累不堪，必不敢。即欲故低其價以求少稅，則又恐國家從而買收，亦必不敢。所以有此兩法互相牽制，則不必定價而價自定矣。在國家一方面言之，無論收稅買地，皆為大益之事。中國近來，亂黨極下，補救之法，不但收地稅，尙當收印契稅。從前廣東印契稅，每百兩取九兩；今宜令全國一律改換地契，定一平價，每百兩取三兩至五兩。逾年不換新契者，按年而遞加之，則人民無敢延。加以此後地價日昂，國家收入益多，尙何貧之足患？地為生產之原素，平均地權後，社會主義則易行，如國家欲修一鐵路，人民不能抬價，則收買土地自易。於是將論資本問題矣。

國家欲興大實業，而苦無資本，則不能借外債。借外債以興實業，實內外所同贊成的。前日聞唐少川先生言京奉鐵路借債，本可早還，以英人不欲放，故藉此款以條京張。此可見投資實業，是外人所希望的。蓋中國一言及外債，便畏之如蛇毒，不知外債以營不生產之舉則有害；借外債以營生產之舉則有利。美洲之發達，南美阿金羅，日本等國之勃興，皆得外債之力。吾國借債修路之利，以三年收入，已可還鐵路之本。此後每年所進，皆為純利，

如不借債，即無此項進款。美國鐵道收入，就可得七百萬美金；其他附屬之利，尚可獲數百萬工人，輸送各處土貨。如不早日開辦，遲一年即少數萬萬收入。西人所謂時間即金錢，吾國人不知顧情，殊為可嘆。昔張之洞議鑿漢口漢口鐵道，不特長借外債，且長購用外國材料，設立漢陽鐵廠，原是想自造多軌的，孰知漢陽鐵廠屢經失敗，又賠了許多錢。終歸慶宜懷手裏，鐵路又造不成功；遲了二十餘年，仍由比國造成，一切材料，仍是在外國買的。即使漢陽鐵廠成功，已遲二十餘年，所失不知幾何。中國知金錢而不知時間，顧小失大，大都是。中國各處生產未發達，人民無工可作，即如廣東一省，每年約有三十萬豬仔輸出，為人作牛馬。若能輸入外資，大興工作，則華人不用出外傭工，而國中生產又不知增幾倍。余舊歲經加拿大，見中國人在煤礦用機器採挖，每人日可挖十餘噸，人得工資七八元，而資本家所入至少猶可得百數十元。中國內地煤礦工人，每日所挖不足一噸，其生產力甚少；若用機器，至少可加十數倍。生產加十數倍，則財富亦加十數倍，豈不成一最富之國？能開發其生產力則富，不能開發其生產力則貧。從前為滿政府所制，欲開發而不能；今日共和告成，措施自由，產業勃興，蓋可預卜。餘不可不防一種流弊，即資本家將從此以出是也。

如有一工廠，僱工數百人，人可生二百元之利，而工資所得，不過五元，養家糊口，猶恐不足，以此不平，遂激為罷工之事，此生產增加所不可免之階級。故一面囑商家富強，一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。此防弊之政策，無外社會主義。本會政綱中，所以採用國家社會主義政策，亦即此事。現今德國，即用此等政策，國家一切大實業，如鐵路、電氣、水道等事務，皆歸國有，不使一私人獨享其利。英、美初未用此政策，弊害今已大見；美國現時欲

收鐵道爲國有，但其收入過巨，實收則無此財力，已成根深不拔之勢；唯德國後起，故能思患預防，全國鐵道，皆爲國有。中國當取法於德，能令鐵道延長至三十萬里，則歲當可收入十萬萬，祇此一款，已足爲全國之公用而有餘。尙有一層，爲中國優於他國之處，英國土地，多爲貴族所有，美國已墾之地，大抵歸人民，惟未墾者，尙未盡屬私有；中國除田土房地之外，一切礦產山林，多爲國有。英國礦租甚昂，每年所得甚巨，皆入於地主之手；中國礦山屬官，何不可租與人民開採以求利？使中國行國家社會政策，則地稅一項，可比現在收入加數十倍；至鐵道收入，三十年後，歸國家收回，準美國約得十四萬萬，礦山租款，約十萬萬，卽此三項，共爲國家收入，則費用必大有餘裕。此時政府所慮，已不在貧。國家費用不足，是可憂的；收入有餘，而無所用之，亦是可慮的。此時預籌開消之法，則莫妙於用作教育費。法定男子五六歲入小學堂，以後由國家教之養之，至二十歲爲止，視爲中國國民之六種權利。學校之中，備各種學問，務令學成以後，可獨立爲一國民，可有參政自由平等諸權。二十以後，自食其力，幸者爲富人爲富翁，則不須他人之照顧；設有不幸者半途蹉跎，則五十以後，由國家給與養老金。此制英國亦已行之，人約年給七八百元，中廢則可給數千元。如生子多，凡無力養之者，亦可由國家養。此時家給人樂，中國之文明，不止與歐美並駕齊驅而已。凡此所云，將來必有達此期望之日，而其事則在思患預防，採用國家社會政策，使社會不受經濟階級壓迫之痛苦，而隨自然必至之趨勢，以爲適宜之進步。所謂國利民福，莫不以此，吾願與我國民共勉之。

## 提倡國家社會主義

——民國元年九月四日在北京共和黨歡迎會之演辭——

兄弟此次北來，今日蒙貴黨歡迎，至爲感謝！現在中華民國共和政體與專制政體不同，專制政體之主權，爲君主一人所私有；共和政體，三權分立，各有範圍。三者之中，尤以立法機關爲要，立法機關，乃人民之代表。欲求有安全國家，必先有完全議院，必先有完全政黨。民國初立，所發生之政黨，一曰貴黨，一曰國民黨。二黨發生伊始，國民多未解政黨之作用，兄弟請與諸君解釋政黨爲何物。世界最完全政黨之國，一爲英國，一爲美國。英國有兩黨，一自由黨，一保守黨。自由黨主張自由貿易，保守黨主張保守關稅，此問題至今維持未決。美國兩黨，一爲共和黨，一爲民權黨。一千八百四十年，麥利堅氏征服西班牙，及菲律賓羣島之後，羅斯福繼爲總統，以擴張海軍爲急務。羅屬於共和黨，故共和黨亦主張擴張國權，是謂之帝國主義；民權黨則反對練兵，彼以爲美利堅本世界最富之國，閉關自守，足以自豪，勿須破壞人道，主張侵略他國，是之謂門羅主義。兩黨各持一義，至今尙未有妥善之解決。可知英美兩國，政黨所爭持者，皆是極要問題。至於議院之議案，兩黨各以是非爲依歸，不以黨見相傾軋。若黨中先有意見，提議一案，先聯屬黨員，私自運動，本黨提出之議案，雖知無益，亦必通過；他黨提出之議案，雖知有益，亦必反對。此種政黨，純乎私見，必與國家無益。民國既成，吾願兩黨諸君，以英美先進國爲模範，倘以公理爲依歸，將來必有發達之望；若不以公理爲依歸，雖人多勢衆，終必失敗；此一定之公理也。兄弟此次北

來，擬從事社會事業，盡脫離政界關係，此後即專心致志辦理實業。兄弟前曾主張三民主義，民生主義亦即其一端。惟民生主義，至今尚未達到。然民生主義，關係國民生計至重，非達到不可，使大多數人享大幸福，非民生主義不可。但外間對於此問題，頗有疑慮，與前二十年反對革命相同。殊不知民生主義，并非均貧富之主義，乃以國家之力，發達天然實利，防資本家之專制。德國俾士麥反對社會主義，提倡國家社會主義，十年以來，舉世風靡。日本前年殺社會黨多人，其政府又主張煙草專賣等事，仍是國家社會主義。可知此主義，并非荒謬，世界通行。英美各國，皆受資本家專制之害，總統歲俸不過十萬，而資本家之一法郎，則有十萬人以上之大資本家，此時杜漸防微，惟有提倡國家社會主義，此則兄弟提倡國家社會主義之微意也已。兄弟欲辦鐵路，每主張鐵路國有，是國家社會主義，為民國富強之基。尙望其黨黨君，贊成鄙意是幸云云。

### 社會主義之派別與方法

——民國元年對中國社會黨演講詞——

社會主義之名詞，發於十九世紀之初，其概說既廣，其定義自難。特此種主義，本我人類腦中應具之思想，不滿意於現社會種種之組織，而思有以改良；於是乎社會主義之潮流得應時順勢而趨向於我人之腦海，種種社會主義之學理，得附社會主義之名詞，而供我人之研究討論矣。嘗考西最初社會主義之學說，即為「均產派」，主張貧富各有之資財而均分

之。貧富激戰之風潮既烈，政府取締之手續亦嚴；政府取締之手續既嚴，黨人反戰之主張益厲。無政府主義之學說得以遲於當時，而真正純粹之社會主義，遂遲沒於雲霧之中，深渺而不可以跡。厥有德爾麥克司者出，苦心孤詣，研究資本問題，垂三十年之久，著爲資本論一書，發闡真理，不遺餘力，而無條理之學說，遂成爲有統系之學理，研究社會主義者，咸知所本，不復專迎合一般粗淺激烈之言論矣。惟現社會主義，尙未若數理天文等學，成爲完全科學，故現在進行，尙無一定標準。將來尙能成爲科學一種，則研究措施，更易着手。

社會係對待個人而言，社會主義亦係對待個人主義而言。英國尊重個人，主張極端的自由；德國以國家爲本位，個人爲國家分子，又重犧牲而不惜也。此則以其國家政體之不同，故其主義亦因之而有異。主張個人主義者，莫不反對社會主義；主張社會主義者，又莫不反對個人主義。聚訟紛紛，莫衷一是。然而個人社會，本大我小我之不同，其理可互相發明，而未可以是非之也。

社會學與社會主義，固自有別。其研究社會之起源，及社會之變遷，種種之狀態現象，皆屬於社會學之範圍。至若社會主義，一言以蔽之，曰社會生計而已矣。其主張激烈，均分富人之資財者，於事理上既未能行，於主義上亦未盡合。故欲主張平均社會生計，必另作和平完善之解決，以達此社會主義之希望。考諸歷史，我國固素主張社會主義者，井田之制，即均產主義之遺孺；而累世同居，又共產主義之嚆矢。足見我國人民之腦際，久蘊蓄社會主義之精神，宜其進行之速，有一日千里之勢也。

歐洲社會黨，係完全政黨性質。近年以來，尤佔政治上之勢。若法、若德、若比，其政

府議院中人，社會黨員居其多數；英國四五年前，社會黨人始佔議席，然而同時競選，即有數十人之衆，且有位於度支大臣者矣。美之社會黨，雖未發達，然其黨人居政治上重要位置者，實繁有徒；中國社會黨發生於民主政體之下，未民主政體之政治，一人民政治也，社會黨既集民主政體下之人民，尤不應無政治上之活動，則今日社會黨宜組成強有力之政黨，握政治上之勢力，而實行其社會主義之政策者，實鄙人所深望也。

社會主義不獨爲國家政策之一種，其影響於人類世界者，既重且大。循進化之理，由天演而至人爲，社會主義實爲之關鍵。動物之強弱，植物之榮衰，皆歸之於物競天擇，而優勝劣敗，天進化學者，遂舉此例，以例人類國家。凡國家強弱之因，人民貧富之懸殊，皆視爲天演淘汰之公例。故達爾文之主張，謂世界僅有強權而無公理，捷起學者隨聲附和，絕對以強權爲世界唯一之真理。我人訴諸良知，自覺未敢贊同。誠以強權合於天演之進化，而公理實難泯於天賦之良知。故天演淘汰，爲野蠻物質之進化；公理良知，實道德文明之進化也。社會組織之不善，雖限於天演，而改良社會之組織，或者人爲之力，尙可及乎？社會主義，所以盡人所能，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。其所主張，原欲推翻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學說，而和平慈善，消滅貧富之階級於無形。其主張均分富人之資財，表面似合於均產之旨，其實則一時之均，而非永久之均也。故欲永弭貧富之階級，似不得不舍此而另作他圖矣。社會主義學說，近日發明者，至頤且夥，法、德、比各政府，多採用而履行之；即反對社會黨者若日本，亦未嘗不採用社會政策。而其反對社會黨人者，實以其主張激烈，妨礙秩序，爲法律所不許耳。我國社會主義流行伊始，尤望黨人持和平之態度，與政府連絡，共圖進行。緣社會主義



，本與專制政體極不相能，故不能存於專制政體之下。今我國社會黨發生於民主政體成立時，此誠不具得之提也。得此良好之提，而不得循序漸進，造福前途，詎不大可惜乎？此鼓吹運動者，不得不稍注意也。

嘗考社會主義之派別，爲（一）、共產社會主義；（二）、集產社會主義；（三）、國家社會主義；（四）、無政府社會主義。在英、德又所謂宗教社會主義，世界社會主義，其以宗教世界而範圍社會主義者，皆未適當。自予觀之，則所謂社會主義者，僅可區爲二派：一即集產社會主義，一即共產社會主義。蓋以國家社會主義，本屬於集產社會主義之中；而無政府社會主義，又屬於共產社會主義者也。夫所謂集產云者，凡生利各事業，若土壤、鐵路、郵政、電氣、鑛產、森林皆爲國有；共產云者，即人在社會之中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，如父子昆弟同處一家，各盡其生利之能，各取其衣食所需，不相妨害，不相競爭，致治之極，政府遂處於無爲之地位，而歸於消滅之一途。兩相比較，共產主義本爲社會主義之上乘；然今日一般國民道德之程度，未能達於極端，盡其所能，以求所需者尙居少數；任取所需，而未嘗稍盡所能者，隨在皆是。於是盡所能者，其所盡未必充分之能；而取所需者，其所取適又爲過量之需矣。狡猾誠實之不同，其勤惰苦樂亦因之而不問，其真正之社會主義反相抵觸。說者謂可行於道德知識完美之後，然斯時人民，道德智識，既較我人爲高，自有實行之力，何必我人之窮思竭慮，籌畫於數千年之前乎？我人既爲今日之人民，則對於今日有應負之責任，似未可放棄。今日我人應負之責任，而爲數千年後之人民負責任也。故我人處今日之社會，即應改良今日社會之組織，以盡我人之本分。願主張集產社會主義，實爲今日

唯一之要圖。凡屬於生利之土地鐵路，收歸國有，不爲一二資本家所壟斷流利，而失業小民，務使各得其所，自食其力，既可補救天演之缺憾，又深合於公理之平允，斯則社會主義之精神，而和平解決貧富之激戰矣。

我人所抱之唯一宗旨，不過平其不平，使不平者底於平而已矣。滿清以少數人，壓制我多數漢人，故種族革命以起；專制政體以一帝王，壓制我多數人民，故政治革命以起。至社會革命，原起於少數大資本家壓制多數平民耳。在各國貧富階級，相差甚遠，遂釀成社會革命，有不革不了之勢；在我國之大資本家尙未發生，似可無庸言及社會革命。然由物質文明，正企業家縱橫籌展之時，將來資本大家之富，必有過於煤油鋼鐵大王者，與其至於已成之勢，而思社會革命，何如防微杜漸，而弭此貧富戰爭之禍於未然乎？譬諸西各國，疾疫纏身，不得不投以猛劑；我國尙未染疾，尤宜注意於衛生之道。社會主義者，謂爲療疾之藥石可也，謂爲衛生之方法亦可也。惟我國與各國社會之狀態不同，則社會主義施展之政策，豈亦因之而有激烈和平之不同矣。各國尙多反對社會主義之政府，我國則發贊成採用社會主義者也。然則我國主張社會主義之學子，當如何斟酌國家社會之情形，而鼓吹一種和平完善之學理，以供政府之採擇乎？

社會主義者，人道主義也。人道主義，主張博愛，平等，自由，社會主義之真髓，亦不外此三者；實爲人類之福音。我國古代，若堯舜之博施濟衆，孔丘尙仁，墨翟兼愛，有近似博愛也者，然皆狹義之兼愛，其愛不能普及於人人。社會主義之博愛，廣義之博愛也。社會主義爲人類謀幸福，普遍普及，地盡五洲，時歷萬世，盡盡苦，莫不被其澤惠。此社會主

義之博愛，所以得博愛之精神也。

然爲人類謀幸福，其着手之方法，將何自乎？自不得不溯人類致苦之原因。人類之在社會，有疾苦幸福之不同，生計實爲其主動力。人類之生活，亦莫不爲生計所限制；是故生計完備，始可以存，生計斷絕，終歸於淘汰。社會主義既欲謀人類之幸福，當先謀人類生存；既欲謀人類之生存，當研究社會之經濟，故社會主義者，一人類經濟主義也。經濟學者，專從經濟一方面着想，其學說已成爲完全之科學；社會主義係從社會經濟方面着想，欲從經濟學之根本解決，以補救社會上之疾苦耳。

按經濟學本產屬於我國，管子者，經濟家也；興墾魚之利，治齊而致富強，特當時無經濟學之名詞，且無條理，故未能成爲科學。厥後經濟之原理，成爲有統系之學說，或以富國學名，或以理財學名，皆不足以談其義。惟經濟二字，似稍近之。經濟學之概說，千端萬緒，分類綽綽，要不外乎生產分配二事。生產卽物產，及人工製品；而分配者，卽以所產之物，支配而供人之需也。驀視之，其理似不高深深淵，熟審之，則社會之萬象，莫不包羅於其中也。

生產之原素有三：（一）、土地；（二）、人工；（三）、資本。土地爲人類所依附而存者，故無土地無人類。經濟學所謂之土地，不僅指陸地而言；凡海洋空氣，佔有空間而積聚者，莫不爲土地也。然以經濟學原理言之，僅有土地而無人工資本，則物產仍不能成；故經濟學者，累千萬言，猶未畢其說也。我人對於土地與人工之界說，尙甚明瞭，惟資本與人工之界說，最難區別，此即社會主義者與經濟學者相爭之點，至今猶未解決者也。

工人經濟學家謂資本非金錢一項可盡其義，其人工造之物產及消費之餘，以之補助發達物產，無在不為資本。第所餘之物產不以之為生產事業，似與廢物無異，則不得謂為資本矣。例如租人以屋，而收其租金；雇人以車，而受其雇資。此屋此車，皆為資本。崖而自居，車前自乘，則車與屋皆不能謂為資本，以其自居自乘，不能生利故也。

世界文明進步，社會之組織日益複雜，事業之發生日益繁多，凡物產或金錢，以之生產者，可皆謂之資本。蓋資本既所以生產，而人工者又所以生產本也。我人既知資本為人工之所自出，則有人工已足，又何再需資本乎？殊不知生產必賴資料，無資料以供給生產者之費用，以待其生產之結果，其生產終無所出矣。魯濱孫之漂流海島，苟無斧以供其刈薪營室，無糧以供其果腹充饑，我知其不數日已為荒島之餓鬼，倘何能待植穀之熟，荒地之開墾？故養稟稷，供其生產之費用，其作用與資本同，謂之為資本，固未嘗不可也。嘗考資本之來源，多出於文明祖傳，以供吾人今日之生產，欲窮其始，則未易知。綜上觀之，則資本與人工要關係，可略知其虛岸。而土地人工資本之同為生產要素，又缺一不可也。

二分配置者，即以土地人工資本所生之產物，按土地人工資本之分量，配成定例，此定例之原理，為人類以來所固有，得經濟學者昌明之遂成鐵案，而各種科學，均根據經濟學之原理而制定。英國斯密亞丹（ADAM SMITH）氏出，始著經濟學，舊有條理，其主腦以自由競爭為通提。英人之功利派，遂根據此而提倡個人主義，求合於達爾文進化之理。

百年前英國社會經一變更，即實業革命是也。曩日工業，皆為人工製造；自科學發明，機器以興，實業革命，即以機器代人工也。曩之個人所恃為競爭之具者，至此遂失其作用之

效力。於是工人遂受一種之大痛苦矣。蓋是時英國航業發達，工商亦隨之發達，物產之多，幾全極界物品出產所，遂致富麗。及世界取需既繁，英國之人工製造品不足以敷其用，故機噐得繼而代人工之類。於是生產既多，其國益富裕。雖然，人工與人工之比較，其生產力之差，未過三倍乃至十倍。機器與人工之比較，其生產力之差，竟有至百倍者。既機器之生產力較人工之生產力為大，則用機器以生產者，亦較用人工以生產者為多。於是工人多失其業，即機器生產所需之人工，又僅寥寥無幾。而工人之擁擠求業者，鱗次櫛比，不特所得之工資與所獲之物產，不能成正比例；而般般求雇，不惜自貶其工價。其失業者，困淪落而受天演之淘汰，即有業者，亦以工價之賤，幾幾乎不能生存於社會矣。資本案既利用機械而增加產額，又以賤價雇用良工，坐享利益之豐，對於工人飢寒死亡之痛楚，漠然視之，以為天演淘汰之公例。應如此者，按斯密亞丹經濟學生產之分配，地生佔一部份，資本家佔一部份，工人佔一部份，遂謂其深合於經濟學之原理。殊不知此全額之生產，皆為人工盡汗所成，地主與資本家坐享其全額三分之二之利，而工人所享三分之一之利，又折與多數之工人，則每一工人所得，較資本家所得者，其相去不亦遠乎？宜乎富者愈富，貧者愈貧，階級愈趨愈遠，平民生計，遂盡為資本家所奪矣。慈善家目擊心傷，而思有以救濟之，於是社會主義遂放大大光明於世界矣。英社會主義家阿渾（OWEN）者，深痛工人之困苦，遂出己資，創設一極大之工廠，優待工人，為社會主義之實行試驗場。施以編制未善，終於失敗，去而赴美，欲竟其志，又遭失敗，其主義遂不果行。同時有佛利耳（FOURIER）、卜南克（BIANG）者，法之社會主義家也，嘗曾開社會主義之工廠，以受現社會習慣之影響，均未能達其苦心孤詣

之希望。而反對派遂以成敗之見，論社會主義之不善。一般學者，本無定見，亦相率而詬病社會主義矣。

是時英格物學家馬耳塞斯者，著有人類物產統計表一書。其主腦稱物產之產額，有一定之限制，而人類之蕃息，為級數之增加，據二十五年一倍之說，推之將來，必有多地少之患。生業食券，天降疫癘，國際戰爭，皆所以減少人口之衆，防止繁生之害，而合於世界演進之原理。於是乎國家殖民政策，緣此發生。弱肉強食，劣敗優勝，死於刀兵者，層層甚多；其受強姦之蹂躪，淪落而至於種族滅絕者，又比比皆是也。

社會主義者又起而反對，主張人道，扶持公理。當時一般政治經濟者，莫不目之為瘋狂；墮下流社會中之工人貧民，因社會主義能救己之疾苦，遂崇之信之。而就社會黨之範圍，特摩爾究不能抵抗，偽說終不能勝真理。義之經濟學、統計學、天演論，亦浸浸現其不合公理之破綻。社會主義之學說，遂得排經濟學、統計學、天演論、種種之科學，巍然獨標一幟，而受社會之歡迎矣。

社會主義雖為救拯社會病苦之學說，其希望見諸實行，仍必根據經濟學之分配問題而研究也。美人有卓爾基亨利者(HENRY GEORGE)，一商輸水手島，赴舊金山淘金而致富，創一日報，鼓吹其生平所抱之主義，曾著一書名為進步與貧困。其意以為世界愈文明，人類愈貧困，蓋於經濟學均分之不當，主張土地公有。其說風行一時，為各國學者所贊同。其發則地稅論之理由，尤為精確，遂發生地稅社會主義之一說。

原乘土地公有，實為精確不磨之論。人類發生以前，土地已自然存在；人類消滅以後，

土地必長此存留。可見土地實爲社會所有，人於其間又惡得而私之耶？或謂地主之有土地，本以資本購來；然試叩其第一佔有土地之人，又何自購乎？故卓爾基亨利之學說，深合於社會主義之主張，而欲求生產分配之平均，亦必先將土地收回公有，而後始可謀社會永遠之幸福也。

土地公有之說，漸被於英之時，正英人恐慌之日。英國土地本爲貴族大資本家所佔有，因工商發達，業農者少，致所出糧食，不綽供給人民之食料，外糧之輸入，價值反較本國爲賤。英之土地生產力失其效用，其地主有不事耕耘而事畜牧，其個人顛沛流離，發逐而謀生於美國。一般學者深痛地主之爲富不仁，對於土地公稅之說，遂視爲救世之福音，而歡迎贊同，遂成單稅之一派，主張土地之分配歸公，國家由地價中抽十之一，地之苛稅皆可減輕，而資本家於是不能肆惡矣。

亨氏與麥氏二家之說，表面上似稍有不同之點，實則互相發明並存者也。世界地面本屬有限，所有者壟斷其租稅，取生產三分之一之利，而坐享其成，與工作者同享同等之利益，不平之事，孰有過於此者？人工一分，既勞心力自應得其報酬。土地本爲天造，並非人工所造，故其分配，不應如斯密亞丹之說也。故土地之一部分，據社會主義之經濟學理，不應爲個人所有，當爲公有，蓋無疑矣。亨氏之說如是，麥氏之說，則專論資本，謂資本亦爲人造，亦應屬於公有。主張雖各不同，而其爲社會大多數謀幸福者一也。

麥克司之資本論，主張資本公有，將來之資本爲機器，遂有機器公有之說。發明鐵道者爲司的文生 (STEPHENSON)，發明機器爲華特，經濟學者，謂鐵道機器既爲二氏所發明

，則鐵道機器二者之益，應歸二氏所專有。殊不知機器雖為個人所發明，然所以能發明者，其智識豈盡出於天賦乎？以受社會種種之教養，始為發明機械之知力，及發明機械之機會。使生司的文生、華特，於荒島僻地，其智慧將何自啓乎？即其天資極頂聰明，則耕而食，織而衣，以足供其一生之工作，尙何暇從事於機械之發明哉？由此可知鐵道機械，雖二氏發明，實二氏代社會發明也。社會之教養，原為社會謀幸福之代價，二氏既藉社會之力發明機械，則機械即不能私有其利益，其利益即應公之於社會。社會對於發明機械之人，以其勞心勞力，按社會經濟分配之原理，予以相當之報酬可矣。即發明無綫電之莫科里（MARCONI）亦不過得勞心之報酬而已，而無綫電之生利資本，應歸公有。此麥克司學說之所由來也。

綜二氏之學說，一則土地歸為公有，一則資本歸為公有。於是經濟學上分配，惟人工所得生產分配之利益，為其私人贖棄之需，而土地資本所得一分之利，足供公共之消費，人民皆得享其一分子之利益；而資本不得應酬以奪平民之利。斯即社會主義本經濟分配法之原理，而從根本上以解決也。

所有現代經濟學者，恆分二派：一舊經濟學派，如斯密亞丹派是；一新經濟學派，如麥克司派是。各國學校教育多應用舊經濟學，故一般學者深受舊經濟學之影響，反對社會主義，中耶斯密亞丹之分配法，縱資本家之壟斷，而壓抑工人。實則誤信舊經濟學說之過當，其對於新經濟之真理蓋未研究之耳。社會主義家則真不主張亨、麥二氏之學說，而為多數工人謀其生存之幸福也。

諸君既略知經濟學之綱領，與實業革命之理由，進以審察，則舊經濟學中所為生產三種



之分配，似未得其平允。緣機器未發明以前，工作皆爲人工，生產力亦甚薄弱，所謂資本者，不過工人之生活資料已耳，準經濟學三種之分配，其未平允之處尙未易見。實業革命以後，工作所需人工既漸減少，而生產力又較前加增，資本家以機器爲資本，壟斷利源，工人勞動所生之產，皆爲資本家所坐享，不平之跡，遂爲一般學者矚目。於是倡言經濟學分配之法，有未盡合於經濟學之學理者矣。我國古代學說，謂「生之者衆，食之者寡，則財恆足」。又謂「工之家一，用器之家六；農之家一，食粟之家六」，則社會經濟必起恐慌之現象。賦以人工所成之物產有限，勞動者少，而消耗者多，則所生之產有不足供給之勢，財貨因之匱乏，經濟因之恐慌。歐美舊經濟學者，亦多主張此說；在實業未革命以前則然耳。社會既經實業革命，機器繼以代人工之煩，生產力之大，較人工且至萬倍；所生產之物品，銷路不廣，反有停積之憂。處今日而言社會經濟，不患生之者不衆，而患食之者不衆；曩之主張工多用少，與今之主張工少用多者，適成一反比例矣。此皆舊學說不適用於現社會之證也。

我國未經實業革命，向主張閉關主義。後受外人之挾迫，不得已開海禁，惴惴自恐，以爲貨物外溢，物價必昂，思有以防範之者，遂有輕入口稅重出口稅之一法。殊不知外人之意，在暢銷該國洋貨不在購買。我國種種防止之手段，反爲外人所利用，洋貨充塞，土貨停滯，經濟上受其莫大之影響，實由於我國人民不知經濟學之原理所致也。

我人知社會貧困，當求生產發達，何生產既多，而社會反致貧困乎？其中原因，實由於生產分配之不適當耳。工之所得，不過其一小部分；地主與資本家所得，反居多數。復以除利作資本，營業演進，貨物充塞，競銷奪利，社會經濟受其莫大影響。故根本解決，有不能

不從分配上着手也。

當全用人工時代，其生產之結果，按經濟學說以分配，土地人工資本各得一分，尙不覺其繁密。機器發明之後，猶仍按其例，此最不適當之法也。勞動者多，而機器廠所雇之工人少；生產物多，而工人所得之酬報少；人工賤而土地資本貴矣。貧富階級日趨日遠，社會主義學者遂欲研究分配平均之善法以救其害。以爲現世界人類貧富苦樂之不同，社會上因之而少安甯之幸福。社會主義之主張，實欲使世界人類同立於平等之地位，富則同富，樂則同樂，不宜與貧富苦樂之不同，而陷社會於競爭悲苦之境。

自實業革命之後，社會主義發生，一般學者始悟舊經濟分配之不當，主張人工宜得多數生產之餘利，地主資本家則按其土地資本生產之應得之利息可矣。其分配人工酬報之多寡，應視其勞心勞力之多寡。其勞動大，則酬報多；其勞動小，則酬報亦小。餘利公之於社會，以與社會各種之事業。凡爲社會之分子，莫不享其餘利一分子之利益，斯即分配最平允之方法，而社會主義學者所深主張者也。

歐美近日，仍據舊經濟學以分配，地主資本家既佔優勝之地位，工人遂處於劣敗之地位矣。法律上又保護資本家與地主之專利，故地主益壟斷其地權，資本家益壟斷其利權，而多數之工人，雖盡其勞動之能力，反不能生存於社會。階級懸殊，固難怪不平者之主張均產主義也。

英國倫敦，最富之區也。人口之衆，約六七百萬。每年冬季因工廠停歇，致失業飢民常達百萬之數，以富庶之區，人民尙不免有饑寒，此非生產之不足供應，實分配之未能平允故

也。按英國人口有四千四百萬之衆，統男女老少平均計之，每年每人所入息，應約三千餘元。如五口之家，即應得一萬五千餘元。但實際上則有大不然者，以英國普通價值計之，每年每人不過五六百元耳，工人五口之家，全賴此數以爲活。若在中國經濟程度未高之時，尙足贍養；在經濟程度既高之英國，實有不能生活之概。又以英國全國入息通算，每人均分年中應有三千餘元計之，除女子老少不能工作外，生產工人實不過四分之一。而每人年中生產，實四倍於三千餘元，即萬餘元也。而所得報酬之價值，不過五六百元，是人工所得不及百分之十，而地租利息則百分之九十餘也。此分配之不當，按以舊經濟學之三原素分配亦不符也。故有生利之工人，則恆受饑寒，而分利之大地主及資本家，反優游自在，享社會無上之幸福，豈非不平之甚耶？

社會主義學者，睹此不平，其激烈派遂倡均產之說。蓋最初之思想，甚屬簡單，固未嘗爲事實上計也。厥後學說精進，方法穩健，咸知根本之解決，當在經濟問題。於是亨氏之土地公有，麥氏之資本公有，其學說得社會主義之真髓。今日中國地主資本家，眼光尙淺，知保守而不知進取。野山荒地，尙多無主之物，一般平民，固亦有自由使用之權，卽如權採遊牧，並無禁止之例。若在歐洲，則山野荒地皆爲資本家所領有，他人不能權採遊牧於其間也。社會恆因地主資本家之專橫，有支配全國經濟之勢力，故極端反抗；資本家地主，屹然不稍搖動，以受國家法律之保護，現社會黨人之反抗，實不異星火之一撲即滅也。激烈派遂有消極的主張，欲毀去機器廠及鐵道，破壞其營業之資本，使無利之可生，然卒受法律之干涉，終不得根本之解決。

資本家與社會黨意接洽，首蒙其害者為一般之工人，一般工人莫不贊同社會主義，而為社會黨人，同心設法抵制資本家之專制。我人處旁觀之地位，當知世界一切之產物，莫不為工人血汗所構成。故工人者，不特為發達資本之功臣，亦即人類世界之功臣也。以世界人類之功臣，而受強有力者之蹂躪虐待，我人已為不平，况有功於資本家而反受資本家之戕賊乎？工人受資本家之苛遇，而思反抗，此不能為工人咎也。當時工人有工會之組織，要求增加工價，遂起同盟罷工之風潮。

罷工之舉，工人之不得已也，世界上最慘最苦之事也。工人罷工，雖欲謀增加工價，此現在工作之資，有不得不犧牲者也。工人非富於資者，其衣食全將恃乎每日之工值；一旦罷工，有甚至日不得一餐，其苦狀為何如耶？資本家以其無業不能生活，罷工必不能久，雖然處之，不稍為動。工人至饑寒交迫之時，不得不飲恨吞聲，重就資本家之範圍。資本家雖因一時罷工，稍有損失，然有資本以供養生活之需，究不至若工人困苦，而所損失者，又移有補救之一日也。

社會主義學者，知罷工要挾，決非根本之解決，當於經濟學上求分配平均之法，而分配平均之法，又須先解決資本問題。顧資本之消長，有種種之原因，若美國鐵路公司，對於人民輸運農產，取費極廉，另設轉運公司以賤價就地收買，人民以其可免運費，皆願賤售與之。轉運公司原附於鐵路公司而發生者也，輸運之費，自較他人為輕，運費既廉，資本亦少，再以賤售與人，以奪商人之業，於是商農皆歸失敗。小商既受淘汰，公司遂高其價，小商以價高，有利可圖，於是復振舊業。公司見小商之又起也，再賤其價，小商以資本之數，不能

持久，復歸消滅，公司遂獨享其利。不特此處產轉運公司已也，如煤油鋼鐵皆莫不效尤，故選擇極，肆力研吞，小商知方之不敵，惟有拱手退讓，所有生產厚利，皆為大資本壟斷，於是托拉斯一出，幾幾有左右全世界經濟之勢力，而煤油鋼鐵咸有大王之稱，兼并多數人民之資財，而成一己之富矣。

實業未革命以前，人皆奉斯密亞丹之說為圭臬，一致主張自由競爭。及機器既出，猶仍舊法演進，其結果卒釀成社會上貧富激戰之害。工人在實業未革命以前，勤勞儉樸，逐漸可以致富，自機器發明，利源盡為資本家壟斷，工人勞動終身，所生之利，盡為資本家所享有，在一己所得之工值，賸養尚不能敷，况儲蓄乎？目擊歐美近日經濟之現狀，萬無工人可致富之理。在中國今日，機器工廠尚未十分發達，利源亦未十分開闢，故貧民猶有致富之機。然再演進，亦將由歐美同一概矣。

社會主義學者嘗謂物極必反，專制若達於極點，推翻即易如反掌。將來社會革命，首在美國。緣美國大資本壟斷經濟界之特權，牛馬農工，奴隸負販，專制既甚，反抗必力，伏流潛勢，有一發而不可抑者。蓋資本家之專制，為政府之專制一也；政府有推翻之日，資本家亦有推翻之日。

各國社會主義學者，鑒於將來社會革命之禍，岌岌提倡麥克司之學說；主張分配平均，求根本和平之解決，以免激烈派之實行均產主義，而釀擾奪變亂之禍，故收回土地公有資本公有之二說，為謀國是者所贊許。而勞動應得相當報酬之說，又為全世界學者所贊同也。

我國提倡社會主義，人皆斥為無病之呻吟，此未知社會主義之作用也。處今日中國而言

社會主義，即預防大資本家之發生可矣。此非無病之呻吟，正未病之防衛也。不必全法歐美之激烈對待，而根本學理，和平防止可矣。歐美以資本家之勢已成，土地資本收歸國有之時，社會黨之對待資本家，將若革命之對待滿清皇室，其手段不得不出諸激烈恐嚇，逼之退讓。至我國資本家，有資財數千萬者，國內實鮮其人。即稍有資本，又大半窖金守之而已。變亂之際，若有存儲外國銀行而納保險費者。可知我國資本家，固不善利用資本以經營生產者也。至經濟極高之時代，我國資本家其至富者，亦不過中人產耳，又奚必其退讓哉？

資本原非專指金錢而言，機器、土地莫不皆是。就今日世界現狀觀之，其資本生產最巨者，莫如鐵道。美國鐵道之資本金約一百八十萬萬。每年全國收入總數約十五萬萬。十二年之收入，即可收回成本。則十二年後之收入，盡為贏餘，其利之厚，鮮有過於此者。鄙人對於鐵道政策，研究有年，今擬籌集資本金六十萬萬，建築鐵道二十萬里，其資本較美僅三分之一，可保四五十年之久，每年可獲利六萬萬。美國鐵道全為公司所有，即為少數資本家所有，故利皆為私人壟斷；我國鐵道，應提倡歸為公有。則公家於鐵道一項，每年頓增六萬萬之收入再以之興辦生產事業，利仍歸公。則大公司大資本盡為公有之社會事業，可免為少數資本家所壟斷專制矣。準國家社會主義，公有即為國有；國為民國，國有何異於民有？國家以所生之利，舉便民事，我民即共享其利。易言之，國家之行政經費，地方經費，非出自我民之担負乎？公共之利興，府庫之藏足，我民即間接減輕租稅之担負矣。

鐵道以及各種生產事業，其利既大；工人之價值即可按照社會生活程度，漸次增加，務使生計寬裕，享受平均，則工人亦安於工作，不至再演同盟罷工之苦劇矣。以上所言，即為



一。我國今日而言社會主義，主張土地公有，則規定地價及徵收地價稅之二法，實為社會主義之政策。即調查地主所有之土地，便定其價，自由呈報。國家按其地價，徵收地價百分之六稅。地主報價愈昂，則納稅不得加重，納稅愈輕，則報價不得不賤；兩者相權，所報之價，遂不得不出之於平。國家據其地價，攤在戶籍，所報之價，即為規定之價。此後地價之增減，成爲空虛。查私入不能享有其利，地主難欲壟斷，其莊何辭之可藉哉？（此法廣業已擬議案，定有議會議決）。

美國紐約之城，地租收入每年至八萬萬之巨，惜其爲地主所私有，若歸公有，則社會經濟上必獲其益，此不過紐約一郡之地也。我國土地之大，物產之富，甲於全球，將來工商發達，交通便利，地租之收入，較紐約不啻幾十萬倍，則國家之富，可以立致，願者今日之民窮財盡，非向外人借款不能立國者乎？

（六）對於社會主義，實歡迎其爲利國福民之神靈，本社會之真魂，集種種生產之物產，以歸於公有，而收其利。實行社會主義之邦，即我民功有所致，老有版養，分類操勞，各得其應守。中華民國之國家，一變而爲社會主義之國家矣。予意至此，極極樂觀，理想一社會主義之國，而以其權相設施，再誌言之。

（七）社會主義之國家，一具自由、平等、博愛之境界也。國家有建築、農業、森林、航業之收入，及人民地租地稅之完納，磨庫之充，採取之不竭，用之不盡之發。社會主義學，遂可進養福壽之，以備國家經費之餘，以謀社會種種之幸福。

（八）教育 國與方世，同爲社會之人，生於富貴之家，即能受教育；生於貧賤之家，



不能受教育，此不平等之極也。社會主義學者，主張教育平等，凡為社會之人，無論貧賤，皆可入公共學校。不惟不取學膳等費，即衣服書籍，公家任其費用。盡其聰明才力，分舉各群。即資質不靈受高等教育者，亦按其性之所近，授以農工商技藝，使有獨立謀生之材。事業以勤，分途各處服務，以盡厥職。庶幾教育之惠，不偏為富人所得受，其貧困不感逝就者，亦即可圖其健矣。

(二)養老 社會之人，為社會忠勞力者，其苦數十年，而垂老筋力疲弱不能事事。社會主義者，謂其有功社會，垂暮之年，社會當有供養之責，遂設公共養老院。較養老人，俱給養美，俾之愉快。而終其天年，則可補貧窮者家庭之缺憾。

(三)病院 人類之患患社會，不惟耐傳染疾病，富者固有醫藥之治，貧者以無錢費，終不靈滋落至死。此亦不平之舉也。社會主義者，遂主張設公共病院，以醫治之。不收醫治之費，而待遇與富人納資者等，則社會可少屈死之人矣。

其他如修殘廢醫院，以濟大造之窮；設公共花園，以供暇時之戲；人民平等，雖有勞心第力之不同，然其為勞動則同也。雖官吏與工人，不過以分業之關係，各執一業，並無尊卑貴賤之差也。社會主義之國家，人民既不存尊卑貴賤之見，則尊卑貴賤之階級，自然形而歸於消滅。農以生之，工以成之，商以通之，士以治之，各盡其責，各執其業，幸福不平等而不平，權利不平等而自等，自此演進，不難致大同之世。鄙人演講三日，發揮社會主義，尙未詳盡，望諸君共相研究，一致進行，是鄙人區區之意也。

## 民生主義有四大綱

——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杭州國民公所特別歡迎大會席上之演辭——

兄弟小走武林，薄遊六橋三竺，今與諸公一見，不勝欣幸！但中華民國成立，始有今日之一日。屈指清帝遜位以來，忽一週年，我四萬萬同胞，雖披雲霧而見青天，要知此後之事至長，破壞容易，建設艱難。去歲推倒滿清政府，彷彿撒毀一間腐敗房屋，其餘舊更新之際，此中端賴得人。今時隔一年，新屋尙未落成，此皆人民不知共和原理之故。有識者因循觀望，愚魯者隨波逐流。須知此後國爲民有，應人人負担義務，目前同心協力，即將來同享幸福。現在國基未固，豈可幸圖苟安？所以農人野老，不問大義，以爲革命之儀，從此自與，可以不納稅，不完糧；殊不知中央財政，從何支出？此舉須由就緒人民分別負擔。至於民生主義，有四大綱：即如資本，今民國底定，窮困如故。所幸我國無特別之資本家，若家財數千萬萬者，故政府以資人民，窮一窮困，尙無他慮；否則即要演成不平等之風潮。歐美各國，常有此事。總之，國民須自謀生活，免受富豪者之挾制。次如土地，爲人生最要之舉。無土地即無立身之所，人非飛鳥魚鱉，可以借空中水底棲身。英國昔年人民，受土地之苦者，一民辦年，因富戶廣收土地，限制貧者。故去歲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，兄弟首先謀解決土地問題。因國家收稅，不能按賦抽捐，譬如上海英租界大馬路每地一畝，價值約三五千兩；而鄉間之地，每畝價值十元五元不等，相去是否天淵之別？故依本抽稅，最爲平等。即此一畝，而鄉間受惠如何？又如實業鐵路問題。今我國鐵道，次第推廣，營業浩大。此舉理當主與國有。

，不知亦以爲商辦，其種何必種之於國？但不知國爲民有之後，國有即民有事。倘或不歸國有，譬如二者出一大資本家，將一省鐵路買回，大權獨攬，壟斷商業，彼時國民受其影響，豈不大哉？如教育問題，吾國雖自號文物之邦，男子教育，不及十份之六；女子教育，不及十份之三。其中有志無力者，頗不乏人。其故何在？國家教育不能普及也。推原根本，國體未全。但當時種種缺點，實在君主；今日實在人民，吾同胞須於此中三思焉。相見一次，所陳如是，諸君勉之。

## 提倡民生主義之真義

——在上海南京路同盟會機關演說——

同盟會之成立，於今十數年矣。情吾輩同志，開會討論，惟於海外能之；今日竟能於內地設置機關，且能自由言論，嗚呼盛哉！雖然，今日革命雖告成功，共和雖已成立，不過達吾人一部分之目的，決非已遂私心者也。願諸君以推翻滿洲政府之精神，聚而求以後之進步，使吾人向持之三民主義，實行無遺。夫然後，爲吾人目的達到之日，而對於政綱所負之義務，庶幾無憾矣。

三民主義者，同盟會唯一之政綱也。曰民族主義，民權主義，民生主義。今滿政府已去，共和政體已成，民族、民權之二大綱已達目的，今後吾人之所急宜進行者，即民生主義。原夫民族，民權二主義，在稍有人心者，舉莫不贊同之；即有堅持君主國體之說者，然理由薄弱，稍一辯論，即歸消滅。而最近日吾人提倡民生主義，居然有起而反對者。其言曰：「

社會主義之實際，在歐美文明國中，尙不能行，而况於中國乎？且今日外國之資本家以金錢之勢力，壟斷一國財政，苟吾國不極力提倡資本家實業之發展，以資本之勢力，抵制外人，則當今經濟競爭之世界中，無中國立足地矣。聽其言，似亦有理，夫彼輩之所以爲此說者，蓋未知民生主義爲何物，故盲然爲無謂之反對耳。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，非反對資本，反對資本家耳。反對少數人佔經濟之勢力，壟斷社會之富源耳。試以鐵道論之，苟全國之鐵道，皆在一二資本家之手，則其力可以壟斷交通，而刺激客貨商鐵道工人之死命矣。土地若歸少數富人之所有，則可以地價及所有權之故，而防害公共之建設，平民將永無立錐地矣。苟土地及大經營皆歸國有，則其所得，仍可爲人民之公有。蓋國家之設施，利益所及，仍爲國民福利，非如少數人之壟斷，徒增長私人之經濟，而貧民之苦日甚也。雖然，國有之策，滿清政府以之亡國，吾人所反對者也。然則向之反對鐵道國有者，豈與本政綱抵觸者乎？是不然，滿清政府者，君主專制之政府，非國民公意之政府也。故滿清政府之所謂國有，其實實較少數資本家爲尤甚。故本會政綱之次序，必民權主義實施，而後民生主義可以進行者也。論者又曰：凡事必有等級，今資本家之等級尙未經過，雖然言民生主義，人民智識，社會組織，皆無此程度也。嗚呼！果如所言，則共和之先，必經君主立憲之一級，而後之共和又何以能成新功乎？此更不特辯而自明者也。

要之，本會之民族主義，爲對於外人維持吾國民之獨立；民權主義，爲排斥少數人壟斷政治之弊害；民生主義，則排斥少數資本家，使人民共享生產上之自由；故民生主義者，即國家社會主義也，前二者，吾同志既已瀝盡許熱血，而獲今日之成功，則今後更宜極其心思

，盡其能力，以達最後之目的。此則余之所深望於同志諸君者也。

## 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

——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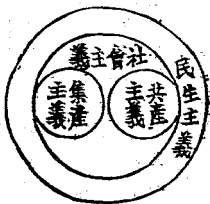
此次開會，所定本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，關係於本黨改組前途者至為重要。由宣言審查委員會所審查之結果，對於民生主義一項，尚有問題，故今日不能即行討論，即行表決。在未表決宣言之前，尚有一重大問題，為本黨之基礎問題，必須澈底了解，然後宣言便易表決。此重大問題，即為民生主義。本黨多數同志，對於此主義，尚不甚留心研究；故近日獨此主義而生誤會，因誤會而生懷疑，因懷疑而生暗潮。刻既有此現象，恐兆將亦分裂，發生不良結果。故本總理對於此主義，必須再行剖解，庶幾本黨同志，因此主義所發生之誤會懷疑暗潮，可以完全打破，而成一最有力量之國民黨。本總理現在十分信任本黨黨員，每百人中決無一人不服從本總理者。惟知各位黨員，對於本黨主義，尚不無多少懷疑。須知政黨以主義而成立，黨中主義，無論是總理與黨員，均須絕對服從，不能稍有一點懷疑。本黨全體同志，現在思想可分兩種，一屬於老同志，一屬於新同志。老同志為穩健思想，新同志為狂進思想；穩健者可說是不及，狂進者可說是太過。其實過與不及之兩種思想，均未明白民生主義之真諦。

本總理前聞北京一般新青年，非常崇拜新思想，及聞俄國共產主義，便以此為世界最新之主義，遂派代表往俄，擬與之聯合，并代俄宣傳主義，認定共產黨主義與民生主義為不

同之二種主義。我們老同志亦認定民生與共產爲絕對不同之二種主義，於是羣起排斥，暗潮便因之而生。然揆諸民生主義之真諦，雙方均屬誤解。譬如在新青年一方面者，各代表抵俄後，俄人對之，便極力稱讚國民黨所主張之三民主義。故彼黨遂悉心研究三民主義，認定救國大計，非此不可。於是誠心悅服本黨三民主義，改共產黨員爲國民黨員。本黨老同志，驟聞共產黨員紛紛加入本黨消息，頗起懷疑，蓋恐本黨名義，被彼利用也。對於此事，懷疑尤甚者，爲海外同志。本總理曾接到海外華僑數次緘電，詢問此次改組，是否爲改國民黨爲共產黨；如爲改成共產黨，則華僑同志，決不贊成。蓋華僑處於帝國主義政府管轄之下，深受帝國主義國家宣傳破壞俄國革命論調之毒，故發生種種懷疑，不能自釋。世界上從前對於俄國革命之懷疑，本不獨華僑爲然，即各國人士亦莫不皆然。不過彼一時也，此又一時也。多數華僑，不諳外國文字，不能依外國輿論之進步爲轉移。三四年前，傳聞於外國人士者，至今猶以爲是。不知外國人士之輿論，亦依俄國內政之進步而變遷，近察俄國內政進步之神速，與前大不相同。故英、法、美、日等國之國會，均欲提議承認新俄羅斯，至於意大利，則已承認，其他各國，在此一二年後，亦必相繼承認。俄國已爲各國所承認，故就利害而言，本黨與之聯合，將來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，決無大害。此爲我海外同志所宜放心者。就是非而言，本黨既服從民生主義，則所謂社會主義，共產主義，真象產主義，均包括其中。茲將各主義之連帶範圍，用圖示之如左：

民生二字，爲數千年已有之名詞，至用之於政治經濟上，則自本總理始。非獨中國向無所聞，卽在外國，亦屬罕見。數年前，有一駭徒馬克思主義之學者，研究社會問題，發現社會上之生計問題，與馬克思學說有不符合之點，於是提出疑義，遂條並舉，徵求同黨解答。歷時一年之久，而應徵者無一人，乃將其著作公之於世，名之曰歷史之社會觀。其要點大意有云，在今日社會進化中，其經濟問題之生產與分配，悉當以解決民生問題爲依歸云云。由此可見本總理所創民生主義之名詞，至今已爲學者贊同矣。由此亦可知民生二字，實已包括一切經濟主義。

至共產主義之實行，並非創自俄國。我國數十年前，洪秀全在太平天國，已經實行，且其功效較俄國尤大，後爲英國戈登所破壞，故今日無從考證。若俄國今日所行之政策，實非



純粹共產主義，不過爲解決民生問題之政策而已。本黨同志於此，便可十分了解，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，毫無衝突，不過範圍有大小耳。諸君既能明白民生主義之真義，則新舊同志，因誤會懷疑而生之暗潮，從此便可打消。

## 社會革命之正道

在武昌十三團體聯合歡迎會演說詞

近來團體之多，至不可數，此可徵民智之發達矣。而僕深恐其不能抱一目的，爲一致之進行。夫民族思想，操於天性，故十餘年來，各團體羣趨於革命，一言排滿，舉國同聲，乃途有今日，滿洲專制政體倒矣。以中國史例徵之，大可以本族專制政府代之；而乃不憚，索王思想，不謀而絕迹於天下；意見雖偶有參差，而無不同向於共和。是種族革命，與政治革命兩種，皆以一致之目的行之。今社會革命著手伊始，僕以是希望各團體，復以其一致之精神，從事新業。

今之反對社會革命者，謂中國之當急者乃政治問題，至社會問題則相去尚遠。蓋吾國生活程度低，資本家未嘗發見，歐美現象與吾相反，社會主義，且憂其扞格不入，奚言吾國？爲此言者，真淺見之徒，不足與言治也。諸君須知，歐美改良政治之時，其見解亦莫不同於吾人，當其時社會之流弊未生，彼以爲政治良百事皆良，毫不注意於社會事業。及至社會事業敗壞，至於今日之歐美，則欲收拾之，而轉無從。諸君祇知今日社會上補苴罅隙之政策，爲鑒於社會問題而起；而不悟歐美早百年注意社會問題，而今日補苴罅隙之政策可不發生



，甚矣，其疏陋也。當美利堅羅英自立，豈不於政治上種種痛志？乃未及百年而社會之苦痛以生，則國民禍，以此犧牲者多。僅起百年前美洲政治家詢之，彼必自歎其失策。今吾國之革命，乃為國民利福革命。擁護國民利福者，實社會主義。故欲鞏固國民利福，不可不注重社會問題，夫美利堅之不自由，更甚於吾國。蓋專制皇帝，且不難愛民，難專橫無忌，若不致公然以壓抑平民為職志。若資本家則不然，資本家者，以壓抑平民為本分者也。對於人之痛苦，全然不負責任者也。一言以蔽之，資本家者無良心者也。

邇來歐美工人，對於資本家之無良，常與同盟罷工之事，然總無效。蓋工人皆實，無異特之窟根，工人求增薪，資本家故斬之；逾兩三月，工人以不能耐餓，不得不以原值將就焉。至用貨者，有時亦同為資本家所扼；蓋用貨據價昂，相率不購，而諸貨者可轉運他國，或居奇久頓，以困用者，使終不得不就而購之。世間頗認同盟罷工為社會主義，而實非也。罷工一事，乃無法行其社會主義而始用之，以發表其痛苦，非即社會主義也。

### 平均地權之具體的說明

——民國元年六月九日對於議員及新聞記者之演辭——

今民國注重建設，其要當在財政。財政之入，莫要於稅。世界學者，發明租稅法，本多可採。惟事屬改革，當為大多數輿論之贊成，乃易着手。今國家之稅不一，其收入機關諸多繁重，若厘金，關卡等銷耗既多，且有流弊，不如就地征稅，較為簡單。此即吾前所稱平均地權之道也。稅法繁重，易招民怨，當籌清入關時，定收地丁錢糧，法既單簡，民皆畏之；

至末年夏，已趨繁重，是吾國慣喜單稅法，惟只分上中下三等，不能確定稅率，不平之甚。就省地論，其上者若長堤一畝值數萬，鄉落一畝值數百，同納上稅，豈得爾平？故不如就稅價抽取，今世界多用此法。英國上年提議此案，亦經通過。但各國定收多少，各有不同，有二百四十分抽一者，有百分抽一者，無論所定若干，若照價取收，則平均之甚者。革命為多數人民謀幸福，若地不平均，則不能達到多數幸福之目的，今民國地廣人衆，急資治理，且抱絕大希望，若不從根本上解決，其何能至？吾前言平均地權，有疑為從前均地者。豈知地有貴賤，仍是不平，昨工務司對予言，謂方計劃築一電車路，而地乃大起價。可知地價即隨社會之進步而增長。將來其高者，仍是少數人所享受耳。英、美、京地價，比未進步時，增至五六萬倍。設如吾國中人有地百畝，僅值萬元，頓增至五六百萬則已成一大家本家，乘此資本以壟斷萬貴之地則可以制世界之死命。將來必擬出資本家，與工人分兩級之世界，及今不防，弊必至此。且今財政困難，日求濟於募捐借債之法，不過一時補宜之舉，何若速定此法，以濟之為愈乎？昨都督交省議會換地契收稅法，我意尚須確定地稅，照價增收一層，注強行軍稅法。蓋地是天然的，非人為的，就地征稅，義所應有，即此已足國用，一切各稅皆可論免。又只抽地之原價，凡需人力，如建築等概不抽取，中有三利，一，可免地之荒廢；二，可獎勵人工之進步；三，可免資本家壟斷土地之弊，至定抽收之數，則擬值百抽一，惟價何由定，可附一條件，以補獎之。即為防其以貴報賤，聲明於家隨時可以照價贖回是也。且公家將來需用多地，以謀地方之發達。如省會欲謀推廣收地建設亦必有之舉。故於定價時，照價收回，可免日後定價之繁雜，是兩利之事也。世界學者多主張地歸國有，理本正大，當

可採取。惟地不必盡歸國有，但爲公共需用之地，則有之也斯可矣。然此說一出世，又有疑致四時，致原地主有損害而生反對者，予謂不然。果行此法，以定公道之價，對於原有地主不惟無損，而且有益，尙何反對之有。如頃言工務司所定電車用地，增價十倍，此虛價耳，以虛價濫實稅，何益如之？且公家得此地，將來增價或至千數百倍不等，是公家亦無損也。以上所言，實爲民生主義社會主義特色之一種。及今不行，後將無及，至言就地抽稅，即以國家爲一大業主，何等富厚，國家爲人民所有，國利民福，何樂不爲，揀尤有進者，英、美立憲，富人享之，貧民無與，而此法若行，無貧富莫不享受幸福。以今日政體改革，果能有此絕大建設，先行於廣東，則其功比改革政體遠大也，所願諸代議士，切實討論，報界諸君，竭力鼓吹，以推行之，此豈獨廣東之幸哉？

## 地價抽稅問題

——在廣州對行政人員演說詞——

今日請諸君到來，研究地價抽稅問題。我中華民國成立，今正當建設之始，財政爲急。外國有一種單稅法，最爲可採。視地價之貴賤，爲抽稅之多少，辦法亦最爲單簡。前行一條辦法，當時亦以爲便，然係分上中下三則，殊不得其平。試觀城隍與鄉落，納稅相去不甚遠，而地之價值何止倍蓰？不平孰甚。若行地價抽稅之法，乃爲平勻。若英國某處屬土，經已實行之而有效。其抽法，或抽百分之二，或抽百之一，他日由省會議決，然後執行。至於地價貴賤。由業主自報多寡。如防業主以貴報賤，由省會定一條條，如國家開闢鐵路，或是建

一大工場等，可以隨時收歸國有。財以貴報賤之弊，可毋慮矣。若行此等地稅，則雜稅可以  
省收，軍用可以收其地之天稅。至於建築樓房等之人為稅，一概免納，實為平均地權之一法  
也。及今不圖，他日物質進步，富者愈富，貧者愈貧，其害伊於胡底？如外國土地權全操於  
少數大資本家，其勢必流於資本專制，其害蓋於君主專制。

聞都督有接書與議案交省會議決。深願議會與報界諸君，能通函鼓吹之。於國利民福  
，有絕大關係，比諸破壞之功，不更太且偉哉？如此，財政問題可以解決矣。

此地稅問題，關係於國利民福，若省會議決此議案目的，兼代議士為不朽矣，問與政府  
有些小意見。又何足介意？立法權限是誰與之者？從公理求之也。革命黨之權。誰與之者？  
少數人犧牲性命於公理上求之也。不然都督欲得權限優勝些，代議士欲得權限優勝些，誰能  
與之？莫誰與之也。日前閉省會議將約法宣佈，而中央有取消約法之議，故未便宣佈；省  
會電中央爭之，復派代表入京爭之；現中央竟有取消各省約法明文，此舉似可不必；何者向  
公理上求之？

此地稅問題。兼議士果能毅然進行，不計輿論攻擊信用之不足，求達其目的，使吾粵  
遊此橋鏡省。不獨我粵三千萬同胞，崇拜我兼代議士，吾國四萬萬同胞，亦當崇拜我代議  
士。誠願我兼代議士為英雄，為英雄，何信用足否，輿論治否之可言乎？所謂向公理求之者  
此書我兼代議士其共勉之。



## 乙 關於建國方略者 知難行易

民國十年十二月九日，對桂林學界歡迎會演說詞

學界諸君：今天諸君在此開這個盛大的歡迎會，本大總統是很感謝的，是很歡喜的。本大總統藉此能夠和桂林學界諸君談話，是個很難得的機會，所以今天特地把平日對於求學的意見，貢獻到諸君。諸君是學界中人，要知道人類為甚麼原就要求學呢？求學的意思便是求知，而為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道理，都是我們所不知道的。又因為世界的文明，要有知識才能夠進步，有了知識那個進步才很快。我們人類是求文明進步的，所以人類便要求知。

諸君都知道世界上文明的發達，是在近來二百年。最快的時期，是近來五六十年。所以後入類的知識越發達，文明的進步當然是越快。中國兩千多年以前，都有很好的文化，而且文化的進步也是很快的。近二千多年以來，沒有甚麼文化，現在的文化，不如唐虞，不如秦漢。近來的知識，不如古人，所以中國人崇拜古人的心思，比那一國人都要利害些。

為甚麼近來二千多年沒有進步呢？推究這個原因，詳細的說，可分作兩項：第一項是政治上的關係。從前政府做事，是很寬大的。譬如「公天下」的時候，竟把天下讓到舜，竟把天下讓到禹。政府把天下的政權，都可以讓到別人。其餘對於人民的事情，該是何等寬宏大量呢？就是「家天下」的時候，湯武革命，「順乎天，應乎人」，「弔民伐罪」，也都是求大

民的幸福。所以人民便能自由去發展思想，便有思想去求文化的進步。到了後來，政府一天專制一天，不是「焚書坑儒」，便是「興文字獄」，想種種方法去束縛人民的思想，人民那裏能夠自由去求文化的進步呢？第二項是古今人求進步的方法不同。二三千年以前，求進步的方法，尊嚴實行，古人知道宇宙以內的事情，應該去做，便實行去做，所謂見義勇爲。到了成功，更再去求進步。譬如後稷知道人民饑餓，非有適用的農業方法，產生五穀不可，便親自去教民稼穡。禹見到人民受洪水的痛苦，非用相當的治水方法，洩去高壩之水不可，便親自去疏通九河。其餘像燧人氏發明火，試問他不去鑽木，怎麼能取出火來呢？神農氏發明醫藥，試問他不去嘗百草，怎麼能知道藥的性質呢？到了後來，不是「好讀書不求甚解」，便是「述而不作」，「坐而論道」，把古人言行的文字，死讀死記，另外來解釋一次。或把古人的解釋，再來解釋一次。你一解釋過去，我一解釋過來，好像炒飯一樣，怎麼能夠有進步呢？

照以上那兩項理由來看，古人進步最大的理由，是在能實行。能實行便能知，到了能知，便能進步。從前中國人因為能實行，所以進化的文學，哲理，道德等學，不但是在中國人不知道就是外國人也有不知道的。當中外沒有交通以前，外國人還不起中國人。以爲中國人是真非洲，南洋等處的土人一樣，沒有一點兒文化。但是現在都漸漸明白了，很多佩服中國的，也要去研究中國文化的。并且知道中國的文化，有許多地方，現在外國還有不如的。外國的文化，是自羅馬發源的。後來羅馬被歐洲野蠻人征服了，因之他們以後的文化，便沒有進步。到了元朝，有一個外國人，叫做馬哥波羅，來做了中國宦官。後來把中國的文

化，著了一本書，告訴他們外國人，說中國底文化好的了不得。別的不講，單就燒火而論，中國人燒火不用柴，不用油，祇用一種黑石頭，外國人便不相信，便很以為奇怪。那種黑石頭就是煤，在近年來外國工業極發達底國家，是最少不得底東西。他們當元朝底時候，說到中國燒黑石頭，便很以為奇怪，可見那個時候以前，他們還不知道煤。我們元朝底時候，便早燒了煤，可見中國底工業；那個時候，便已不壞。從前中國人到外國留過了學的，回到國內說，外國人可在數百里或數千里以外通消息，中國人也不相信，也很以為奇怪。這種通消息底東西，就是電報電話，現在中國無論那一個大城市，都也有了。照這樣說來，有時候中國不信外國，外國不信中國，這是因為各有各的文明。諸君聽到這裏，知道中國現在底文明；一則不如外國，二則不如古人。中國古時底文明，進步很快。那種進步，為甚麼能夠快呢？這就是我們學者應該要留心的。從前中國人說：「士為四民之首」，可見學者底力量，在社會上是很大的。詳細底說，學者是先覺先知，一舉一動，是能夠轉移社會上的風氣。社會對於學者，也是極尊敬的。如果學者有了主張，社會都是要服從。所以學者對於社會，對於國家，負有一種責任。現在學者底責任，是在要中國進步。

歐美底文明，不過是二百年底事，最好底文明，尤在近來幾十年。再拿日本來說，五十年以前，他們底文明是很黑暗的，近來四五十年，便進步得很快。又拿暹羅來說，近二十年來，文明的進步，中國也是趕不上。中國的文明，古時進步很快；歐美底文明，近來進步很快；日本和暹羅的文明，也是近來進步很快。推求這個進步很快的原因，都是一樣的，都是因為有正當的學術，有正當的思想。中國近二千年來，文明不進步的原因，便是在學術的

思想不正當。不正當的地方，簡單的說，便是大家以為行是很難的，知是很容易的。這種思想，便誤了中國，便誤了學者。

就中國近來的情形說，一般學者在家讀書的時候，十年窗下，辛辛苦苦，便覺得艱難到了不得。到了有點成功，出而應世，到實行的時候，遇到社會上的人，都說知是容易的，行是艱難的。這兩句話，真是誤了學者不淺。怎麼說誤了學者不淺呢？因為求學的時候，十年窗下，費盡腦力，耗盡心血，所求的學問，是很不容易成功的。若是有一點兒成功出去實行，便有人說：「哼，你求學的時候難，實行的時候更難呵！」大家聽了這句話，便嚇怕了，便不敢去行；不去行，便無法可以證明所求的學問是對與不對；不去行，於是所求的學問沒有用處。到了以為學問沒有用處，試問那一櫃還再侍願去求學呢？就中國從前的情形說：周朝的進步，是很快的。到了周朝之後，文化便很老大。由於老大的結果，便生出怕學的心理。怕事究竟是好不好呢？從好的一方面來講，是老成持重；從不好的一方面來講，是志行薄弱。總而言之，人到了怕事，便遇事畏難，不去做艱難的事，祇找容易的事去做。好像倒一盃水到地下，總是向沒有抵抗力的低下部分去流，是一樣的道理。人到了畏難，就不敢輕於嘗試，試問文化上怎麼能夠有進步呢？推究這個原因，根本上的錯處，便是在「知之非艱，行之非難。」以難的為不難，以不難的為難，這個便是大錯。我們要除去這個大錯，歸到正面，便應該說「知是難的，行是不難的」。但是我們中國人的心理，偏偏反其道而行之，以為行是難的，知是不難的。把極容易做的事，視為畏途，不去實行，求一點實際的結果。把極難知的事，看到太容易，不去深求。所以二千多年來，對於一切人情物理，都不能知到登峯



造橋。至於科學知識豐富的歐美人，便沒有這個心理。譬如本大總統從前和朋友正在研究「知難行易」的時候，有一個美國工學博士進房內來，他說他在美國學校的時候，有一天，一個美國先生告訴他，說知是難的，行是不難的。這位工學博士是中國人，早有中國學說之「知易行難」的老成見在心，便很懷疑，和美國先生辯論起來。那位美國先生說：「你不要和我爭，我告訴你一段故事，自然可以明白。我記得從前有一個人家的自來水管壞了，那個人家的主人，請一個工人去修理；那一個工人稍為動一動手，就修好了，主人便向工人說：「你要多少錢呢？」工人說：「五十元零幾毫。」主人說：「你稍為動一動手，便修好了，像這樣容易的工，何以要許多錢呢？且你不要五十元或者五十一元，何以單要五十元零幾毫呢？這個工價數目，真是奇怪得很呀！」工人對主人說：「你看到我修好了之後，這個工作是很容易的；但是你從前何以不自己去修理呢？你從前自己不去修理，要請我來修理，自然是由於你不曉得怎麼樣修理的原故。我曉得怎麼樣修理，所以一動手便修好了。這個曉得怎樣修理的知識，是很難的，所以我多要一點價值，那五十元便是我知識的價值。至於動手去實行修理，是很容易的，所以我少要一點工錢，那幾毫便是我動手的工錢。」主人聽了這番話之後，便一面點頭，一面對工人說：「你所講的話很有道理呀，我給你五十元零幾毫罷！」照這件故事看來，就可證明「知是艱難的，行是容易的。」中國人的思想就錯在這裏。所以中國的文化，幾千年都不進步，這裏不進步的錯處，可以說是「南轅北轍。」所以中國人的錯，便是走錯了路。

諸君今天歡迎本大總統，要歡迎本大總統的性質。本大總統的性質，生平是愛革命的。

諸君要歡迎本大總統的革命的性質。本大總統想要中國進步，不但是對於政治主張要革命，就是對於學問也主張要革命。要把全國人幾千年走錯了的路都來改正，所以主張學問思想都要經過一番革命。就中國革命的歷史說，湯武是主張革命最早的，人人都是「順乎天，應乎人。」本大總統從前主張革命的時候，人人都說是「造反。」說到學問思想上，要去推翻他，就是要把思想反過來。所以古人說：「知之非艱，行之維艱」，本大總統便要說：「行之非艱，知之維艱。」諸君如果贊成本大總統學理上的革命，都應該說：「知之維艱，行之非艱。」既知和行的難易之先後說，凡百事情知了之後，才去行，是很容易的。如果不知也要去行，當中必走許多「之字路」，經過很多的錯誤，是很艱難的。爲甚麼不避去那種錯誤的艱難呢？因爲知是很難的。如果要等到知了才去行，那麼，行的時候，便非在幾百年幾千年之後不可，恐怕沒有定期了。所以我們人類有時候不知也要去行；譬如點燈的電，和傳電報的電，與通電話的電，我們中國人現在有幾個能知道他是甚麼東西呢？但是我們中國的大城市，現在沒有那一家不用他的。這個用他便是行，可見行是容易的。又像中國的指南針，也有電的道理。用過了的時代和數目，不知有多少了。這個東西，有的說是黃帝發明的，有的說是周公發明的，無論是哪一個發明的，都是在外國人發明電之先。外國向來沒有的，中國便老早的行了。試問中國人究竟知不知道電呢？學者爲四民導師，中國的社會是很崇拜的，普通人有不知道的事情，要告訴他們去才行好。

諸君現在都知道「知難行易」的學說了。這個學說，究竟是怎麼應用呢？主席剛才說桂林學界現在遇有困難，不能開學。我們對於這個困難，應該怎麼去解決呢？我們要解決這個

問題；第一層要知道這個困難的原因；第二層要知道開學的重要和方法。如果把這兩層道理都知得很清楚，這個問題便容易解決了。本大總統這次經過桂林的目的，是在北伐，掃除政治上的障礙，統一中國。因為這個原因，所以帶了許多的軍隊，在這個地方把你們的學校佔住了許多。就第一層道理說，你們不能開學的最大困難，或者是這個原因。諸君要曉得中國的現狀，是四分五裂，亂到了不得。一般腐敗官僚武人，搜括錢財，佔據學校，不能開學的事實，不是你們桂林一處。譬如北京自大學以下，所有的學校，今年一整年之中，都沒有開過一次好學。武昌的高等師範，也是不能開學。安徽的學校，不但是不開，并且打死學生。本大總統看他們北方學界，都是在這樣苦海之中，所以想要去超度他們，這個掃除政治上的障礙，超度北方學界的痛苦，便可說是癩瘋反治。諸君要知道癩瘋反治，是很大的責任，是要大家擔負的，諸君要除去因為軍隊不能開學的困難，便要大家擔負責任，人民與軍隊一體同心協力，讓軍隊趕快出發。

講到第二層道理，開學的重要和方法：淺近一點說，便是要教育少年。那班少年受了教育，十多年之後，便成有用的人才，可以繼續你們前輩去辦事。如果他們失了教育，你們以後的人才，便新舊不相接，以後的事業，便沒有人辦，加深一點說，便是建設廣西最緊要的一件事。因為民國的人民，人人都是主人翁，人人都是替國家做事的。所以建設一個新地方，首先在辦教育。要辦普及的教育，令普通人民都可以得到教育，然後人才知道替國家去做事。就桂林的現狀說，恐怕沒有受教育的很多。而民國的教育，又要普及。所以本大總統希望諸君令桂林周圍的人民，無論貧富，凡是在十歲以下底兒童，都要給教育把他們。至於

詳細辦法，你們現在求學的人，都要改變從前底舊行爲。無論是先生或學生，各盡各底能力，担負責任，來同心協力去調查四鄉底戶口，多辦義務學校，讓一般沒有錢底人都可以去讀書。首從桂林起，再推廣到各縣各鄉。先辦幼稚園，次辦小學，再辦中學，然後才可以辦大學。本大總統這次到桂林的時候，有許多同志都說，桂林現在應該辦一個大學，這是很不容易做到底。因爲此地現在沒有很多的好先生，就令有了好先生，試問到那裏去找那些合格的學生呢？現在中國是民國，是要人人都有教育的。要人人都有教育，你們廣西有幾百萬人，不是幾個人能夠教得成的，也不是空口說空話，可以算得事的；必要人人各盡各的力量，有一分能力去做一分事情，大家都去實行。如果照這樣做去，讓人人都能夠讀書，才可說是普及教育制度。若是不然，便是貴族制度，便是資本制度。諸君既知道了教育的重要和辦法，那末現在的學校，雖然被軍隊佔了不能開學，不能在學校內教書讀書，便容易另外想簡單的方法去教書讀書。譬如從前北京大學，政府不給錢把他們開學，他們的先生和學生在校外，或者是辦義務學校，或者是辦露天學校，當街講演，是不是在學校內教書讀書呢？

再就廣西現在不開學的原因講，在桂林城內的人說，是在沒有學校。在各縣各鄉的人說，學校是有的，是在沒有錢。從前本大總統說中國的舊學問思想，要請諸君打破他。這個沒有錢的觀念，也要請諸君打破他。譬如我們最初革命的時候那裏有錢呢？我們奔走二三十年，設盡種種方法，努力奮鬥，終之把櫃有錢的滿清政府，還是推翻了，可見有方法能奮鬥，甚麼事是可以做成功的。

就錢的外觀來說，現在廣西人所用的，完全是商務印書館所印的紙，不是錢。本大總統

這次到廣西來，帶了許多銀，自梧州到桂林，沿路用的時候，鄉下人都不要；究竟那種錢有沒有力抵呢？你們廣西銀行發行的紙，聽到說陸榮廷尚有八百萬，存在上海商務印書館，預備運到廣西來用。如果你們還要用他的紙，豈不是還要買奉陸榮廷？廣東人要用銀，所以銀行發行紙，便要有銀做基本金，預備人民隨時可以兌匯現銀。外國人要用金，如英國用金鎊，美國用金元。你們廣西人現在要用紙，是已經打破了金銀的觀念；如果再進一步，打破紙的觀念，豈不是脫離人類普通金錢的束縛麼？換一句話說，現在廣西人已經脫離了金錢的苦海，為甚麼不再超度一步，連紙的苦海也脫離去呢？再就錢的本質說，學問家都說是一種的貨物，用來通有無的，可見貨物的價值，是高過錢。如果有錢沒有貨物，還是沒有用的。譬如這次歐戰，各國每日所用的戰費，都是幾千萬。像英國每日是八千多萬，如果各國都要用金鎊，試問那裏得到那些金屬呢？所以不能不用紙。但是紙的數目，越出越多，紙的價值，便越減越少。好比德國的馬克，從前中國半元可值一馬克，現一元可值七八十馬克。照這樣說來，紙便不值錢。廣西銀行的紙，從前每元值銀一元，現在紙值五毫。這種紙是陸榮廷所發行，用來吸收你們現金的。原來他的總數是二千萬，後來奸商又假造了二千萬，前後共四千萬。這四千萬中，有一半是假的，人民不能不分別，政府不能不收用，所以把原來的價值，更減低了一半。現在陸榮廷還有八百萬存在上海商務印書館，將來運到廣西來，你們紙的價值更要減低。諸君要防備這種危險，應該趕快打電報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去反對。如果不然，陸榮廷在上海，便源源不絕，把那種紙運到廣西來用，他便是永遠做你們的督軍。就錢的外觀情形和他的本質道理合起來講，錢可說是一種籌碼，用來記貨物價值之數的，譬如賭

錢的人，不必用錢去賂，用瓜子作籌碼可以代表錢；用火柴作籌碼，也可以代表錢，簡單的說，錢不過是貨物的代表。所以錢不是萬能的，貨物的能力是更大的。如果貨物不能流通，錢的價值便要低。好比德國當歐戰的時代，被各國封鎖了，他們國內的貨物便減少，所以馬克不值錢。錢既是代表貨物的，究竟貨物是甚麼呢？是人工做出來的。譬如這個講台上的紙花，是人工做的；這個講台，也是人工做的。紙花是一種貨物，講台也是一種貨物。照這樣來講，可以說是人工生貨物，貨物生金錢；好比父子，子生孫的道理是一樣的。我們推求孫的來脈，便應該有父子二代的關係；推求錢的來源，也應該有人工與貨物兩步關係。我們現在紙說錢，便忘記了錢是代表貨物的，貨物是代表人工的兩步關係。因為這個緣故，一般普通人便不知道錢的道理，便為錢所束縛。要打破他的束縛便要多有貨物。要多有貨物，就在要我們多做工。

再就貨物來說，古人沒有發明錢的時候，彼此來通貨物的有無，都是「日中為市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」這種交易的情形，好像你們廣西現在的大墟小墟，每月中三、六、九、或二、五、八的「墟日」一樣。因為貨物是由人工做成的，貨物有大小長短輕重的不同，所費的人工便有多少的不同。要恰恰報酬那種人工的多少，因之貨物的價值，便應該有多少的分別。當那個時候，各人「以其所有，易其所無。」而貨物的價值，有多有少，不能彼此恰恰相等，彼此來交易，必然生出許多爭論，許多麻煩。譬如，木匠去賣棹子和椅子；他的棹子每張是值二元，椅子每把是值五毫。裁縫去賣衣裳，每件不是值八毫的，便是值一元七毫的。裁縫不能不要棹子和椅子用，木匠不能不要衣裳穿。所以木匠和裁縫，彼此便不能不交

易。但是他們的貨物的價值，都不是恰恰相等的，而彼此又一定要去交易，必然有一個人不能恰恰滿足他的貨物之價值。所以那個木匠和裁縫，彼此說價值交換貨物的時候，該是怎麼樣困難呢？後來有個聰明人，發明錢的這個東西出來，就學術上的文話說，作百貨的「中華」。就淺近的俗話說，作交易的「媒介」。於是所費工人的多少不同，生出來的價值高低的分別，彼此交易不能恰恰報酬滿足各人的慾望及無謂的紛爭計算，種種困難，都可以一掃而除之。照這樣看來，錢不為是用來作交易貨物的媒介，貨物又是人工的結果，貨物價值的高低，又是報酬人工之多少的。所以把錢、貨物、人工三項東西的能力比較起來，實在可說貨物的能力大過錢，人工的能力大過貨物。

我們要革命的原故，因為是知道了種族的束縛，政權的束縛，經濟的束縛，種種不好的道理，所以要拚命去打破他們。諸君既是知道了錢的道理，請贊成本大總統革命的意思，把錢的束縛先來打破他。如果能夠打破這個束縛，便可盡義務不要錢。若是不能打破，便要錢，便不能不多發紙幣。現在廣西的紙幣，已經是多到了不得。如果還要再發，你們將來怎麼負擔得起？諸君是學者，為廣西四民之首，應該想一個極好的方法，趕快去捕救。如果能夠打破錢的束縛，不要錢去辦學。從前北京沒有錢辦學，各校學生到各處籌募演說，便是一個極好的榜樣。諸君拿出義務心來擔負責任，到各城各墟去講演，把奧利除害的事對一般平民說，也是一樁大好事。凡百事業不能做的原故，都是由於不知，如果知道了，行是很容易的。譬如你們廣西人叫苦連天，說沒有錢，不知道錢是從貨物來的。廣西省有沒有貨物呢？就本大總統這次出巡，從前到南甯，現在到桂林，沿途考察所得知的，地面下的金屬礦和煤礦

到處皆有。地面上的土壤肥沃到了不得，無論甚麼植物都可以生長的。別的不說，單就你們桂林講，周圍的石山，該有多少呢？這種石頭，可以做「士敏土」的。如果做成了「士敏土」，「每桶可值大洋五六元。換一句話說，就是每担可值大洋一元多。你們桂林的石頭有多少萬萬擔，就是你們桂林的錢有多少萬萬元，又如現在的農業出產品，像甘蔗、糖、花生、馬蹄生果、五穀等等，每年該有多少？如果有好道路的變通，運到廣東去賣，都是很值錢的。但是現在沒有便利交通，不能運出去賣，祇能在本地賣，所以雖然有貨，還是不值錢。你們有這樣多的石頭、五金、煤炭等貨物，不能換錢的原因，都是由於你們不知道他的用處和開採的方法。所以你們有幾百萬的人工，都不能製造貨物，都沒有用處。你們這樣多的農產貨物，不能多換錢的原因，都是出於沒有好變通，所以你們已經做了的工，換少了錢。要你們的人工都有用處，都能夠製造礦產貨物，必要有知識；要有知識，就要教育。要你們用人工製造的礦產貨物和天然生成的農產貨物，都能夠運出去賣，換很多的錢，必要有便利的交通，就要有好道路。所以諸君今天歡迎本大總統，本大總統來貢獻到諸君的：第一要普及教育；第二要修築道路。這兩件事，就是本大總統要求你們去做的，如果諸君做到了這兩件事，就是功無量。本大總統的貢獻，就是以功無量的事來要求諸君。諸君要把功無量的事實行出來，那才不負今天這個盛大的歡迎會。

## 行之非艱知之爲艱

——民國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廣州全省學界歡迎會上之演辭——



今日開會歡迎，非歡迎兄弟，係歡迎共和。共和政治，至今六年，有共和之名，無共和之實。自共和成立迄今，發現帝制兩次：一、袁氏洪憲；二、宣統復辟。然至今共和仍在着，以人心趨向之故耳。兄弟請今日我國人心崇向帝制人少，崇向共和人多。何以徵之？帝制時期，發現期短；共和時期，經過期多。可見帝制實不能與共和競爭。即如俄羅斯，當日專制國也，今亦變為共和。可見潮流進化，順時則興，而帝制永不能存在。今日回憶宣統即位，宣統大哭，戴澄懋之曰：「龍位坐一下便了」。卒成讓路，不數年革命告成。今日雖既復辟，又不數日而取消。試觀段倪各人，本來贊成復辟，而今忽反對復辟者，以軍隊鼓噪，反對復辟，擁護共和，段倪等不得不假共和之名，以壓服軍心，則人人心理趨重共和。可知共和成立，帝制永無發生之望。所慮者，日後尚有假共和與真共和之事耳。段倪等假共和也，張康等真復辟也。假共和之禍，猶甚於真復辟。諸君係歡迎共和之人，當先擁護真共和，打破了假共和，而能得真共和之建設，此責任則在諸君。鄙人稱自今以後，帝制與共和，永無競爭之期。所慮者，真共和與假共和之競爭耳。欲擁護真共和，當先圖富強，為今日中國第一要義。然此能實行否，則各人有兩種見解：有一等人持悲觀主義，以為今日中國當亡於瓜分，無可挽回。有一等人具一種樂觀主義，以為日本從前比中國貧弱。其地比中國不過兩省，而今日能成爲世界上第一等強國者，何也？端在教育諸君立志提倡興國學說而已。有此學說，其國必富強；無則貧弱。富強之策何在？一年之內，一切不必研究，只研究此種學說足矣。夫日本何以強，中國何以弱？中國爲數千年來聲明文物之邦。今日何以播地殆盡？日本往日本中國風國，尙能強逾中國。以中國堂堂上國，反不之及，乃一難字害之也。日本人兼

事則不然，不知有一難字，冥行直遂而得今日之成功也。中國人知識在日本上，日本崇尚王陽明說者，陽明言「知行合一」。中國古書又言「知之非艱，行之難艱」，兄弟思之，此似是而非者也。兄弟謂「行之非艱，知之爲艱」。雖將舊習學說推倒。此學說上古有人覺悟，而未有能發明之者。然兄弟能得一學說，打破古人之舊學說，卽一味去行之謂也。今卽以古之說證明之，中國大成至聖有云：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」孟子言：「行之而不著焉；習矣而不察焉；終身由之，而不知其道者，衆也。」商鞅又云：「民可與樂成，難與圖始。」從可知行之非艱知之惟艱，實中國上古聖賢遺傳之學說。又有一說可以證明兄弟之說者，卽如文法，中國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也。豆腐本有機體物也，時至今日，外國始發明其用處，驚爲神奇。而我中國人早已應用，其製豆腐之術，發明於數千年前。由此可見中國人，非不能行之，但不能知之耳。試思今日兄弟推倒滿清，創造共和，用何等方法？兄弟亦不能自知。譬如建屋，中國非必工程師計劃，乃能起建也。泥水木匠等度之，卽能起大屋，亦莫名其妙，不知其所以然。蓋有先行之而不必知之者。先行後知，進化之初級也；先知後行，進化之盛軌也。鄙人昔持破壞主義，而未建建設。近日欲著一書，言中國建設新方略。其大意：一、精神上之建設，一、實質上之建設。精神上之建設，不外政治修明；實質上之建設，不外實業發達而已。吾人今日應力任艱難，勉爲其難，努力做去。

## 建設之兩大要務

——民國元年十一月五日在安慶之演講——

現在中華民國成立，皆我四萬萬同胞應世界革命潮流，同心協力，將數千年專制政體，不數月而推翻，改造共和政體。自武漢起義，以至今日，亦不過將近一載，而中華民國儼然完全成立。此世界革命史所未有，可爲中華民國革命史上一大特色。但破壞之事雖終，而建設之功方始，仍望諸同胞同心協力去做。建設之事，可分爲兩大端：一、興利；一、除害。除害之事甚多，最要緊的，就是禁煙。禁煙事辦理最難者，要算貴省。如貴都督日前焚鴉片土，辦理亦頗得法。英領事受奸商唆使，帶軍艦兩艘至貴省，無理干涉，卒能和平結束。雖是貴省都督外交手段，然亦是我中國政體改革，人民甚有國家觀念，不比前清專制，上下隔閡，始能如此。若不信，請回憶前清時，所有外交，有那一件不失敗？貴都督初燒鴉片土時，人人都贊貴省乾號。因前清道光年間，林則徐焚燒煙土一件，釀起莫大禍事，此次又燒煙土，惟恐亦釀出事端。不知中華民國官吏，與前清官吏不同。前清官吏燒煙土，是未根據條約，不知公理之野蠻舉動。且人心渙散，政府不顧督撫，官吏不顧人民，人民亦不知國家爲何物，所以外交失敗。現在是中華民國，人民、官吏、政府，皆是痛癢相關。且貴都督之焚燒鴉片，又根據條約，所以外交不致失敗。貴省禁煙辦法，實可爲各省模範也。

興利之事很多，最要緊的，就是修鐵路，開礦產，講求農業，改良工藝數大端。但要想實業發達，非用門戶開放主義不可。日前兄弟在北京，與袁大總統及各部總長協定政策，就是開放政策。何以名爲開放政策？就是讓外國人到中國辦理工商等事。兄弟說這個話，不知者一定要疑惑，以爲我中國土地，何能讓外國隨意進來？這等見識，名爲閉關主義，爲前清所利用。當滿洲政府，做專制大皇帝時，最怕人民有國家思想。以爲人民若有國家思想，滿

廷不能永遠存在。所以利用閉關主義，不許外國人來，使人民將一國當作天下，自然沒有國家思想，皇帝地位，亦即無人干涉。嗣後外國人到中國來通商，劃租界，開商埠，並不是舊政府歡迎，是外國人強迫。現在中華民國，人人皆有國家思想，同心協力，保全領土，維護主權。外國人進來，毫無妨害，有何不可？況開放主義，我中國古時已行之。唐朝最盛時代，外國人遣派數萬留學生到中國求學。如意大利、土耳其、波斯、日本等國是。彼時外國人到中國來，我中國人不反對。因中國文明最盛時代，上下皆明白開放主義有利無弊。現在中華民國，已將滿清政府推翻，改造共和政體。共和政體在地球上，要算第一最好的政體，我們何等幸福。但諸位同胞，要知革了命，不能就算事業完了，大家就可享幸福。請看現在遊手無業，飢寒交迫諸同胞，遍地皆是，我們能忍心不顧他們？祇顧自己享福，豈能長享？我們要永享文明幸福，必先使全國同胞人人有恆業，不嗜飢，不號寒，然後云可。要想達此目的，就要辦理修路、開礦、工商、農林諸偉大事業。辦理此等偉大事業，必先有偉大度量，將意見二字，消滅盡淨。

諸君試看，日本國土地，不過我中國兩省大，人民亦不過我中國兩省多。四十年前，亦是一個最小最窮最弱之國。自明治維新以後，四十年間，儼然稱為列強。全球上能稱為羸弱者，不過六七國，而日本儼然是六七國中之一。他是用何種方法，始能如此？亦祇是用開放主義。我中華民國土地，比日本大二十倍，人民比日本亦多二十倍。要照日本辦法，亦採用開放主義，不到三五年後，兄弟可決定比日本強強十倍。又我中國是四千餘年文明古國，人民受四千餘年道德教育。道德文明，比外國人高若干倍。不及外國人者，只是物質文明。

物質文明，就是農工與各種實業。比較起來，實在不及外國多矣。例如軍器一門，我們從前所用，是弓箭刀槍，試問現在戰爭，能用不能用？試問現在戰爭，不用外國鎗砲，能勝不能勝？我們既採用西法，豈不能不借用外國人才。倘不借用他國人才，我們中國就要派十萬留學生到各國去留學，至少亦要學十年方能回國辦理，建設各種實業。試問此十萬留學生經費，現在能籌不能籌？試問此建設實業，等到十年後再辦，能等不能等？款既籌不出，時又等不及，我們就要用此開放主義。凡是我們中國應興實業，我們無資本，即借外國資本；我們無人才，即借外國人才；我們方法不好，即借外國方法。物質上文明，外國費二三十年工夫，始有今日結果，我們探來就用，諸君看看，便宜不便宜？由此看來，我們物質上文明，祇須三五年，即可與外國並駕齊驅。我們道德上文明，外國人是萬萬趕不及。我們的結果，豈不比東西各國更加倍文明？彼時我中華民國，在地球上，不特要在列強中佔一席；駕乎列強之上，亦意中事。彼時我中華民國國民，自然就可永遠享真正自由文明幸福。但此種偉大事業，決不是少數人的責任，定要我四萬萬同胞，同心協力擔任，方可達圓滿之目的也。

## 歡迎外資與門戶開放

——民國元年九月五日在北京迎賓館之演說——

鄙人此次北來，蒙各界諸君盛意歡迎，實甚感謝。今日特約諸君來此一談。鄙人此次到京，所見各界現象，十分滿意。鄙人在南方時，不料北方有此奮發有為之氣象；及至來京之後，與各界諸君接洽，始見北方程度之進步，實出意外。且深信從此南北絕無界限，國內調

題，今日即能圓滿解決。所可慮者，惟豪藏尙不盡知共和真理，頗有反對之趨勢。然此情事，實由於兩情之不融洽，遇事隔閡；即在前清之時，因內地與蒙藏不通聞問，此等現象，亦所不免。不過今日之事，比以前較甚，一時不易解決。然此事雖爲國內之問題，其實則皆關於外交之問題，今日欲解決此問題，非先解決外交問題不可。我中華民國自成立以來，及今已有九月之久，尙未得各國正式之承認，此事之原因有二：一、由於臨時政府字樣，爲各國所不信任。在各國之解釋臨時二字，以爲非穩固永久的機關，乃一時假設的機關，將來有無變動，尙不可知，故對於承認一節，亦多有遲遲顧慮之態度。當南京設立臨時政府之時，鄙人初由海外歸來，承南方同志委託組織臨時政府事宜，其時以革命尙未成立，若不亟行組織政府，與大局上非常危險。然此時皆謂南北尙未統一，組織政府，本爲一種臨時之機關，故皆主張定爲臨時政府。鄙人雖知此事不妥，亦不便勉強。而當時主張此議之人，亦不料有今日外交上之問題。今我國內問題，悉已大定，所困難者，惟此外交上之問題耳。臨時政府已成立九月，此刻臨時二字，已不適用。鄙人主張及早取消臨時政府字樣，以免惹外人之疑慮，冀求早得各國之承認。即如前巴拿馬革命政府成立一日，即首得美國之承認。蓋美國深信巴拿馬之新政府，爲穩固永久之政府，并非一時假設之政府，故美國敢首先承認。今我民國因臨時政府四字，受害非淺。其二、即各國現在對我之態度，皆取一致進行，未有一國肯於先犯衆怒。故於承認一事，皆遲遲不決，此中原因，蓋以各國對於我國，皆有種種權利之關係，如一國有單獨之行動，即啓各國之質疑。必須各國同時承認，而一國不能先自承認，此亦最大之原因也。故鄙人以爲目前重大問題，莫如外交，將欲解決此困難問題，非改變從前

之閉關主義不可。今人多以為外交問題，無從解決。其意不然，我若改變閉關主義，而為開放主義，各國對於我國種種之希望，必不能再肆其無理之要求。還羅在前清之時，視之不如滿漢、安南，人口僅有五百萬，且為專制政體，較之我國從前時代，殆有過之。然至今能保其獨立國之資格，其領土如故，主權如故，無他，即用開放主義，使其國中之鐵山鐵路，皆准外人經營，不加以種種限制。因開放其小者，而獲保全其大者。即如俄國之製造廠、兵工廠，皆用英美人為之。日本意大利二國，其關於製造事業，亦多由英人主持。今日為鋼鐵世界，欲立國於地球之上，非講求製造不可。我國因排斥外人，不肯由外人辦一工廠，而出重價以購他國之軍器，其不合算亦甚矣。惟今日欲辦一可用之兵工廠，其資本至少須一萬萬。現我國絕無此力，可以籌此大款，仍必以借款為之。與其如此，何如與外人合辦，由外人入股五千萬，我國自出五千萬。如准外人入股，外人因有希望可圖，絕非如僱傭之關係可比，於我必有利益，此無待言。鄙人主張用外人辦理工商事業，乃訂立一定之期限，屆期由我收回，并將利權永遠落於他人之手。惟我國以賈路賣礦皆為世所詬病，故於此事無敢主張。然鄙人敢保此舉有利無害。日本行之已獲大利，此又彰明較著者也。即如主張十年修廿萬里之鐵路，勢不能不用外資，即開放主義。我國之受害，即因凡事自己不能辦，又不准外人來辦；然一旦外人向我政府要求，或以其政府之名義，向我政府要求，我又無力拒絕，終久仍歸外人之手。如滿洲鐵路，全歸日俄之手，即此例也。但路權一失，主權、領土必與俱盡，此大可為寒心。若因保全小事，而失大事，何若保全大事，而開放小事之愈也。故今日欲救外交上之困難，惟有歡迎外資，一變向來閉關自守主義，而為門戶開放主義。此鄙人對於現在

外交問題之意見，尙望諸君切實研究云云。

## 道路爲建設着手之第一端

——民國五年八月九日在浙督軍署歡迎席上之演說——

鄙人此次來杭，得與諸君握手，欣幸良深。民國成立，忽忽五年。當時對於建設問題，種種計畫，依然不能實行。其原因，多數人民知識未齊，易爲野心家所利用，致有變動之發生。方今大局尙在動搖之中，以浙江較之他省，其希望爲最多，其責任亦爲尤重。獨立各省，滇、黔、桂皆係邊方，素苦貧瘠；廣東向稱富庶，但經此次糜爛，回復尙不可期；惟浙江秩序完全，元氣未損，故建設尙不甚難。以建設之高緒千端，無從說起，且空言但憑理想，何從實施證明。願建設必先資文明，地方之是否文明，莫如道路之顯著。浙江改良道路，迥異數年以前，可知既有建設之根基，並有建設之能力。欲地方進富強之域，首重道路交通。歐洲二十年來，進步可駭，此次大戰尤利用道路之交通。以交通進步而言，從前反對鐵路者，今已無此問題。人人以乘火車爲當然之事，將前例後，必有更精於火車者，即摩托車是已。歐美極長距離之往來，仍資鐵路。而短距離則多用摩托車。往來行人，究以短距離爲衆。假使由杭以至上海，鐵路外別有較速之摩托車，其裨益不尤大乎？交通發達，工藝即可以振興。論者每以基本金之難籌，遂抱消極主義。不知富力非全關實幣富國，金銀不必理多額數，轉移頻繁，一萬可作十萬之用。鄙人前年談俄農事，謂五年內必須練兵五百萬人，方可言戰。尤必推廣紙幣，方可練多數之兵，曠者咸以理想少之。今歐戰之開，得以證實鄙人之



說。英國人口四千萬，而二年內練兵四百萬。我以十倍之戶口，五年期限，何難練五百萬人乎？至於紙幣之流弊，患在行之不得其宜。今日歐戰期中，俄德全用紙幣，是豈理想空談乎？財政窮困，因其不得方法，而非由實幣之稀。地方生產力既繁，何患不能致富？如浙江絲之出產，名著全球。倘能利用此生產力，不使生絲出洋，而織成以致用，所增富力不可勝計，且能養活多數工人。然生產物之流通，仍以道路靈捷為貴。浙江既有如許根基，如許機會，諸君同心協力，先致力於道路一事，次及工藝問題，則文明為他省之模範，全國實仰賴之。大凡事業成功之大小，與地位之大小無關。民國成立之初，鄙人等竭力贊助袁氏，滿願其能成就事功，而結果乃至於此！人苟有正確之志趣，地位雖小，未嘗無大事業之成功，所望諸君，人人盡其責任心，則浙江大有可為。如道路一事，乃建設着手之第一端。由此着手進行，前途正未有艾也。

## 建設鐵路問題

——民國元年九月二日在北京報界歡迎會之演講——

（前略）今日蒙報界諸君歡迎，甚幸。此次中國革命，數日成功，皆報界諸君言論鼓吹之力。今日得與主持言論機關諸君，一堂握手，鄙人現有一種意見，欲與諸君詳晰言之，尚望諸君協力提倡，以底於成。鄙人之意見，以現在政治之事，有袁大總統、及一般國務員担任。鄙人從此即不願身政界，專求在社會上作成一種事業。如蒙諸君贊成，俾鄙人所懷抱之計劃得實行，必於民國前途，大有利益。鄙人所計劃者非他，即建築鐵道問題是也。鄙人此

長計劃，在上海時，既已宣佈，到京之後，亦與袁大總統商議，如得國民多數之同意，鄙人即着手進行。鄙人擬於十年之內，修築全國鐵路二十萬里。惟現當民窮財竭之時，國家及人民皆無力籌此巨款。無已，惟有募集外資之一法。惟借債修路一事，在前清之時，已成弊政；國民鑒於前者之覆轍，多不敢積極主張。殊不知滿清借債修路，其弊病在條約之不善，并非外資即不可借。當滿清之時，反對借債修路者，以四川湖南湖北幾省為最烈。然鄙人亦曾與該數省之人士，討論此問題，皆謂當日之反對外債，實因條約不善，動輒妨害國權；并非借外債即反對。若能使借債之條約不礙主權，借債亦復何傷？近日各省輿論皆如此。況且我國現有鐵路，如京漢、京奉、津浦、正太各綫，何一非借債而成？惟京張鐵路，係中國自己出資所籌。然其資本又係京奉鐵路之餘利，其實仍係間接借債，并非中國自出資本。惟中國借債往往將各種權利抵押外人，或以釐金為抵押，或以關稅為抵押，故人民多不贊成外債。現在鄙人之計劃，雖預計借款六十萬萬。其實此項借款，並非全用現款，綜核計之，不過用五分之一現款；其餘仍由外國購辦材料。所餘五分之一現款，為數不過十餘萬萬，在外國資本家視之甚易。又有謂現在我政府，屢次與各國資本開議借債，其額數多則六萬萬，少則二萬萬，然至今仍未成立。將來能否續行開議，尙不可定。豈六十萬萬借款，反可立集乎？不知鐵路借款，與他種政治上之借款不同。我用外國之款，轉購外國之材料，所有各國公司工廠，皆不利益。各國必先投資，絕無剝削之可慮。又有謂地球之上，安有此多數之款，以借我用？此說尤誤，譬如饑荒之人，以為天下皆無錢無米，其實米店之中，惟恐米不暢銷；錢筒之中，惟恐錢不流通。蓋在饑荒人之眼光，以為自己無錢無米，則謂天下皆無錢無米。

，此大不然。吾國今日處此財窮物盡之秋，以爲本國資本缺乏，即謂各國皆無資本。不知各國之資本家，卽如米店錢舖，惟恐我不借他之款。今我若以借款修路爲計劃，募集外債一層，決不甚難，無可過慮。英國現在提出鐵路之資本，已達三百萬萬之數，就此一端，已可概見。又有謂二十萬里之鐵路，雖有資本，十年亦不易修成，此又非也。今以十年爲計劃，此中亦有寬餘之歲月，以二年募齊外債，以二年測量鐵路，有五年之工夫，可以全路告成。此亦並非空言，加拿大修築鐵路全綫，亦計十萬里有奇，在中國招集華工十五萬，三年全路告成。我國自修鐵路，不用遠涉重洋，募集工人，難易已大不同。五年之內，必定可以竣工。又有謂鄙人之計劃，未免言大而誇，萬難辦到。不知以我幅員之廣大，修路二十萬里，此爲至小之計劃。美國全國現有之鐵路，已在八十萬里之數。然美國之幅員，不敵我國之大。以此計之，我國十年之內，修路二十萬里，確係極小之規模，並非大言誇來，千萬不可誤會。又况以國防而言，以政治而言，以文化而言，鐵路皆有極大之關係。現在以國防不固，俄在北滿及蒙古進行，日本在南滿洲進行，英國在西藏進行。我國兵力，若能保護邊圉，斷無此等事實。然我國果無兵乎？則何以籌借外債，遣散軍隊？既遣散軍隊，人人皆知兵少，然用兵之處，則併一兵而無之，此何故哉？此卽交通不便之故。又如現在俄國政府議由恰克圖修至張家口一條鐵路，籌議已久，輟輟卽見事實。試問俄國向我政府提議之後，我政府將何以應付？將推之乎？抑承認之乎？我若及早自修，俄政府卽無所藉口，而可以保全我之領土。且聞我政府提出此意後，法國資本家皆欲附股，將來籌款必易。我國若能趁此自修，法資本家亦必投資於我，此必餘之勢。至慮將來資本家壓制勞動社會，此層不必過慮。鄙人之議

路計劃，係預定四十年後，由國家贖回，仍爲國有。不過開辦之時，由民間與外國借款。政府每年，仍可得利，鐵路公司，并不能專利壟斷，如美國之有鋼鐵大王，及鐵路大王等名目。至於以保全領土而論此事，尤不可緩。東三省非我之完全領土乎？現在何以入於日入於俄？此無他，即因俄有東清鐵路，日有南滿鐵路故也。總之，今日修築鐵路，實爲目前唯一之急務，民國之生死存亡，係於此舉。惟民國之主權，在人民，人民以爲可則可，人民以爲否則否。此事如人民以爲然，鄙人可以擔任十年之內，一律修成。惟諸君爲輿論代表，務望諸君一致鼓吹，使全國之人趨向一致。鄙人即可壹志進行，總期達此目的而後已。此事總須諸君竭力協助，方可有成。

## 鐵路爲我國存亡大問題

民國元年九月十四日在北京迎賓館招待報界之演辭

今日約請諸君，仍係爲討論鐵路問題。因近日見有一二種報紙，對於鄙人主持修築全國鐵路，多有誤會，發生反對之議。其源別有兩種：一深實係未明白此事之真理；一派明知此事有益，而故意反對。若因不明白，而批評討論，鄙人極爲歡迎。若故意反對，立於極端反對之地位，以推翻此事爲目的；要知此次鄙人主張修築全國鐵路，實爲中華民國之存亡大問題；推翻此事，不啻推翻民國立國根本，此則鄙人期期以爲不可。鄙人先將此事分析言之：自大總統委任鄙人籌辦全國鐵路之命令一下，反對者或據法理，或就現勢，其所言雖各有一偏，其實際則皆由誤會。以鄙人主張民辦鐵路，而由政府委任，爲反對根據，此論最爲無聊。

。即如前清政府，修築迎賓館，委任美人堅利遜包工，清政府有不發一號令，堅利遜焉能包辦工程？今日鄙人之地位，亦是一包工者。政府發此號令，是承認鄙人包此工程。鄙人對於鐵路事業，頗有數年研究。此次始敢發表意見，担任此事，更兼多數人贊成，又受政府委任。然鄙人包辦此事，不過一工頭之資格，並非曠官；與前清委任堅利遜，修築迎賓館，事同一例。國民既承認國家應修鐵路，即不能反對大總統發此號令，更不能反對鄙人領此號令。若謂政府委任一包工之人，仍須得議院同意，然則前清委任堅利遜，亦曾交資政院通過耶？以此爲反對理由，不大可笑乎？即以一報館論，修造房屋，必須覓一包工者，承認此事。報館之經理人，必以全權委之工頭。不能謂報館修一房屋，仍須得股東同意。事之大小雖不同，其理則一。鄙人計畫，擬修築二十萬里鐵路，需款在六十萬萬。現在中國財力，必不足以舉此，勢必利用外資，此事又稍與平常委任一工頭，包辦工程不同。因既委人包工，必先有資本放出，包工者始能着手。今委任鄙人辦理鐵路，並無一文交出，其資本仍須鄙人設法籌備。既欲鄙人担任資本，必須交給鄙人一種證據，鄙人始能持此與外人交涉。外人見我有政府委任證據，始不疑我，資本始能募集。且鄙人現在受任之全權，係有範圍，按照參議院將來議決之借債辦法，并非不守國家法律。蓋因現在我政府實無資本可辦鐵路，不得已而借外資。然以政府之名義借債，動輒牽起國際交涉。鄙人擬以私人資格，與該國資本案，直接交涉，不與我政府相干。即外國政府，亦不能過問，此實因我國外交問題困難，不能因此又牽動國際問題。即如開平煤礦之事，前清以政府資格，派人到英國與英商起訴，其喪失國家之體面，莫此爲甚。今鄙人以私人資格，與外國資本案籌借款，是鄙人對於我政府負責任，對

於外國資本家負責任，不對於外國政府負責任，我政府亦不對外國政府負責任。若不如此，必不能免國際交涉。故自信此種辦法，最為穩當。且鄙人擬於十年之內，修築全國二十萬里鐵路。若認得國民全體贊成，鄙人深信不待十年，可以全數告成。若國民處處反對，不但十年，即五十年亦不能修成。鄙人亦曾與外人商議組織公司事，外人亦多贊成此舉，將來可望有成。况鄙人之計畫，原定修成二十萬里鐵路，俟四十年後，由國家收回。或謂四十年後，國家若無此六十萬萬之資本，不能收贖將奈何？殊不知此大不然，此路修成後，國家可不用一錢，四十年後，得二十萬里鐵路，並非要國家出錢收贖。不特賺錢賠錢，與國家無干。國家不出一錢之資本，以四十年平均計之，國家每年得一萬五千萬，此層可以無慮。或又謂鐵路之事，獲利甚大。即如京張鐵路，五年可以歸本。若歸外人辦理全國鐵路，豈非四十年內，應得之利，皆為外人所賺，不吃虧太巨乎？此又不然。我等若不先存此貪心，儘可由他賺去。倘使此路不能修成，千萬年我亦無利可賺。今讓他賺四十年之後，歸我完全所有，合計尚是便宜。况鄙人另有一條件，各路初修之時，我與外人，即先訂好合同。俟二十年，可以由我備價收贖。凡可以獲大利者，我即可以贖回；不獲利者，即由他們辦去。在我亦絕不吃虧，即如將來由上海修至伊犁八千里一條鐵路，必能獲利。俟二十年後，我即按照該路股票之市價收贖。如原價一萬萬，我即出到二萬萬，亦不吃虧。此種辦法，較之借債修路，利益甚大。如中國滬甯鐵路，為借債所修，然第一年賠至二百八十萬，第二年賠至二百五十萬。凡賠償於我，賺錢在人，即收回之時，仍須照出原價五十萬，其吃虧為何如？今政府擬提交參議院三項條件：（一）借款修路。如京漢、京奉、粵漢、川漢等路之辦法，與外人訂立借款

合同。(二)招股章程。按照華洋合辦公司辦理。(三)批給外人條案。凡有資本者，皆應包修一路，屆四十年期滿，由我收回。惟批辦一層，今人多不明白此中道理。以為路權一亡，主權隨亡，此殆不知外國之成例。外國修路，以批辦為最妥。批辦之合同，不牽及主權，與我何害？現在法國資本，總較我國充足萬倍。然法國鐵路，尙批給英人辦理。至於意大利亦然。若西班牙，祕魯等國，皆將全國鐵路一律批給外人包辦。此蓋以私人資格，辦理交涉，與國際上無絲毫關係也。今反對此事之報紙，鄙人亦未細看。大約可分為四項：(一)、不明白大總統發命令之理由，且謂政府違法。不知此項命令，不過委任一工頭，籌畫此事；並非委任一職官。(二)、不明白批辦鐵路之利益，以為我招人資本代辦，勢必喪失主權。此層鄙人已曾詳細言之，不必再辯。若實在不獲利之鐵路，如西藏鐵路，在我不為不緊急，然若批給外人，則外人必不肯辦。故此項鐵路，惟有借債自修。(三)、謂此項大款，一定難借。且謂鄙人在上海擬辦一銀行，借款不過一千萬，尙須將官產抵押，以此為反對理由。不知此事之原因，係因六國銀行團挾制太甚，借款久不成立，鄙人是時在上海與各外國資本家商議，擬圖抵制，六國銀行團皆謂此事非辦一中西合股之銀行不可，由華洋各出資本一千萬，外國即將此項債票，寄往各國發賣。如此銀行組成，即可担任六萬萬之借款，因該銀行有華股在內。鄙人當時曾電商政府，是否可以籌畫一千萬款，辦理此事？當時政府一錢不名，安能籌出一千萬現款？後又與外國資本家商議，我先出二百五十萬。因上海現有一項官產，可以抵充此數，故有此一議。此蓋因抵制六國銀行團而發。現在大借款已又有轉圜之望，鄙人故未再議此事。鄙人以爲今日之借款問題，亦猶之二十年前之革命。當鄙人主張革命之時，皆

謂無理取鬧，萬無成功之望。今已達到目的。此事總比革命較易，將來自有美滿結果之一日。(四)、對於鄙人辦國有主義，感誦甚力。且引出美博士所著之經濟學，以為根據。殊不知美博士此書，著在廿年前。當時美國僅有四十萬里鐵路，今美國已達到八十萬里鐵路。故該博士之言，已久不適用。且該博士以四十萬里鐵路為多，今反增至八十萬里，其說當作何解？該報更有一種最離奇之議論，謂中國之幅員，東至西為三千英里，豈能容二十萬里之鐵路等語。法國之領土，長僅三百英里，寬僅二百英里，今法國有七十萬鐵路，此又何說？至於民辦，固有最好之辦法，日本東京鐵路，即是三十年後，由政府收回。今先開國家自辦鐵路，究竟能賺錢否？吾敢斷定，借款六十萬，必先消耗三十萬，此不獨中國為然，即各國亦猶是也。故鄙人主張，惟有批辦一法為最好。我若批給人辦，其承辦之人，絕不肯任意消耗，此一定之理。鄙人主張借款辦鐵路，更主張批給外人包辦。且欲實行民生主義以救種種方面之弊害。此即鄙人修辦鐵路之大意也。諸君如有不甚明白之處，可以隨便直問云云。

## 實業振興與鐵路計劃

——對民立報記者談話——

我國之現象，時人之意，皆隱隱以為缺乏人才。故未能一致進行。以吾觀之，頗不為然。吾覺現在無論政府議會及各處政界軍界皆有極有本領之人，主持其間，儘足以奠安吾民國而有餘，所以意見紛歧，有才真展者，皆經濟所窘。間接直接，遂生困難。因困難而奮過，因奮過而差差，甚而至於因參差而詬譏。局外之人，又因部分之詬譏，而生全局之恐怖；



始成最近不靜謐之現象，其實多有所誤會也。故我國之經濟問題，若不解決，苦難得一致進行之效果，惟經濟問題，每當急迫之時，祇能捨本而圖末。因本務每乏近效，而末法可以應急，此亦處於無可如何之勢。然非本末俱舉，將永無手足寬閒之日，必繼續而陷於應急之地矣。我政府近日所居之地位，即日夜迫促，止能用末法聊以應急，此最爲可憐者。吾人悠然處於民間，若復從而議其後，即或言之成理，恐不免於隔靴搔癢。

我國一般之輿論，能作務本之談者，皆以爲振興中國唯一之方法，止賴實業。果其此說而用，胡爲吾人皆騎馬找馬，并不十分注意於實業，仍一意乞靈於不得已之政府？故吾既居國民之地位，應追逐國民之後，力任不計近效之本務。所謂振興實業者，其旨在暗助我政府漸且援出於應急之漩渦，進而力助吾國民實業之進行。本末并舉，循環相救，此官民協力之道也。且與吾人注重於民生一方面，亦爲循序而進，當然必至之手續。

實業之範圍甚廣，農、工、商、鑛、繁然待舉，而不能偃廢者，指不勝屈，然負之而可舉者，其作始爲資本；助之而必行者，其歸結爲交通。今因從事於資本之企畫，銀行之組織，隨在有人。而談議交通者稍寡，熱狂留意於交通事業中之重要，若所謂鐵道者尤鮮，蓋承前擾亂於鐵道事業之後，而厭倦之，亦當然之趨勢也。

雖然，鐵道顯可冷淡視之，以爲置之於實業中，僅佔區區部分乎？請問苟無鐵道，轉運無術，而工商皆廢，復何實業之可圖？故交通爲實業之母，鐵道又爲交通之母。國家之貧富，可以鐵道之多少定之。地方之苦樂，可以鐵道之遠近計之。僕不敏，見識淺薄，然二十年來，每有所至，即收其輿圖，雖用意頗雜，適用於輿圖不計劃甚多，但留心比較世界之鐵道

，實屬有所嗜。故在戊戌以前，國內雖知鐵道之利者已多，然能大氣包舉，謀及於內部重要之幹路者卒少。僕曾首繪學生應用之中國地圖，精神所注射者，為內部幹路。幸而亦有助於變易時人耳目之小效。於是京漢、津浦、粵漢、川漢、等之幹路問題，人人視為重要矣。

獨是此仍為腹地狹隘之計劃，為屈於前清孤兒寡婦愚弱政府之下，得此苟且聊以自足而已。尙非通籌全局，誠得完全強固捷速振興之要圖者也。以吾策之，溝通全國之真幹路，則有三條：（一）南路。起點於南海，由廣東而廣西、貴州、走雲南、四川間，通入西藏，繞至天山之南。（二）中路。起點於揚子江口，由江蘇而安徽、兩河南、而陝西、甘肅、越新疆而迄於伊犁。（三）北路。起點於秦皇島，繞遼東，折入於蒙古，直穿外蒙古，以達於烏梁海。論者必對於北路尤有難色，且謂張家口至庫倫之直綫為更妥。余則以為北路更急。北路乃國圍之要道，亦破荒之急務。殖邊移民，開源濬利，皆為天然之尾閘。設庫直綫，雖亦當並作，但彼尙不過連續俄路，依人墜下而已。然三路次第進行，緩急自有斟酌，非與君今日所能驟述。故比較之論辯，今可暫置勿論。僕雖不敏，以為此種政策決無困難。其計劃，吾亦思之審且詳矣。雖然，今不暇語君，恐言之，有所誤會，僕當擇要詳言之。

惟吾不求於一般國民之注意者，先當知振興實業，當先以交通為重要。計劃交通，當先以鐵道為重要。建築鐵道，應先以幹路為重要。謀建幹路，尤當先以溝通交通阻礙之幹路為重要。蓋交通尚便之地，見僻遠之幹路，正在興築，而投資相應起營穩便之內部幹路者必多。故吾人能放大目光，注全力於其所難，是不啻四面包圍，適促全國人羣起而竟成計劃之內核，是難之道以易之也。

建國書

廣西者，貨之產於地，必荒僻為多。荒僻之足以移民，為世界公認。生齒之繁，吾國為甚。僅以內部容吾民，恐即交通便利，而謀食仍難。今世界泉泉然，日夜籌思，傾其全國之財力，以擴張軍備者，謀開闢殖民地也。吾有殖民地，豈而不知經營。是以患貧之國，自重適庶之困，實所謂大患不鑒者也。

廣西應開闢過路

——在廣西昭平各界歡迎會演說詞——

此次北伐，經過昭平，得與諸君相見，不勝欣幸。蓋民國成立以來，已有十年，此十年中，僅存民國之名，毫無民國之實。民國政體係共和，帝國政體係專制。前清帝國，乃滿洲異族入主中華，將我四萬萬同胞之生命財產為其私有，宰割斷送，無所愛惜。今既革去帝制，而成民國，則中國四萬萬同胞，即為中國之主人，斷不許野心家危及四萬萬國民之生命財產。誠以民國之國家，為全國國民所公有；民國之政治，為國民所共理；民國之權利，為國民所共享，此方為真正之民國。試問民國十年之成績何如？袁世凱帝制自為，官僚武人割據各省為私有，徐圖賣國自肥，政治腐敗，國勢日危。官為刀俎，民為魚肉，不為國民所有，各省不為國民所治，一切幸福，不為國民所享。即就廣西一省而論，諸君十年以來，所受之痛苦，當已了然。武昌起義之時，陸榮廷贊成民國。本大總統與人為善，以為陸榮廷難遊勇出身，先屬國民之一份子，僅能改過自新，忠於民國，未始不可以為廣西之利。乃狼子野心，查性難移，仇殺民黨，陰謀帝制，霸佔廣西，剝奪民權，以廣西全省為陸榮廷私人

之私產。廣西政權被陸榮廷一羣盜黨所據奪，一切利益爲盜黨所獨享，通都大邑皆有陸榮廷之巨宅。廣西人民，以爲生子生孫可以不尋正業，止做強盜即有作官之路，可以作督軍，作省長，作鎮守使。於是最勤儉最良好之廣西國民，皆被強盜所壓制，而毫無生路矣。數月前，本大總統主張助廣西人民，順天下民意，令粵軍總司令陳炯明驅除盜黨陸榮廷輩，將廣西還之廣西國民之手，今後之廣西，爲廣西人民所有矣，爲廣西人民所治矣。尤其一切權利爲廣西人民所共享也。

然諸君既爲廣西之主人，更當盡主人之責，諸君今日當先盡之責，莫若開闢道路。切不可無錢卸資，祇須全體人民出力可也。於必行之路開寬之，低者填高，高者削平。石子沙泥，遍地皆是，并不須向外洋購材料也。如果道路開闢，交通便利，則諸君所輸之糧食，所餘之牲畜，所餘之柴木；無窮之煤鐵金銀藏之於地，可以開發；一切工場實業，可以振興；教育可以普及；盜賊可以潛消矣。此種樂利，乃諸君所共享，亦諸君對於民國應盡之責也。譬如梧州、昭平，路程不過二百八十里，湘江面上，須行八日。如有大路可行汽車，則僅數點鐘足矣。如全省開闢大路，推而及於全國，則交通便利，中國之富強可敵世界也。諸君之責甚大，須以修路爲最急。本大總統此次北伐，所以救全國國民，脫離官僚專制，使民國爲國民所有，民國爲國民所治，民國爲國民所享，如數月前之助廣西人民驅除陸榮廷輩之一羣強盜，同一作用也。諸君當奮起而共負國民之責任，本大總統有厚望焉。

## 丙 其他

## 軍人精神教育

## 第一課 精神教育

## (一) 精神教育之要旨

今日集諸君於一堂，講授「軍人精神教育」，乃欲使諸君得有充分之軍人精神，而共任前途非常之大業也。諸君本屬軍人，固曾受軍人之教育，亦曾受軍人之精神教育；惟諸君前此所受者，不過尋常軍人之教育，而非非常軍人之教育也。今在諸君之目前，有非常之事業，必待非常之軍人以成之；諸君欲身任非常之事業，則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。此非常之教育為何？即軍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是也。此次諸君遠涉桂林，渡長江而北，直搗幽燕，所為者何事？率直言之，革命而已。革命云者，即掃除中國一切政治上社會上舊染之污，而再造一莊嚴華麗之新民國，為民所有，為民所治，為民所享者也。此為今日順天應人之事，志士仁人，不可不勉！吾輩生在中國，丁此時艱，種族存亡，人人有責，亟應同負革命責任，以完成此非常大業。惟負此責任，非有革命精神不為功。革命事業，在十年以前，雖已推倒滿清，成立中華民國，然以言成功則猶未也。武昌革命後，所謂中華民國者，僅有其名，而無其實。一切政權，仍在腐敗官僚專橫武人之手，益以兵災水旱，迄無甯歲，人民痛苦，且加甚焉。此即革命未竟全功，因而難收良果也。此次革命，將以補足前此未完成之事業，繼續為之。

；故本總統此行，即與諸將士同心協力，應革命時機，建革命軍事，聲威可至，無不爭先響應，襄助景從，故不待兩方交綏，已可決勝，此必然之勢，無可懷疑者也。諸君不信，可觀各國歷史，及現今時勢，則知革命為世界潮流，亦即為順天應人事業，其成功之左券，有可預操者。各國中如美如法，皆為革命先河；最近如俄，其「勞農政府」，亦由革命造成，是其例也。我國革命，已及十年，雖著有成效，然風氣日開，民智日進，而時下之奸雄強暴，亦必假託民意，始得生存於國中，此足見潮流之猛烈，非人力可以當之者。故此時有順天應人之必要，則當以革命事業為己任。質言之，即能負責任與否之問題也。解決此問題，先問有無革命精神；有革命精神，成功必矣！但革命精神何自來耶？是在精神教育。諸君之所以為軍人，非為有軍人資格乎？非為曾受軍人教育乎？否則執路人而目之曰軍人軍人，如何其可？今茲所述之精神教育，即欲諸君灌輸此精神於腦中，須與弗離，雖至造次顛沛之間，守而勿失，夫然後可以為軍人，可以言革命，可以卜成功，反是則否。

今日之革命，與古代之革命不同。在中國古代，固已有行之者，如湯武革命，為帝王革命。今之革命，則為人民革命，此種革命，乃本總統三十年前所提倡者。此革命主義，即三民主義：（一）民族主義，（二）民權主義，（三）民生主義。第一之主義，為種族革命。謂排除他種民族，發揚自己民族，組織一完全獨立之民族國家也。第二之主義，為政治革命。謂人民直接參與政權。簡言之，即如選舉權、罷官權、複決權、創制權等，由人民直接行之，非代議制度下之民權也。（參看本「統所著之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」）。第三之民生主義，為社會革命，實即經濟革命。謂社會上之財產，須平均分配，不為一般資本家所壟斷也。三種主義

，大要如此。若論專制革命，則此滿清專制時代，四萬萬人民，受其壓抑，莫敢誰何。苟且偷安者流，復不知民族主義，甘心俯首，樂為臣僕而不辭。自經本總統提倡革命以後，稍有知識者，雖亦知漢族不宜受治於滿人，然終不免遲疑卻顧，以為漢人已占居優勝地位，根深蒂固；論土地則有二十二行省，論兵力則有海陸各軍，以身無尺土，手無寸鐵之一人；縱使鼓吹革命，將操何術以勝之？是直螳臂當車，多見其不知自量！故當時有笑予為瘋漢者，謂此事絕對不能。予則深信革命乃順天應人事業；其不成功者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。彼滿清之於中國，以少數人壓制多數人，以野蠻人壓制文明人；在理在勢，均所不可，吾何懼焉！因此決心，遂能貫徹主張，使革命思想，漸次膨脹，終乃有武昌起義之事，民族革命，始能實現。此則由革命黨人以革命精神鑄成之。所惜者，推翻滿清之後，革命黨人以爲已奏凱歌，躊躇滿志，不於政治上、社會上，同時加意改良。故直至今日，建設事業，尙未完成也。

## (二) 精神之定義

今所述者，為精神教育。欲知精神教育，當先知精神為何物；欲知精神之為何物，當先下定義。定義云者，就於一種事物以簡單之說明，能確知其為何事物之謂也。譬如人在世界，究為何物，從哲學上解釋，要確知人之所以為人之真義若何，始為圓滿答覆；若云人即是人，不得謂之定義；按予所見，古人固已有言「人為萬物之靈」，然財茂德之靈，即為人之定義。至於精神定義若何，欲求精確之界限，固亦非易；然簡括言之，第知凡非物質也，即為精神可矣。

精神之為何，須從哲學上研究之。曠說六合之內，一切現象，儼然畢陳，種類至為繁夥

。今先就其近者小者言之，一室之內，一案之上，茶杯也，本頭也，手錶也，奔赴吾之眼中者，吾皆能總指其名，以其有質象可求也；再由一室一案，推而至於桂林一省，地大物博，種類更多，或有為吾所不能知，所不能名者；再由桂林推而至於各省，或全國，或世界，則形形色色，雖集多數博物家，不能考求其萬一。物類之繁，既可知矣。然總括宇宙現象，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，精神雖為物質之割，然實相輔為用也。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，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為絕對分離，而不知二者本合為一。在中國學者，亦恆言有體有用，何謂體？即物質；何謂用？即精神。譬如人之身，五官百骸，皆為體，屬於物質；其能言語動作者，即為用，由人之精神為之。二者相輔，不可分離。若猝然喪失精神，官骸雖具，不能言語，不能動作，用既失，而體亦即成為死物矣。由是觀之，世界上僅有物質之體，而無精神之用者，必非人類。人類而失精神，則必非完全獨立之人。雖現今科學進步，機器發明，或有製造之人，比生成之人，毫髮無異者。然人之精神不能創造，終不得直謂之為人。人者有精神之用，非專恃物質之體也。我既為人，則當發揚我之精神，亦即所以發揚為人之精神。故革命在乎精神，革命精神者，革命事業之所由產出也。

(三) 精神與物質力量之比較

精神與物質相輔為用，既如前述，故全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，但專恃物質則不可也。今人心理，往往偏重物質方面。若言北伐，非曰槍枝務求一律，則曰子彈必須補充。此外種種武器，亦宜精良完備，一若不如是，則不能作戰者。自予觀之，武器為物質，能使用此武器者，全恃人之精神。兩相比較，精神能力實居其九，物質能力僅得其一。何以知其然也



？試以武昌起義爲例，當日滿清之武器，與革命黨人之武器，以物質能力論，何啻千與一之比較。革命黨人獨不慮以卵敵石，乃敢毅然爲之者，因其時漢口革命機關業已破綻，黨人名冊亦被搜獲，兵士之入黨者，均爲查悉，悉數調往四川；僅有砲兵，工兵兩營，留駐武漢，其中同志尙多。有熊秉坤者，新軍中一排長耳，見事機已迫，正在大索黨人，若我不先發制人，終必爲人所制，置於死地而後生，等死耳，不如速發難。因將此意告諸同志，僉以無子彈對，後由熊秉坤向其友之已退伍者，借得兩盒子彈，分授同志。革命之武器，所恃者僅有此數。槍聲一起，砲兵營首先響應，瑞澂、張彪、相繼逃竄，武昌遂入革命黨人之手。彼滿清方面，軍隊非不多也，槍彈非不備也。當革命風聲傳播之時，瑞澂且商諸某國領事，謂若湖北有事，請其撥兵艦相助。布置如此周密，兵力如此雄厚，乃被革命黨人以兩盒子彈打破之。諸君試思，兩盒子彈，至多不過五十顆，即使一命中，殺人不過五十人，能打破武昌乎？予以爲打破武昌者，革命黨人之精神爲之。兵法云：「先聲奪人」。所謂先聲，卽精神也。準是以觀，物質之力最小，精神之力最大，可於武昌一役決之。此第就本國而言，已有此先例，試再言外國，前此意大利人，有加利波利地者，爲一有名之革命家，彼亦非在如何武器能力。當其渡海攻城也；以一千人與三萬人敵，相持四五日，卒由他路抄襲入城。此在戰略上，戰術上，無論如何，均不能取勝，而事實之相懸若此，將謂以少勝衆乎？直乃精神勝物質耳！又如日俄戰爭，俄國兵力，多於日本數倍。未戰之先，咸以爲日本之於俄國，不啻羸羊豕以畜虎吻，必無幸也。何以戰爭結果，卒至俄敗而日勝？此無他，俄之敗，敗於無精神；日之勝，勝在有精神而已。諸君不觀夫牛與童子乎？牛之力最大於童子；人皆知之，

而童子能以一繩引牛，束則東，西則西，牛乃不能奮其一角一蹄，以與童子抗，且甘心俯首，惟命是聽者，是因何耶？童子有精神，牛無精神，故童子之力量雖不如牛，而能以精神制馭之，此尤顯而易見之例也。

依上述各例，則知此次北伐，亦惟恃有精神，即能制勝。可勿問敵人之子彈多少，我之子彈多少，但問我之精神如何，若無精神，子彈雖多，適以資敵；一日臨戰，委而棄之，非為敵人運輸戰利品乎？故兩國交戰，能撲滅敵國之戰鬥力者，即在撲滅敵人之精神，而使失其戰鬥能力。兵法有言：「攻心為上，攻城次之」。攻心者，務先打破敵人之精神；取得城池，猶其後也。去年粵軍回粵，既下惠州，桂軍聞風破膽，先自逃竄。我乃兵不血刃，長歌而入廣州城矣。此足見物質之不可恃。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者，其道何在？精神為之也。

#### (四) 軍人之精神

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者，自必富於軍人之精神。惟現今之為軍人，與前不同，須具有特別之精神，造成革命軍人，方能出國家於危險。以現勢論，瓜分中國之說，表面上似其冷靜，實則不然。其在以前，此種論調頗高，吾國人士，尙抱有亡國亡種之痛，思所以挽救之；自武昌革命而後，乃漸歸沉寂，以為外國不復言瓜分中國，遂亦相與忘之，此乃大誤。現時之中國，前途險象，較前尤甚。南北分立之局，擾攘數年，未能統一。北方內部且復各樹私幟，如張作霖、曹錕、吳佩孚等，割據地盤，擁兵自衛。政治之壞，過於滿清；人民轉徙流離，如在水深火熱之中，待援孔亟。援之之法維何？須用革命之手段。用革命之手段，則須

負革命之責任。革命之責任者，救國救民之責任也。諸君既爲軍人，又爲革命時代之軍人，倘不能負此責任，坐視國家之因內挫而召外患，馴至於國亡種滅，其咎將誰負耶？

諸君在此難講，有爲演軍者，漢人必知漢事，且必顧附漢事，夫與漢省接壤者，非有編甸乎？非有安南乎？編甸則征服於英國矣。安南則併吞於法國矣。試以安南言之，法國對於安南，專用一種愚民政策，諸君試思安南人所讀何書？則猶是從前之八股文也。凡關於新教育之知識，毫不使之聞知，且禁絕之。前此有三十餘人，自安南暫渡日本留學，事爲法國政府所聞，向日本政府要求，將其悉數解回。日本礙於邦交，遂允其請，送回之後，即不知此三十餘人之生命如何矣，英國對於編甸，亦用此種政策，蓋恐其知識增進，思想發達，將脫離而獨立也。如編甸安南者，實爲吾國前車之鑒。倘不及時振奮，仍自私自利，釀成四分五裂之局，中國前途，何堪設想！諸君再觀英國之所用政策，便常覺悟。彼非以西藏之兵，來攻打箭爐耶？西藏爲中華民國五族之一，固明明中國人也。中國人而可以攻中國，中國人而可爲外國效力來攻中國，此其例即如滿清咸豐時代，英法聯軍因鴉片事件與中國構釁，英法即招中國廣東潮州人爲兵，號稱「潮勇」者，使之攻大沽，攻天津，攻北京，禁「圓明園」，凡此諸役，皆「潮勇」爲之。以中國人攻中國人，以中國人爲外國人效力攻中國，可痛孰甚！現時國勢至此，民窮財盡，已達極點。凡爲中國人，而又爲此時之中國軍人，倘尚不思救國救民，縱使外國不復瓜分，中國亦將束手待斃。諸君固皆曾受軍事教育者，當知軍人之職志，在防禦外患，在保衛國家。今先問中華民國是否爲完全獨立之國家，不受外國之箝制？以予觀之，固猶未完全成立也。國會雖選出本總統，而內亂尙未裁定；各省之在北方勢力

範圍者，尙居多數。北方已喪失對外之資格，而正式政府，又未經各國承認，當此危亡絕續之交，非先平內亂，而以革命救國不可；以革命救國，非有革命精神不可。無革命精神，則爲法屬之安南，終受勢力屈伏；有革命精神，則爲英屬之愛爾倫，終得崛起自治。此外再徵諸印度及高麗，益知革命精神之必要。印度久受英國壓迫，近亦引起反動，其革命思想，與前不同。觀最近英文報所載，印度人之革命，而被英國政府逮捕者，爲數達六百餘人，可見印度之革命精神，頗有進步，未必終爲英國所馴也。高麗亦然，日本之待高麗，異常苛酷，高麗人本富有革命精神，不甘受制，處心積慮，爲獨立之運動者已久。日本雖功之甚殷，然若高麗人始終堅持，則必有能達目的之一日也。若論中國領土，如安南、如高麗、如緬甸、如西藏、如臺灣等，或爲中國屬國，或爲中國屬地，要而言之，前此皆中國領土也，今乃已入外國版圖。中國對於各土地之主權，亦同時隨之喪失矣。諸君經過各通商口岸地方，最目擊傷心者，爲外國人管理海關一事。海關乃中國收稅機關，質言之，中國之金庫也。金庫鎮鎗操諸外國人手，國安得而不危？救危之法，禦外侮先自平內亂始。故在今日而言救國救民，必要革命，革命須有精神，此精神卽爲現在軍人之精神。但所謂精神，非泛泛言之。智仁勇三者，卽爲軍人精神之要素，能發揚此三種精神，始可以救民，可以救國。以下試再分別述之。

## 第二課 智

### (一) 智之定義

軍人之精神，爲智仁勇三者。今先言智，智之云者，有聰明，有見識之謂，是卽爲智之

定義。凡遇一事，以我之聰明，我之見識，能明白了解，即時有應付方法，而根本上又須合乎道義，非以爾詐我虞爲智也。智之範圍甚廣，宇宙之範圍，皆爲智之範圍，故能知過去未來者，亦謂之智。吾人在世界，其智識要隨事物之增加，而同時進步；否則漸卽於老朽頹唐，靈明日銷，是以智之反面則爲愚爲愚。

### (二) 智之來源

智何自生？有其來源。約言之，厥有三種：(一)由於天生者，(二)由於力學者，(三)由於經驗者。中國古時學者，亦有生而知之，學而知之，困而知之之說，與此略同。凡人之聰明，惟各因其得天之厚薄不同，稍生差別。得多者爲大聰明，得少者爲小聰明，其智則一，此由於天生也。若由學問上致力，則便集合多數人之聰明以爲聰明，不特取法現代，抑且尙友古人，有時較天生之智爲勝。例如甲乙二人，甲聰明而不好學，乙聰明雖不如甲，而好學過之；其結果，乙之所得，必多於甲，此則由於力學也。此外亦有不由天生，不由力學，而由經驗所得之智者。諺云：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」。故所歷之事既多，智識遂亦增長，所謂增益其所不能者，此由於經驗也。要而言之，智之來源，不外此三者而已。

### (三) 軍人之智

- 一，別是非
- 二，明利害
- 三，識時勢
- 四，知彼己

諸君皆爲軍人，須知軍人之智，爲軍人精神之一種。尤須知軍人之智，在乎別是非，明利害，識時勢，知彼己。試再分述如左：

(一)別是非 何言乎別是非也？凡爲軍人，要先知自己所處之地位，與所負之責任如何。軍人者，爲社會分功，而有保衛國家及人民之責任也。何謂分功？社會上之事業，非一人所能獨任，如農業，如工業，如商業等，在乎吾人自審所長，各執其業，此之謂分功。試再舉例以明之：若使以吾一人漂流孤島，造飯也，打魚也，摘果也，既無他人可以分任；非若住居城市，惟意之所適，造飯則有司爨，卽至打魚，摘果，亦曾有各司其事者。故一人之世界，與有社會之世界不同。欲求一飽，須費數稅，其困難可知。又不獨飲食爲然，如欲避風雨，觀表著，則須自造房屋，自爲木工；非若在市鎮地方，欲建高樓大廈，但解囊出資，便可集事，不須自執工人之役也。由此觀之，一人之單獨生活，較衆人之共同生活，難易有別。倘同時漂流孤島者，其數能及十人，則舉凡造飯，打魚，摘果，建屋諸事，不必集於一身，可以分功爲之。如此則勞苦減少，而所得效果亦多。社會者，卽分功最大之場所也。合農，工，商等之各種組織，而始成一太社會。故社會之事業，愈分愈多，則愈形活動。諸君之爲軍人，亦不過爲社會分功之一而已。彼爲農，爲工，爲商者，因各有所事，不能躬執干戈，故有待於軍人之保衛，而軍人之生活，則皆取給於彼，衣、食、住、行四者，皆不須自爲，而有人代爲之。然則軍人所爲何事？對於社會所担任之職務何在？是在乎保護人民，與保衛國家；凡軍人分所應爲之事，亦卽在此。但如何而始能盡此保衛國民之職務乎？其最先最要者，爲別是非。是非於何別之？軍人所以衛民，利於民則爲是；不利於民則爲非。軍人

所以護國，利於國則爲是；不利於國則爲非。是非不明，則已無軍人之精神，何能護民？何能護國？以予觀之，現時軍人，雖非無能明是非者，但亦有利令智昏之輩，往往但顧目前，以爲我有槍在，對於人民何求不得。於是軍人之名譽掃地以盡，軍人之責任亦全然拋棄，不能保民，反以害民，社會何責有此軍人，國家亦何賴有此軍人！諸君既爲軍人，則當思爲社會分功，爲人民爲國家負責，而所以能分功能負責者，即在別是非。是非之別，即在合乎道不合乎道，惟諸君自擇之。

(二) 明利害。何言乎明利害也？利害之與是非，本相因而至。譬如軍隊所過地方，異能秋毫無犯，則民必先恐後，盡棄窳食以迎之。故利民者，民亦有利於我。其恃強騷擾，則民皆望風而去之，如避虎狼。觀去年桂軍與粵軍開戰時，往往桂軍在前方攻擊，而後方人民出其不意，用種種方法破壞之。或截留糧彈；或不供食品，此則因桂軍平日虐待人民，故人民以此報之。可見害人者，適以自害。利害之關，在乎自審。但以利害務求其遠者大者，勿貪其近者小者。何謂遠者大者？軍人以衛國衛民爲己責，其利亦即在此。但因吾國現時之國勢，故曰利害之與是非相因而至，是則爲利，利可爲也；非則爲害，害不可爲也。明乎此，始可謂智，始可爲軍人，始可爲革命之軍人。

(三) 識時勢。何言乎識時勢也？諸君此次遠來桂林，更須渡長江而搗北京，志在統一中國，造成完全獨立之新國家。試問此事，爲何等事業？爲此事業，果有如何把握乎？是在審時度勢而已。古人有言：「雖有智謀，不如乘勢；雖有伎藝，不如待時」。則知識時勢之必要，固非獨軍人爲然，而在軍人尤甚。何謂時？卽時機成熟與否之問題。成熟則可爲，且

爲之也易；不成熟則不可爲，且爲之也難。例如種果，果已熟矣，摘而食之，味必甘美；反是則否。種稻亦然，未至收成之期，雖欲助長，不可得也。何謂勢？即勢力之順逆，與難易之比較是。例如同一石也，推之下山則勢順，而用力易；若欲移石於山上則勢逆，而用力難。時勢之宜審度若此。此次北伐，以義師而推倒北方之軍閥官僚，直如摘已熟之果，穫已熟之稻，既至其時，應手而落；又如由高山推石，使之下墜，乘勢促利，毫不費力也。現時北方人民，對於北方之腐敗政府，厭惡已極，日望南方之援手，俾得早出陷阱之中。大軍一臨，勢如破竹；此即若推石下山之例，順而且易，祇問推之與否，推則未有不下者。或以爲北方之軍隊，槍枝較我完備，北伐豈能必勝？而不知時勢既已至此，事半功倍，取之甚易。我則得道多助，彼則衆叛親離。軍隊雖多，猶市人也；槍械雖足，猶外府也。故曰乘時與勢，無不成功。諸君猶以爲國家尙未完全造成，故軍人之希望甚爲微薄，且渺不可知。造成此完全之國家，即全在軍人；有完全之國家，斯有遠大之利益。請以英美各國待遇軍人之方法，與諸君言之：英美之特軍人，凡服兵役至一定之年限而退伍者給以全額，國家且爲擇相當之業務；所生子女，由國家給養；又有其子方服兵役，而父母無以爲養者，亦由國家扶助之；其在戰陣死亡者，子女扶養，須至一定之年限；即子能成立，女已出嫁之謂。父母則給養終身；妻不嫁者，亦如之。彼英美各國，優待軍人如此，故軍人亦爭出死力，以衛國家。吾國軍人，則以未有完全國家。前途如何，希望如何，皆難預揣。或者今日入伍，明日解散，亦不可知。以演軍論，不特無完全國家，且遠離本省，轉戰多年，其苦尤甚。此後欲求自己之遠大利益，則當乘此革命時機，用革命手段，造出新國家，亦如英美各國之軍人，退伍則給



子全賴，即父母妻子，亦皆有所資以爲養，斯則爲革命之利之遠且大者。若不此之爲，徒貪近利小利，今日搶一商店，明日掠一富家，甚至借拉夫之名，施行劫之實，所獲無幾，而怨謗之積，乃如丘山，此不特無利可言，且爲大害所伏。視去年桂軍受廣東人民後方之擾，卒至一敗不可收拾者，是其例也。軍人者，有救國救民之責任，宜思建設新國家，以爲吾終身及子孫之倚賴。且其利不獨在軍人，四萬萬人民咸受其賜，其遠大爲何如耶？倘僅貪目前之近利小利，實則害也，非利也。利害不明，已不能自衛其身，又安能衛國？又安能衛民？時機未至耶？實則十年以前，早已成熟，倘武昌革命之時，乘勢打破北京，摧陷而廓清之，光復之舉，不必遲至今日。此即若種果稱稻，已至成熟之期，不摘不穫，終亦腐爛而已。時不可失，一誤豈容再誤？願諸君勉之！

(四) 知彼已 何言乎知彼已也？古人云：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。彼，即敵人。現在北方軍隊，其內容極形複雜，約可分爲三大部分：一爲奉系之張作霖；二爲直系之曹錕及吳佩孚；三爲皖系之段派軍隊，如浙盧、閻李、陝陳皆是。此三派者，兵力相等，同床異夢，相爭而莫敢先動，則成相持之勢。獨吳佩孚跳梁其間，而爲奉皖所同忌。吳一窮酸秀才耳，既爲旅長之後，騙取南方金錢，擴充軍隊，屢發通電，以贊成共和，建設民治爲言；一時人士，受其欺蒙；北方偽政府亦倚之如長城。彼固宣言不爲督軍者，今則已受僞命爲兩湖巡閱使；彼固矢口擁護民治者，此次入寇湖南，乃有決堤淹軍之舉。湘鄂人民，慘遭荼毒，爭欲食其肉而寢其皮，其名譽已掃地矣。即彼之內部，亦頗不穩固，如某某舊部之某某等，亦頗向我軍，派人前來接洽。吳佩孚自知天怒人怨，恐不能當北伐之師，近且派遺代表赴粵。

其用意何如？殊不可測。將來能倒戈抗徐世昌與否，亦尙難知。以現勢言，彼與張作霖尤爲勢不兩立，故時有後顧之憂。更扼要言之，則此三派之人，固已無一顧效忠盡力於北廷者。以上所述，爲彼方之情形；至若自己情形，則如何耶？兩粵固無問題，雲南、貴州、四川均屬一致，湖南亦準備對鄂反攻；此外散布北方軍隊，其中同情於我者尙多，祇須同負革命責任，發揚革命精神。以此制敵，何敵不摧？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？此則由於南方有主義，北方無主義；南方爲公，北方爲私故也。以有主義與無主義戰，以爲公者與爲私者戰，勝敗之數，奚待著龜？但觀此次本大總統來桂，人民歡迎之誠意，即可窺見一斑矣。

軍人之智，如前述之別是非，明利害，識時務，知彼己四者，固無疑義。但望諸君之爲軍人者，無論官長士兵，對於人民宜以仁義爲重。須知人民於我爲一體，利害與共，不過分功任事而已。我爲軍人，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；彼乃爲農，爲工，爲商，以供我之衣食者，即有待於我之保護；倘不能保護，而反殘害之，彼若相率裹足，無復敢爲農，爲工，爲商者，軍人之衣食將誰供乎？是其受害，仍在自己。教軍人之智，須以合於道義者爲準。諸君既有天生之聰明，曾受軍事教育；而漢軍又皆身經百戰，富有軍事上之經驗，於智之來源，固已兼備。誠能發揚其精神而光大之，何患乎北伐？又何患乎北伐之不成功耶？

### 第二課 仁

#### (一) 仁之定義

仁與智不同，於何見之？所貴乎智者，在能明利害，故明哲保身謂之智。仁則不問利害如何，有殺身以成仁，無求生以害仁；求仁得仁，斯無怨矣。仁與智之差別若此，定義卽由

之而生。中國古來學者，言仁者不一而足，據予所見，仁之定義，誠如唐韓愈所云：「博愛之謂仁」，教云適當。博愛云者，爲公愛，而非私愛。卽如「天下有饑者，由己饑之；天下有溺者，由己溺之」之意。與夫愛父母妻子者有別，以其所愛爲大，非婦人之仁可比，故謂之博愛。能博愛，卽可謂之仁。

(二) 仁之種類

一，救世之仁

二，救人之仁

三，救國之仁

仁之種類，有救世，救人，救國三者，其性質則皆爲博愛。何謂救世？卽宗教家之仁。如佛教，如耶穌教，皆以犧牲爲主義，救濟衆生。當佛教初來中國時，開佛者頗多，而佛教教徒，乃能始終堅持，以宣傳其主義，佔有強大勢力。耶教亦然，不獨前在中國傳教者，教堂被毀，教士被害，時有所聞；卽在外國，新教亦迭遭反對。然其信徒，則皆置而不顧，仍復毅然爲之，到處宣傳，不稍退縮；蓋其心以爲感化衆人，乃其本職，因此而死，乃至光榮。此所謂捨身以救世，宗教家之仁也。何謂救人？卽慈善家之仁，此乃以樂善好施爲事。如寒者解衣衣之，饑者推食食之，抱定濟衆宗旨，無所吝惜。居於鄉，而鄉稱仁；居於邑，而邑稱仁。此謂捨財以救人，慈善家之仁也。何謂救國？卽志士愛國之仁，與宗教家、慈善家，同其心術，而異其目的。專爲國家出死力，犧牲生命，在所不計。故愛國心重者，其國必強，反是則弱。試以日本爲例，初本弱小，自戰勝俄後，乃一躍而與列強並峙，其故安在？

即在干日本人之愛國心。愛國必於何見之？當旅順之役，日本欲封鎖海口，掘過俄兵出路，須炸沉多少船艘；然此爲九死一生之事，故日本之司令官，不欲以命令行之，而欲徵求諸將士之志願，有敢死之士數百人即可，而其結果報告者，竟達數千，乃用拈籤之法，以定取捨。傳聞當時，有數數雷同之甲乙二人，互爭前往，其不得往者，竟至蹈海而死，以表決心。由是軍心大爲感動，日終勝俄。此所謂捨生以救國，志士之仁也。

### (三) 軍人之仁

軍人之仁，果如何耶？其目的在於救國。故自有軍人以來，無不曰爲國盡力。但專制國之軍人，與共和國之軍人，又有不同。專制國家，乃君主個人之私產，認定君主卽爲國家，故在此專制國之軍人，止可謂忠於一人一姓，爲君主出死力，非爲人民而犧牲也；若在共和國，則國家屬於全體人民，爲人民而犧牲者，卽同時爲國家盡力也。專制國與共和國之軍人，相異之點若此。然國家之本質如何，爲軍人者亦不可不知。據德國政治學者之說，彼則謂國家以三種之要素而成立：第一爲領土。國無論大小，必有一定之土地，爲其本據；此土地，卽爲領土；領土云者，謂在此土地之範圍，爲國家之權力所能及也。第二爲人民。國家者一最大之團體也，人民卽爲其團體員；無人民而僅有土地，則國家亦不能構成。第三爲主權。有土地矣，有人民矣，無統治之權力，仍不能成國。此統治權力，在專制國，則屬於君主一人，在共和國，則屬於國民全體也。

現今之中華民國，雖爲共和國，尙非完全真正之民主國；因武昌革命以後，仍爲官僚政治，武人政治，一切政權，悉操其手，彼固不知共和主義爲何物，國利民福爲何事，敷衍

救民爲何等責任也。我南方軍人，不思救國救民則已，不負此救國救民之責任則已；負此責任，則非徒託空言，須有一定之主義，始可以成仁，始可以成功。觀前此革命先烈，前仆後起，視死如歸，卽爲主義而犧牲也。主義維何？三民主義是也。三民主義，已於第一課略述，茲再分析說明如下：

三民主義中，第一爲民族主義。欲言此主義，當回溯武昌革命以前，其時漢族受治於滿人，土地全被佔據，二百餘年中，尊韃子爲皇帝。韃子者，卽滿洲人也，或亦稱爲韃虜。初入關日，亦多有起而與抗者，卒以絀於實力，遂致失敗。揚州十日之慘殺，真痛史也。自是而後，滿人日施其壓制手段，愚民政策，人民乃漸忘亡國之痛，甘心服從。自予提倡革命以來，人心稍稍感動，民族主義，漸次膨脹。一般志士，遇害頗多，殺一人復生十人，殺十人復生百人，由是革命思潮，震盪全國，直至武昌起義，始將滿人推翻，光復漢族。然則時至今日，民族主義，可以不言乎？未也！前者，滿人以他民族入主中國，稱帝僭號，故吾人舉起革命；今則滿族雖去，而中華民國國家，尙不免成爲半獨立國，所謂五族共和者，實欺人之語。蓋蒙藏回滿，皆無自衛能力，發揚光大民族主義。而使蒙藏回滿同化於我漢族，建設一最大之民族國家者，是在漢人之自決。若不及今振拔，將來恐將流爲他國奴隸。而振拔之責任，尤爲軍人是賴。軍人者，擁護國家者也。故須將中華民國國家養進於獨立之地位，然後民族主義，始爲圓滿解決。否則滿族雖已排斥，代滿族而起者，虎視眈眈，正復繁多，其結果將如緬甸之征服於英國，安南之併吞於法國，是則大可憂也。

吾國今日所以墮落於半獨立國之地位者，追原禍首，其咎在滿人。彼滿人固最富於民族

思想者，種種政策，無非壓抑漢人。因漢人之文明智識，皆在其上，深恐漢人果占優勝，必爲其害。滿入中有端方者，嘗言「竊可送與朋友，不可給與家奴」。彼蓋以朋友比外國，以家奴比漢人，故在滿清時代，凡割讓土地，喪失國權之事，甘心爲之，絕無顧忌。直至革命以來，滿清雖已推倒，而已失之國權與土地，仍操諸外國，未能收回。以言國權，如海關則歸其掌握，條約則受其束縛，領事裁判權則猶未撤消；以言土地，威海衛入於英，旅順入於日，青島入於德，德國敗後，而山東問題尙復受制於日本；至今不能還遼。由此現象觀之，中華民國，固未可謂爲完全獨立國家也。吾人若以救國爲己任，則仍當堅持民族主義，實行收回已失之土地與國權，始能與日本、暹羅，同爲東亞之獨立國。勿謂滿清已倒，稱族革命已告成功，民族主義，即可束諸高閣也。

次言民權主義。前此帝制時代，以天下奉一人，皇帝之於國家，直視爲自己之私產。且謂皇帝爲天生者，如天子受命於天，及天睿聰明諸說，皆假此欺人，以證皇帝之至尊無上；甚或託諸神話鬼語，堅人民之信仰，中國歷史上固多有之。現今民智發達，君權國已難存在，且受革命思潮之影響，大多數傾向民權政治，故斷言將來世界上，無君主立足之地。其在歐洲各國中，則以英國爲先覺，革命最早，造成立憲國家，一切政權，在於國會，君主權力須受法律上之限制。此外於法國，亦發軔革命，而始成今日之民權國。歐戰以後，德國、俄國，乃亦一變而成爲民權國。夫德國固素以權意志帝國主義自維者，不圖反對帝制之革命，一鼓成功。俄國亦豈稱極端專制，而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，乃竟同時並舉，遂使勞農政府之建設。此徵諸外國民權主義之發達與傾向，已有明證。即言吾國滿清既倒而後，或尙以爲帝

制死灰可以復燃，故袁世凱稱帝時代，上勸進之表者，頗不乏人。然前後八十日間，終歸泡影。此後張勳復辟，率兵入京，乃亦不旋踵而敗。足見君權之不能戰勝民權，為世界潮流，為古今公例，不可強而致也。

君權國者，為君主獨治之國家，故亦曰獨頭政治；民權國者，為人民共治之國家，故亦曰衆民政治。（但如代議制之民權國，非由人民直接參與政權者，尚不得謂純粹之衆民政治）。試以經營商業為例，有東家生意，與公司生意二種。東家生意者，由東家一人主持之；公司生意者，由股東多數人主持之。君權國即如東家生意，權在君主一人；民權國即如公司生意，權在股東多數人。今日之中華民國國家，固為民權國也，既曰民權國，則宜為四萬萬人民共治之國家。治之以法，即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權力，可分為四：（一）選舉權，凡為中華民國人民，皆有此選舉權，亦曰普選權。由選民選出官吏，擔任國家或地方之立法行政機關各事務。此官吏即為公僕。（二）罷官權，人民對於官吏，有選舉之權，亦須有罷免之權。如公司中之董事，由股東選任，亦可由股東廢除也。（三）創制權，由人民以公意創制一種法律，此則異於專制時代，非天子不議禮，不制度也。（四）複決權，此則廢法權，法律有不便於人民者，以公意廢止，或修改之。以上四種，為直接民權，有此直接民權，始可謂之行民治。彼北方之吳佩孚，亦嘗云贊成民治矣，而近來行為，適得其反；彼固非真知民治者，不過假借名義，以資號召，為自己長勢力，固地盤之兌換券耳。夫民權者，謂政治上之權力，完全在民，非操諸少數武人或官僚之手。吾國久受專制餘毒，武昌革命以後，由帝治而移於官治，民氣仍遭抑壓；現雖高揚民治標幟，而一般人民，尚不知直接民權為何

物。是在吾人竭力提倡，務使民權日益發達，然後民治乃可實行。

民族與民權主義，既如前述，茲再就民生主義言之。此三種主義，皆為平等自由主義，其效力本屬相通，故主義雖各分立，仍須同時提倡。民族主義者，打破種族上之平等之階級也。如滿清專政，彼為主，而我為奴，以他民族壓制我民族，不平孰甚？故種族革命因之而起。民權主義者，打破政治上之平等之階級也。此為對內，而非對外，與民族主義不同之點，即在於是。如君主政治，貴族政治，皆為獨裁政治，人民無與焉，是則以一人（君主）或少數人（貴族）壓制多數人，故常因反動之發生，遂成政治革命。若夫民生主義，則為打破社會上不平等之階級也。此階級為貧富階級，如大富豪，大資本家，在社會上壟斷權利，一般人民日受其束縛馳驟，陷於痛苦。故常有富者田連阡陌，而貧者地無立錐之歎。社會革命，勢不能免，以中國論，現時雖尚無大資本家專制之弊，然將來實業發達，則亦必有社會革命問題發生。或謂中國既無資本家，何必提倡民生主義，豈非無病而呻歎？不知在於中國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，皆因治病而求艾；民生主義，則為思患而預防。及今不圖，後將為患。故衛生之與療病，自亦不同，一則防之於未然，一則治之於已發也。中國今日雖無大資本家，然其見端，固已有之，試以上海廣州二處為例，上海之黃浦灘，前此一畝之地，不過價銀二十兩；現時地價，則不知漲價幾倍。廣州之長堤，當未開馬路以前，每一畝地，僅值五六元；今則有一畝而索價三四萬元者也。將來此種土地，盡入資本家之手，一般貧民之痛苦，即因之以生。蓋資本家必先以賤價收買貧民之土地，迨全行收買以後，復以高值租賃於一般貧民，貧民無如何也。衣食亦然，若俱為資本家所壟斷，生活與工價不能相應，遂致富者愈



富，貧者愈貧。如美國工人，工錢雖多，而生活仍難維持；已陷於此種之困境。即其明證。再舉一例，以桂林論，固業稱山水甲天下者，然非獨于巖巖秀，徒爲去觀而已。實則桂林之大富源，即藏於此。試觀桂林週圍之石山，即洋灰之好原料也。將來實業發達，將此石頭造成洋灰，即所謂士敏土。洋灰之銷路甚多，用途甚廣，開發此石山之資本家，其所得利，益將不可以數量計，猶如美國之煤油大王，亦可稱爲石頭大王矣。由是觀之，中國實業發達以後，資本家之以資本能力壓制人民，固必然之勢。若不預防，則必蹈英美之覆轍也。

歐洲若二百年前，爲種族革命時期；近一百年以來，爲政治革命時期；現今，則爲社會革命時期。此三者，一統相承，故須同時倡導三民主義。但觀英美今日之社會問題，便嘗自覺。因疲於政治革命成功後，不復計及社會革命，故有此弊。若俄國現在之新政府，則有鑒於此，乃以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，同時並舉；所謂爲農政府者，直乃農工兵政府，即以爲農，爲工，爲兵者，組織而成之政府也。彼之新政府，不獨推翻君主專制，且實行打發資本家專制，是即所謂社會革命，亦即所謂民生問題。各國深恐此主義傳播其國內，人民受此影響，勢將起而效尤，故互相聯合，以與俄國敵；迄今四年，仍不能戰勝俄國，此則俄國之以主義勝也。

中國今日，民窮財盡，所患在貧；而各國之所患，則在不均。以予觀之，貧富問題，即分配不均問題，欲謀救貧之法，同時須先將不均問題，詳細研究。故民生主義，必不容緩；否則三十年後，產出多數資本家，其害殊非淺鮮。第就吾國現勢而論，此民生主義爲預防政策，但須研究對於將來之資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，而不必遽學各國須將資本家悉數掃除。因

吾國現時尙鮮大富豪，將來縱或有之，果使先事預防，其弊亦不如歐美之甚。預防之法維何？依予所見，不外土地問題，與資本問題。對於土地，宜先平均地權，此與中國古時之井田同其意，而異其法。法之大要有二：一爲照價納稅，一爲照價收買。照價納稅者，卽爲值百抽一法。例如每畝值二十元，納稅二毫。累進以至於每畝值二十萬元者，納稅二千元。如是則地稅之輸納，胥得其平矣。但照價納稅，必先自規定地價始。英國嘗有估價局之設，且尙恐估計不平，人民有不服者，許其申訴，上復有控訴衙門；然此法勢不能行於中國，恐徒滋擾，不如由人人自行估價呈報，卽照其呈報之價抽稅，較爲簡便可行。所慮者，卽在希圖少納地稅，抑價賤報之一點，實則可勿慮也；苟同時規定照價收買之法，卽可免除此弊。例如有地一畝，價值千元，年應納稅十元；若彼以減價必類之故，祇報每畝值百元，而每年稅額僅納一元已足，是誠於彼有利。然一經照價收買，則原報價值百元者，國家得以百元收買之，其受損不益甚乎？如是則地主以預防他日之收買故，必不敢抑價賤報，此土地問題之解決方法也。至若解決資本問題，必先振興實業，中國現在患貧，豈有實力興辦？予則主張借外債，以從事生利事業，不可以供消耗之用，如北廷剗肉醫瘡之所爲。宜以之開闢市場工廠，及一切礦山鐵路，定爲國有。中華民國國家者，爲四萬萬人民共有之國家，此種事業既爲國家所有，卽爲四萬萬人民所共有，不至操縱於少數資本家之手，始可謂之國利民福也。

以上三種主義，爲軍人之精神所由表現，亦卽爲軍人之仁所由表現。軍人者，以救國救民爲目的，有救國救民之責任。國與民弱且貧矣，不思有以救之，不可也；救之而不得其道，仍不可也。道何在？卽實行三民主義，以成救國救民之仁而已。

## 第四課 勇

## (一) 勇之定義

軍人之精神，爲智仁勇三者。既有智與仁矣，無勇以濟之，仍未完備。茲述軍人之勇，須先知勇之定義如何。古來之言勇者，不一其說，一往無前謂之勇；隨事不避謂之勇；予以爲最流通之用語，不怕二字，實即勇之定義，最簡括而最確切者。孔子有言：「勇者不懼」。可見不懼即爲勇之特徵。孟施舍古之勇士，其言曰：「舍豈能爲必勝哉？能無懼而已矣。」由是以觀，不怕即勇之定義，決可無疑。但軍人之勇，須爲有主義，有目的，有知識之勇則可；否則逞一時之意氣，勇於私鬥，而怯於公戰，誤用其勇，害乃滋甚。今再就勇之種類，分別言之。

## (二) 勇之種類

勇之種類不一，有獠狃之勇，所謂一朝之忿亡其身，及其親者是也；有血氣之勇，所謂思以一毫挫於人，若撻之於市朝者是也；有無知之勇，所謂奮螳臂以當車輪者是也。凡此數者，皆謂小勇，而非大勇。而軍人之勇，是在夫成仁取義，爲世界上之大勇。古人有言：「遇小敵怯，遇大敵勇」。即恐輕用其勇，誤用其勇，徒成爲游勇之勇。彼桂軍多係游勇出身，此次粵軍援桂，桂軍一遇粵軍，輒即潰敗，其故何耶？則以無主義，無目的，無知識，故雖有小勇，於事奚濟？諸君試觀沈鴻英軍隊，在桂軍中，頗以善戰名；自去年由廣東敗竄回桂，復由桂敗竄而走湖南，轉入江西，殘部僅餘二三千人，所過地方，如入無人之境，似具勇氣者；然終係強盜性質，不得爲真正軍人之勇。以贛軍與沈軍比，贛軍固真正軍人也。乃

沈軍先至江西，而贛軍尚在桂林，江西宜爲贛軍範圍，竟被沈軍侵入；此時爲贛軍者，正當發憤爲雄，實行回贛，以雪此恥。且贛軍回贛，與滇軍回滇，情勢不同。因贛省尙屬北方地盤，滇省已爲西南團體，故滇軍不必回滇，贛軍必要回贛。明乎此，則爲有主義，有目的，有知識之大勇，所以異乎游勇之勇，而爲真正軍人之勇也。

(三) 軍人之勇

一，長技能

二，明生死

軍人之勇，第一必要者爲技能。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，於現今各國之新戰術，新武器，自必耳熟能詳，紙上談兵。但武器與戰術，固有關係者；以中國論，昔用弓箭，而今用槍砲，武器不同，戰術亦隨之而異。自海禁既開之後，與英戰，與法戰，與日戰，與聯軍戰，未有不敗者，非無槍砲，不諳戰術故也。苟諳戰術，則昔日安南中之黑旗，法國患之；南非洲杜國之農民，英國患之；彼之所用戰術，皆爲游勇戰術，最能制勝。予亦主張此戰術，頗適用於中國，若與北方交戰，尤爲相宜。約言之，有五種技能，爲游勇戰術中最可採取者：一曰命中，二曰隱伏，三曰耐勞，四曰走路，五曰吃齋。以下試再分別述之：

何謂能命中？軍隊之有無戰鬥力，以能殺敵與否爲斷，故命中爲第一要件。但以命中論，卽外國軍隊，亦未必擅長。此次歐戰發生，每一日中所用子彈，實不知其幾萬萬也。其在激烈戰鬥時，每日所用，有至十數萬萬者；然以其效力計之，則非萬彈以上，不能中一人也。因使之戰術，乃以子彈遮攔敵人，使不得前進，故多在二千密達以外用之；若在八千密達

以外，至發萬密達時，則須用重砲，亦如用步槍然，多在以彈連彌敵人之前邊。此外空中以飛機戰，水底以潛艇戰，類皆愈出愈奇。尚有辟天地洞，與閉天地洞，為砲彈所不能及者。兩方兵士相遇，則以徒手搏擊，甚有開戰時，閱若無人，不知其戰鬥地點在於何處者。推其所耗子彈極多，以噸數計，總在幾千幾百噸以上，（每一噸合中國十六擔八）。此種戰術，中國決不能學，因彼之製造子彈有加無已，且發彈係以機器，不費人力。現有最新式機關槍，一分鐘可發一千五百顆子彈者，以一百顆為一盒，計算每一分鐘可發十五盒，被圍不求一命中，務在多發子彈，堵截敵人而已。若游勇戰術，則與之相反，必視子彈如生命，非必中者不輕施放，而有五十顆子彈，便已十分滿足。以現在軍隊論，每一兵士，至少有二百顆以上子彈。何以一言北伐，猶以為少？豈命中之技，尚不及游勇耶？諸君須知子彈之接濟與補充，有在後方者，有在前方者。游勇之重視子彈，因其子彈只有此數，非遇敵人，則無補充之機會，故不在後方接濟，而在取諸前方。此不獨游勇為然，即如粵軍自援閩以至回粵，其子彈皆取自敵人為多，而不專恃後方接濟，其明徵也。若在無槍砲而用弓箭之時代，射箭比放槍更難；而古時有百步穿楊者，即在於能命中；否則臨陣之際，最多隨帶三四十枝箭矢，若無命中能力，即不啻無的而發矢，止須數分鐘間，矢盡而已亦就擒，又焉能戰？槍砲亦然，不能命中，則子彈之消耗多，而殺敵之效力微，前者北京天壇之戰，段祺瑞軍隊耗去三百萬子彈，而張勳之兵死傷，合計不過二百七十餘人，此則由於不能命中之故。由是觀之，子彈之有用，在能命中，若不能命中者，子彈雖多，皆為贅物。近時兵士往往輕於放槍，不問命中與否，放槍時，甚有高抬兩手，或緊閉眼睛者，此何異於無的而發矢？須知子彈至為

寶貴。中國既無若干大兵工廠，不宜學歐洲戰術，以子彈為遮蔽；宜學游勇戰術，視子彈如生命。但平時須練習射擊，務求命中，不使虛發，此為軍人之勇，有恃無恐之第一要件也。

何謂隱伏？即避彈方法。但此種避彈，非如一義和團一之用符咒，乃係利用地形、為人身之屏蔽。予在安南時，常以此詢諸一般游勇，彼云：「一人立地上，靶子頗大，敵人一望即知；故須藉地形以為埋伏之所。或藏在石頭以後，僅露其首，以便靶子縮小，敵人無標的可尋，我尚可從容窺探其舉動。即在子彈如雨之際，尤宜深自閉藏，勿庸驚竄。因此時前後左右，必無敵人蹤跡也。」游勇所述者如此，彼蓋得諸經驗，而與操典中所謂利用地形或地物者，却相暗合。（地形屬於天然的，如石頭是；地物屬於人工的，如一切建築物是）。故隱伏亦為技能之一。

何謂耐勞？此與隱伏相關聯者。我亦嘗聞諸游勇，彼謂：「隱伏秘訣，祇是不動二字，至少須能耐十二小時之勞，直至深夜，始可潛行。因子彈之速力異常快捷。人雖有追風之絕足，必不能過於子彈，走避易為所中，不如耐必隱伏，較為安全也。此尚有實例可證，前黃克強在欽廉起事時，有一次僅餘四人，逃在山上，敵人圍攻者約六百人，然後實不知僅有四人也。來攻時，皆用三十人為前鋒；而此四人者，如何抵禦，據其事後所述，敵人未來時，則隱伏不動，俟彼來襲，近在五十步左右，始行開鎗；每開一排，必死敵二三人；連開三兩排，敵人之死者十餘人，卒以脫險。此一役也，即全有命中，隱伏，與耐勞之技能，否則以四人敵六百人，實有幸事耶？」

何謂能走路？現在中國尚未有完全鐵道，行軍之際，專恃走路。練習之法，祇須日行二

十里，十日以後，每日遞加五里，如此，則不覺勞頓，而脚力自健。彼游勇戰術，亦即以善走稱，尙有實例可徵，北軍一到南方，每以山嶺崎嶇爲苦；南軍則如履平地，快捷異常。是爲我之所長，敵入所短。故曰走路一端，亦爲技能之必要，不可不注意也。

何謂能吃糧？游勇所恃之糧食，卽此炒米一種，每人攜帶十斤，可支六七日，不至苦饑。遇有作戰時，且無須費造飯時間，此亦爲游勇之特長，勝於正式軍隊者。去年湖南援鄂之役，其始占據地方不少，卒因後路補充缺乏，乃至於敗。糧食亦爲補充之一，倘能如游勇之吃糧，則於行軍極爲簡便，既免飛芻糶粟之苦，而給養亦不患煩難也。

軍人之勇，於技能以外，更有明生死之必要。不明生死，則不能發揚勇氣。所謂勇，卽不怕二字，然暴虎馮河，人之所能；獨至於死，則未有不怕者。以欲生惡死，人之常情也。研究此問題，爲哲學上問題，人生不過百年，百年而後，何能生存否耶；無論如何，莫不有一死。死既終不可避，則當乘此時機，建設革命事業。若僅貪圖俄頃之富貴，苟且偷活，於世何裨？故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者；死得其所則重，不得其所則輕。吾人生今日之世界，爲革命世界，可謂生得其時，予以建功成名之大好機會。夫湯武革命，孔子且諡稱之，彼不過帝王革命，英雄革命；而我則爲人民革命，平民革命，乃前不及見，後不再來之神聖事業。先我而生者，既不及見；後我而生者，亦必深自恨晚，且不知其若何羨慕。故今日之我，其生也，爲革命而生我；其死也，爲革命而死我。死得其所，未有善於此時者。諸君試觀黃花崗烈士，從容就義，殺生以成其仁，當日雖爲革命而犧牲，至今浩氣長存，極歷史之光榮，名且不朽，然猶曰爲革命失敗而死也。若此次革命，乃必成之功業，又何憚而不

爲？又何死之可怕？今日集此一室者，大半皆在二十歲以下，至多更有八十年之壽命，終不免一死。死於疆下，與死於疆場，孰爲榮譽，是在明生死之辨。如孟子所謂：「所欲有甚於生者，舍生而取義也」。故爲革命而死者，爲成仁，爲取義。非若庸庸碌碌之輩，終日醉生夢死，無所表見；又非若匹夫匹婦之爲諒，自經於溝瀆，而莫之知也。諸君既爲軍人，不宜畏死，畏死則勿爲軍人。須知軍人之爲國家效死，死重於泰山。我死則國生，我生則國死，生死之間，在乎自擇。明生死，則能鼓其勇氣，以從事於革命事業，爲革命軍人，革命成功，可立而待；將來之幸福，且無窮極。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，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，其價值之重可知。諸君幸共勉之。

## 第五課 決心

### (一) 成功

### (二) 成仁

軍人生在今日，有改造國家之責任。改造國家者，質言之，卽改造成新世界，於破壞之後，加以建設之謂。負此責任，全在吾人之決心。決心於何見之？在乎精神。精神者，革命成功之證券及擔保也。軍人精神，前已言之，第一之要素爲智，能別是非，明利害，識時勢，知彼己，然後左右逢源，無不如志；第二之要素爲仁，而所以行仁之方法，則在實行三民主義，此三民主義，亦卽與美國總統林肯所言「民有、民治、民享」之說相通；第三之要素爲勇，軍人須具有技能，始足應敵，而又須明於生死之辨，乃不至臨事依違，有所顧忌。此三者，爲軍人精神之要素，欲使之發揚光大，非有決心不能實現。但所謂決心者，須多數人



決心，合羣策羣力而爲之，非少數人所能集事。諸君要知此次出發桂林，尙須奮勇前進，雖曰桂林山水甲天下，非以此爲安居樂業之地，將欲改造新世界，以求一勞永逸始可。因此所生之結果有二：一曰成功；二曰成仁。

所謂成功成仁者，乃驚天動地之革命事業。吾人何爲而革命？務在造成安樂之新世界，期其成功；不成功，毋寧死，死即成仁之謂，古之志士有求之而不可得者。此次諸君隨本總統出發，從事革命事業，非成功，即成仁，二者而已。成功則造出莊嚴華麗之國家，共享幸福；不成功，則同拚一死，以殉吾黨之光輝主義，亦不失爲殺身成仁之志士。雖然，均一死也，有泰山鴻毛之別，若因革命而死，因改造新世界而死，則爲死重於泰山，其價值乃無量之價值，其光榮乃無上之光榮，惟諸君圖之。吾人生在惡濁世界中，欲打破此舊世界，剷除一切煩惱，以求新世界之出現，則必有高尚思想與強毅能力，以爲之先，在吾國數千年前，孔子有言曰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」。如此，則人人不獨親其親，人人不獨子其子，是爲大同世界；大同世界，即所謂天下爲公。如使老者有所養，壯者有所用，幼者有所教；孔子之理想世界，眞能實現，然後不見可欲，則民不爭，甲兵亦可以不用矣。今日遊俄國新創設之政府，頗與此相似，凡有老者、幼者、廢疾者，皆由政府給養，故謂之勞農政府，其主義在打破貴族及資本家之專制，因而俄國革命黨，乃被各國合攻，然迄今數年，仍不能勝，此即因俄國新政府，具有決心，始能貫徹其主義；否則爲俄國之敵者，王黨勢極強大，哥薩克兵力亦不薄弱。此外尙有歐美諸國，恐其新主義傳播，將不利於己，因之羣起與抗，有此種種阻力，俄國者稍有顧忌，則必不能成功。其卒能成功者，決心而已。

吾人若欲建設新世界，則亦必思如何始能建設，非可託諸空談也。今日之世界，乃自私自利之羶濁世界，在此世界中之人類，既無保障，又無希望，且陷於極端痛苦，於是有生厭世思想者。若論軍人地位，吾國常有「好男不當兵，好鐵不打釘」之俗諺，意謂其人必爲身無職業，以當兵爲生活之末路者。此雖由中國輕視軍人之故，亦以實際上無何等希望，故有此語。以予觀之，不特軍人爲然，卽一般社會前途，亦復非常慘澹。在諸君之爲軍人者，無論爲官爲兵，雖有薪水火食，僅足自活；而父母妻子，尙不能無所資以爲扶養。故在此舊世界，實無一犬可以脫煩惱者。

今日國人多羨慕僑商矣，諸君必以爲彼有多金，宜可高枕無憂，而抑知不然；華僑之初往外洋也，實乃被賣爲奴，廣東語謂之豬仔。從前有古巴招工，南洋招工，在澳門等處，以此買賣爲業者，謂之「豬仔館」。其被賣出洋之輩，率皆中國人之窮無聊賴者，始肯出此。諸君但觀其今日之富，而不知其當日之苦。且總計一年中，出洋者不下數十萬人，其能致富回國者，爲數復極寥寥。予因此憶及予友嘗爲予言，彼前在南洋時，一日與外國人同行，路經華僑所開設之曠場及樹膠園，彼外國人者，指以告予友曰：「此皆爾中國人之鴻圖，而收吸吾華人領土精華之成績也」。予友無以應之；適復前行，過一大墳場，予友乃以問外國人：「此曠業者何耶？」外國人曰：「墳場耳」。予友曰：「爾謂中國人出洋致富，爾尙未知中國人之因出洋而精死於是間，如此塚中之獨體者，不知凡幾也」。由是以觀，南洋華僑之狀況，大略如此。尙有美洲華僑，其生計雖較南洋華僑稍勝，然一生幸福，亦復有限。大率美洲華僑，二十五歲出洋爲人傭工，在外十年，稍有餘資，至三十五歲時回國娶妻，娶妻之

後，不及半載，餘資已罄矣。又須出洋十年，直至四十五歲回國，稍得餘資，乃建家宅，宅成而金又盡，仍不克爾居。這第三次出洋以後，如能得資，以收置田畝，然至少已五十五歲矣。這適異國，昔人所悲；被美洲華僑者，三十年中，家居之日，不及二載，亦未見其能安樂也。

予於此，尙有實例爲諸君言之。諸君今日未有一千萬財產，必以爲果有一千萬者，其快何若！以予所眼見之例證，則適相反。予前此由香港赴南洋時，同舟者，有一華僑富翁，家產約二十萬。予與彼同在一等客艙，常相晤談，彼乃日日訴苦，似欲予爲之分憂者。予始甚詫異，迨舟行日久，頗厭惡之；因自往大艙中。視彼出洋之工人，（即彼賣出洋之豬仔）私自付度，彼工人之愁苦，定較富翁爲甚；而抑知不然，工人雜坐一團，其狀至樂；有閒談者，有唱歌者。此時予又大詫，何以翁之多財而憂，尙不若工人之能樂其樂也？迨折回自己艙位時，所謂富翁者，訴苦仍復如前，予因告以適往大艙，見彼出洋之工人，却甚歡樂，而予已積產二十萬，似有重憂者，抑何不近人情之甚耶？富翁聆予言，漲然而起曰：「我在三十年前，亦工人也。亦如彼出洋之工人，固至樂也。今雖有二千萬財產，不惟不樂，且憂甚。試思兒女成行，娶者，嫁者，皆仰給於我；我子復多不肖，長者耗我數百萬；次者而耗亦百餘萬；此後子復生孫，孫復生子，僅恃此二十萬財產，何以維持？又安得而不憂耶！」——然是以觀，財產雖多，仍不免於愁苦。諸君試於一身之外，計及妻兒，則亦不能不作此感想也。尙有一例，香港、澳門從前恆有積產之家，恐其子孫說費，而以家產託之善堂管理，將其入息半數，捐入善堂，留其半以遺子孫；以爲如此，可以長久保存。不知此法初尙可行，

今則善堂中人，亦多半假慈善名目，騙取金錢。故廣東善堂，人有目之爲善棍者。依以上二例，可見現今世界，不論有無財產，幾無一人不在痛苦之中；非獨軍人爲然。即以軍人論，能如李純王占元者，有幾人乎？以彼之剝削人民，積產至數千萬，亦云位尊金多矣。乃一則不得其死，一則不安於位。下此者更無論。蓋現在世界之社會生活，必無良果，須決心改造新世界，始有安樂可言也。安樂之新世界，果如何改造耶？此時中國人皆自以爲民窮財盡，其患在貧；而外國人乃垂涎中國大富源，且欲瓜分之，則中國之不貧可知。以桂林言，所有石山皆可造成洋灰，即所謂十敏土；將來科學進步，機器發明，名爲石山，實乃黃金，止此一端，已足致富。此外廣西之礦產甚多，各省亦皆如甚，外國人常有欲開採者。中國產煤，爲各國冠，倘完全開發，可供全世界數千年之用。不過中國不自開發，貨棄於地，猶如珍寶藏在鐵櫃，若無鑰匙，終亦死藏而已。廣東俗語，有所謂「失匙夾萬」者。（夾萬卽鐵櫃之類），中國之貧，正坐此病。倘能用其聰明智識，從事開發，則吾人自身之幸福，與子孫之幸福，實無涯矣。改造安樂之新世界，卽在乎此。

新世界國家，與以前國家不同，通常國家僅能保民，而不能救民養民。真能救民養民者，莫如三代，其時井田學校，皆有定制，教養之責，在於國家；後世則不然。所謂國家，無論政治若何修明，如漢之文景，唐之貞觀，能保民斯爲善矣。今日所抱改造新世界之希望，則非徒保民而已，舉凡救民、養民，亦當引爲國家之責任。試觀俄國新政府，後之革命發生，尙在襁褓，成績較我爲優，因其目的不在謀一人生活，真一家生活，而在謀公眾生活；如牛乳等之精良食品，先給幼者，老者，病者次之，軍人又次之，最後始及於普通人。又如貧

民之無力入學者，國家須設法扶助，使得入學。此即所謂人人不獨親其親，人人不獨子其子，以教以養，實在國家。大同世界，所以異於小康者，俄國新政府之計劃，庶幾近之。

由俄國而反觀吾國，其情況之比較如何耶？俄國革命，為打破政治之不平等，同時打破資產之不平等；而吾國今日則尚無大資本家產出，祇須用預防政策，較俄國更易為力。彼俄國之新政府，名為勞農政府，實即農工兵政府，其軍人皆有主義，有目的，故能與農工聯合而改造新國家。吾國今日之軍人，倘亦具有主義及目的，決心改造新中國，其效果必在俄國上。何以知其然也？俄國在寒帶，而中國在溫帶；俄國有資本家，而中國無資本家；無論天然的方面，人為的方面，均較俄國為勝。將來倘能成立新國家，另有新組織，則必不似舊世界之痛苦。預料此次革命成功後，將我祖宗數千年遺留之寶藏，次第開發，所有人民之衣食、住、行四大需要，國家皆有一定之經營，為公眾謀幸福。至於此時，幼者有所教，壯者有所用，老者有所養，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，真能實現，造成莊嚴華麗之新中華民國，將駕歐美而上之。諸君思此無量幸福，視彼南洋之富翁何若？視彼李純王占元，又何若耶？所以博此幸福者，則全在此次之革命，與此次之革命軍人。此次革命為順天應人之事業，必能成功，前已言之；設若不成功，則如何耶？古人有云：「濟則國家之靈，不濟則以死繼之」。死者何？成仁是也。成仁而死，極有偉大之價值，縱使前仆後繼，犧牲多數人之生命，而能博得真正共和，即亦無所吝惜。是在立定決心，從事革命，成功而後，匪獨公眾之福，抑亦私人之利。試舉一例，舟在大洋，爛石將沉，乘舟者若不協力救助，猶自檢點行李，試圖舟架沉，行李尚能獨存乎？吾人對於國家，亦即如是，坐視其亡，轉無立身之地。救亡之責

，雖類軍人。今者諸君，將由桂林出發，其所取之途徑，即不外成功與成仁二者。一言以蔽之曰：「決心而已」。決心則能發揚軍人之精神，造成光輝之革命，中華民國國家，實利賴之，諸君勉乎哉！

## 大亞洲主義

——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對神戸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講演詞——

諸君：今天蒙諸君這樣熱誠的歡迎，我實在是非常的感激。今天大家定了一個問題，請我來演講，這個問題是大亞洲主義，我們要講這個問題，便先要看清我們亞洲是一個甚麼地方？我想我們亞洲就是最古的國家，像希臘羅馬那些古國的文化，都是從亞洲傳過去的。我們亞洲從前有哲學的文化，宗教的文化，倫理的文化，和工業的文化。這些文化，都是亘古以來，在世界上很有名的。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種種文化，都是由我們這種老文化發生出來的。到近幾百年以來，我們亞洲各民族，才漸漸萎靡；亞洲各國家，才漸漸衰弱；歐洲各民族，才漸漸發揚；歐洲各國家，才漸漸強盛起來。到了歐洲的各民族發揚，和各國強盛之後，他們的勢力更漸漸侵入東洋，把我們亞洲的各民族和各國家，不是一個一個的消滅，便是一個一個的壓制起來。一直到三十年以前，我們亞洲全部，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完全獨立的家。到那個時候，可以說是世界的潮流，走到了極端。

但是否極泰來，物極必反，亞洲衰弱，走到了這個極端，便另外發生一個轉機，那個轉機，就是亞洲復興的起點。亞洲衰弱，到三十年以前，又再復興。那個要點是在甚麼地方呢，



希望。這是我親眼所見的事，現在可以和新君略談談。當日俄戰爭開始的那一年，我正在歐洲。有一日，聽到東鄉大將打敗俄國的海軍，把俄國新由歐洲調到海峽衝動艦隊，在日海打得全軍覆沒。這個消息傳到歐洲，歐洲全部人民爲之震驚，如我跨姓中英，雖然是在日本編置，而英國人士一聽到這個消息，大多數也都是搖首掉尾，以爲日本得了這個大勝利，終於非白人之願。這正是英國話所說：God bless the King and his people 的觀念。那次我由歐洲坐船回亞洲，經過蘇彝士運河的時候，便有許多士女來見我，那些士女來談話是阿拉伯話。他們看見了我，我現出很歡喜的急忙的樣子來問我：『你是不是日本阿拉伯話？』我答說：『不是的，我是中國人。』他們有些甚麼事情呢？你們爲甚麼現出這樣的高興呢？你們聽我說：『我們新得了一個極好的消息，聽到說日本消滅了俄國新由歐洲調去的海軍，不知道這個消息是不是的確呢？而且我們在運河的兩邊，總是看見俄國兵艦長，和一艘一艘地駛到歐洲去，這一定是俄國打江大敗仗的處况。』從前我們東方有色的民族，總是被西方民族的壓迫，他是受痛苦，以爲沒有出頭的日子。這次日本打敗俄國，我們當作是東方民族打敗西方民族。日本人打勝仗，我們當作是自己打勝仗一樣。這是一種應該歡天喜地的事情。所以我們應該這樣高興，便這樣喜歡！好像這個樣子看起來，日本戰勝俄國，是不是影響到亞洲全部的民族呢？那個影響，是不是很大呢？至於那次日本戰勝俄國的消息，在東方的亞洲，也傳到了，或者以爲不大重要，不極高興。但是在西方的亞洲，和歐洲人戰事，互相見，天天受他們的壓迫，天天覺得痛苦。他們所受的壓迫，比較東方人更痛苦。新受的痛苦，比較東方人更深。所以他們聽到了那戰勝的消息，所現出的高興，應該比較我們東方人更高興。



從日本戰勝俄國之日起，亞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歐洲，使發生獨立的運動。所以埃及有獨立的運動，波斯、土耳其有獨立的運動；阿富汗、阿拉伯，有獨立的運動；印度也從此生出獨立的運動。所以日本戰勝俄國的结果，便生出亞洲民族獨立的大希望。這種希望從發生之日起，一直到今日不過二十餘年，埃及的獨立，便成了事實；土耳其的完全獨立，也成了事實；波斯、阿富汗，和阿拉伯的獨立，也成了事實。就是最近印度的獨立運動，也造成了事實。知道這種獨立的事實，便是亞洲民族思想在最近進步的表示。這種進步的思想發達，到了極點。然後亞洲全部的民族才可聯合起來。然後亞洲全部民族的獨立運動，才可以成功。近來在亞洲西部的各民族，彼此便有很親密的交際，很誠懇的感情，他們都可以聯合起來。在亞洲東部最大的民族，是中國與日本。中國同日本，就是這種運動的原動力。這種原動力發生于結果之後，我們中國人此刻不知道，你們日本人此刻也不知道。所以中國同日本，現在還沒有大聯絡。將來潮流所趨，我們在亞洲東方的各民族，也是一定要聯絡的。東西兩方民族之所以發生這種潮流，和要實現這種事實的原故，就是要恢復我們亞洲從前的地位。這種潮流，在歐美大看得很清楚的。所以美國便有一位學者，曾做一本書，專討論有色人種的興起。這本書的內容，是說日本打敗俄國，就是黃人打敗白人。將來這種潮流擴張之後，所有色人種都可以聯絡起來和白人為難。這便是白人的禍害了。白人應該要思慮預防。他後來更做了一本書，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業的運動，都是反叛文化的運動。照他的主張，在亞洲的民衆解放運動，固然是當作文化的反叛。至於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，更是應該當作反叛事業。這種思想，在歐美一切特殊階級的人士，都是相同的。所以他們用少數人，想來壓制了本

洲和本國的多數人。更把那種流毒推廣到亞洲，來壓制我們九萬萬民族。要我們九萬萬的大多數，做他們少數人的奴隸，這真是非常的慘酷，真是可惡已極。而這位美國學者的論調，還以為亞洲民族有可感覺，便是對於世界文化的反叛。由此，便可見歐洲人自視為傳授文化的正統，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。在歐洲人以外的，有了文化的發生，着了獨立的思想，便視為反叛。所以用歐洲的文化和東洋的文化相比較，他們自然是以歐洲的文化，是合乎正義人道的文化；以亞洲的文化，是不合乎正義人道的文化。

專就最近幾百年來的文化講，歐洲的物質文明極發達，我們東洋的這種文明不進步。從表面的觀瞻比較起來，歐洲自然對於亞洲。但是從根本上解剖起來，歐洲近百年是甚麼文化呢？是科學的文化，是注重功利的文化。這種文化，應用到人類社會，只見物質文明，只有飛機炸彈，只有洋槍大砲，專是一種武力的威權。歐洲人還有專用這種武力的文化來壓迫我們亞洲，所以我們亞洲便不能進步。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，用我們中國的古語說，就是行霸道。所以歐洲的文化，是霸道的文化。但是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，還有兩種文化，好過霸道的文化。這種文化的本質，是「仁義道德」。用這種「仁義道德」的文化，是感化人，不是壓迫人。是要人懷德，不是要人畏威。這種受人懷德的文化，我們中國的古語就說是行王道。所以亞洲的文化，就是下道的文化。自亞洲的物質文明發達，王道大行之後，世界各國的道德，便天天退步。就是亞洲，也有好幾個國家的道德，也是很退步。近來歐美學者稍為留心東洋文化，也漸漸知道東洋的物質文明，雖然不如西方，但是，東洋的道德，便比西方高得多。

用舊道的文化和王道的文化比較起來說，究竟那一種有益於正義和人道，那一種是有助於民族和國家，諸君可以自己證明。我也可引舉一個例子來說明，譬如從五百年以前以至兩千年以前，當中有一千多年，中國在世界上是頂強的國家，國家的地位，好像現在的英國美國一樣。英國美國現在的強盛，還是列強在中國從前的強盛，是獨強。中國當獨強的時候，對於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國家，是怎麼擺呢？當時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國家，對於中國又是怎麼擺呢？當時各弱小民族和國家，都是拜中國為上邦，要到中國來朝貢，要中國教他們為藩屬。以能夠到中國來朝貢的為榮耀，不能到中國朝貢的是恥辱。當時來朝貢中國的，不但是亞洲各國，就是歐洲西方各國，也有不怕遠路而來的。中國從前能夠要那樣多的國家和那樣多的民族來朝貢，是用甚麼方法呢？是不是用海陸軍的霸道，強迫他們來朝貢呢？不是，中國完全是用王道感化他們。他們是懷中國的德，甘心情願，自己來朝貢的。他們一受了中國王道的感化，不只是到中國來朝貢一次，並且子子孫孫要到中國來朝貢。這種事實，到最近還有證據。譬如在印度的北方，有兩個小國，一個叫做布丹，一個叫做尼泊爾。那兩個國家雖然甚小，但是民族很強盛，又很凶悍，勇敢善戰。尼泊爾的氏族，叫做廓爾喀，尤其是勇敢善戰。現在英國治印度，常常到尼泊爾去招廓爾喀人當兵，來壓服印度。英國能夠滅很大的印度，把印度做殖民地，但是不敢輕視尼泊爾，每年還要津貼尼泊爾許多錢，才罷一個考查政治的駐紮官。像英國是現在世界上頂強的國家，尚且是這樣恭敬尼泊爾，可見尼泊爾是亞洲的一個強國。尼泊爾這個強國對於英國是怎樣呢？英國強了一百多年，英國滅印度也要到一百多年，尼泊爾和英國的殖民地，密邇連接有這樣之久，不但是不到英領去進貢

反要受英國的津貼。至於尼泊爾對於中國是怎麼樣呢？中國的國家地位，現在一落千丈，還趕不上英國一個殖民地。離尼泊爾又極遠，當中還要隔一個很大的西藏，尼泊爾至今還是拜中國爲上邦。在民國元年，還走西藏到中國來進貢。後來走到四川邊境，因爲交通不方便，所以沒有再來。就尼泊爾對於中國和英國的區別，諸君看是奇怪不奇怪呢？專余尼泊爾民族對於中國和英國的態度說，便可以比較中國的東方文明和英國的西方文明。中國國勢雖然衰了幾百年，但是文化尚存，尼泊爾要視爲上邦。英國現在雖然是很強盛，有很好的物質的文明，但是尼泊爾不理會。由此便可知尼泊爾真是受了中國的感化，尼泊爾視中國的文化，才是真文化。視英國的物質文明，不當作文化，只當作霸道。

我們現講大亞洲主義，研究到這個地步，究竟是甚麼問題呢？簡而言之，就是文化問題。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衝突問題。東方的文化是王道，西方的文化是霸道。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；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。講仁義道德，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；講功利強權，是用洋槍大砲來壓迫人。受了感化的人，就是上國衰了幾百年，還是不會忘記。還像尼泊爾至今是甘心情願，要拜中國爲上邦。受了壓迫的人，就是上國當時很強盛，還是時時想脫離，像英國征服了埃及，滅了印度，就是英國極強盛，埃及印度還是時時刻刻要脫離英國，時時刻刻做獨立的運動。不過處於英國大武力壓制之下，所以一時不能成功。假若英國一時衰落了，埃及印度不要等到五年，他們馬上就要推翻英國政府，來恢復自己的獨立地位。諸君聽到這裏，當可知這東西文化的優劣。我們現在處於這個新世界，要造成我們的大亞洲主義，應該用甚麼做基礎呢？就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做基礎，要講道德說仁義。仁

（錢運權）就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。我們有了這種好基礎，另外還要學歐洲的科學，振興工業，改良武器。不過我們振興工業，改良武器，要學歐洲，並不是學歐洲清談別的國家，壓迫別的民族的，我們是學來自衛的。

近來亞洲國家學歐洲武功文化，以日本算最完全。日本的海軍製造，海軍編製，不必說歐洲人。日本的陸軍製造，陸軍運用，還可以自己作主。所以日本是亞洲東方一個完全的獨立國家。我們亞洲還有個國家，當歐戰的時候，曾加入同盟國的一方面，一敗塗地，想被瓜分。在歐戰之後，又把波斯人趕走了，現在也成了英國完全獨立國家，這個國家就是土耳其。現在亞洲只有兩個頂大的獨立國家，東邊是日本，西邊是土耳其。日本和土耳其，就是亞洲東西兩個大屏障。現在波斯、阿富汗、阿拉伯也起來學歐洲，也經營了很好的武備，歐洲人也是不敢輕視那些民族的。至於唐泊爾的民族，美國人尚且不敢輕視，自然也有很好的武備。中國現在有很多的武備，統一之後，便極有勢力。我們要講大亞洲主義，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，只須仁義道德做基礎，聯合各部的民族，亞洲全部民族便有勢力。

不過對於歐洲人，只用仁義去感化他們，要請在亞洲的歐洲人，都是和平的退回我們的權利，都就像與虎謀皮，一定是做不到的。我們要完全收回我們的權利，便要訴諸武力。再說到武力，日本老早有了很完備的武力，土耳其最近也有很完備的武力。其他波斯、阿富汗、阿拉伯、廓爾喀各民族，都是向來善戰的。我們中國人數有四萬萬，向來雖然愛和平，但是為生死的關頭，也當然是要奮鬥的，當然有很大的武力。如果亞洲民族全聯合起來，用這樣固有的武力，去和歐洲人講武，一定是有勝無敗的。更就歐洲和亞洲的人數來比較，中國有

四萬萬人，印度有三萬五千萬，緬甸、安南、暹羅由共起來有幾千萬，日本一國有幾千餘，其他各弱小民族有幾千萬。我們亞洲人數佔全世界的人數幾過四分之一。歐洲人數不過是四萬萬，我們亞洲全部的人數有九萬萬。用四萬萬人的少數來壓迫九萬萬人的多數，這是和正義人道大不相容的。反乎正義人道行為，終久是要失敗的。而且在他們四萬萬人之中，近來也有被我們感化了的。所以現在世界文化的潮流，就是在英國美國，有少數人提倡仁義道德。至於在其他各野蠻之邦，也是有這種提倡。由此可見西方之功利強權的文化，便要服從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。這便是新道要壓從王道，這便是世界的文化，日趨於光明。

現在歐洲有一個新國家，這個國家是歐洲全部白人所排斥的。歐洲人都視他為毒蛇猛獸，不是人類，不敢和他相接近。我們亞洲也有許多人，都是這一樣的眼光。這個國家是誰呢？就是俄國。俄國現在要和歐洲的白人分家，他為甚麼要這樣做呢？就是因為他主張王道，不主張霸道。他要講仁義道德，不願講功利強權。他極力主持公道，不贊成用少數壓迫多數。像這個情形，俄國最近的新文化，便極合我們東方的舊文化。所以他便要和東方攜手，要和西方分家。歐洲人因為俄國的新主張，不和他們同盟，恐怕他的這種主張成功打破了他們的霸道。故不說俄國是仁義正道，反說他是世界的反叛。

我們講大亞洲主義，研究到結果，究竟要解決甚麼問題呢？就是為亞洲受痛苦的民族，要怎樣謀求以抵抗歐洲壓迫民族的禍。簡而言之，就是要為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的團體。受壓迫的民族，不但是在亞洲專有的，就是在歐洲境內，也是有的。行霸道的國家，不但是壓迫亞洲外國的民族，就是在本洲本國之內，也是一樣壓迫的。我們講大亞洲主義，

以正道為基礎，是為打不平。美國學者對於一切民衆解放的運動，認為文化的反叛。所以我們現在所提出來打不平的文化，是反叛霸權的文化，是求一切民衆和平等解放的文化。吾們日本民族既得了歐美的霸權的文化，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。從今以後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，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，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守衛？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選擇。

### 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

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對各黨員演說詞！

諸君：這次國民黨改組，變更奮鬥的方法，注重宣傳，不注重軍事。今日提出這一個問題來，為甚麼奮鬥的方法，要變重宣傳，不要注重軍事呢？大家知道我們革命的方法，指推倒滿清以後，都是注重軍事；以前是注重宣傳。這個原因，是在後來組織軍隊的機會，比從前多。說起功效來，是一樣大呢？自然是宣傳奮鬥的效力大，組織軍隊的效力小。譬如就武昌起義說：表面上雖然是軍事奮鬥的成功；但當時在武昌的軍隊，是清朝訓練的，不是本黨訓練的。因為沒有起義之先，他們受過了我們的宣傳，明白了我們的主義，才為主義去革命。所以這種成功，完全是由宣傳奮鬥的成功。假若當時武昌的軍隊，沒有受過宣傳，不樹白革命的道理，專由本黨另外起一支兵，去打那些清兵，想把他們盡數消滅；他們一定拚命來和我們反抗。那麼，我們的革命，恐未必能夠成功！或者我們有了一支兵，對於我們的兵士，絕不注意宣傳，兵士絲毫不知為甚麼要革命的道理，拿這一種軍隊來和清兵奮鬥。那麼勝負之數，也未可必。至於武昌起義，當時能夠達到自願的道理，完全是由於清軍軍隊的

自動的「經發起」便馬到成功。那些清兵有自動力的根本原因，全是由於我們的宣傳的效果。他們受了宣傳，都贊成我們的主義，所以便不來和我們反抗。像這樣用敵人的軍隊來做我們的事業，所收的效果，該是何等大呢？自清朝推倒了以後，我們便以為軍事得勝，不必注重宣傳，甚至有把宣傳，看做是無關緊要的事。所以弄到全國，沒有是非，引起軍閥的專橫，這是我們不能不負責任的。現在我們要再圖進步，希望我們的革命主義完全成功，便要恢復武昌起義以前的革命方法，注重宣傳。所以這次改組以後，便要請大家向宣傳方面去奮鬥。

我們用已往的歷史證明起來，世界上的文明進步，多半是由於宣傳。譬如中國的文化，自何而來呢？完全是由於宣傳。大家都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孔子，他周遊列國，是做甚麼事呢？是注重當時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。他刪詩書，作春秋，是為甚麼事呢？是注重後世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。所以傳播全國，以至於現在，便為文化。今日中國的舊文化，能夠和歐美的新文化並駕齊驅的原因，都是由於孔子在二千年以前，所做的宣傳工夫。再像佛教，自印度流行到亞洲全部，信仰的人數，比那一種教要多些，都是由於釋迦牟尼善於宣傳的效果。再像耶穌教，從前自歐洲傳到美洲，近代傳到亞洲，流行於中國，世界上到處都有他們的教堂。這樣普通的道理，也是由於耶穌教徒善於宣傳。宗教之所以能夠感化人的道理，便是在他們有一種主義，令人信仰。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義，便深入刻苦，更能夠為主義去死。因為這個原因，傳教的人，往往為本教奮鬥，犧牲生命，誓死不辭。所以宗教的勢力，比政治的勢力，還要偉大。我們國民黨要革命的真理，是要改革中國政治，實行三



民主義和五種憲法。我們的這種主義，比宗教的主義，還要切實。因為宗教的主義，是講將來的事，和在世界以外的事。我們的政治主義，是講現在的事，和人類有切膚之痛的事。宗教是為將來靈魂謀幸福的，政治是為眼前肉體謀幸福的。說到將來的靈魂，自然是近於空虛；講到眼前的肉體，自然有憑有據。那麼，宗教宣傳空虛的道理，尚可收到無量的效果；我們政黨宣傳有可憑據的道理，還怕不能成功嗎？要政治上切實的道理，實行出來，統共有兩種方法：一種是用武力，壓迫齊集，強迫去行。中國古時政治變革，大多數用這種方法。一種是靠宣傳，使人心悅誠服，情願奉命去行；這種方法，在中國歷史上不多見。中國實行改革政治的人，最大的毛病，都是自私自利，許多英雄豪傑，都想要做皇帝。從前刻成獨裁制，不專用武力的，只有湯武革命。他們起初用七十里和百里的地盤做根本，造成良政府，讓全國人民都佩服。所以後來用兵，二經勞動，便東面而征西夷怨，南面而征北狄怨，全國人都很歡迎的。不專用兵力，便統一中國。他們當初要造成良政府，讓人佩服的事業，便是注重宣傳。後來全國人歡迎，不和他們反抗，便是因為受過了宣傳。所以當時中國人民，便享幾百年幸福。後人都說他們的革命，是「順乎天，應乎人」。到了現在，人類的政治思想極發達，民權的學說極普遍，更不可專用兵力。必要人人心悅誠服，都歡迎我們的主義，那才容易成功。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，宣傳要用九成，武力只可用一成。我們國民黨這幾年用武力的奮鬥太多，宣傳的奮鬥太少。此次改組，注重宣傳的奮鬥，便是挽救從前的弊病。

諸君担负宣傳的任務，應該有恆心，不可虎頭蛇尾，今日熱心奮鬥，明日便心灰意冷。因為要人心悅誠服，不是一朝一夕，一言一動，能夠收效果的。必要把我們的主義，漸漸默

此，深入人心，那才算是有效果。我們要能夠收到這種效果，便非請諸君對於宣傳，徹盡極的工夫不可。如果不能繼續做去，便是不明白革命的道理。假若真明白了革命道理，便恆恆心。因為革命是有目的的，要達到一定的目的，便不至中途廢止。我們一定要達到這稱目的，那就是我們的志氣，無論甚麼人做事，都有一種志氣。古人說「有志者，事竟成」。用這一句話對個人說，大抵在市井之上，熙熙攘攘，往來不絕的人，都是志在發財，他們究竟能不能得志呢？有的能夠做富翁，是得志的。但是這種志氣，過於自私自利，和別人的利害相衝突，便容易被人消滅，所以大多數的人，都是不得志。有一種志氣，是大家公美的志，眾人都有，做去，便容易成功，所謂「衆志成城」。像革命黨從前想推翻滿清，到後來果然建設民國，那才算是「有志者，事竟成」。就推翻滿清而論，從前太平天國，也有這種志願。當時何以不成功呢？原因是在甚麼地方呢？洪秀全自廣西金田村起義，打廣湖北、江西、安徽，建都南京。他們的革命，本來可以成功的，因為後來會黨、左宗棠、李鴻章那一班人出來破壞，所以失敗。滿清因為能夠利用會黨，左宗棠、李鴻章那一班人，所以他們的天下還能夠維持。曾國藩、左宗棠、李鴻章都是漢人，洪秀全也是漢人。洪秀全所反對的本是滿人，不是漢人；但是當時漢人知道要反對滿人的很少，所以漢人便自相殘殺，弄得結果，滿人坐收漁人之利。自明朝漢人亡國之後，排滿的舉動，不知道有多少次。失敗的原因，都是漢人自相反對。如果漢人不反對，太平天國的革命，便老早成功了。辛亥年武昌起義，全國戰事不過兩三個月，便大功告成。太平天國打了十幾年仗，還是不能成功，當中的原因，全是由於漢人自己維持不維持。辛亥年，漢人知道會黨維持，所以滿清的江山，一推便倒。太平天

國時，漢人不知道自相維持，所以移洪秀全之身，總是推清治昏倒。漢人不知難自相維持的難，是由於全國漢人，明白不明白滿漢的界限，辛亥笑到全國漢人明白了滿漢的界限，所以武昌的漢人一經起義，便沒有漢人再反對漢人，去維持漢人的天下。國內明白不明白滿漢的界限，是由於去抗革命的人有沒有普遍的宣傳。當辛亥年武昌沒有起義之先，我們革命黨老早發明了「民族主義」。一般有思想的人，都會這種主義對全國宣傳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大家一心，向前奮鬥，弄得後來漢人竟不知道要光復漢族，非排去滿人不可。故武昌起義之後，便沒有漢人再去幫助漢人。漢人沒有漢人的幫手，他的江山，怎樣能夠保存呢？像辛亥年漢人排滿，這種漢人要做一件事的力，叫做「羣力」。這種「羣力」是很大的，因為中國的商業太次，要用四萬萬人的力，才容易成功，不是一兩個人的力，可以辦得到的，因為「兩湖人的力，每斤可以搬運一千斤，用一百人的力，每斤可以搬運十萬斤。如果用四萬萬人的力，每斤可以搬運多少斤呢？四萬萬乘一百日內，又可以搬運多少斤呢？因為沒有四萬萬斤，可以同時搬運貨物的事實，所以這種「羣力」是甚麼樣大，諸君還不容易明白。我們可舉動物的羣力來證明一證明。各種動物用力，可分作兩種：一種是用孤力的，像一虎在跑，一羣鹿空谷，虎是不能奔奔的，他所用的力是孤力。他項走獸，如獅如豹，都是一虎在跑，一種是用羣力跑，動物中天性最合羣的是螞蟻，他們合羣的有時可到幾千萬。蜜蜂合居的也是極多，并且很有條理，他們往往在一窩之中，都是分職任事，有做窩的，有覓食的，有採花的，有看門的，有養蠶索的，有做重領的，叫做蜂王。好像國家一樣，在行施、立法、司法，種

種人員，毫不紊亂。做起事來，既不能越權限，又能夠互相幫助。至於螞蟥所用的「毒力」，更爲容易看出。譬如我們在郊外步行，遇到風雨的時候，常見無數螞蟥，用泥做成一條一條的隧道，以避風雨而便出入。如象那樣的工作，是一個螞蟥去做，那麼用他極微的力去搬運極微的泥土，要做成一條長隧道，應該要多少時間，才可以成功呢？但是用無數的螞蟥，都去搬運塵埃，同力合作，積少成多，便可以在短時間之內，做成很長的隧道。天的天性和動物天性的不同，多數天能吞羣，但是羣性的程度，不及蜜蜂和螞蟥。譬如許多蜜蜂，同在一處，牠們在一羣之中，各司其事，彼此對於職務，不互相侵犯，亦不互相規避。牠們各盡各的職務，始終去做，好像守門的蜂，尾上藏有蜂蠶，知道牠的職務，是保護全羣安全。譬如果遇到飛鳥來侵犯同羣的安全，他使用尾刺，拚命抵抗，就是犧牲生命，也是不辭。這種奮鬥的精神，真是視死如歸，這種視死如歸的特長，不是數說的是他生成自然而然的，所以說是天賦。天便沒有這種天性。像常兵的兵，必要受過許多訓練，然後才能應戰。到了臨陣的時候，這將許發生死利害，違反他的職務的，近來文明國的兵士，雖有死守職務，不計利害的，但是他們的天性濃厚，還是不及蜜蜂。至於中國的兵士，更是比不上。做過帶兵的人，好幾次打釘，好字不當兵。要他們成好兵士，必須經過許次的教訓，才勉強有用。如果說到忠忠厚厚，和蜜蜂比較，更是差得遠。蜜蜂賦有天生吞羣的天性，一羣之中，各司其事，而不加以訓練，是自然而然的。人亦賦有多少天生吞羣的天性，但須加以訓練，然後吞羣的天性才有進步。進步到極點，還是不及蜜蜂。蜜蜂實行天賦的特性，勇往向前，毫無顧慮，只使每每因後天的訓練，沒有觸熱，容易喪失先天的特性。因爲這個原因，成羣中常發覺

許多亂臣賊子，自相殘殺，蟻蟻和螻蛄之中，便沒有這種現象。

對，我們要求中國進步，造成一個極合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國家，非用「暴力」不可。要顯「暴力」還是在各黨競爭力，大家去奮鬥，不可依賴別人。一部分用暴力去做，用暴力去與所說效果，是很複雜的。自民國成立以後，發生出江寧變亂，趙秉鈞那兩般警察來，那兩般官保在滿漢的時候，那本亦是複雜的，初降到民間來，也退處於共和，革命維護，不敢獨佔。到後來，那法，這個原因是在甚麼地方呢？因為推倒滿清之徒，所宣稱的，那兩般官保還不知。這民間是甚麼東西？人民又不知道怎麼樣做。去天去去監督他們，而在專制時候，有皇帝做主人，那時候管理他們，他們怕皇帝的威權，非他們的官保，所以他們甘伏於奴隸之至。對，那民國的民本，這主人，應該有權可以監督他們的。但是初次脫去奴隸的地位，忽然弄到主人，那地位還不知道怎麼樣做主人的方法，實行民權，所以他們便自無主人，那時候，那兩般官保，創設民國，原是先覺先知來干涉，有時還是不敢亂為。到了後來，官保和軍閥連成一氣，他們更更有膽量來把持政權，違法亂紀，無所不為。不是說世界做皇帝，張勳復辟，便是曹錕拿錢買總統，用武力反叛民國，所以弄到今天，不是人民的國家，完全起官保和軍閥的國家。人民的犧牲，本來沒有蜜餞和蟻蟻的共生長處，所以能夠變好的原故，多半是由於學習。普通人要學習，便是不知，先要先知的人，對他們知，便應該去教。教便是宣傳，宣傳十，宣傳百，宣傳千，久而久之，便可傳到四萬萬。如果四萬萬人都明白了我們的主義，他們便歡迎我們去建設中華民國，要做到這樣的偉大事業，只有共產才有這個力量。因為本黨是

有主義的，別當沒有主義，所以牠們便敲不倒。造成一個國家，是從何而起呢？何處國家呢？國家是人人生死所在而地方。國家的基礎是建築在人民思想之上。世界出現在何以多是以「民國」呢？從前何以都成「帝國」呢？因為人民的政治思想，各有不同。改革國家，并不是要把所有的江山都要改變才好。改革國家，并不是要把白雲出搬到海內，把東江、西江、北江，都要改變河道方向。黨要改造人心，除去人民的舊思想，另外換家一種新思想。這便是國家的基礎革新。國家有了新基礎，那便好像做新屋一樣。其與舊屋基礎成可以換做牆上牆還有甚麼去困難呢？黨黨三民主義，便是無形中改造人民思想的。何謂三民主義呢？簡單的說，便是：民有、民治、民權。詳細的說，便是：民族主義、民權主義、和民生主義。近三項主義的思想是要把愛國的主權，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內。一國的政治，都是由人民所出。所得的國家利益，由人民共享。這三項意思，便可用民有、民治、民權三個字包括起來。五權憲法是根據於三民主義的思想，用來組織國家的。好像一個蜂窠，蜂窠的覓食採花看門等任務，都要所有的蜜蜂來分擔責任，各司其職。總而言之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，都是建國的方略。建設一個國家，好像是做成一個蜂窠。在窠內的蜜蜂，不許有損及利己的事。必要強壯有條，彼此毫無衝突。我們將來的國家，做到三民主義，與治、黨、學，便是世界上最安樂的國家。在此國家之內的人民，便是世界上最安樂的國民。我們深達到這個目的，不是現在廣東少數的國民黨員，可以做得成功的。必要應用「暴力」去逼全國人都開必協友去做，那才容易成功。要全國人都開我們去做，便要他們明白我們做事的主義。如果不然，我們不請不詞我們去做，並且還要反對我們。像做外國人的奴隸，本來沒有人甘心情願的。但

是從前的漢人，不知道做中國皇帝的是從外國來的藩人，所以曾爾蓋、左宗棠那一般漢人，便情願去做滿人的奴隸，來反對漢人。因為他們在那個時候，只知道忠君大義，清朝溥仁厚澤，我們是不能反對的；不知道有滿漢的界限，民族的思想，滿人來做漢人的皇帝，是不能反對的。所以他們一生做外國人的奴隸，反以為榮耀。到了辛亥年，全國漢人的思想，便和從前大不相同。所以武昌革命，一經發起，便全國響應。我們見到此地，所以從事革命，便要宣傳我們何以要革命的主義。從前宣傳民族主義，推翻滿清，很有功效。我們現在從事宣傳，必要把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，同民族主義一樣的注重。不過從前宣傳民族主義的時候，有漢人同滿人的比較，很容易教人明白。現在宣傳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，難找到一個簡單比較的，很不容易教人明白。因為環境可以束縛人的，譬如老監犯，在牢內住了十幾年，如果一時把他放到外邊，教他回去，他仍然是回到老監牢。因為他在監牢住久了，習慣成自然，如果回到老監牢內去，便覺得很自然；若是到別的地方，便覺得不自然。再者大家都知道美國最發達的南北戰爭，是由於黑奴制。當時美國南方有幾百萬黑奴。北方是工商業的省分，南方是農業的省分，因為有了許多黑奴，便可以替他們去耕種。戰爭的原因，是北方主張人道主義，要求人人平等，不可有奴隸的制度，想用政府籌一大宗款，去贖那些黑奴。南方主張人民有財產保護權，黑奴是他們的財產，政府不能干涉，反對北方的主張。因為這項爭端，便發生南北之戰。後來，北方勝利，南方失敗，實行放奴，讓那幾百萬黑人自由。那些黑奴初放出之後，便一時無所措手足，覺得諸事都不方便，以為自己從前做奴隸的時候，所有的衣食居，都有主人辦到，非常完備。那個時候的生活，是很安樂的，一旦脫離了主人，

自己便不知道怎麼樣可以謀衣、食、居，一時的的生活，便覺得痛苦。諸君都知道美國有兩個大偉人：一個是華盛頓，一個是林肯。林肯之所以出名，是由於放黑奴。黑奴到現在，才知道要感謝他；但當初放出來的時候，不但不感謝他，並且還要謾罵他。當時有許多黑奴常對林肯流罵說：「我們從前是很安樂的，爲甚麼你要來害我們呢？」我們革命黨推翻滿清，把人民由奴隸的地位，超渡到主人的地位。現在做了主人，不但不來感激，因爲暫受目前的痛苦，反要來謾罵，常有人說：「我們從前是很安樂的，自革命之後，國亂民窮，要存身命天天遭害，或者清朝復辟才好，民國真是沒有用啊」。試問從前的人見了官要打屁股，現有不愛這種刑罰，只就這一件事說來，民國到底是好不好呢？我們要人明白民國的好處，必要用普遍的宣傳去感化人，萬不可專用兵力去壓制人。如果專用兵力，就是一時成功，還不能根本改革人的思想，變更人的習慣。好像現在陳炯明的軍隊投北，陸榮廷的軍隊也投北。他們爲甚麼要投北呢？因爲他們的理想，以爲北京從前出真命天子，那才是真正的，民國是假的。再像民國六年陸榮廷到北京，還要去向宣統叩頭，這種改不了的奴性，和美國的黑奴當初放出來之後，一時還失不了奴性的道理，是一樣的。我們要根本上改變他，便要想法子去感化他，感化就是宣傳。大家担負這種任務，所用的方法：必須隨機應變。好像現在因爲關稅問題，外國人用兵船來示威，我們要和他們反抗，便要應用民族主義。要說明民族主義，是很容易的；說明民權主義，那便困難；至於要說明民生主義，那更困難。許多人從前只知道民族主義，現在才知道民權主義。講到民生主義，現在還有許多人不知道的。我們担任宣傳的人，自己先要明白他才好。如果不然，便是以盲導盲，都不知道是從那一條路走。



革命沒有成功以前，廣東人有一句俗話，可以包括民生主義，這句話是歡迎民生主義的，很可以用來做羣衆宣傳的材料。因為普遍的宣傳，是要對極無知識的羣衆去演講。普通人極歡迎的心理，是在甚麼地方呢？拿他們心理上極歡迎的話去演講，便可感動許多人，不必費很大的力量，便收很大的效果。這句話不是我們革命黨說的，是普通人民自己造出來的。這是一句甚麼話？就是：「革命成功，我們大家有平米吃」。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。因為革命成功了，如果實行民生主義，國民真是有平米吃。現在的米比從前的還要貴，大家不要以為這就是革命成功之後，實行了民生主義的效果，這個米貴的道理，是因工價抬高的原故。我們廣東的工人，從前沒有團體，近來因為知道了被東家壓制，便組織種種工會，去反抗他們。遇到和東家衝突的時候，便罷工，要求加工價，減時間。這種方法，是從外國傳來的。外國工人要求加工價，是因為他們的工業發達，工廠極大，普通一個工廠，一年可以得幾百萬利息。像上海前幾年的工廠，一百萬資本，每年可以得兩三百萬利息。外國像這樣大的工廠，每年也可以得幾十萬利息。外國的工人因為生活太高，便結起團體來，和廠主商量，只許廠主賺若干，其餘都要分到工人。這項情形，宣傳到中國來，我們的工人，不管工業情形是怎麼樣，也是一樣照行。不知道中國沒有極大的工廠，只有做散工的勞動，他們還要求加工價，所以百物昂貴，米也隨之而貴，這是我們革命黨提倡人民自由的結果。要補救他，有甚麼方法呢？歐美補救的方法，資本家一方面的，是工價加高，貨價也抬高，這不是根本的解決。他們現在所想的根本解決，是社會革命。中國的工業還沒有發達，罷工的事，在外國可行，在中國不可行。我們革命成功之後，要有平米吃，究竟用甚麼方法可以做到呢？外國人

想做的，是工人同農民合作，不要商家做經紀，賺佣金，便可省却許多消耗費。這件事，是要大家去做，政府加以提倡，便容易成功。廣州此刻米貴，最大原因是商家壟斷，有中飽的弊端。要除去這項弊端，便要工人同農民合作。要工人和農民知道怎麼樣合作，便要去宣傳這個道理。現在我們的工人，大多數都是有知識的，很容易宣傳，難處是在要農民知道。米出於農民，原價一元，直接可以買二十斤；間接向商家去買，用銀一元，只可買米十斤，中間被商家賺了一半。要米價平，便要工人同農民辦一合作社，用工人所做的器具，交換農民所出的米，省去商家的中飽。那樣，米價便可以平。外國實行這種方法，最有成績的是英俄兩國，他們所辦的合作社，大約有幾千萬人。我們如果做照英俄兩國的方法去行，便有平米吃，工人和農民也可以多得錢。要達到這種目的，必要有團體去行。要有團體，便要勸他們入黨。入了黨之後，才可以請師父來教。我們把這個方法怎麼樣去行，實行了以後，做一個甚麼國家，並不是難事。難處是由於不知，不是不能行，是由於不知道怎麼樣去行。孟子說：「挾泰山以超北海，非不行也，是不能也。為長者折枝，非不能也，是不行也。」我們如果澈底的知了，再去行，那就是為長者折枝，不是挾泰山以超北海。

我們想要造成一個有條理的國家，就是像蟻巢和蜂窩一樣。蟻巢和蜜蜂還有這種組織能力，人為甚麼沒有這種能力呢？人為萬物之靈，所有的智識，比較甚麼動物都要高一點，是應該有這項能力的呀。我們現在擔任國事的人，把國家應該做的大事，一概不理，只知道爭權奪利，自求殘殺，為甚麼還不如蜜蜂呢？如果不知道國家是甚麼東西，只要去看蟻巢和蜂窩。古人說：「人猶己蟻，人獨己溺」。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。國家之內，一物不得其所，

便是我們的責任。大家都是國民黨員，應該擔負這個責任，用宣傳去奮鬥，從前所以不能行的原故，是由於不知。蜜蜂和螞蟻，本來也是不知，但是他們有天生的長處。不過他們的長處，各個的螞蟻，只限於一件事；我們人類是甚麼事都可以做得到的。譬如從前以爲人總不能像鳥雀一樣，飛到天上。現在的人坐在飛機中，直達雲霄，是不是飛上天呢？飛上天都可以做得到的，別事還不能做嗎？古人說：「知易行難」；我的學說是「知難行易」。從前中國百事都腐敗的原因，是由於思想錯了。自我的學說發明以後，中國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。拿我的學說去做事，無論甚麼事都可以做得到的。

中國現在是最貧弱的國家，像葡萄牙那樣小的國，尚且派兵船來示威。連葡萄牙那樣小的國，我們還要怕他。講到我們從前的時候，本來是很富強的。像唐朝各國都派人來留學，萬國來朝。日本從前是很貧弱的，也受過了像我們白鴉潭一樣的恥辱，到了近來才富強。所以能夠富強的原因，是由於維新。如果我們立志要國家富強，方法是有的。就是方法一時想不通，只要百折不回，一往向前去做，總是可以做得成的。像飛機不是一次做成了，便可以飛的，是經過了好幾次的改良，才完全成功。不過首先要立一個志願，照那個志願去做，總是不改，將來的結果，一定是有希望的。今天我希望國民黨員的，是要諸君立志，於十年之內，把中國變成世界上頂富強的國家。只要諸君有了志願，方法是很多的。中國從前是富強的，英法現在是富強的，學一國富強的方法便夠了，如果自己真沒有方法，便可以請師父。像大沙頭的那般青年飛機師，從前本不知道怎麼樣飛。但是請外國技師來教，所以學到現在，便飛得很好。但諸君須先有這項志願，自己有了這項志願，還要去做自己的志願，推到

四萬萬人都有這項志願。如果人人都有了相同的志願，便能夠學螞蟻和蜜蜂，合羣築羣力去行。

我們這次革命，一定是能夠成功的，不過要大家先有這項志願，立定恆心去做。如果弄到成功，把中國建設好了，大家便有平米吃。到了有平米吃，中國便是世界上頂安樂的國家，諸君便是世界上頂幸福的人民。我們要做到這個地步，不可專用兵力。因為兵力只可以用來做破壞的事，不可用來做建設的事。要做建設的事，便要有主義和方法。要全國人都明白建設的主義，便要有宣傳。所以從今天以後，要請大家注重宣傳的奮鬥，不要注重兵力的奮鬥。

## 革命成功在乎革命黨員有團體

——民國十三年一月廿日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詞——

各位同志代表諸君：今天在此開中國國民黨全國大會，這是本黨自有民國以來的第一次，也是自有革命黨以來的第一次。我們革命黨用了三十年工夫，流了許多熱烈的心血，犧牲了無數的聰明才力，才推翻滿清，變更國體。但在這三十年中，我們在國內從沒有機會開全國國民黨大會，所以今天這個盛會，是本黨開大會的第一次，也是中華民國的新紀元。

革命黨推翻滿清，第一次成功，是在武昌，那天的日期是雙十日。今天是民國十三年的一月雙十日，所以這個會期，開武昌起義的日期，都是民國很大的紀念。從前革命黨雖然漢朝滿清，變更國體；但是十三年以來，革命主義，還沒有實行，這就是革命還沒有成功。此

中最大的原因，是當時革命黨外面見到外國富強，中國衰弱，被人藐視。內而又受福清專制，做人奴隸，幾幾乎有亡國滅種之憂。一時發於天良，要想救國保種，只知道非革命不可，但不知道革命何時可以成功。並想不到成功以後，究竟用一個甚麼通盤計畫去建設國家。只由各人的良心所驅使，不管成敗，各憑各的力量去爲國奮鬥，推翻福清。這種奮鬥，所謂各自爲戰，沒有集合，沒有紀律。故福清雖然推翻，到了十三年以來還沒有結果，這就是我們的革命，仍然是算失敗。

我們現在得了廣州一片乾淨土，集合各省同志，聚會一堂，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。從前我們沒有想到要開這種大會，沒有想到我們的黨務究竟是如何進行，是因爲受了福清官僚的欺騙。我們受了福清官僚甚麼欺騙呢？因爲一般同志頭腦太簡單，見得武昌起義以後，各省一致贊成革命，從前反對革命的官僚也贊成革命，由此少數革命黨，就被多數的官僚包圍。那官僚僚說：『革命軍起，革命黨消』。當時的革命黨，也贊成這種言論，於是大家同聲附和。弄到現在，只有軍閥的世界，沒有革命黨的成績。所以革命黨至今仍失敗，這就是我們失敗的大原因。今天大家都覺悟了，知道這話不對，應該要說：『革命軍起，革命黨成』。所以從今天起，要把以前革命精神恢復起來，把國民黨改組。這都是由於我們知道要改造國家，非有很大力量的政黨，是做不成功的。非有很正確共同的目標，不能夠改造得好的。我從前見得中國太紛亂，民智太幼稚，國民沒有正確的政治思想，所以便主張『以黨治國』。但到今天想想，我覺得這句話還是太早。此刻的國家，還是大亂，社會還是退步。所以現在革命黨的責任，還是要先建國，尙未到治國。從前革命黨推翻福清，不過推倒了清朝的大皇

帝。但大皇帝推倒之後，便生出了無數小皇帝。這些小皇帝仍舊專制，比較從前的大皇帝還要暴虐無道。故中國現在還不能像英國美國以黨治國，今日民國的國基還沒有鞏固，我們必需要另做一番工夫，把國家再造一次，然後民國的國基才能鞏固。這個要國基鞏固的事，便是我們今天的任務。此次各位同志來此開這個大會，和尋常的集會不同。今天這個大會，不是普通懇親會，不是平常討論會，也不是採集各地問題的會。這是一個甚麼會呢？我們自十三年以來，在政治上得了種種經驗，發明了種種方法，看到中國國家雖然不好，國勢雖然比從前退步，但知道中國還有辦法，還可以建設得好。革命黨三十年來為良心所驅使，不論成敗法革命，革命成功了，對於國家不知道用甚麼方法去建設。至於現在，我們已經得到了辦法。所以此次召集各省的同志來廣州開這個大會，就是把這個方法公諸大家來採納。在沒有開這個大會之先，已經組織了一個『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』。在那個委員會中，籌備了許久的時候。自今日起，要把這個籌備的方法，逐日提出來，請大家來研究，要大家贊成這些方法。諸君得了這些新方法，要帶回各地方去實行。至於這些新方法的來源，是本總理把先進的革命國家，和後進的革命國家，在革命未成功之前，已經成功之後，所得的種種革命方法，用來參考比較，細心斟酌，才定出來的。當中不完備的地方，在所不免。所以還要開這個大會，請大家來研究研究。以後便要請大家贊成到各地方去實行，同心協力，建設國家。此次國民黨改組，有兩件事：第一件是改組國民黨，要把國民黨再來組織成一個有力量有具體的政黨；第二件就是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。所以這次國民黨改組，第一件是改組國民黨的問題；第二件是改造國家的問題。這次大會，只有十天。十天的時期很短少，我希望大家要

憂惜光陰，明白這個大會的宗旨。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意見，當討論之時，便貢獻出來，參加在內。但是大家要知道會期是很短的，必須憂惜光陰。當研究問題之時，必須各人虛心，不可以無意識的問題來挑撥意見，如果生出無謂的爭論，會中的大問題就恐怕十天解決不了。我們這個會的成果便不好。所以我們要提防，要警戒。

我們對於改組黨和改造國家兩件事以外，另外有一件事，要大家注意。就是從前本黨不能鞏固的地方，不是有甚麼敵人，用大力量來打破我們。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破壞自己，是由於我們同志的思想見識過於幼稚，常生出無謂的誤解。所以全黨的團結力便非常渙散，革命因此失敗。我們以後，便要團結一致，都要把自己的聰明才力貢獻到黨內來。自己的聰明才力不可歸個人所用，要歸黨內所用。大家團結起來，為黨為國，同一目標，同一步驟，像這樣做去，才可以成功。政黨中最要緊的事，是各位黨員有一種精神結合。要各位黨員能夠精神上結合，第一要犧牲自由，第二要貢獻能力。如果個人能夠犧牲自由，然後全黨方能得自由。如果個人能貢獻能力，然後全黨才能有自由。等到全黨有了自由，有了能力，然後才能擔負革命的大事業，才能夠改造國家。本黨以前的失敗，是各位黨員有自由，全黨無自由，各位黨員有能力，全黨無能力。中國國民黨之所以失敗，就是這個原因，我們今日改組，便先要除去這個毛病。

本黨今日開全國代表大會，我希望各位代表，要把自己的能力和各地方的能力都貢獻到黨內來，合成一個大力量去改造國家，那是一定可以成功；一定在今年之內可以成功。今天這個大會，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的第一次，這是中華民國將來國史中的大光榮。我希望諸君

努力，在這十天之內，把應該要做的事，完全達到目的。

## 政黨之精神在黨員全體不在領袖一人

——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——

方才得俄代表報告，俄國行政首領列甯先生，已於前日去世。國民黨的同志們，當然非常哀悼。應該乘此次大會時，正式表決去一電報，以表哀忱。未表決之前，有幾句話與諸君先說一下：大家都知道俄國革命，在中國之後，而成功却在中國之前。其奇功偉績，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的。其所以能至此的緣故，實全由其首領列甯先生個人之奮鬥及條理與組織之完善。故其為人，由革命觀察點看起來，是一個革命之大成功者，是一個革命中之聖人，是一個革命中最好的模範。彼今已逝世，我們對之有何種感想，和何種教訓。我覺得於中國的革命黨有很大的教訓。什麼教訓呢？就是大家應把黨基鞏固起來，成爲一有組織的有力量機關，和俄國的革命黨一樣。此次大會之目的，也是在此。現在俄國的首領列甯先生去世了，於俄國和國際上會生出什麼影響來？我相信是決沒有的。因爲列甯先生之思想、魄力、奮鬥、精神，一生的工夫，全結晶在黨中。他的身體雖不在，他的精神却仍在，此即爲我們最大之教訓。

本總理爲三民主義之首創人，亦即中國革命黨之發起人。我們的革命，雖有幾次成功，但均是軍事奮鬥的成功，革命事業，並沒有完成，就是因爲黨之本身不鞏固的緣故。所以黨中的黨員，均不守黨中的命令，各自爲政。既沒有曾從一致信服的奮道德，又沒有活潑於自



由中的新思想。二次失敗，逃亡至日本的時候，我就想設法改組，但未成功。因為那時，各同志均極灰心。以為我們已得政權，尙且歸於失敗，此後中國實不能再講革命。我費了很久的時間和唇舌，其結果亦只是中國即要革命，亦應在二十年以後。那時我沒有法子，只得我一個人肩起這革命的擔子，從新組織一個中華革命黨。凡入黨的人，須完全服從我一個人。其理由即是鑒於前次失敗，也是因為當時國內的新思想尙未發達，非由我一人奮率起來，不易為力。到現在已經十年了，諸同志都已慣習了。有人以此次由總理制改為委員制，覺得不大妥當。但須知彼一時，此一時。當前同大家灰心的時候，我沒有法子，只得一人起來担負革命的責任。現在有很多有新思想的青年出來了，人民的程度也增高起來了，沒有人覺得中國的革命應在二十年以後了，我們從事革命的事業，國民只以為太慢不以為太快了。故此大改組，即把本黨團結起來，使力量加大，使革命容易成功，以迎合全國國民的心理。

從前在日本，雖想改組，未能成功，就是因為沒有辦法。現在有俄國的方法以為模範，雖不能完全做效其辦法，也應做效其精神，才能學得其成功。本黨此次改組，就是本總理把個人負擔的革命重大責任，分之衆人。希望大家起來奮鬥，使本黨不要因為本總理個人而有所興廢，如列甯先生之於俄國革命黨一樣，這是本總理的最大希望。

現在提出用本大會名義致電莫斯科，對列甯先生之死，表示哀忱案，請大家表決。至於各行政機關，已由政府通令下旗三日，本會亦應休會三日，此三日內，每日下午，本總理均在此演述民族主義。此講題，從前曾對高師學生演講過一次。再有兩三次，即可從大體講完。若詳細的講演，非長久時間不可。今乘此機會，僅三天之內，摘要把他講完。各位回去後

，即可以之爲宣傳的資料；其餘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目前沒有時間來講。將來講後，再得爲單行本寄與諸位。現在請俄國代表鮑爾登先生講列甫先生之爲人，請伍朝樞君翻譯。俟講完後，我們再來表決本問題。

## 黨員之奮鬥同於軍隊之奮鬥

——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閉會詞——

同志諸君：今天我們國民黨代表大會閉會的第十天，也是這次大會閉會的一天。這次開會以來，所辦的重要事項，秘書長剛才已經報告了。至於會中所辦重要的事，即刻要拿去做宣傳材料的，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。宣言全體，分作三段：第一段，是講中國國內的現狀。第二段是解釋本黨的三民主義。這一段，在宣言中尤其重要。因爲我們所主張的三民主義，是永遠不變的，要大家自始至終去實行這個主義。在同盟會沒有成立以前，已經是確定了。成立同盟會，就是要實行這個主義。後來，推翻滿清以至於建立民國，也是爲實行這個主義。但是自民國成立以至於今日，已經有了十三年，還沒有完全達到這主義的目的，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？一是由於我們的辦法不完全；二是由於各位同志不能同心協力，一致行動。我們這次開全國代表大會，訂一個完全辦法，劃一同志的步驟，并議定黨中的紀律，就是要大家能夠實行三民主義。把這個主義的言論，一定做成事實。推定這個主義的來源，是我從前和各位同志經過了許久的討論與研究，然後才確定出來的。在革命黨沒有成立以前，便有少數同志很贊同去實行。後來，革命黨成立了，就有多數同志贊同去實行。

。到了今日，便有極多的先覺先知贊同去實行。由此，便可見本黨的三民主義，是始終都不改變的。大家對於三民主義，以後要心悅誠服，完全坦負責任的責任。

宣言中的第三段，是本黨的政綱，是實行三民主義的節目。我們因為要實行三民主義，所以不得不照中國的現狀，依人民的要求，來規定這個政綱。人民所做不到的，我們要替他們去做，人民沒有權利的，我們要替他們去爭。所以三民主義是為人民而設的，是為人民求幸福的。我們從前革命，為三民主義去犧牲，就是為人民求幸福而犧牲。政綱既是依人民的要求來規定的，人民今年有甚麼要求，我們便規定一種什麼政綱。如果人民明年有別種要求，我們的政綱便要依他們的新要求，重新去規定。但是人民的要求，在短時期中，決無大變動，所以我們訂定的政綱，至少也要維持一年。在這一年之中，便要大家遵守，一致行動，照所訂定的條件去實行。我們在這次大會所訂定的政綱，或者有見不到的地方，諸君以權利對於自己定的政綱以外，不能說沒有新見解。所以這次所定出來的，不能說是完全屬到，沒有遺漏。但是諸君如果有了新見解，必須等到明年開第二次大會的時候才去修改。在沒有開第二次大會之先，我們對於這次大會所定的政綱，就萬不可違背。如果有了違背，便是亂大眾的步驟。而且此次大會所定的政綱，是從前經過了「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」許多的研究，又再經過大會中諸君的聰明才力，才訂定出來。訂定的條件，是預算在今年之內要實行的辦法。我們在這一年中的言論行動，便要和這個辦法相符合；如果不然，便是這個辦法沒有效力。這個辦法沒有效力，便是枉費了這次大會的工夫。政綱和主義的性質，本來是不屬的。主義是永遠不能更改的，政綱是隨時可以修正的。但是修改的時期，最少都要一年。除非遇了

很重大事情，對於政綱是發生根本變動的，我們臨時才可以召集特別大會去修改。由此，便可無政綱的修改，是在一定時間。因為預定了一定時期，大家進行的步驟，才有秩序，不致粉亂。本黨黨員，從前看見政綱有不對的地方，做事就立刻和政府相矛盾，這是本黨自亂的大毛病，此後大家必須要除去這個毛病。各位同志，以後縱然看見政綱有不對的地方，或者中選得了新見解，或者有特殊聰明的人，一時發見政綱中有不合理的地方，都不可以自作自為。如果一二人自作自為，便是亂了全黨的一致行動。

黨員的奮鬥，是和軍隊的奮鬥一樣。軍隊在奮鬥的時候，如果司令官的命令，一時不對，當兵士的都要服從，照原命令去共同前進。若是都能前進，或者將錯就錯，也能打勝仗。如果一部的軍隊，看出了命令不對，便單獨行動，以致牽動全軍，不能一致前進，弄到結果，不是首尾不能相顧，自亂陣綫，便要被人各個擊破，全軍就要覆沒了。本黨黨員從前常有自以為是的，便要獨斷獨行。所以弄到全黨的精神，非常渙散，革命事業，不能成功。以後我們革命事業完全成功，便要大家一致行動，團結精神。自根本上講起來，革命事業，是大家的事，不是一個人的事。既是大家的事，必要大家同心協力，才可以實行。如果不同心協力，便永遠不能實行。所以這次所定的政綱，是本黨臨時的號令，至少要行一年。在此一年之中，不是要一兩位黨員去實行的，是要大家共同去實行的。大家共同去實行，便是一致行動；一致行動，就是黨員的好道德！我們這次在廣州開會，是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，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，重新來改組國民黨的全體。從此以後，大家分散到各地方，便要希望一致奮鬥。奮鬥的方法，在中央有中央執行委員會，在各地方的，大家要組織區委員會，

或各地方委員會，把我們國民黨佈滿到全國。諸君此次不遠千里萬里而來，在此開了十日大會，議決了許多議案，是已經受了奮鬥的任務，獲了奮鬥的材料。散會之後，帶回本地方去，應該分給本地各位的同志，教各位同志都要拿這種材料，分給去奮鬥。所以這次的大會，好像是一個大軍事會議，定了種種作戰計劃，下了許多攻擊命令，交各將領帶回去實行作戰一樣。又好像是一個大工廠，製了許多槍砲，出了很多的子彈，諸君在此領了很多槍砲子彈，回到本地方去，便要分給到各位同志，去補充他們。各位同志得了補充，便要他們實行攻擊，不可空耗了這些補充。到了實行攻擊的時候，必須審察敵情，隨機應變，對於敵人，要能夠收效，那才算是冤枉了這些補充。

這次的大會，是頭一次試辦，只決定了一「中央執行委員會」去辦理中央的事務，各地方委員會和地方上的事務，就要大家分途去辦理。至於「中央執行委員會」的名單，是由多數同志推舉，再交本總理向今日大會中通過了的。大家不能說只有「中央執行委員會」的委員，便能夠做事；也不能說只有本總理所提出來的人，便能夠做事。各位同志中有很能夠做事，在此次委員名單中沒有提出來的，自然很多。大家如果知道了是很能夠做事的，在下次大會中，還可以推舉出來。我們不能說做了委員的才可以做事，不做委員的便不能做事。只要大家各盡各的責任去實行，各盡各的能力去奮鬥，都可以說是做事。至於講到做事的結果，此時更不能預定誰是能夠做事，誰是不能夠做事；必要各位有了成績，貢獻到黨內，到來年再開大會的時候，才可以決定。各位要將來的成績如何，散會之後，便要努力去奮鬥。到了來年開大會的時候，把自己奮鬥的成績，都報告到大會，讓大家去比較。到了那個時候，我

們才道是誰的成績頂好。因為成績是由於奮鬥而來的，如果多數人不奮鬥，當然不能有成績。若是一個人盡力去奮鬥，也可以得一個大成績，能奮鬥不能奮鬥，是在有沒有武器。諸君從這次大會，已經補充了很多的武器，回到各地方上盡力去奮鬥，將來的成績，一定是很好。在來年大會中，拿諸君的成績去比較，知道了誰的成績是頂好的，自然可以知道是誰的奮鬥頂好。我們要本黨的成績都好，就要從今以後，大家一齊去奮鬥。現在已經是民國十三年，就是國民黨在各地方公開奮鬥了十三年。因為見到從前的奮鬥尚不充分，所以這次要開大會，把全黨來改組。從前奮鬥不充分的原因，是由於沒有辦法。從此以後，有了辦法，就要諸君負責任，拿這個辦法去替國人發生一個新希望。我們從前革命，因為沒有好辦法，所以成功與失敗各有一半。從今以後，拿了好辦法去革命，便可一往直前，有勝無敗，天天成功。把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宣佈到全國的民衆，在今年之內，一定可把革命事業做到澈底的大成功。

## 主義勝過武力

——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晚款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演說詞——

蒙古巴先生和國民黨各省代表諸君：今晚是本總理來款迎諸君，本總理又來同諸君共同款迎巴先生。諸君此次到廣東來，開國民黨全國大會。本總理覺得諸君振作的精神，與旺的氣魄，是向來沒有的。諸君有這樣好的精神和氣魄，本黨前途有無窮的希望。這是本黨應該慶祝的，也是中國前途應該慶祝的。

我們這次革命，是先講方法，然後才去實行。從前革命，因為沒有好方法，所以不能大功告成。這次開全國大會，便是要定一個好方法。諸君在沒有得到方法之先，有一件事要弄君留心的，是本國理的學說，和古人的學說不同。古人所信仰的是：「知之非艱，行之維艱」；我所信仰的是：「知難，行易」。我們從前革命，本來沒有詳細方法。但是因為有諸先輩的犧牲，和諸君的努力，前仆後起，繼續進行，硬做成了兩件很大的事；一件是把滿清兩百多年的政府，完全推翻；一件是把中國數千年的專制國體，根本改變。這兩件大事，沒有詳細方法的時候，尚且可以做成。我們在那個時候，因為沒有很詳細的方法，所以我常常和人談革命，總有人問我說：「滿清有二十二行省的土產，四萬萬人民，內有海陸軍的鐵服，外有列強的幫助，請問你有甚麼方法可以推翻滿清呢？就令能夠推翻滿清，又有甚麼方法可以對付列強呢？」并且常用難題來對我說：「滿清對外不足，對內有餘」。又說：「我們不可革命啊！如果我們起了革命，列強必要把中國瓜分」。我們在那個時候，對付滿清推翻，對付列強不致瓜分，沒有別的長處，方法是在不問成敗利鈍，只問良心要做，便立志去奮鬥。我從前在英國的時候，有一次在圖書館內看書，遇到幾位俄國人，交談之後，知道彼此都是革命同志。俄國人便問起我來說：「中國的革命，何時可以成功呢？」我當時得了這句難答之問，便不能不答。但是我那一次亡命到英國，雖是初失敗之後，沒有辦法；然捲土重來之氣正高。心中希望二三年內就要再舉，再舉又必期成功。不過對那些俄國人，又不敢輕於答覆，故為最穩健之回覆說：「大約三十年可以成功」。俄國人便驚訝起來說：「你們在那樣大的國家發起革命，只要三十年便可成功嗎？」我當時又問俄國人：「你們俄國的革命，何

時可以成功呢？」他們答覆說：「大概一百年後能夠成功，我們便大滿足，此刻正是在奮鬥。成功雖然在一百年之後，但是現在不能不奮鬥；如果現在不奮鬥，就是百年之後也不能成功。因為要希望一百年可以成功，所以我們現在便努力奮鬥。」我當時聽了他們這番話之後，便想到我的答話，便覺得無以自容。因為我在初失敗之後，本希望中國的革命，急於成功，不過爲對外國人說話穩健起見，故多說三十年。及聽到他們的答話，知道他們的計畫穩健，氣魄雄大，加我好幾倍，所以我在當時便非常抱愧。我自那個時候以後，便環繞地球，周遊列國，一面考察各國的政治得失，和古今國勢強弱的道理；一面做我的革命運動，約計每二年繞地球一週。到武昌起義以前，大概繞過了地球六七週；每次到一個地方，總是遇到許多熱人。那些人總是來問我說：「我們看到了你這位先生，不知道失敗多少次了，爲甚麼還不畏氣，總是這樣熱心呢？這是甚麼理由呢？」我每次都沒有甚麼好話可以答覆，只有用我在英國圖書館內和俄國人的談話，來答覆他們說：「我不管革命失敗了多少次，但是我總要希望中國的革命成功，所以便不能不總是這樣奮鬥。」

俄國人立志革命，希望一百年成功，現在不過二十多年便完全達到成功的目的。我從前希望數年成功，現在已經到了三十年，還沒有大功告成。這是因爲中國人革命的方法和氣魄，不及俄國人。俄國人因爲有了這種氣魄和方法，所以革命一經發動，得到機會，便大功告成。俄國革命的成功，爲甚麼那樣大而且快呢？因爲俄國人立志穩健，眼光遠大，把國家大事算到一百年，甚麼方法都計畫到了，這就是經驗多而成功快。無論做甚麼事，成功都是在有好方法。方法是自何而得呢？是自學問智識而得。先有了學問，便有智識；有了智識，便





有方法。有了好方法來革命，一經發動，就馬到成功。我們從前受良心上的命令去革命，講到結果，沒有俄國成功那樣大而快的原因。就是在沒有好學問，好方法。至於實行革命，大家都是各自爲戰去幹，實在是不知而行。做到後來，能夠推翻滿清，且免去列強瓜分，都是無意中做出來的，預先毫沒有料到。十三年以來，我們革命的智識進步，有了許多方法，勞績又有俄國的好榜樣，此後革命，應該要先求知，然後才去行。本總理發明的學說，「知難行易」，如果知得到，便行得到。從前的革命，不知還能行；此後的革命，能知當更能行。知了才去行，那種成功，當然像俄國一樣。這就是我們今晚可以大大慶祝的。

▲我們今晚來歡迎巴先生，巴先生是外蒙古人。外蒙古自治以來，內政是很修明的。在陸軍一方面，也練了很多的騎兵。所以他們現在便是一個獨立的國家。這次巴先生到黃東的來意，還甚想蒙古再同中國聯合，造成一個大中華民國，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大民族，全國人口的總數是四萬萬。漢族人是多數，蒙古人是少數。中國在帝制時代，總是想壓制蒙古，在民國時代，北京政府也有徐樹錚練邊防軍去打蒙古。現在又想派馮玉祥帶兵去征服蒙古。但是蒙古總不怕北京政府的兵力，總是要脫離中國去獨立。我們南方政府向來沒有用過兵力去征蒙古的。今晚巴先生尚且不遠萬里而來，想聯合成一個大中華民國，就是因爲我們有主義。由此，便可見主義大過武力。用主義來建國，萬萬里都是來朝的；用武力去征服人，近在咫尺都是反叛的。由此便可知主義勝過武力。這便可以大大的慶祝，所以要諸君來公祝巴先生一杯，本總理也來公祝諸君一杯。

## 黨員不可存心做官

——民國十二年十月對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訓詞——

同志諸君：今天本黨懇親大會繼續開會的日期。諸君這次到廣東來開懇親大會，是要做一些甚麼事呢？諸君要知道應該做些甚麼事，便先要知道本黨是甚麼性質。本黨自成立以來，始終都是革命黨。辛亥年革命，推翻滿清，創造民國，一直到今日，徒有民國之名，毫無民國之實。關於民國的幸福，人民絲毫都沒有享到。今年是民國十二年，在這十二年之中，人民不但是沒有享民國的幸福，并且各省發生戰事，到處都有兵燹，年年都是受痛苦。這是甚麼原故呢？就是由於革命沒有成功。因為革命沒有成功，所以真正的民國，無從建設。我們從此要建設民國，所以還要來革命。民國一天沒有建設好，本黨就要奮鬥一天。諸君都是本黨的黨員，便要担負這個奮鬥的責任。

本黨最發達的地方，是海外各埠。海外華僑很多的地方，都有中國國民黨。華僑的思想，開通較早，明白本黨的主義在先，所以他們革命也是在先。每次起革命，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。但是本黨在辛亥年革命，能夠推翻滿清，創造民國，何以十二年以來，不能一氣呵成，建設民國呢？就是因為國內大多數人民，還不明白民國的道理，不了解本黨的主義。因為大多數人民不了解本黨的主義，所以本黨在中國革命，從前的破壞成功，現在的建設不能成功。我們要本黨的革命，自破壞以至建設，徹底做成功，還要國內外同志，大多數都担負這個責任，更行努力去奮鬥。

本黨政府，此刻建設在廣東。在這個政府所管轄之地，國內人民，加入本黨者，寥寥無幾。聞想南京政府成立之時，本黨的黨務，誠是何等發達；本黨的氣象，請是何等蓬勃！何以本黨在南京政府之時，便那樣興盛，此刻在廣東，反不如前呢？原因就是在本黨份子，此種過於複雜，黨內的人格太不齊，令外人看不起，所以外人都情願加入，幫助本黨來奮鬥。譬如許多黨員，總是想做大官。如果是得志的，做了大官，便心滿意足。這些黨員的心理，以為達到了做官的目的，革命事業，便算子結一樣；若是不得志的，不能做大官，便反對本黨，去贊成敵黨。至於熱心黨務，真正為本黨主義去奮鬥的，固然是不少，但是大多數黨員，都是以加入本黨為做官的終南捷徑。因為加入本黨的目的，都是在做官，所以黨員的人格，便非常卑劣，本黨的分，便非常複雜。諸君現在此地開黨大會，要想振興黨務，討論的事件，當然是很多。照本總理看起來，最要緊的事，是應該乘此機會，把那些不良的份子，設法去淘汰。那些不良的份子都淘汰完了，留下來的份子，自然是很優秀。大家從此便可以振作精神，一致為主義去奮鬥。做黨員的精神，是在甚麼地方呢？就是能夠為主義去犧牲，大家為黨做事。事無大小，必須持以毅力，澈底做成功。平日立志，應該想做大事，不可想做大官。如果在心做大官，便失去黨員的真精神。

本總理向來主張以黨治國。以黨治國這一說，是甚麼意思呢？是不是所有的黨員，都要做官，才算是治國呢？如果黨員的存心，都以為要用黨人做官，才算是以黨治國；那種思想，便是大錯。大家都知道滿人滅了中國之後，就是以滿清治中國。試問當滿清的時候，全國所有的大官，是不是都用滿洲人去做，才算是滿清治中國呢？完全不是的。最初滿清入關的

時候，便用洪承疇治中國。洪承疇是甚麼人呢？洪承疇就是漢人。到了後來，滿清更用許多漢人來治中國。推到春秋戰國的時候，有很多國家，都是聘用客卿治國。像李斯相秦，楚材晉用，都是用外來的人治國家。因為要某人做某官，就是要那一個人去做那一件事。如果那個人的才能，可以做那件事，才可以使他做那個官；若是他的才能，不能做那件事，他一定要去做那個官，便是不勝任，便沒有好結果。好像諸君在家內要有好菜吃，便要專請一個好廚子；要做好衣服，便要專請一個好裁縫；要做好屋住，便要專請一個好建築工程師。這些廚子、裁縫、和建築工程師的任務，在諸君自己家內的人，不能夠說都可以做得到。諸君自己家內的人，不能夠說都要做廚子、裁縫、和建築工程師。諸君與諸廚子、裁縫、和建築工程師，家內的人，便不能一定要反對。國就是大衆的一個大家庭，國事就是和家事一樣。如果說要黨員做官，才算是以黨治國，那麼，本黨的黨員，現在有三十多萬，廣東的知縣，只有九十多個，其餘的大官，更是很少。用這樣少的官，怎麼能夠分配到這樣多的黨員呢？所謂以黨治國，並不是要黨員都做官，然後中國才可以治。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，中國然後才可以治。簡而言之，以黨治國，並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，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，諸君要辨別得很清楚。至於本黨黨員，若是確為人才，能勝大任的，自當優先任用，以便實行本黨的主義。倘若有一件事發生，在一個時機或者一個地方，於本黨中求不出相當人才，自非借才於黨外不可。

本黨自成立以來，在國內進步很慢，在海外進步很快。但是到民口以後，就是海外進步也不很快，這是甚麼原故呢？就是由於一般華僑黨員，自以為革命成功，我是黨員，應該得

做官。如果得不到官做，便心灰意懶，失却原來奮鬥的精神。所以弄到海外各處黨務，至今都沒有朝氣，各處都是暮氣很深，前途是很危險的。我們要除去現在的暮氣，恢復朝氣，便要諸君恢復從前為黨奮鬥之精神。要存心做大事，不可存心做大官，然後本黨才可望蒸蒸日上，不致失敗。若長此以往，本黨前途，便很危險，便要失敗。本黨革命在十二年以前，過去的失敗，不知道有了多少次。譬如在辛亥年，假若有好方法，能實行以黨治國，我相信從南京政府以後，決不致弄到今日，像這樣的大失敗。但是「失之東隅」，還可以「收之桑榆」。「亡羊補牢，還未為晚」。諸君在廣東開懇親大會，能夠研究從前的錯誤，趕快改良，所謂「以前種種，譬如昨日死；以後種種，譬如今日生」。從今日以後，便消滅以任的錯誤，從新振作精神，發奮有為，本黨前途，還是有無窮的大希望。

本黨自成立以來，成功的次數少，失敗的次數多。現在得到廣東這片乾淨土，做我們的策源地，可算是一個小小的成功。諸君這次到此地來開懇親大會，也是一個不易得的機會。試問這個地盤，今天歸我們所有，將來能不能夠保守呢？諸君今年在此地開懇親大會，明年還可不可以再在此地開懇親大會呢？以後可不可以永遠在此地開懇親大會呢？這個可不可以，沒有別的問題，只問我們自己能不能夠盡心盡力，求一個保守這個地盤的方法？如果能夠求得保守這個地盤的方法，并且把那個方法，能夠發揚光大，諸君此後，不但是年年可以在廣東開懇親大會，并且可以把這個懇親大會，移到南京北京去開。這個保守地盤的方法，是甚麼呢？就是在得人心。人心一得，這個地盤便永遠歸我們所有，別人便爭奪不去。人心一失，這個地盤，便要歸別人所有。不但是諸君不能再來開懇親大會，就是本黨的無輪甚麼事

業，都不能在此地做。人心就是立國的大根本，辛亥年滿清之所以亡，是亡於他們失去了這個根本。民國之所以成，就是成於我們得到了這個根本。我們現在要保守這個地盤，便得得廣東的人心。以後要擴充這個地盤，要收各省，統一全國，便得得各省的人心，得全國的人心。得人心的方法很多，第一是要本黨現在的黨員，人格高尚，行為正大，不可居心發財，想做大官。要立志犧牲，想做大事，使全國佩服，全國人都信仰。然後本黨的基礎，才能鞏固；本黨的地盤，才能夠保守。我每次要諸君革命，總是勸諸君犧牲。今日說要犧牲，明日也說要犧牲，究竟要犧牲到甚麼時候為止境呢？民國一天沒有建設成功，三民主義一天沒有完全實行，我們的犧牲，便沒有一天的止境。要三民主義完全實行，我們革命徹底成功，那才是我們犧牲的止境，才是我們犧牲的報酬。第二是要諸君注重宣傳，教本黨以外的人，都明白本黨的主義，歡迎本黨的主義。然後本黨施行主義，便無阻力，便無反抗。本黨在辛亥年革命成功的道理，就是由於一艘先烈，自己能夠犧牲，為主義去奮鬥；并且把本黨的主義，宣傳到全國人民；令全國人心都贊成革命。所以武昌起義，一經發動，便全隨響應。當時武昌的革命軍，沒有離開武昌一步，沒有打到各省，各省便同時響應來革命。就是由各省人民，受過了本黨主義的宣傳。現在本黨放棄宣傳，這是一個大錯誤。至於不肯黨員，行為不正，或假本黨黨員名義，在外招搖，更是失全國人心的大原因。本總理知道本黨黨員，固然不能說是人人都好，但是相信本黨的主義，的確是適合中國國情，順應世界潮流。聽說新國家一個最完全的主義。諸君把這個主義，宣傳到全國，使全國人民都贊成，全國人民都歡迎，便是最適當主義，去統一全國人民的心理。到了全國人民的心理，都被本黨統一了，本

黨自然可以統一全國，實行三民主義，建設一個羣乎歐美之上的真民國。要達這目的，便要諸君實行普通的宣傳。宣傳就是勸人，要勸人都明白本黨主義，都來傾向本黨，使要識得自己先明白三民主義，五權憲法，知道怎麼樣去宣傳。到了知道怎麼樣去宣傳，那便勸得傳人。要有很多的宣傳人才，非要辦一個宣傳學校，慢慢的養成不可，依我看，諸君今天開這樣的總會，要有很好的成績，最要緊的事，是先辦一個宣傳學校，養成這種人才。如果這種學校辦成了，我在每星期之中，也可以抽出多少時間，到學校來講演，担負教師的責任。

我從前提倡革命，常常遇到很多的反對人。過細考察那些反對人的心理，大概都是挾持成見，不肯改變。我總是用畫方法去開導，反覆規勸，以至於了解而後已。並且把那些最反對的心理，變成最贊成的心理，熱心為本黨盡力，替本黨的主義去奮鬥。由這樣看起來，此刻想實行本黨主義，要從這個懇親會閉會以後，本黨的黨務，便能夠進步；這是非從宣傳上做工夫不可。宣傳工夫，就是以黨治國的第一步工夫。現在廣東的人民，號稱三千萬，本黨黨員有三十萬，如果一個人能夠宣傳十個人，在三年之後，便可以得三百萬人的同志；在三年之後，便可以得一千五百萬人的同志。有了一千五百萬人的同志，就是廣東的人心，有了一半來歸化本黨。到了廣東的人心，有一半歸化本黨，本黨便可實行以黨治粵。再用一千五百萬做基本，推廣到各省去宣傳。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百傳千，不到三五年，便可以傳到四萬萬。到了四萬萬人都受過了本黨的宣傳，四萬萬人的心理，便要歸化本黨。到了四萬萬人的心理，都歸化本黨，本黨便可實行以黨治國。現在廣東的三千萬人之中，真正明白本黨主義的人，幾幾乎不及三萬，只有三千分之一；力量實在是大薄弱。但是能夠利用這三萬人做基

本、到處去宣傳，還是很有效力，前途還是很有希望。譬如本黨從前在日本組織同盟會，所得的會員，不過一萬多學生。他們回國之後，到各省去宣傳，所以辛亥年武昌起義，登高一呼，全國響應，不到半年，全國有統一的大效果。由這樣看起來，革命的發起人不怕少，只要大家負起責任來，到各處去宣傳，前途總是很有希望的。

我們從前去革命，不但是自己的性命難保，並且還有抄家滅族的危險，我們從前有那樣的大危險，還能夠去革命，那是甚麼原故呢？就是由於我們富於犧牲的精神。因為我們有很大的犧牲精神，所以後來革命，能夠成功。我們現在革命，要像以前的一樣成功，那麼今天的懇親會，不但是形式上要振作精神，並且要大家從今天起，把從前的犧牲精神，再恢復起來。如果大家再恢復了從前的犧牲精神，便不怕有甚麼難事，便不愁現在的革命做不成功。我們無論做甚麼事，只要問心無愧，憑真理去做，就是犧牲了，還是很榮耀。像黃花園的七十二烈士，打死李琦的溫生才，為主義去革命，成仁取義，留名千古，至今誰人不敬仰他們呢？就是千載之後，誰人又不去紀念他們呢？他們那些人的犧牲，真是雖死猶生，死在九泉之下，都是很瞑目的。古人說：「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」。蓋人類犧牲的價值，有比生命還要貴重的就是，「真理」和「名譽」。七十二烈士和溫生才，為真理和名譽而死，他們死後的酬報；不只是立紀念的石碑，革命成功，中國富強，全國人民都可以享幸福，那就是他們的大酬報。我們要得將來的大酬報，眼前便不能不犧牲；那種大酬報，不是一年兩年就可以得到的，或者要十年八年二十年，才可以得到。凡百事業，收效愈速，利益愈小；收效愈遲，利益愈大。我們革命，要收國強民富的大利益，眼光便要遠大。要為十年百年之後



來打算，不要爲眼前來打算。

我們國民黨，就是革命黨。革命的方法，有軍事的奮鬥，有宣傳的奮鬥。軍事的奮鬥，是推翻不良的政府，趕走一般軍閥官僚；宣傳的奮鬥，是改變不良的社會，感化人羣，要消滅那一般軍閥。軍事的奮鬥，固然是很重要；但是改造國家，還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。所以感化人羣的奮鬥，更是重要。因爲這個原因，諸君從今以後，便要盡力去宣傳，介紹國人，加入本黨。在一年之中，不要做很多的事，只要一個人感化十個人，介紹十個人入黨。我想一個人介紹十個人，不是難事。再過一年二年以後，便是以十傳百，百傳千，推廣到全國；那就是全國的人心，完全被本黨所感化。到了全國的人心，都歸化於本黨，就是本黨的革命大告成功。

### 革命軍必須以一當百

——十三年元月日頒發觀音山衛士獎牌詞——

今天執行獎賞，頒發從前在觀音山打仗有功諸衛士的獎牌，這是本大元帥親自行賞的第一次。本大元帥自執政以來，從沒有親賞過將士的。因見推翻滿清之後，我們軍士的奮鬥，和從前大不相同。像黃花岡、武昌、鎮南關、河口幾次起義，我們的人數都是很少，打起仗來，沒有那一次不是以幾百人，去打幾千人或幾萬人的，以後便不能像那一樣繼續奮鬥。近來，像那樣繼續奮鬥的軍隊，只有前年觀音山的衛士，所以今天便來論功行賞。實在來說，觀音山的衛士，值不值得一賞呢？當陳炯明造反的那一夜，我們觀音山的衛士，只有五十多

人。所有的武器，只有三十枝手機關，子彈不過一萬多發。叛軍最初來攻時有一千多人，不久加入援軍如一千多人，後來又到他項叛軍一千多人，統共有四千餘人，圍攻觀音山。自頭晚起到第二日止，攻了十幾點鐘，毫無有間斷，總是攻不下。到後來我們子彈打完了，才安全退出。像這樣奮鬥的精神，真是近來沒有的。今以此次東江的戰事比較，兩個月以前，我們有三萬多人，在惠州博羅，打不過敵軍二萬餘人。現在敵人的殘軍，散在東江的不過幾千人，我們有三四萬人，這是不敢前進。像這樣說起來，比較觀音山的衛士，實是不可同日而語。我從前常常對人說：革命軍的力量，是初別種軍隊不同的，必要能以一當十，才算合格。用幾百人可以敵幾千人，那才算是本事。如果不能，便是大恥辱，便不算得是革命軍。前年觀音山的衛士，便是以一當百的革命軍，所以值得本大元帥來獎賞。民國成立以來，我理想上的革命軍，只有這次觀音山的衛士，足以當之。這種奮鬥的精神，實在不可磨滅。所以乘今天民國十三年元旦，來獎賞各位勇士，做一個大紀念。希望我們全體軍人，從今天起，都應該恢復香港從前革命的精神，以一當百，去圍國賊奮鬥。決計在今年之內，掃蕩軍閥，統一民國。

### 革命軍不可想升官發財

民國十三年三月十日對東路討賊軍演說詞

東路將領兵士諸君：諸君是許總司令和張旅長的部下，許崇智同張民達都是我們革命黨很熱心的同志，你們各將領大多數也是革命黨，所以東路討賊軍的長官，都是革命黨。大家

當兵士的，今天調這裏來聽本大元帥講話，試問諸君是不是革命軍呢？許崇智是革命黨，難道講了所帶的部下，自然該是革命軍。且許崇智向來很聽本大元帥的話，絕對服從本大元帥的命令。譬如民國十年本大元帥說起北伐，他便同到桂林。民國十一年改道北伐，他便先到湖南南桂，攻破贛州。後來得了贛州，聽到說陳炯明在廣州造反，便回師來討陳炯明。許崇智打了一個多月仗，因為沒有接濟，不幸而失敗，退回江西，又打到福建，得了福州。去年本大元帥委蕭清東江，消滅陳炯明的餘毒，勸他回廣東來，他便不要福州地盤，打回廣東。後來到潮汕，打了一次敗仗，便退回廣州。和廣州客友軍會合。所以許總司令在這兩三千里之內，打到江西，退回廣東，又折回江西，打到福建，再打回廣東，轉戰三省，走路有了幾千里，疲憊勞瘁，艱難辛苦，是許多人部做不到的。你們的許總司令總是忍辱奮鬥。所以許總司令是很能夠耐勞吃苦的，是一個很好的革命黨。諸君都是受許總司令指揮的，許總司令既是很好的革命黨，諸君當然可以叫做革命軍。但是本大元帥今天來調諸君講話，還不敢心把革命軍的名號，加在諸君身上。就是諸君將來可不可以說是革命軍，還要看以後的成績。

此到在廣東的軍隊，有滇軍、湘軍、豫軍、粵軍、桂軍、贛軍、山陝軍，總共有六七省的軍隊，都來為革命出力。但是依我看起來，沒有那一種軍隊，可以居革命軍的地位。本大元帥有一天對湘軍講話，希望湘軍變成革命軍。今天來同很好革命黨的部下講話，也是希望變成革命軍。以前為革命奮鬥，雖然尚不能叫做是革命軍；但是希望從今天聽過這番話之後，便要變成革命軍。要怎麼樣才可以成革命軍呢？甚麼是叫做革命軍呢？革命軍是用一個能打得十個，一百個能打得一千個，一千個打一萬個，一萬打十萬。像這樣用一倍去打十倍的

軍隊，才叫做革命軍。你們東路討賊軍打的仗本多，但是過細考察起來，是不是用一千人去打一萬人呢？打勝仗的時候，或者是用五百人去打一千人，或者是一千人去打一萬人。好像在福建水口打仗，東路討賊軍是用一千人去打北兵兩千人。但是總沒有用一千人去打一萬人的。我提倡革命，是革命黨的領袖，很想造成一種革命軍。現在的軍隊都不是革命軍，只有李友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廣州起義的軍隊，才可以說是革命軍。當他們起義的時候，在廣州的清兵，有滿州的駐防軍，有李準的水師，有張鳴岐的陸師，總計算起來，不下五六萬人。革命軍的大數，不過兩三百人，那裏有今日這樣多的軍隊呢？當時的武器不過是手槍，炸彈，那裏有今日這樣好的長槍大砲呢？那樣少的人數，只用手槍炸彈，一經發動，便攻進水師行台和總督衙門。後來因為約定的外援，沒有趕到，便完全失敗，死了七十二人，葬在黃花園。所以黃花園所葬的七十二人，就是那一天打死了的革命軍，就是舍身成仁的烈士。所以黃花園的七十二烈士，才不愧稱為革命軍！假若當時我們的革命軍有三千人，或者數萬，祇有三千人，那這次革命，便可以成功。但是當時廣州的清兵不只三千人，有了五六萬人，我們的革命軍又沒有三千人，只有兩三百人，衆寡太懸殊，所以結果歸於失敗。至於以戰戰兢兢當時城內之戰，可算是成功。那次革命黨只有手槍炸彈，便用一個人去打兩百人，才是真正的新革命軍，所以我們今天要紀念他。我現在所希望的，不能說是用一個人去打兩百人的軍隊，總要希望革命黨的部下，有革命的精神。最小的程度，要用一個人去打兩百人的軍隊，便不能當革命軍的名義。我在戰場，常常教兵士前進。官長總是說：『前面的敵人有好幾百呵！我們的隊伍只有一二百人，怎麼能夠前進呢？』我就對他們說：『你們拿一點衝門

的精神出來，教兵士開槍衝鋒，把敵人打死他一些，他們就要寒膽，到了敵人寒膽，就是他們的人多，又有甚麼用呢？」官長又說：「難道敵人沒有槍嗎？難道敵人不打人嗎？」因為他們都不是革命軍，所以我就不責備。諸君今天知道了甚麼是叫做革命軍之後，就要常常思想：到底有沒有這種道理？如果是有這種道理，便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。你們就叫做敵人打死了，也可以陪葬黃花岡，留名千古。如果不然，你們將來死了之後，不但是不能陪葬黃花岡，萬古留名；就是現在活在世上，也沒有知道。大家都是兵士，是有槍階級。有槍的革命軍，用一個人至少可以打死十個敵人。有槍怎麼可以打死人呢？諸君是軍人，當然是知道的。要放槍可以打死人，便要命中。如果不能命中，便不能打死人。通常有了槍，上了子彈，便可以打死人；這是諸君知道的，可以不必多講。但是在戰場上，有了槍上了子彈，雖然可以打死人，還要放槍的人，有很好的膽量。如果沒有好膽量，便手顫腳亂，在平時雖然可以打死人，在戰時便不能命中，不能打死人。所以當革命軍的人，第一要有膽量。黃花岡七十二烈士，當起義的時候，沒有長槍，只有手槍炸彈。專用手槍炸彈，便打進制台衙門，他們是靠甚麼呢？就是靠膽量。有勇氣，有革命的精神，所以能用一個人，去打兩百個敵人，不是用一千人，去打一千敵人。若是用一千人，去打一千敵人，那是尋常軍，不是非常革命軍，所以當革命軍的，第一要有膽量。有了膽量，才可以打死人。膽量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？爲甚麼原因便有膽量呢？膽量是從革命精神來的。革命精神是爲甚麼原因發生的呢？明白了革命道理，才有革命精神。革命精神是由於革命道理發生的。甚麼是革命的道理呢？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，就是革命的道理。你們的官長都是革命黨，平常把三民主義和五權

憲法的話，大概對你們講得很多，諸君大概也很明白那些道理，我今天再把三民主義的道理，來同大家講一講：

三民主義是甚麼呢？就是：民族主義、民權主義、和民生主義。這種三民主義是甚麼用法呢？民族主義是用來對外國人打不平的。從前中國人做滿洲人的奴隸，滿清壓迫中國，有了兩百多年，那是很不平的。因為那種不平，所以本族便打異族。本族去打異族，便要提倡「民族主義」，要四萬萬人結成一個大民族團體。十三年前的排滿成功，就是一部份的「民族主義」成功。滿清推翻之後，還要受外國人的壓迫，因為滿人從前把我們的權利，都送到外國人手內，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，至今還沒有修改。這好像是主人沒有錢用，借別人的錢，便把他的奴隸轉押到別人，寫過了雙重的身契一樣。所以現在脫離了滿人的奴隸，還要使外國人的奴隸。從前在滿清的時候，是做二重的奴隸。現在脫離了滿清，還要做一重的奴隸。我們現在要廢除不平等的條約，好比是要收回賣身的契約一樣，是要中國同外國成一個平等的地位。如果那些條約不廢去，中外便不平等，我們無論有甚麼話都不能講。諸君是在廣東，知道廣東的海關稅，我們不能收用。為甚麼中國不能收自己的關稅呢？因為有外國人管理。譬如諸君坐船到香港，在廣州上船，就有外國人查關。如果到日本，無論在日本的甚麼地方上岸，查關的都是日本人，為甚麼中國要用外國人查關呢？就是因為外國人佔了我們海關，外國人佔住中國海關，便是一件不平的事，這件不平的事，是諸君已見已知的。尚有許多不平的事，諸君還沒有看見，還不知道，我們要除去一切不平的事，脫離做外國人奴隸的地位，所以還要提倡民族主義。民權主義是甚麼用法呢？是用來對本國人打不平的？我們

中國幾千年以來，總是一個專制國家，祇有皇帝一個是主人，人民都是奴隸。人民是皇帝一個人的私產，所以古人說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」人民為甚麼對於皇帝要稱臣呢？大家都是人，做皇帝的不過是一個管公事的人，為甚麼單獨一個人要做主人呢？國家是人人都有份的，好像一個大公司，人民便是股東。中華民國是四萬萬人的大公司，大家都是股東。你我也是股東，那才是真民國。專制帝國是東家生意，共和國是公同生意。從前的專制，在辛亥年已經推倒了。從那個時候以後，人人都是股東，國家有了利益，大家可以共享。要成這樣的真民國，便要有「民權」。有了民權，才能夠把國家變成大公司，讓大家都可以說話。所以說民權主義，是對內打不平的。民生主義是甚麼用法呢？是拿來對大富人打不平的。一國之內，若是有大富人，國家大事就被他們壟斷。窮人沒有飯吃，沒有衣裳，就不得不做富人的奴隸。這也是一種很不平等的事。要把全國的貧富，都打倒平等，便要應用民生主義。所以民生主義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，都是一樣的道理，都是用來把不平等的事，打倒平等的。

諸君要知道怎麼樣應用三民主義，必要把三民主義的事實澈底明白，然後才能夠完全實行。譬如就民族主義講：假若能夠實行這種主義，便可以挽回許多利權。我們現在有種種的錢，每日都在無形之中，奉送到外國人。總算起來，每年有十二萬萬，就是每月要奉送一萬萬。像這樣大的損失，是在甚麼地方送去的，我想大家必不知道。現在舉一個例來對大家說明：像外國人到中國來，總說是運商。通商是做甚麼事呢？就是把中國的土貨運出去賣，把他們的洋貨運進來賣。考查最近的海關報告：進口貨超過出口貨的數目，每年有五百萬萬。就是

由於中外通商的關係，除了我們出口土貨和他們進口洋貨相抵以外，每年要多買洋貨五萬萬。這就是我們中國每年要損失五萬萬，每年要把五萬萬錢奉送給外國。外國進口的這些甚麼洋貨呢？大家都知道，我們從前穿土布，現在穿洋布。爲甚麼現在要穿洋布呢？因爲土布價貴，洋布價賤，大家愛便宜，所以穿洋布。洋布是那裏來的呢？就是由外國進口的，因爲大家都愛便宜，所以土布和洋布競爭，土布便失敗，由於土布失敗，中國鄉下人便不織布，到了不織布，窮人那裏有工做呢？由於不織布，全國就等不生利之害。愛穿洋布，就受利權外溢之害。由此，便弄到中國現在民窮財盡。平心而論，既然是土布價貴，洋布價賤，我們當然不願多花錢，不穿土布來穿洋布；若是全國的關稅，我們自己有權管理，那麼還有辦法。就是多收洋布的稅，不收土布的稅，便可以變成土布價賤，洋布價貴。大家自然不穿洋布，來穿土布。大家都穿土布，那麼窮人都可以有工做。但是現在的關稅，我們自己沒有權管，都是歸外國人管。他們所定的稅率，恰恰相反。土布要同洋布一樣納稅。土布價貴，洋布價賤，他們的洋貨便暢銷於中國，中國由於暢銷洋貨，每年便有五萬萬的損失。其他各種通商的損失，還有七萬萬。如果把這樣大的損失，完全挽回，四萬萬人平分，每人可以分得三元。但是現在不能挽回，四萬萬人公攤，每人便要担負三元。我們說四萬萬人，是把老幼大小都包括在內。一家之中可以謀生的，普通不過一兩個人，一家的人數，普通總有十多個人，一個人要損失三元，十個人便要損失三十元。這三十元的損失，在一家之中，普通都是由一兩個人擔負，所以中國人民，每年所擔負的損失很重的。我們要免去這種負擔，不送錢到外國人，盡量要廣充我們的實業，多運土貨到外國去賣，賺外國人的錢，就要應用民族主義。大



家同心協力，提倡土貨，抵制洋貨，這是關於民族主義的事實。說到民權主義的事實，一個國家好像是一個大公爵。在一個公爵之府，要大家各司其事，各人所得的薪俸，總辦或者有一千萬，股東或只一百。薪俸雖然有多少的不平等，但是地位必變要平等。不能說受十萬的總辦，便要壓迫受一百的股東，皇帝和人民，是要一樣。到了民國，實行民權連皇帝也不要，人人都是主人，大家都是同樣的可以管國事，這便是關於民權主義的事實。說到民生主義的事實，最要緊的是均貧富。在一國之中，不可說富人總是坐在家內收利錢，每日遊手好閑，窮人便勞碌無度，每日總是做苦工。要大家都做事，大家才有飯吃。人人都可以優遊度日，享人生的幸福。所以說：民族主義、民權主義、和民生主義，這三民主義，都是一貫的；一貫的道理，便是在打不平。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；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；民生主義是對難打不平的呢？是對富人打不平的。如果三民主義能夠真實行，中國便是極公平的世界，大家他是很安樂的國民。但是現在民窮財盡，沒有那一件事是公平的，所以大家便受非常痛苦。我們要把握這種痛苦世界，超度到安樂世界，所以大家還要奮鬥，去打不平。現在全國贊成三民主義的少，反對三民主義的多。我們要革命成功，把三民主義推行於全國，便要大家奮鬥，全體變成革命軍。

革命軍打仗，不能屠一個人祇打一個人，必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。一個人怎麼能夠打十個人呢？有膽量，便能夠打十個人；有膽量又有槍，更能夠打十個人。諸君在通常打仗的時候，撿取死隊，做先鋒，就是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。但是像這樣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，必要用多錢，懸大賞。軍隊打仗要錢，便不能算革命軍。要有多錢才打仗，那便是為錢去

拚命，不是爲三民主義去奮鬥。要大家爲三民主義去奮鬥，變成革命軍，便是要大家爲三民主義，變成敢死隊。爲甚麼要大家爲三民主義，變成敢死隊呢？因爲爲三民主義去奮鬥，就是死了，也是成仁取義，所謂仁義之師。這種死法，是爲主義而死，不是爲金錢而死。像從前沈鴻英造反，打到瘦狗嶺來，死了很多的兵士。但是那些兵士是爲金錢而死的，至今誰去紀念他呢？如果是爲主義而死的，像黃花崗七十二烈士，就是千載之下，都要來紀念。大家以後去拚命，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，必須爲主義去犧牲，不要爲金錢去犧牲，才叫做革命軍。中國革命，至今有了十三年。這十三年之中，革命黨爲國家去奮鬥，爲主義去犧牲，年年都是有的。但是旁觀人常常說：「革命黨不要性命，不要身家。這種犧牲的行爲，真是令人崇拜，令人敬仰。」同時又有很冷眼的批評說：「爲甚麼那些人不要性命，身家，去犧牲呢？如果爲主義去犧牲，有甚麼利益呢？那些犧牲的人，真是笨得很呢！」由於這種冷眼批評，便深入一般革命黨的心理。革命黨都受這種批評的毒，所以從前的真革命黨，現在都變成假革命黨。就是有很好的革命黨，現在也半信半疑，不能夠完全是革命黨，他們所以有這種變化的原因，就是因爲主義去犧牲性命，究竟有甚麼利益呢？爲甚麼那樣笨，連性命都去犧牲呢？若是這種問題都沒有想清楚，諸君今天聽了話之後，能不能發生效力呢？能不能變成革命軍呢？本是一個大問題。如果把那幾種問題看不清楚，就不發生效力。若是看得很清楚，像從前溫生才在南洋做生意，有一次聽了我講話之後，便不做生意，回到廣州。當時駐防廣州的清兵，年年在瘦狗嶺會操一次。溫生才有一天在東門外，遇見滿洲將軍宇琦，在瘦狗嶺看操回來。他看見了宇琦的轎，便問：「是誰？」旁人說：「是滿洲將軍宇琦。」他便攔住

乎琦的橋，用手槍把乎琦打死。溫生才因為要排滿，殺了滿人乎琦，目的已經達到，使非常的高興。所以還養把他拿到了之後，他還是大笑，并說：「我的本事，只能夠拚一個滿人，現在達到了目的，萬事都已完結，你們要怎麼樣便怎麼樣！」從此以後，許多滿人都不敢到廣東來做將軍。等到最後，只有鳳山說：「我不怕革命黨，我到廣東去，一定要把他們消滅。」在鳳山沒有到廣東之先，革命黨便知道他要到廣東來，預備對付他。所以鳳山一到，革命黨便用炸彈把他炸死。從此以後，滿人便不敢再到廣東來做將軍，推究那個原因，還是由於溫生才聽了我一次的講話，明白革命的道理。諸君今天聽了我講話之後，如果人人能成溫生才，當日溫生才一人可以打死敵人的一個將軍，諸君一人可以打死敵人的一個總司令。若是諸君人人都是視死如歸，和敵人去拚命，便是無敵於天下，我們的革命軍便有勝無敗。

從前的革命成功，是出於我在南洋演說，發生了溫生才的效力。現在的革命能不能成功，更要問諸君今天聽了我的演說之後。能不能發生效力？要問諸君能不能發生效力，更要問諸君，關於革命成功，和自己有甚麼利益？如果大家能夠答覆這個問題，我們現在的革命，便能夠成功。若是大家都明白這個問題，變成用一個人打十個人的革命軍，你們東路討賊軍現在有一萬人；便可以打十萬敵人。現在霸佔中國的，有多少敵人呢？此刻反對民國的，只有曹錕與佩孚，他們的親部下，不過兩三萬人，其餘都是勢利結合的。譬如在廣東就利用陳炯明，在廣西就利用陸榮廷。敵人不過兩三萬，要消滅他，不必要東路軍的全部，只要諸君的道別二十人，把他們那些反對民國的敵人消滅了，中國便可以太平，子孫孫便可以享幸福。在諸君看起來，或者以為這是後來的事，和自己有甚麼利益呢？本來世界上的事，都是

利益的關係。有利益的事，才有人願做；沒有利益，自然不肯願做。我們今天做革命黨，和一個人有甚麼好處，本來是一個難明白的問題。但是不難以為難明白，便不講清楚。因為不講清楚，便不能做革命軍。諸君現在當兵士，有甚麼希望呢？普通當兵士的人，都是想升官發財。如果另有方法，可以發財，連官也不願做，所以大多數本是想升官發財。若是把升官發財兩件事，更比較起來，尤其以發財為最要緊。假若有人發了財，就是升他的官，他也不願去做。他以為做發財的人，便很享福。因為這個原因，許多做官的人還要去進迎發財的人。因為發財的人有這權利，所以來當兵士的人想發財；去殺人放火的也想發財；騙賭規搶的也想發財；做官調地皮的也想發財；到南洋做豬仔的也想發財；往外國做生意的也想發財。就是在今天半夜，要人送一一百斤重的東西，上到白雲山頂，就是每人給一萬元，一定有很多人去挑；就令氣力不足的人，挑到半山之中，至於死掉了，也是甘心情願的。像這樣講，就是世界上的人，許多都是望發財。再說到現在打仗的人，都是搶到一塊地方，可以搶很多的金銀財寶。也無非是望發財。我今天和諸君講話，要講這革命。如果諸君問我，革命有甚麼好處呢？我便要反問諸君，發財有甚麼好處呢？我想諸君一定可以答覆我的。我也可以答覆諸君，就是革命成功，勝過發一千萬元的財。一千萬元的財，是很難得的，革命成功，便好過於發千萬元的財。諸君想發一千萬元的財，不過是圖安樂，想好衣食，想傳到子孫。若是革命沒有成功，國家便要亡。到國家亡了之後，像稱句、安南、高麗的亡國奴，那一個能夠保存他們的錢財，去圖安樂，謀好衣食，傳到後代子孫呢？如果革命成功，國家自然發達，外國的經濟壓迫，自然無從侵入，本國生出來的財富，又好好的分配。那麼，凡是

中國的人民，都得喪業；有好衣囊，可以永傳子孫。這豈不是革命成功，還要好過發一千萬元的財嗎？諸君現在沒有十萬元的財，以為發了這樣大的財，便有大益處。但是真正有沒有益處，必到發了這樣大財之後，才可以知道。諸君現在沒有錢，不知道有錢的人究竟是什麼樣子。在沒有錢的時候，相到有了錢之後，便是無憂無慮，因為沒有到過這個地步，所以便越道越玄想。我今把一位富人的感想，對諸君講一講：我在二十年前，有一次自香港到新加坡，在船上遇到一位財主。問得他當時已有千餘萬家產，後來竟達到七八千萬。在二十年前，海船是很慢的，要走十多天，自香港才可以到新加坡。那次坐在頭等艙內的，只有我和他兩個人，船上沒有別的路走，每日兩個人總是坐在一處。開船兩三天之後，殊覺無聊，每日早晚，只有和他在一處談天。初見面時，一問便知他是一位南洋的大富翁。聞當時他的家當，已經有了一千多萬。以為他能夠發這樣大的財，一定是很有本領，很有見識的人；所以也樂得和他細談，想由他探聽得多少南洋華僑狀況，為革命宣傳之預備。殊不知他除了發財之外，一無所知。每天同我所談的話，都是誇他個人的苦，我以為他是假裝成這樣的。後來過細探問，才知道他真是受一種人生的憂愁痛苦，不是裝成的。我從種種方面，為他指導解釋，他總不能夠開懷，變成樂觀。弄得我無聊上再加無聊，實在討厭不堪。後來特地避開他，走到大艙內，去看着那些大艙客人，是如何度日。那次坐的船，是一隻豬仔船，是隻豬仔客往南洋去做工的。我當時因為取他的船費便宜，才去搭那隻船；別的客商，都不願意坐這種船。這位南洋富翁，想也是和我的心理一樣，因為貪便宜，才去搭那隻船。同船的豬仔客，約有一千多人。我未到大艙之先，以為那些豬仔客，買身去做苦工，其愁苦必比富翁尤甚。

不知我一到大船之內，便看見那些豬仔客，有唱戲的，有拉胡琴彈三弦的，有打紙牌的，有說笑話的。熙熙融融，其樂無極。較之富翁之感想，真有天壤之別。我經過此番景象之後，便回來對那位富翁說：「你看那些豬仔客，是何等快樂呢？他們一點家產都沒有，反為不憂不慮。人生真要學着他們，那樣隨遇而安，樂天度日才好。何必自生許多煩惱，徒然自苦呢？」那位富翁就答應說：「唉！你真有所不知，我從前到南洋，也是一個豬仔客呀！當時我也是同他們一樣的快樂呀！後來辛辛苦苦，一生勞碌，才有今日。現在滿堂兒孫，個個都是靠我這個家當來吃飯。我看到我的大兒子，已經跟人學壞了，在外狂揮亂賭，聽到親已經負債一百幾十萬，他所應得的家當，已經花完了。現在第二個兒子，不過是初成年，已經被大兒子殺斃了，又跟他一樣，其餘未成年的兒孫，將來長大，我想都要學成一棒。這真是無法可設。像這樣想來，你叫我愁苦不愁苦呢？我一生艱難辛苦，積餘累寸，節衣縮食。像這次我搭船到南洋，我的香港辦事人員，要同我買公司船票，我都不允許，這想他買這隻豬仔船的船票。我是這樣慳吝，他們便是那樣浪費。一場牌九，就可以輸去一萬多元。過細想起來，我一死之後，不要幾年，他們必定把我的家當，完全花散了。由這樣想起來，你說我應該愁苦不應該愁苦呢？」照這段故事看：便可知發了大財，反是更加愁苦。這是甚麼緣故呢？就是因為世界不好，我們的環境不好，我們的國家不好，我們要改造這些不好的環境：就先要把我們的國家改造。國家改造好了，大家才可以得安樂，我們的子子孫孫才可以長享幸福，如果不然，就是發了大財，像那位南洋富翁，也是空的。

諸君有許多是廣東人，都知道廣東從前有一十三行。現在西關有一條街，叫做十三行

，就是從前做洋商住的。在「十三行」中發財過一千萬的，有潘、盧、伍、葉、四大家，潘、盧、伍、葉、四姓的人，在當日發財的時候，宮室宏大，各家都有花園。子孫駢沓淫逸，安富尊榮。潘、盧、伍、葉、四家的家畜，到現在是怎麼樣呢？他們的財產，不過幾十年，便化為烏有。用這一段故事，就是說：發了幾千萬財，傳到子孫，還是靠不住的。照頭一段故事講，南洋發大財的人，我們以為他是很安樂，但是心理上還不及坐大船那豬仔那麼快樂。因為發財的人總是憂慮多，覺得自己的日子，雖然可以過去，子子孫孫還是過不去。諸君將來發了財，一定也是像他們那一樣。

說到我們的革命，對外要用民族主義，挽回每年十二萬萬的損失。對內要用民權主義，把國家變成大公司；在這公司內的人，都可以分紅利。民生主義就是用國家的大力量去開礦；好像南洋礦商，把各種礦產開出來之後，大家都可以發財一樣。此外還有開闢交通，振興工業，發展商業，提倡農業，把中華民國變成一個黃金世界。達到這個目的之後，大家便可以享人生的真幸福；子子孫孫便不怕窮。從前南洋的富人，他的財產不到兩代，便化為烏有。廣東十三行的潘、盧、伍、葉、四家，子孫到三代，便叫做叫化子的。我們的革命成功，把中國變成了黃金世界，不但是一個人的子孫可以享幸福，就是衆人的子子孫孫，都是永遠的享幸福。像用這樣兩種情形比較起來，諸君想想：是發財好呀？是革命成功好呢？依我看起來，革命成功是好得多。說到此地，如果諸君問我：「革命成功沒有利呢？」我便要說：「革命成功有大利，比較發財的利益要大得多！」大家明白這個道理，便應該做敢死隊，去拚死命。從前溫生才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能夠打死李琦。諸君現在明白這個道理，便應該

推測曹錕、吳佩孚，推翻了曹錕、吳佩孚，中華民國便是四萬萬人的大委司，我們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，比較發了千萬元的財，還要好得多。從前到南洋做豬仔的，有多少人發過了一千萬元的財呢？大概在一萬人之中，難得出一個人。諸君現在此地聽話的人有多少呢？要發一千萬元的財，是不是難呢？這是很難的。此刻廣東有這些軍隊，要革命成功，是不是容易呢？這是很容易的。所以我今天來和大家講話，勸諸君不要做難事，去想發財，要做容易的事，把想發財的力量拿來革命。革命成功，便是為自己造幸福。你們的長官都是革命黨，從前或者也聽過了這種講話。這次在東江打仗，雖然一時失敗，但是從此以後，大家都變成革命軍，去做敢死隊，同心協力推翻曹錕吳佩孚，我們的革命便永遠成功，中國便可以造成黃金世界。諸君的子子孫孫，在這個世界之內，便永遠可以享幸福。

## 革命在最後一定成功

——十三年一月十四日對廣州商團及警察演說詞——

諸君：今日商團和警察在此聯歡，這是一個很好的盛會。本來商團和警察的責任，是維持治安的，是維持廣州市的治安的。商團和警察押住廣州市，廣州市的治安怎麼樣可以維持呢？商團和警察用甚麼方法去維持呢？商團和警察所能維持的治安，是一部分的治安，是防備宵小的治安。如果國家全體，不能太平，不能治安，商團和警察又有甚麼方法，可以去維持一部分的地方治安呢？商團和警察既然有維持廣州市地方治安的責任，就要知道廣州市處在中華民國之內，是甚麼地位？我們希望全國的治安，可以維持，然後一部分的地方治安



，才可以維持。如果全國的治安不能維持，那麼，一部分的地方治安，也是不能維持。廣州市在中華民國之內，從前不過是廿二行省的一個省會；但今日廣州市的地位，便和從前大不相同。我們要知道是怎樣不同，便要知道現在是中華民國的甚麼時候；和中華民國是怎樣成立？中華民國的成立，是由於十三年前武昌起義，武昌之所以起義，是爲革命，是要推倒滿清，創造中華民國。但是中華民國成立至今，雖然有了十三年，全國還是四分五裂，大亂不已，這便是中華民國沒有創造成功。

大家自己都承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，總沒有一個人肯表示是清帝國的遺民。我可以說：大家有九成九都不承認是清帝國的人，那肯承認是中華民國的人。大家既承認是國民的人，便要知道甚麼是國民，便要知道中華民國和清帝國有甚麼分別？諸君的年歲，大概都在二十歲以上；十三年以前的事，自然記得模模糊糊。用中華民國和清帝國來比較：中華民國是怎樣造成的？大家自然記得是用革命手段，把清帝推翻，滿帝消滅來造成的。今日既是國民，顧名思義，大家便應該知道何以叫國民呢？國民是和帝國不同的。帝國是由皇帝一個人專制，國民是由全國的人民作主。帝國是家天下，國民是公天下。好比做生意，帝國是東家生意，國民是公可生意。公可生意賺了錢，股東都有份；東家生意賺了錢，只有一個人享受。所以從前清朝是家天下，現在國民是公天下，這便是國民和帝國的分別。國民已經過了十三年，大家都應該明白這種分別。

現在國民的景象，還是在分裂之中，到處都有戰事。這十三年以來，沒有一年可以得太平。爲甚麼到了國民不能太平呢？是不是國民不如帝國呢？如果國民真是不如帝國，大家又

何以要承認是民國的人，以爲民國的國民爲光榮，以做帝國的遺民爲恥辱呢？論起道理來，民國比帝國公道得多，民國的國民，比帝國的遺民光榮得多。我們中華民國是否成立了呢？本來滿清帝國已經推翻，中華民國的招牌已經掛了十三年。在這十三年中，人民有沒有享到民國的幸福呢？實在的說，人民簡直沒有享到民國的幸福，國家還是在變亂的時代，人民還是在水深火熱之中，日日受痛苦。何以到了民國，反有變亂，人民反受痛苦呢？反對民國的人，心理上以爲民國不如帝國，現在不如清朝，所以人民在民國所受的痛苦，便要比清朝多。殊不知人民在民國，無形中的地位很高。民國是大家都有份的，我們是華民族的國民，便是中華民國的主人翁，再不和清朝一樣，要做官吏的奴隸。中華民國是一個大公司，我們都是這個公司的股東，都是應該有權力來管理公司事務的，所以大家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高的。但是因爲國家沒有方法可以統一，所以全國便大亂不已，災者頻至，禍患沒有止境。是否人民應該要受這種種的痛苦呢？諸君想想，大凡一種災害，一種痛苦，當中必有一個原因。現在民國災患禍害的原因，是在甚麼地方呢？第一個是大清帝國留下來的老官僚武人，還沒有肅清。從前革命黨推倒滿清，只推翻清朝的一個皇帝，但是推翻那個大皇帝之後，便生出無數小皇帝來，像現在各省的督軍師長和北京的總統總長，都是小皇帝。那些武人官僚，都是大清帝國留下來的，只知道做官，他們的思想，純粹是做皇帝的舊思想。他們有了兵，便胡行亂爲。像袁世凱，擁兵最多，便自己稱皇帝。如果擁兵較少的，雖然不敢自己做皇帝，只要有了一三五千兵，便想反叛民國，恢復舊制度。那些恢復舊制度的行爲，就是實行專制，就是專制時代小皇帝的行爲。所以說到民國以來，我們革命黨只推翻大皇帝，那些小

皇帝還沒有推翻。故民國徒有民國之名，仍受專制之害。這個毛病，是在中國革命不徹底，不能像俄國一樣，不能把那舊皇室的官僚武人，一概肅清。俄國這次革命，經過了六年，現在已經大功告成。他們的人民，希望可以享幸福，我們的人民，究竟不知道何時才能享幸福。爲甚麼原因呢？是因爲革命功夫還沒有做完，還沒有做完全。好像我們想拆一間舊屋，另外做一間新屋，舊屋的瓦蓋圍牆，都已經推倒了。但是由舊屋留下來的磚瓦木石，這堆積在原地方，沒有完全掃清，所以想做新屋，便無從下手，這便是中國今日的景象。此刻人民處此景象，受無屋可住的痛苦。諸君想想，是何人的責任呢？大家都知道民國是革命黨造成的，是由革命黨在武昌起義以後，便有民國。在武昌起義以前，廣州也有辛亥年三月廿九日的起義，犧牲了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。試想起義的時候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犧牲精神，是怎麼樣大呢？因爲他們在當時有那樣大的決心，和那樣大的勇氣。故以後的志士，便前仆後起，和滿人奮鬥，推翻滿清。但是滿清雖然推翻，由他留下來的餘毒，還沒有肅清，革命黨本來不能辭這個責任，但是民國是全體國民都有份的。民國成立以後，人民對於國事，都不知道自己去治，自己去理。因爲大家都不理，所以那些小皇帝，便乘隙而入，每日招兵買馬，來霸佔民國，弄到真正的民國，至今道無從建設。我們要建設真正民國，諸君也是國民的一份子，應該要擔負這個責任。

諸君是廣州市的商團，知道民國十三年以來，廣州是處何等地位呢？廣州在這十三年之內，當然比清朝不同。今年的廣州，當然比從前的廣州更不同。再過幾日，我們便要在廣州，開一個革命黨全國代表大會。爲甚麼要在廣州開革命黨全國代表大會呢？因爲十三年以前

，我們都是用廣州做革命的起點。廣州是革命黨的發源地，是很光榮的。我們想從新再造民國，還要拿這個有光榮的地方做起點。好比做新屋一樣，必要選定一個好屋基。廣州市就是我們創造新民國的好屋基。中華民國雖然經過了十三年，但是從前都沒有建設好，這次在廣州來開革命黨全國代表大會，便是想籌備一個新方法，再來建設中華民國，為中華民國開一個新紀元。這是中華民國國民的大希望，廣州歷史上的大光榮。用廣州和武昌比較，可說武昌是創造中華民國開始的地方，廣州是建設中華民國成功的地方。

諸君是顧問，今天開警察在一處聯歡。以後商團國警察，要通力合作，維持廣州的治安。警察是政府的機關，商團是人民的機關。今天商團同警察，是正式見面的第一日，這就是政府與人民結合的第一日。諸君在革命政府之地，彼此應該團結相見。革命黨現在用廣州做策源地，從新建設中華民國，政府和人民必要通力合作。故廣州市的人民，必要同政府合作，同心協力，先從廣州市的政府建設起來，這個責任，當然是要諸君擔負的。從今以後，商團和警察不能夠永久合作呢？有甚麼條件可以做得到呢？要達到這個目的，只有兩個條件：第一條是要諸君明白革命主義。第二條是要諸君信仰革命能夠最後成功。有此二條件，才可以永久結合。如果不然，便是今日一時的結合，不是永久的結合。何以要諸君信仰革命到底能夠成功呢？要諸君信仰，便是要諸君有決心。廣州歷來變亂，商團總是守中立。從前，龍濟光到廣州來稱王，商團守中立。陸榮廷集榮新到廣州來專制，商團守中立。陳炯明掛革命的假招牌，到廣州來造反，商團守中立。這次滇軍仗義討賊，到廣州來打陳炯明，商團也守中立，如果陳炯明再打回廣州，試問商團諸君將何以自處呢？就以往的歷史說：我懇請君

一定是把從前的舊文章，再抄他一次，這是要守中立。今天人民與政廳結合之後，便不可再守中立。所以第二條件，要諸君有決心，要諸君對於革命有信仰。革命事業，不但是在中華民國一定成功，就是無論在那一國，只要革命發生以後，縱然一時不能成功，或者失敗幾十次幾十年，像法國有八十年，美國有八年，德國有六年，革命到最後總是成功。就古今中外的歷史看來，一個國家由貧弱變到富強，由痛苦變成安樂，沒有不是由革命而成的。因為不革命，人民的痛苦，便不能解除。人類何以要革命呢？是要求進步。人類的思想，總是望進步的。要人類進步，便不能不除去反對進步的障礙物。除去障礙物，便是革命。所以我們要人類和國家進步，便不能不革命。要諸君信仰革命，能得最後的成功。外國的歷史，剛才已經講過了。講到中國歷史，革命也沒有不成功的。像湯武革命，人人都說他們是順乎天，應乎人，當然是成功。不過我們中國的革命，多半是英雄崛起。成功之後，便做皇帝，施行政治，代代相傳，都是專制。成功的幸福，是皇帝一個人獨享，人民總是痛苦。我們今日的革命，是建設民國。成功之後，是請諸君來做民國的主人翁，做公司的股東。所以這次革命，可說是推翻專制，去替諸君謀幸福。諸君對於這種善舉，一定要有信仰。有了信仰，便不必存成敗之見。我們的革命，不是這一次可以決計必成的。或者廣州政府，明日便被陳炯明推翻，也未可知。那麼，諸君究竟如何信仰呢？是要相信我們革命，縱然一時失敗，還是可以捲土重來。相信我們革命，最後一定成功。

第一條件，要諸君明白革命主義，先要諸君明白革命是一件甚麼事？簡單的說：革命是救國救民的事；是消除自己災害，為自己謀幸福的事；為四萬萬人謀幸福的事。這個道理，

便是革命道理，這個革命的道理，是天經地義，萬古不變的。從前專制，是以人民爲奴隸。現在覺悟了，知道大家都是人，大家應該平等。國家是人人的人的國家，世界是人人人的世界。明白這個道理，便知道用革命來求平等，是大家的事，不是政府的事，也不專是革命黨的事。諸君是商團，是有槍階級，也應該擔負革命的事。明白此理，以後便不可再守中立。從前爲甚麼守中立呢？在諸君的眼光，或者是怕人繳槍。如果守中立，便可保守那幾枝槍，避禍求福。依我看起來，若是守中立，便不能避禍求福。譬如這次滇軍，仗義執言來打陳炯明，爲國討賊。滇軍各將領都有革命思想，到廣州來，是弔民伐罪，和人民表同情的。假若當時，諸君同滇軍合作，訂一個條約，不許客軍入境。諸君擔任肅清廣州市內陳炯明的亂黨，要滇軍前進，肅清東江，我想滇軍決不致入廣州市。那麼，現在廣州，應該是甚麼景象呢？如果滇軍不入廣州，廣州各商家便沒有軍隊的騷擾，便很治安。但是你們商團一定要守中立，不敢打陳炯明，我是一定要打陳炯明的。所以滇軍便入城，別種散軍也隨之而入，後來，又有陳炯明的叛軍，去投降滇軍。當中許多壞人欺滇軍賈煙開賭，所以弄成今日之廣州，烏煙瘴氣。推究此中原因，商團不能辭其責任。諸君沒有宗旨，兵來從兵，賊來從賊，現在所受的痛苦，是免不了的。此後商團和警察要守望相助，同心協力來維持廣州治安，便要諸君明白革命主義，奮起革命最後一定成功。我們的勝敗是常事。去年失敗，今年可以成功；今年失敗，明年可以成功；一年兩年失敗，十年百年總是可以成功。革命是人類的覺悟，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，所以造成這種大力量。有了這種大力量，便無大力可以阻止。好比有一塊大石頭，從白雲山頂滾到山腳，在中途的時候，試問諸君有沒有力量可以阻止呢？革命之成

功，就像天石頭從白雲山頂滾到山脚一樣，一經發動，斷沒有中途停止的。我在三十年前，擬提倡革命，當中失敗，總不下二十次；但每失敗一次，勢力便加大一次。此次在廣州來革命，諸君如果問我不可不成功，我的答覆是：「不知」。但是我所以不知，便看奮鬥。我總是認定我的宗旨，向前去做。諸君現在不必問我，這次革命能不能成功。我要問諸君：「革命到底能不能成功？」諸君要有明白的答覆。成功是人民的事，於我沒有關係；我不滿是革命的發起人，要人民來贊成；如果多數人贊成革命，便可成功，少數人贊成革命，自然難得成功。我爲革命，始終奮鬥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革命成功與不成功，是人民的責任。諸君是人民，當然要擔負這個責任。自今日起，我希望政府和人民，始終同力合作。廣州市的人民，都來贊成革命。

### 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

民國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對湘軍演說詞

湘軍將領兵士諸君：本大元帥今天在這地和大家相見，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。並且可以和大家講話，更是一個難得的機會。本大元帥今天來對湘軍兵士講話，是希望湘軍從今天以後，都能變成革命軍。諸君聽了這次講話之後，便全體變成革命軍，那才不負革命黨全體同志的大希望。

甚麼是叫做革命軍呢？革命軍和尋常軍有甚麼不同呢？不同的地方，小而言之：革命軍的一個人，常常能夠打一百個人；至少也能打十個人。太而言之：用我軍的一千人，可以打

敵敵人一萬人；用我軍的一萬人，可以打破敵人十萬人。像這樣以少數常常能夠打破多數，訓練很純熟，武器很精良的軍人，才叫做革命軍。大家都知道十三年以前，我們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，受滿洲人統治，被滿清政府征服了兩百多年。到了十三年前，有革命黨起，用手槍炸彈，推翻滿清皇帝，打破專制政體，建設共和國家。所以十三年以來，中國的名義上，才有中華民國之稱，表現於世界上。那次推翻滿清，或立中華民國，便是革命事業。講到當時的革命黨，人數是很少的，滿政府在各省都練得有很多的新兵，在各險要的地方，又有滿洲的駐防軍。革命黨推翻滿政府，究竟是靠甚麼本領呢？簡單句說：就是靠一個人能夠打殺百個人。那時候的革命黨，因為有那樣大的胆量和犧牲精神，所以能夠成那樣大的事業。本大元帥今天來同你們湘軍講話，要發生甚麼效果，才可以副人民的希望呢？希望發生的效果，就是要你們全部湘軍，都變成革命軍，步革命黨的後塵。為甚麼我們在十三年前，能夠推翻滿清，但是在這十三年之內，不能成立真正民國呢？大原因就是在推翻滿清之後，沒有革命軍，繼續革命黨的志願，所以從前的破壞成功，建設不能成功。以後要建設成功，便要有革命軍發生。如果沒有革命軍發生，就是再過十三年，真正民國，還是不能建設成功。湘軍各將士，這次到廣東，是為主義而來的，是為革命來奮鬥的。諸將士要能夠為革命去奮鬥，便先要變成革命軍。甚麼是叫做革命軍，我剛才已經說過了：能夠以一千人打破一萬人的軍隊，才可以說是革命軍。現在廣東有十多萬兵，都不能說是革命軍。因為他們都是用一個人去打一個人的。如果我軍一萬人遇到敵人一萬人，才敢去對陣，若是遇到了兩萬敵人，便不敢前進，像這樣的軍隊，有甚麼用呢？怎麼可以說是革命軍呢？至於本大元帥今天所講的



革命軍，是一千人能夠敵一萬人。像有這樣大力量的軍隊，在諸位軍事家看起來，或者以為不可能的事。大概羅遜帶的軍事經驗講，我軍無論練得如何精良，總要用數倍人去打敵人，才可以獲勝算。譬如用三萬人去打一萬人，才可以說是有把握。如果敵人有三萬人，我軍祇有二萬人，便不能說是有把握。至於敵人有一萬人，我軍也祇一萬人，也不能說是有把握。像這樣的軍隊，是尋常軍，不是非常的革命軍。世界上有非常的時候，能夠做非常的事業，便要有非常的革命軍，才可以做成功。諸位將士不信，祇考察十三年以前的革命歷史，革命黨和清兵奮鬥，沒有那一次不是以一敵百的。用一個革命黨打一兩個清兵，是很平常的事。如果不然，便不能算是好革命黨。諸位將士是亂軍，是從湖南來的。湖南老革命黨，最著名的是有黃克強。他有一次，自安南入欽廉起義。當時到欽廉來抵抗革命黨的清兵，有兩萬多人。黃克強帶的「革命軍」不過兩百人，所有的武器不過兩百枝槍。用那樣少的人，和那樣多的清兵，打兩個多月仗；到後來彈盡而糧不至，還可安全退出。照這一次戰事說，革命軍就是「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」。像這樣的戰鬥，是非常的戰鬥，不可以常理論。像這件不可以常理論的事，這是你們湖南人做出來的。所以本大元帥要大家以後能夠打勝仗，做非常的事，便要變成非常的革命軍。像黃克強那次在欽廉打仗一樣。如果不然，就是槍好彈多，還是送把敵人，自己沒有用處。

講到戰時，以「可以當百的道理，是要各位兵士先有奮鬥的精神。何以要先有奮鬥精神呢？有了奮鬥精神，才能夠犧牲，才不怕死。軍人到了不怕死，還怕不能打勝仗嗎？奮鬥精神是從何而生呢？是從主義而生。兵士要發生精神，便先要有主義；先有了革命主義，才有

革命目標；有了革命目標，才發生奮鬥精神。革命目標，到底是甚麼事呢？甚麼是叫做革命目標呢？大家都知道革命黨是拿三民主義來改造中廚的。甚麼是三民主義呢？就是：民族主義、民權主義、和民生主義。我們要明白了這三種主義，才能夠幹革命事業。

大家都知道中國從前被滿洲人征服過了兩百多年，我們祖宗都是做滿洲人的奴隸，習故安常，忘其恥辱。後來我們爲甚麼能夠推翻滿清呢？就是因爲明白了三民主義，知道自己都是漢人，總數有四萬萬。在明朝末年的時候，被滿清征服了，壓迫了兩百多年，不能做主人，總是做奴隸。我們祖宗不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對於滿清反歌功頌德，說清室有深仁厚澤。到了後來，全國之內，不但是受滿清的壓迫，并且受英法德俄美日各國的壓迫。便有先知先覺的人，發明了民族主義，推究滿漢的界限，爲甚麼以少數的滿洲人，來統治四萬萬漢族呢？爲甚麼四萬萬漢族總是應該處於壓迫的地位，做滿洲人的奴隸呢？便發生極不平的思想，漸漸宣傳，推廣到全國，四萬萬人都知道這是很不平的。古人說：「不卒則鳴」。所以全國便要這個不平來打平他，用極大的犧牲精神趕走滿人。由這理講來，便知道民族主義是對外國打不平的。如果外國人和中國人的地位有不平，中國人便應該革外國人的命。專就滿漢而論，因爲全國人明白了滿漢的界限，知道滿人和漢人的地位太不公平，所以發起辛亥年的革命。後來革命成功，便是民族主義達到目的。

甚麼是叫做民權主義呢？這個主義的道理，和民族主義是一樣的。民族主義是對外國打不平的；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。國內有甚麼不平的大事呢？就是有了皇帝或者軍閥官做的專制，四萬萬人道是不能國管事，這是做他們少數人的奴隸。像這樣壓迫的不平，和外國人

來壓迫也是一樣。所以對國內的專制打不平，便要應用民權主義；提倡人民的權利。提倡人民的權利，便是發天下的道理。發天下和家天下道理，是相反的。天下為公，人民的權利都是很平的。到了家天下，人民的權利便有不平。這種不平的專制，和外族來專制是一樣。所以對外族的打不平，便要提倡民族主義；對國內的打不平，便提倡民權主義。

民生主義又是甚麼道理呢？這種主義，是近來發生的。五十年前不但中國人沒有講到這個道理，就是外國人也不明白這個道理，也沒有講過這種話。現在世界上最進步的國家，像法國、美國，都是從革命而來的，國外無外族的壓迫，國內無皇帝的專制。他們的政治，都是很修明的；國家又富庶又強盛。在幾十年前，人民都是很享幸福的。但是近幾十年以來，工業發達太過，一切工作，都是用機器代手工。譬如耕田織布和一切製造，沒有不是用機器去做的。像大家由湖南到廣東的韶關，都是走路。再由韶關到廣州，不是走路，是坐火車。火車就是走路的機器，也就是運輸的機器。用一個火車頭，可以運幾千人，可以運幾千萬斤行李，那些行李，用很多的人，都難得挑動。如果專用人力去挑，非用幾千人和十多日，不能挑到。但是用火車，祇要一日便可以運到。所以火車便是挑東西的機器，火車就是一個大挑夫，一個火車頭所運的東西，可以替代幾千個挑夫；耕田是一樣，織布也是一樣。一個機器做的工，可以代幾百人。機器越多，出的物件越多，賺的錢也越多。所以心機器的人，便一日比一日富；沒有機器的人，便一日比一日窮。因為機器的生產，故生出貧富極大的不平等。由於這種不平等，便發生民生主義。從前說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；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。民生主義是對誰去打不平呢？是對資本家打不平的。因為有了機器，生出了機

大的資本家，國內無論甚麼事，都被資本家壟斷。富人無所不爲，窮人找飯吃的方法都沒有，故發生民生主義，爲貧富的不平等，要把他們打到平等。這種主義，近來在外國很盛行，漸漸傳到中國。

諸位將士聽到這裏，便知革命黨所主張的三民主義，是很容易明白的。這三種主義可以一貫起來，一貫的道理，都是打不平等的。「革命軍」的責任，是要把不平等的世界，打成平等的。能夠明白打不平等的三民主義，才可以做革命軍，革命軍是爲三民主義去奮鬥的，爲三民主義去犧牲的。革命軍爲甚麼要爲三民主義去犧牲呢？三民主義成功了，造成一個甚麼地位？大家要知道我們將來可以造成一個甚麼國家，便先要知道現在的中國，是處於甚麼地位？大家生在中國的這塊地方，舉目一看，是一個甚麼世界？簡單的說：中國現在是一個民窮財盡的世界，是一個很痛苦的世界。無論那一種人，在這世界之內，都不能享人生的幸福。現在中國之內，這種痛苦，日日增進，這種煩惱，天天加多。我們看到這種痛苦世界，應該有悲天憫人之心，發生大慈大悲，去超度這種世界，把不好的地方，改變到好的地方。把這種舊世界，改造成新世界。要達到這種種目的，其責任就是在我們革命軍。我們革命軍實行這種責任，把三民主義完全達到目的，中國便可成爲一個安樂世界。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文明頂進步的國家，是英國、美國。他們國富民強，人民所享的幸福，比中國好得多。但是他們國內還有貧富的不平等，所以普通人民還要革命。他們革命是用甚麼主義呢？所用的就是民生主義。因爲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，在他們國內已經成功。除英國美國的革命現在繼續還沒有研究以外；現在已經爆發了的，是俄國革命。俄國革命，發生於六年之前，現在已

經完全成功。就是三民主義，在俄國已經完全達到目的。

三民主義在中國完全達到目的之後，將來變成一個甚麼世界？我們突然一想，或者不寒易見到；但是把俄國現在是一個甚麼景象來看，便可以知道。七八年以前，俄國人民也是很痛苦的。當歐戰的時候，全國加入協商國一方面去打德國。歐戰沒有終局，國內發生革命，便是要實行三民主義。對外不幫助協商國去打同盟國，對內推翻專制的俄皇。對於貧富的關係，反對世界上一切資本制度。因此列強當時便不去打德國，反移師來打俄國。故俄國革命，不但是皇帝的壓迫要反對；就是列強的壓迫也要反對；和全世界資本家制度的壓迫都一概反對。當時革命軍隊全力奮鬥，把所有的壓迫都打破了。於是組織一個新國家，叫做蘇維埃共和國。現已得英國意國承認了。所以俄國革命，可以說是完全成功。推究俄國革命的發起人，是由於三種人，叫做：農、工、兵。故俄國現時的政府，又叫做農工兵政府；是由於農、工、兵。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組織而成的。所以他們的政府，所持的政策，對於這三種人民便特別優待。要知道我們革命成功的將來詳細情形，更可用俄國人民現在怎樣享幸福的情形，再說一說。俄國人民所享國家的利益，譬如從小孩子初生的時候講起，自幼長至成人，以至於年老，是受國家甚麼待遇呢？譬如一個窮人家生了小孩子，父母不能養活，報告到政府，國家便有撫育費，發給到父母去養活他。到了年紀稍大，可以入學校的時候，國家便很辦得有很完全的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、以及大學，照他年齡的長進，可以依次進學校，受很完全的教育；國家不收費用。若是父母有不教子女進學校的，政府更要懲罰父母，強迫子女去讀書。此所謂強迫教育，要全國的青年，人人都可以讀書，人人都受國家栽培，不要父母

擔憂。至於窮人的子女，沒有衣裳，沒有屋住，沒有飯吃，國家都是完全代謀，不必要父母去自謀。像我們中國的小孩子，大多數有沒有能力去讀書呢？像諸位將士由湖南走到廣東，沿途所見的小孩子，有多少讀過了書呢？再像現在演說場中這些放牛的小孩子，有沒有機會去讀書呢？故中國小孩子，多半沒有機會讀書，都是很痛苦的。長到成人以籍，謀生無路，更是痛苦。再到老年，便更不了。故中國人做小孩子的時候苦，長到成人以籍，謀生無路，老了的時侯也苦。一生從幼至老，天天都是痛苦。不是少數人痛苦，是多數人痛苦，如果和現在的俄國人比較，是甚麼情形呢？俄國人在幼年的時候，有機會可以讀書，在壯年的時候，有田可耕，有工可做，不愁沒有事業。到年紀老了的時候，國家便有養老費。像俄國的人民，可說是自幼而老，一生無憂無慮。推究他們這種幸福，是由於革命而來，最由於行三民主義，用革命方法造成成功的。在英美的政治社會，至今還有貴族的階級；在現在的俄國，甚麼階級都沒有。他們把全國變成了大公司，在那個公司之內，人人都可以分紅利。像這樣好的國家，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。從前反對我的，最滿清皇帝。現在反對我國的，是滿清留下來的武人官僚。這些武人官僚的專制，就是小皇帝的行爲。從前有諸先烈前仆後繼的奮鬥，便推翻了那個大皇帝。我們現在要繼續先烈的志願，推翻曹錕、吳佩孚這些小皇帝，曹錕、吳佩孚和各省專制的督軍巡閱使，都是共和的障礙。有了他們，我們的新世界便造不成，大家便永遠沒有機會享人生的幸福。諸位將士要自己解甲歸田之後，可以享幸福，子孫孫永遠可以享幸福，便要擔負推翻這些小皇帝的責任。把全軍變成革命軍，把現在痛苦的舊世界，改造成一個安樂世界。這種責任，是整個新民的責任。國家改造好了，人民得以安居樂

業，不是一代可以享幸福，是代代可以享幸福的。這種責任，要怎麼擔才可以擔得起來呢？要擔負這種大責任，便先要有奮鬥精神，明白三民主義。有了奮鬥精神，明白三民主義，便能爲主義去奮鬥。我們要擔負這樣的責任，做成這樣大的事業，非有大志願、大膽量、和大決心不可。故本大元帥今天和諸軍講話，要大家變成革命軍，便先要大家有大志願、和大膽量、變成用一可以敵百的革命軍。然後我們的三民主義才能夠完全實行，中國將來才能夠變成安樂國家。這個能不能，沒有別的問題；祇問諸位將士今天聽了這次講話之後，有沒有決心。故本大元帥今天來要求諸位將士的，是要諸位將士在今天立一個決心，變成革命軍，共同去擔負救國教民的責任。

## 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

——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對陸軍軍官學校開學訓詞——

＊貧教員學生諸君：今天是本學校開學的日期。我們爲甚麼有了這個學校呢？爲甚麼一定要開這個學校呢？諸君要知道中國的革命，有了十三年，現在得到的結果，祇有民國之年號，沒有民國之事實。像這樣看來，中國革命十三年，一直到今天，祇得到一個空名，所以中國十三年的革命，完全是失敗；就是到今天，也還是失敗。至於世界上的革命，在我們以擔負生的情形，是怎麼樣呢？六年之前，有一個鄰國，和中國毗連有一萬多里，跨亞細亞洲來立國，比中國還要大。在歐戰之前，是世界上頭一個強國。當歐戰期內，便發生革命。他們的革命，後過我們六年。這個鄰國是誰呢？就是俄國。俄國革命，雖然是在中國革命的

六年之後，但是說到結果，他們的是徹底成功。我們拿兩國的革命歷史來比較，就對內一方面說，中國從前革命，是對外來的滿洲人。滿清皇帝的威權，到我們革命的時候，已經是很薄弱，政治也是很腐敗。當那個時候，滿清的國勢，是世界上最衰微的國家。比較俄國對他們皇帝革命時候的情形，是怎麼樣呢？俄皇是本國人，又是俄國的教主，在國內的威權是第一。當沒有革命的時候，俄羅斯的國勢，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。像這樣比較，可以說，中國是對橫勢很薄弱的皇帝來革命；俄國是對橫勢很強盛的皇帝來革命。所以就對內這一方面講，中國革命是很容易的，俄國革命是很艱難的。就對外一方面說，俄國革命之後，所遇到的障礙是很大的；中國革命之後，並沒有人干涉。在革命之前，外國人雖然有瓜分中國的言論，我們也怕到革命的時候，受列強的干涉。但是發生了革命之後，列強並沒有理會。俄國發生了革命之後，遇到外國人的障礙，不只是言論，並且實受兵力的干涉。各國軍隊既進俄國境內的，有英國、法國、美國、日本和意大利，以及其他各小國的軍隊。外國人集合全世界力量來干涉俄國。像這樣看來，我們革命，只在內對付一個很衰弱的政府；俄國革命，在內要對付一個威權很大的政府，在外還要對付全世界的列強。所以更就對外那一方面講，中國革命也是很容易的，俄國革命也是很艱難的。為甚麼俄國遭了那樣大的艱難，遇了那樣多的敵人，還能夠在六年之內，把所有的障礙都一概打消，革命是徹底的成功？我們革命的時期，比較俄國要長一半，所遇的障礙又不及俄國的大，弄到於今，革命還是不能成功呢？由中國和俄國革命的結果不同，推求當中原因，便是我們的一個大教訓。因為知道了這個教訓，所以有今天這個開學的日期。這個教訓是甚麼呢？就是俄國發生革命的歷史，雖然是一



般革命黨員做先鋒，去同俄皇奮鬥，但是革命一經成功，便馬上組織革命軍。後來因為有了革命軍，做革命黨的後援，繼續去奮鬥，所以就是遇到了許多大障礙，還是能夠在短時間之內，大告成功。中國黨革命之時，在廣東奮鬥的黨員，最著名的有七十二烈士。在各省會身奮鬥的黨員，也是不少。因為有了那些先烈的奮鬥，所以武昌一經起義，便有各省響應，推倒滿清，成立民國。我們的革命，便有一部分的成功。但是後來沒有革命軍繼續革命黨的志願，所以雖然有一部分的成功，到了今天，一般官僚軍閥，不敢明目張膽，更改中華民國的正朔；至於說到民國的基礎，一點都沒有。這個原因，簡單的說，就是由於我們革命，祇有革命黨的奮鬥，沒有革命軍的奮鬥；因為沒有革命軍的奮鬥，所以一般官僚軍閥，便把持民國，我們的革命，便不能完全成功。我們今天要開這個學校，是有甚麼希望呢？就是要從今天起，把革命的事業，重新來創造。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，成立革命軍。諸位學生，都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。有了這種好骨幹，成了革命軍，我們的革命事業，便可以成功。如果沒有好革命軍，中國的革命，永遠還是要失敗。所以今天在這地開這個軍官學校，獨一無二的希望，就是創造革命軍，來挽救中國的危亡。

甚麼東西叫做革命軍呢？諸君到這個學校來求學，要怎麼樣立志，才可以做革命軍呢？要有甚麼資格才叫做革命軍呢？我們要知道怎麼樣可以做革命軍，便要拿先烈做模範。要拿先烈做模範，就是要學革命黨，要學革命黨的奮鬥。有和革命黨的奮鬥相同的軍隊，才叫做革命軍。中國革命，雖然有了十三年，但是所用的軍隊，沒有一種是和革命黨的奮鬥相同的。我敢講一句話，中國在這十三年之中，沒有一種軍隊是革命軍。現在在廣東同我們革命黨

奮鬥的軍隊，本來不少，我都不敢說他們是革命軍。他們這些軍隊，既是來同我們革命黨共事，爲甚麼我還不叫他做革命軍呢？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軍的名號，加之於這些軍隊之上的理由，就是因爲他們內部的分子，過於複雜，沒有經過革命的訓練，沒有革命的基礎。甚麼是叫做革命的基礎呢？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樣的行爲。有了那樣的行爲，才叫做革命的基礎。至於現在廣東的這些兵士，對先烈的這些行爲，還是莫明其妙。而且中國此刻是民窮財盡，一般都是謀生無路。那些人在沒有得志之先，因爲生計困難，受了室家之累，都是說要來革命。到了後來稍爲得志，便將所服從的甚麼革命主義，都置之九霄雲外，一概不理了。所以在二年之前，還有號稱革命同志的陳炯明軍，砲攻觀音山，拆南方政府的台。從前叫做革命軍，同在一個革命政府之下的軍隊，因爲利害不同，竟會倒戈相向，做敵人所做不到的行爲。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義的軍隊，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觀念。如果和他們本身的利害相反，馬上便靠不住。所以我們的革命，總是失敗。我今天到此地來和諸君講話：是要把以往的成敗，當作一場大夢，一概不要回顧他。要從今天起，重新來創選革命的基礎，另外成立一種理想上的革命軍。諸君不遠千里跋涉數千里的道路，來此投軍。既是已經明白了我們的宗旨，要造成一種革命軍，一定是富有這種志願，來做革命的事業。業，是從甚麼地方做起呢？就是要從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。要把自己從前不好的思想，習慣和性質，像犧牲罪惡性，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，都一概革除。所以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，便先要從自己的心中革起。自己能夠在心理上革命，將來在政治上的革命，便有望可以成功。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，就是此刻在這樣設備完全的軍官學校之內，研究軍事事，

將來這是不成革命軍，做革命軍的事業。所以諸君要革命，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氣。此種有了革命的志氣，將來便可以當革命軍的將領。我們要把革命做成功，便要從今天起，立一個志願，一生一世，都不在升官發財的心理。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，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，一心一意的來革命，才可以達到革命的目的。如果不然，就是諸君將來成立軍隊，打許多勝仗，得許多土地，各人都能夠擴充到幾萬人，還是不能夠叫做革命軍的。

中國現在不好的軍人，可以分成兩派：一派是在革命黨內的軍人。這一派軍人口頭贊成革命，行動卻是反對革命，所謂口是心非。一派是在革命黨外的軍人。這派軍人，完全反對革命，祇知道升官發財，時時刻刻都想推翻共和，恢復專制。諸君要將來維持共和，消滅這種軍人，現在便要立志。要存心將來成功之後，不做自私自利的師長旅長和一般橫暴無道的軍閥。諸君有了這種志氣，才可以入革命的第二層門徑。甚麼是革命的第三層門徑呢？就是要學革命先烈的行爲。革命先烈的行爲，沒有別的長處，就是不要顧家性命，一心一意爲國來奮鬥。從前的奮鬥是甚麼情形呢？大多數都是憑着赤手空拳，有了手槍炸彈，便以爲是很好的武器。每次起義，總用很少的這種武器，去和清兵奮鬥。當時全國的清兵自多少呢？從前在旗下練營，水師和巡防營，後來又有新兵，總共不下一百多萬。譬如辛亥年三月廿九日，在廣州城的，便有李准所帶的水師，張鳴岐所帶的陸師，和燕塘的許多新兵，及潯洲的駐防軍，總計不下五六萬人。當時革命黨的人數，不過是幾百人。經過那次革命之後，死了的有七十二人，沒有死的，當然是很多。當時做衝鋒隊的人才有武器，有武器的不過三百人，所打的敵人，不止三萬人。革命黨祇用三百人，便敢打三萬多敵人。這就是革命黨的見識。

革命黨的見識，都是敢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的。此刻在道地聽話的，多是軍事教員同軍官學生。試問諸位教員，研究軍事學，在戰術中有沒有這個道理呢？有沒有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的成例呢？依我看起來，無論古今中外，都沒有這種戰術。普通的戰術，用一個人去打一個人，便以爲了不得。古時的兵法，都說是倍則攻之，十則圍之。近時的兵法，用一輛打一個人，非守即退。像這樣的兵法，古今才叫做正常的戰術。至於廣州十三年前的革命，不但是用一個人去打一個人，並且坐守廣州的敵人，都有長槍大砲進攻，廣州的革命黨，只有手槍炸彈。戰到結果，革命黨死了七十二人，後人以爲是失敗。但是革命黨攻進制台衙門，趕走兩廣總督，我們以戰論戰，當日廣州城內之戰，可以說是成功。至於後來失敗的原因，完全是由於預約的援軍不至。就是推到那次衝鋒隊的三百人，武器還是不精良。如果人人有精良的武器，那次革命，或者可以成功，並不是絕對沒有成功之希望。我們事後將敵我的情形，通盤比較，那次革命之不成功，並不是三萬敵人，能夠打敗三百個革命黨；實在是由於革命黨內部的計劃不周全。如果在起義之先，計劃很周全。那次革命，也不是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。

辛亥年革命，在廣州起義之後，又有武昌起義。武昌起義，結果是成功。推到當時的情形，是怎麼樣呢？當時在武昌漢口的革命黨，總共還不足三百人，真正革命黨不過是幾十人，所有的槍，都沒有子彈，臨時到處搜索，只得到兩盒子彈，一共不過五十顆。革命黨分到了五十顆子彈，便在城內的工程營中發難，城外的砲兵營，立時響應，便拉兩門砲進城，進攻總督衙門，趕走瑞澂，佔領武昌。至於當時駐在武昌的清兵，有第八鎮的新兵，有長江的海

軍，又有巡防營的舊陸師，總共不下兩萬多人。革命黨祇用幾十個人，去打兩萬多人，可以說是用一個人打五百個人。廣州起義，用一個人打一百個人；結果是失敗。武昌起義，用一個人打五百個人，結果是成功。都是以極少的人，打極多數的人。在廣州地失敗，在武昌便成功。所以革命的奮鬥，不能一概而論。這種奮鬥，是古今中外各國兵法中所沒有的，只有革命歷史中，才有這種創例。我們繼續來革命，按部就班，便不能說用少數不能勝多數。舊教員有從外國學來的，有從保定學來的。從前各國在陸軍學校所教授的學問，都是尋常的軍事學。此類學成的先生，再教授學生，一完也是從前所學的普通軍事學。所以諸位學生，在這個學校內所學的學問，大概都是尋常和極有規矩的普通軍事學。諸君專拿這種學問，可不可做革命軍呢？革命軍的學問，不是專從學問中求出來的，是從立志中發揚出來的。諸君在求學的時代，當然要聽先生的指教，服從長官的命令；先生教了多少，便要明白多少。如果有絕頂聰明的人，或者有肯出於藍而勝於藍的，就是沒有絕頂聰明，只要把先生所教的學問，澈底了解，將來也有大用處。用諸君現在的情形，和從前的革命黨比較，從前的革命黨，都沒有受過很多的軍事教育。諸君現在這個學校之內，至少還有六個月的訓練。從前的革命黨，只有手槍；諸君現在都有很好的長槍。從前革命黨發難，集合在一處地方的，最多不過是兩三百人；現在這個學校，已經有了五百人。以諸君這樣好的根本，如果是真有革命志氣，只用這五百人和五百枝槍，便可以做一件很大的革命事業。

軍隊之不能夠革命，是在乎各位將士之有沒有革命志氣，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。如果沒有革命志氣，不研究革命道理，像滿清末年所練的新軍，陸軍，都有很精良的裝備

大砲，海軍有很堅固的戰艦和魚雷艇，總不能發揚革命事業。到了武昌起義之後，便獲歸革命黨所用。總而言之，革命是非常的事業。非常的事業，不可以常理論。從前留學日本和歐美各國的海陸軍學生，我們總是設法運動，要他們加入革命黨。但是有許多學生，總是不肯加入，始終反對革命。他們那些反對革命的有知識軍人，是甚麼心理呢？過細考究，就是他們都有一種成見，自以爲是軍事專家。在我們革命黨主張用一個人打一百人，用一百人打一萬人，在他們受過軍事教育的人看起來，以爲這是古今中外戰術中沒有的道理，如何可以成呢？這個道理，我們不必深辯，只要看後來中國革命，推銷滿清，是釀造成呢？成功的時候，固然是有許多軍事專家的贊助。但是聽風激浪，說起原動力，還是由於極少數的革命黨所發起的。推倒當時一般有智識的軍人，以爲用極少數打敗極多數，是戰術中決不能成功的定案。因爲不贊成這個道理，便不贊成革命。因爲那些軍人，都不贊成革命，所以從前的革命黨，真有軍事知識的人，還是很少。辛亥年革命之所以大告成功，是由於全國已經發生了革命之後，段祺瑞便結合一般軍人，聯名通電，贊成共和，才能夠達到推翻滿清的目的，革命黨因得降格相從，容納他們的意見，收羅這一般軍人，以後才收軍事上的順利。所以辛亥年革命之成功，實在沒有真正軍事知識的軍人。大家總要記得革命是非常事業，不是尋常事業。非常事業，決不可以尋常的道理，一概而論。現在求學的時代，能夠學得多少便是多少，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，便可以利用。如沒有革命精神，就是一生學到老，死認得滿腹的學問，總是沒有用處。我們現在才到這地開辦這個軍官學校，北方的官像軍階，總算便辦得有些像軍管學校和北京陸軍大學。用我們這個學校和他們的學校比較，他們的成立的時間從

兵，人數很多，器械又完全；我們這個學校所處的種種地位，都是比他們的差得遠。如果專就物質二方面來比較，又屬常理論，我們怎麼能夠改造中國呢？不過北方的饑饉和兵士，集合在一處，成立軍隊，不是爲升官發財，就是爲吃飯穿衣，並沒有救國救民的思想，和革命的志氣。在從前滿清的時候，是這一種將士，現在還留到曹錕、吳佩孚的，都是這一種將士。我們沒有軍事學識的革命黨，從前既是能夠消滅滿清，將來當有軍事學識的革命軍，更是能夠消滅曹錕、吳佩孚；不過以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，要能夠消滅曹錕、吳佩孚，根本上還要有革命的精神。若是沒有革命的精神，他們的人多械足，我們不但是不能夠消滅他們，恐怕反要被他們消滅。俄國在六年之前，一經發動革命，便同時組織革命軍，以後藉着進行，所以能夠消滅舊黨和外來的敵人，大告成功。我們現在開辦這個學校，就是做效俄國。中國革命，有了十三年，到今天還要辦這種學校，組織革命軍。可見大凡建設一個新國家，革命軍是萬不可少的。

諸君到這個學校來求學，又聽過了我今天這一番的講話，自然立志要做革命軍。立志做革命軍，先要有甚麼根本呢？要有高深學問做根本。有了高深學問，才有大膽量；有了大膽量，才可以做革命軍。所以做革命軍的根本，還是在高深學問。要造就高深學問，是用甚麼方法呢？造就高深學問的方法，不但是每日在講堂之內，要學先生所教的學問，還要學一隅而三隅反，自己去推廣。在講堂之外，更須注重自修的工夫，把關於軍事學和革命道理的各種書籍及一切雜誌報章，都要參考研究。研究有了心得之後，一旦融會貫通，自然可以發揚革命的精神，繼續先烈的志願，舍身流血，造成中華民國的基礎，使三民主義完全實現；華

命大告成時；像俄國一樣。我們中國才可以備世界各國並駕齊驅。中國的民族，才可以永遠的生存於人類。假若革命不能成功，中國便要亡，四萬萬人便要滅種。國亡種滅，都是諸君自身的利害，這是不能不挽救的。要挽救這種危亡，只有革命軍。所以我們一定要開這個學校，要造成革命軍。革命軍是救國救民的軍人，諸君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，都擔負得救國救民的責任。既是有救國救民的責任，便要從今天起，先在學問上加倍去奮鬥。將來畢業之後，組織革命軍，對於共和的障礙，更是要同他們拼命，要能夠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。這種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的本領，是靠甚麼為主呢？當革命軍的資格，是要用甚麼人做標準呢？簡單的說，就是要用先烈做標準，要學先烈的行爲，像他們一樣舍身成仁，犧牲一切權利，專心去救國。像這個樣子，才能夠變成一個不怕死的革命軍人。革命黨的資格，就是不怕死。要用甚麼方法，才可以不怕死呢？這種方法，說來說去，還是要學先烈。我今天在這地同諸君講話，便是一個後死的革命黨。從前每次革命的時候，我常常參加，總沒有一次貪生畏死。但是每次流血，都沒有流到我的身上。所以今天還能同諸君講話，把不怕死的道理，口傳到諸君。我敢說革命黨的精神，沒有別的祕訣，祕訣就在不怕死。要能夠有這種大勇氣，在心理中就是視死如歸。因人生隨時都可以死，要死了之後，便能夠成仁取義。明白了這種道理，便能夠說死是我們所歡迎的。遇到了敵人的槍砲子彈，能夠逃死，更是我們所歡迎的。有了這種大勇氣和大決心，我們便能夠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。因為敵人的觀念，要生才以爲是享幸福；我們的觀念，要死才以爲是享幸福，一死便得其所。生死的觀念，在敵我兩方面的精神，過於懸殊，自然不能對敵，自然是我們有勝無敵。



這種以死爲幸福，要求速死的道理，並不是虛空的理想，完全是事實。像從前日本有一位中國留學生，叫做陳天華，他發揚了革命的精神，還沒有到革命的時候，求死不得，便在日本投海而死；以死報中國。英國又有一位留學生，叫做楊篤生，也是因爲明白了革命的道理，沒有革命的時候，不能做革命的事業，看到中國太腐敗，要以速死爲享幸福，便在英國投海而死，以死報中國。像陳天華、楊篤生，他們是甚麼人呢？他們就是革命黨，就是熱心血性的真革命黨。他們都是由於求死而不得，所以迫到投海，實在是可惜。但是由陳天華、楊篤生兩個人投海的道理，便可以證明一般人，只要感受了革命的精神，明白了革命的道理，便可以視死如歸，以爲爲革命而死是很高尚，很難得和很快樂的事。如果在戰場上，選到了自己主義上的敵人，受敵人槍砲子彈而死，當然更以爲是死得其所了。從前的真革命黨，因爲都有這種樂死的性質，所以敢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；所以敢於屢次發難來革命；所以革命能夠成功。這種先例，是古今中外兵書中所沒有的，只有革命史中，才有這種成例。這種成例，是非常的例子。我們要學這種非常的成例，便要有非常的志氣。有了非常的志氣，便能夠看破生死關頭，以死爲幸福。如果人人都能夠以死爲幸福，便能夠以一百人打一萬人，用一萬人打一一百萬人。假若我們現在有一萬人的革命軍，馬上便可以平定中國。因爲此刻反對革命的全國軍隊，總共不過一百萬人。因爲此刻我們沒有一萬人的革命軍，所以那般貪暴無道的軍閥，便敢於橫行全國，無惡不作，事事要害國，天天要推翻共和。我們因爲要維持共和；消滅這般貪暴無道的軍閥，所以要諸君不怕死，步革命先烈的後塵。更要用這五百人做基礎，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軍。有了這種理想上的革命軍，我們的革命，便可以大告

成功，中國便可以挽救，四萬萬人便不至滅亡。所以革命事業，就是救國救民，我一生革命，便是擔負這種責任。諸君都到這個學校內來求學，我要求諸君，便從今天起，共圖擔負這種責任。

## 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

—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對嶺南學生歡迎會演說詞——

諸君：兄弟今天來得此地，到嶺南大學學生會，有機會和諸君相見，我是很喜願的。因為諸君是中華民國後起之秀，將來繼續建設民國的責任，我們對於諸君是很有希望的。中華民國自開創以至今日，已經有了十二年，這十二年內，無日不是在紛亂之中。從前在南北的分裂，現在有各省和各部分的分裂，干戈相見，靡爛不堪。這個原因，是承滿清政廢之後，對於舊國家破壞的事業，還未成功，所以新國家便無從建設。將來破壞成功之後，繼續建設一個新國民，還要希望後起的諸君，擔負那個大責任。

今天對諸君，如果專講國家大事，那麼千頭萬緒，不是一兩點鐘可以說得完的。惟就我今天到嶺南大學來，看見這個學校之內，規模宏大，條理整齊，便生有很大的感觸。現在就舉這個感觸，和諸君談談。嶺南大學是在廣東省，諸君在此用功，知道這個學校的規模宏大，條理整齊，教育良善，和其餘的學校比較起來，不但是在廣東可以說第一；就是在中國西南各省，也可算是獨一無二。為甚麼廣東只有一個好嶺南大學，沒有別的好學校呢？就是西南各省，也沒有第二個學校，和嶺南大學一樣呢？因為這個大學是美國人經營的。諸君在

晚所受的教育，是美國的教育。諸君住在這個學校之內，和在美國本國的學校，沒有分別。我們推測其甚歷美國有這樣好的學校，中國沒有呢？中國何以不能自己創辦呢？因為歐美的文明，近二百年來非常發達，美國近幾十年來尤其進步。雖國內的情形，不但是教育辦得好，就是工業商業和一切社會事業，都比中國進步的多。中國的一切事業，到了今日，可說是滿敗到了極點。腐敗的原因，是人民過於墮落。就歷史上陳述看起來，中國向來是不是都不如外國呢？從前有幾朝，中國卻是比外國好的。所以這個墮落的現象，不過是近來才有的。再就中國現在青年受教育的情形說，全國之內，到處用兵，普通人民教死之不服，有多少人還能夠有力量送子弟去讀書呢？就是青年在學校讀書的，又有多少人能夠操舊習有這樣好的機會，在這樣好的學校受高等外國教育呢？單就廣東戶口說，人數就達三千萬，如果十分之一，也有三百萬青年，應該像諸君都有受這種教育的機會。而現在只有諸君的一千幾百人，才有這個機會。諸君想想，自己的機會，該是何等好呢？現在民國，人民受教育，是大家都要有平等機會的。就今日情形看來，他們不能受高等教育的，是沒有平等的機會。諸君現在受這樣高等教育，是諸君機會比他們好。諸君現在所享的幸福，比他們還好。將來學成之後，應該有一種貢獻，改良社會，讓他們以後能夠得到平等的機會才對。

諸君現在受教育的時候，預想將來學成之後，有一種貢獻到社會上，究竟應該做些甚麼事呢？諸君現在還未畢業，知識不大發達，學問沒有成就，自然不能責備諸君，一定要做些甚麼事。但是在沒有做事之先，應該有甚麼預備呢？應該注意些甚麼事呢？故我看來，在這個時期之內，第一件是要立志，立志是讀書人最要緊的一件事。中國人讀書的志趣，都以

爲士爲國民之首，比農工商賈種種人都要高一些。二三十年以前的學生，他們有一種立志，就是在閉戶自讀的時候，總想入學、中舉、點翰林，以後還要做大官。我今天希望諸君的，不是那種舊思想的立志，是比那入學、中舉、點翰林，做大官的志，還要更大。中國幾千年以來，有志的人不少，但是他們那種立志的舊思想，專注重發達個人，爲個人謀幸福；和近代的理想，大不相同。近代人類立志的思想，是注重發達人羣，爲大家謀幸福。用事實說，中國青年應該有的志願，是在甚麼地方呢？是要把中華民國，重新建設起來，讓將來民國的文明，和各國並駕齊驅。我們現在的文明，都是從外國輸入進來的，全靠外國人提倡。這是幾千年以來從古沒有的大恥辱。如果我們立志，改良國家，萬衆一心，協力奮鬥，這是可以追蹤一美。若是不然，中國便事落在他國，永遠不能自己發達，永遠沒有進步。推其極端，中國便非淪於滅亡不可。所以現在的青年，更應該以國家爲己任，把建設將來社會事業的責任，擔負起來。這種志願，究竟是如何立法呢？我願古今中外的歷史，知道世界上極有名的人，不全是從政治事業一方面做成功的。有在政權上一時極有勢力的人，後來并不知名的。有極知名的人，完全是在政治範圍之外的。簡單的說，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，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，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。如果一件事業能夠成功，便能夠享大名。所以我勸諸君立志，是要做大事，不可要做大官。

甚麼是叫做大事呢？大概的說，無論那一件事，只要從頭至尾，徹底做成功，便是大事。譬如從前有制法國人叫做柏斯多，專用心力，考察普通人眼所不能見的東西。那種東西極微渺，極無用處，爲通常人目力之所不及。在普通人看起來，必以爲算不得一回甚麼事，何

必枉費工夫去研究他呢？但是柏斯多把他的構造性質，和對於別種東西的關係，自頭至尾，研究出來，成一種有系統的結果，把這種東西便叫做微生物。由研究這種微生物，便發明微生物對於各種動植物的妨害極大，必須要把他撲滅才好。現在世界人類都知道撲滅這種微生物的益處，不知道有多少，譬如從前的人，不知道蠶有受病的，所以常常有許多蠶吐絲不多，所獲的利息極微。現在知道蠶也有受病的，受了病，便不能吐絲，考察他受病的原因，是由於有一種微生物。消滅這種微生物，便可醫好蠶的病，乃可多吐絲。現在廣東每年所出絲加多幾千萬，但許多還有不知道醫蠶病的。如果都知道消滅害蠶的微生物，更可增加無限的收入，那種利益該是何等大呢？現在全世界上由於知道消滅害蠶的微生物，所得的總利益，又是何等的大呢？但是當柏斯多立志研究微生物的時候，他也不知道有這樣大的利益。用這件事證明的意思，便是說，微生物本是極微渺極小的東西，但是研究他關係於動植物的利害，有一種具體結果，貢獻到人類，便是一件很大的事。柏斯多立志研究的東西，雖然說是很小，但是他徹底得了結果，便是成了大事，所以他在歷史上便享大名。我們中國從前的人，都不知道像柏斯多這樣的立志，只知道立志要入學、中舉、點狀元、做宰相，并且還有要做皇帝的。譬如秦始皇出遊的時候，鄧邦項羽看見了，便各自嘆氣，表示自己的志願。項羽說：『彼可取而代之。』劉邦說：『大丈夫當如是也。』他兩個人的口氣，雖然不同，但是他們的志願，毫沒有分別。換句話說，都是想做皇帝。這種思想，久而久之，便傳播到普通入羣中。所以從此以後，中國人都想做皇帝，便不想做別的事。自民國成立以來，不是像袁世凱想做皇帝，便是像一般軍閥，想做督軍巡閱使，那也是錯了。因為要達到那種地位，是

很不容易的，障礙物是很多的。因為他們立志，一定要達到那種地位，所以弄得人做火，殘賊人類，亦所不惜。諸君想想，那種志願，是好是不好呢？一定是不好的，所以我們必須要消滅那種志願。至於學生立志，注重之點，萬不可想要達到甚麼地位；必須要能做成一件事。因為地位是關於個人的，達到了甚麼地位，只能為個人謀幸福。事業是關於羣衆的，做成了甚麼事，便能為大家謀幸福。近代人類的思想，是注重謀大家的幸福，我從前已經說過了。大家又知道，許多做大事成功的人，不盡是在學校讀過了書的；也有向來沒有進過學校，能夠做成大事業的。不過那種人是天生的長處。普通人要所做的事不難，必要取法古人的長處才好。所以我們要進學校讀書，取古今中外人的知識才學，來幫助我，做一件大事。然後那件大事，便容易成功。

諸君又勿謂現在遺農科，學耕田的學問，將來學成之後，只是一個農夫。不知道耕田也是一件大事。從前後稷教民稼穡，樹藝五穀。因為稼穡是一件很有益於人民的事，他不怕勞勩，去教導百姓。後來百姓感恩戴德，他便做了皇帝。說起出身來，后稷還是一個耕田佬哩。那個耕田佬也做過了皇帝呀。古時做皇帝的人，該有多少呢？現在世人都把他們的姓名忘記了，只有后稷做過耕田佬，所以世人至今還不忘記他。現在科學進步，外國新發明的農科器具，比舊時好的多，事半功倍，只用一人耕作，可得幾千人之食。諸君現在學農科的，學到成功之後，就是像外國的農夫，能夠一人耕而有幾千人之食，也不可以為滿足了止境，必要再用更新的科學道理，改良耕田的方法，以至用一人耕，能夠有幾萬人食，或幾百萬人食。那才真是有志之士。總而言之，諸君現在學校求學，無論是那一門科學，或文學、物理、化

學、農學，只要是自己性之所近，便拿那一門來反覆研究。把其餘關係於那一門的科學，也去遍細參考，借用他們的道理和方法，來幫助那一門科學的發展，澈底考察，以求一個成功的結果。那麼，就是像中國的后稷教民耕田，法國柏斯多發明蠶生物對於動植物的利害，都是功極無量的大事。

我再舉一件故事說，從前有個英國人，叫做達爾文。他起初專拿螞蟻和許多小蟲來玩，後來更考察一切動物，遍細推測，便推出進化的道理，現在擴充這個道理，不但是動物變化的道理包括在內，就是社會、政治、教育、倫理等種種哲理，都不能逃出他的範圍之外。所以達爾文的功勞，比世界上許多皇帝的功勞，還要大些。世界上的皇帝該有多少呢？諸君多有不知道他們姓名的；現在諸君總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達爾文的。所以達爾文的功，實在是駕乎皇帝之上。由這樣講來，無論甚麼事，只要能夠澈底做成功，便算是大事，所以由考察蠶生物特來的道理是小事，由玩螞蟻特來的道理，也是大事。不過我們讀書的時候，必須用自己的本能做去才好。甚麼是本能呢？就是自己喜歡要做的事，就自己喜歡所做的事，澈底做去，以求最後的成功。中途不要喜新厭舊，見異思遷，那便是立志。立志不可有今日立一種甚麼志，明日便要到一個甚麼地位。從前做皇帝的思想，是過去的陳迹；要根本的打破他。立志是拿一件事，澈底的成功，為世界上的新發明，如果有了新發明，世界上的地位多得很，諸君不愁不能自佔一席。

我們立志，還要合乎中國國情。像四十多年前，中國派許多學生到外國去留學。尤其以派到美國的為最早。他們到了美國之後，不管中國為甚麼要派留學生，學成了以後，究竟於

中國有甚麼用處。以爲到了美國，只要學成美國人一樣便夠了，所以他們在外國的時候，便自稱爲甚麼佐治、惟廉、查理，連中國的姓名也不要。回國之後，不徒是和中國飲食起居，不能合宜，就是中國的話，也不會講。所以住不許久，便厭棄中國，仍然回到美國。當中也立志稍爲高尚一點的，回到美國之後，仍然有繼續研究學問的，不過那一種學生，對於中國的飲食起居和人情物理，一點兒也不知，所有的思想行爲，和美國人絲毫沒有分別。所以他們不能算是中國人，只可說是美國人。至於下一等的，回到美國，便每日遊手好閒，無所事事。因爲不是學生，取消了官費或家庭接濟，弄到後來，甚至個人的生活，都不能維持。於是爲非作歹，無所不做，便完全變成一種無賴的地痞。以中國的留學生，不回來做中國的國民，偏要去當美國的地痞，那是有甚麼好處呢？甚至有在美國的時候，連中國人住的地方，都不敢去。逢人說起國籍來，總不承認是中國人。試問這種學生，究竟是何居心呢？這種學生，可以說是無志；只知道學人，不知道學成了想自己來做事。

諸君現在嶺南大學，受美國人的教育多，受中國人的教育少。環顧學校之內，四圍有花草樹木的風景，洋房馬路的建築。這一種繁華文明的氣象，比較學校以外，像大塘康樂等處的荒野景象，真是有天壤之別呀。我們中國人現在的痛苦，每日生活，至少總有三萬萬人，朝不保夕，愁了早餐愁晚餐，所以中國是世界上最窮苦的國家。諸君享這樣的安樂幸福，想到國民同胞的痛苦，應該有一種惻隱憐愛之心。孟子所說：「無惻隱之心非人也」。這是諸君所固有的良知。諸君應該立志，想一種甚麼方法來，救貧救弱。這種志願，是人人應該要立的。要大家擔負救貧救弱的責任，去趨度同胞。如果大家都有這種志願，將來的中國，便



可轉弱為強，化貧為富。許多外國留學生回來，都說外國現在有這樣文明的原故，是由於他們有一種特長。說這樣話的人，是自己吾居下流。沒有讀過中國歷史，不知道中國幾千年都是文物之邦，從前總是富強，現在才是貧弱。就這項觀念，和外國比較起來，現在的中國，不但是最貧弱的國家，並且是最惡劣的國家。事事都要派人到外國去學，這還不是一件恥辱的大事嗎？中國派學生到外國去留學，最先的是到美國，次是到歐洲各國。最多的是在日本，極盛的時候，人數有三萬多，因為世界上無論那一國，沒有在同時派往到一國的學生，有這樣多的人數，我當時便以為奇怪。因為這個問題，遂考查以往的歷史，於無意中查得唐朝建都西安的時候，東城內的外國留學生，也同時有三萬多人。這三萬多人中，日本派了一萬多人；其餘有波斯人、羅馬人、印度人、阿拉伯人，及其他歐洲人。由此可見唐朝的時候，世界上以中國人為最有智識，所以各國都派人到中國來留學。日本人學了之後，把自己國內的制度都改成中國制度，就是現在的宮室，衣服和一切典章、文物、制度，和中國的還沒有分別，那都是唐朝的舊制度，那時候，中國的領土，差不多統一亞洲大陸，西邊到了裏海。由這樣講來，我們的祖宗是很富強的，為甚麼現在貧弱一至於此呢？為甚麼沒有方法變成像外國一樣的富強呢？推究這個原因，是由於現在的人不能振作。不能振作，便是墮落，墮落是很不好的性質，我們必要消滅他才好。至於說到中國人固有的聰明才智，現在留學美國的學生，都是和美國人同班。在全美國之內，無論那個學校內的那一班學生，每學期成績的平均分數，中國的學生都是比美國的學生，還要更好些，這是美國人共同承認的。用歷史證明，中國是富強的時候多，貧弱的時候少。用民族的性格證明，中國人實在是比外國人優。

弄到現在，國勢像這樣的衰微，自然不能不歸咎於我們的墮落。因為墮落，所以便不能振作，怎麼樣去圖國家的富強？我們要圖國家的富強，必須要自己振作精神，大家團結起來，公同向前去奮鬥。萬不可自私自利，只知道自己到甚麼地位，不知道要國家到甚麼地位。我們有了這項志氣，便是國民志氣。中國二百年以前，亡國過一次，被滿洲人征服了，統治二百多年，事事壓制，摧殘民氣，弄到全國人民俯首下心，不敢振作。我們近來墮落的原因，根本上就在乎此。十二年以前，我們革命黨才把滿人的政府推翻，不受滿人的束縛，但是還受許多外國人的束縛。因為當滿清政府的末年，他們知道自己不能有為，恐怕天下失到漢人的手內，所以他們主張「甯贈朋友，不送家奴」，把中國的領土主權，都送給許多外國人。我們漢族光復之後，本可以成獨立國。但是因為滿清政府送領土主權到外國人手內的契約，還沒有拿回來，所以至今還不能獨立。大家知道高麗亡到日本，安南亡到法國，高麗安南都是亡國，高麗人安南人都是很痛苦的。我們中國的地位是怎麼樣呢？簡直比高麗、安南的地位還要低。因為高麗只做日本的奴隸，安南只做法國的奴隸，他們雖然亡了國，但只做一國的奴隸。我們領土主權的契約，現在都押在外國人的手內，被各國人所束縛，我們此刻實在是做各國人的奴隸？請問諸君，是做一人的奴隸痛苦些呀？還是做衆人的奴隸痛苦些呢？當然是做衆人的奴隸痛苦些。因為做一人的奴隸，只是搖尾乞憐，順承意旨，便可得主人的歡心。做衆人的奴隸，便有俗話說：「順得姑來失嫂意」的困難，你們若如何應付一切呢？所以我們的地位，比高麗人的安南人的還要低。如果高麗安南有了水旱天災，日本法國去救濟，牠們視為義務上應該做的。好像從前美國的南方曠省，蓄黑奴的制度，黑奴有應該受主人衣

、食、居、三種的好處。現在中國如果有了水旱天災，外國人捐到二三百萬，他們不以爲是應盡的義務，還以爲是極大的慈善。日本法國待萬里安而，他們不以爲是慈善呀。所以我們現在做許多外國人的奴隸，只有奉承他們的義務，不能享他們的權利。

現在白鵝潭，到了十幾隻外國兵船，他們的來意，完全是對於我們示威的。這種大恥辱，我們祖宗向來沒有受過的。今日兵臨城下，諸君是學者，爲四民之首，是先覺先知，擔負國家責任，應該有一種甚麼辦法，可以雪此大恥辱呢？可以挽救中國呢？諸君現在求學時代，應該從學問着手，拿學問來救中國，究竟要用甚麼方法呢？諸君現在在美國的學問，考美國歷史，美國之所以興，是由於革命而來。美國當脫離英國的時候，人民只有四百萬，土地只有十三省，完全爲荒野之地。就人數說，不過中國現在的百分之一，中國現在有四萬萬人，土地有二十二行省，物產又非常豐富。如果能步美國革命的後塵，美國用那樣小的根本，尙能成今日的大功業；中國人多物富，將來的結果，當然比美國更好。美國用百分之一的人數，開闢荒土，弄到國家富強，經過了一百多年。用比例的道理說來，我們用百倍的人數，整頓已經開闢的土地，要國家富強，只要十年。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，就要諸君立國家的大志，學美國從前革命時候的人一樣，大家同心協力去奮鬥。但是諸君學美國，切不可像從前的美國留學生，只要自己變成美國人，不管國家。必須利用美國的學問，把中國化成美國。因爲國家的大事，不是一個人單獨能夠成功的，必須要有很多的人才，大家同心做去，那才容易。要有很多的人才，那麼造就人才的好學校，不可只有一個嶺南大學。廣東省必要幾十個嶺南大學；中國必要幾百個嶺南大學；造成幾十萬或幾百萬好學生，那才於中國有大利益。

。如果只要自己學成美國人，便心滿意足，不管國家是怎樣，我們走到外國，他們還是笑我們是卑劣的中國人呀！因為專就個人而論，中國人面黃，美國人面白，無論諸君怎麼學法，我們的面怎麼可以變顏色呢？諸君又再有甚麼方法去學呢？我們要好，須要全國的人大兼都好。只要把國家變成富強，是世界上的頭等國；那麼，我們面色雖然是黃的，走到外國，自己承認是中國人，還不失為頭等國民的尊榮。

諸君今天歡迎我來演講，我貢獻諸君的，就是要諸君立志。要有國民的大志氣，專心做一件事，幫助國家，變成富強。這個要中國富強的事務，就是諸君的責任。要諸君担負這個責任，便是我的希望。

## 革命成功個人不能有自由團體要有自由

——十三年十一月三日對黃埔軍官學校告別詞——

諸君：諸君今天在道地聽講的，有文學生，又有武學生。我今天到黃埔來講話，是暫時和黃埔的學生辭別。辭別的原因，就是因為我要到北京去。這回北京事變沒有發生以前的五六個月，便有幾位同志，從北京來許多信，催我先到天津去轉候，說不久他們便可在北京發起中央革命。籌畫這回事變的人數很少，真是本黨同志的不上十個。他們的見解，以為本黨革命二十多年，總是不成功。就是辛亥年推翻滿清，成立民國，還不算本黨的主張完全成功。推究其中原因，就是由於從前革命，都是在各省，效力很小，要在首都革命，那個效力才大。所以他們在二三年前，便在北京宣傳主義，備置一切。到五六個月以前，便來了一個

很詳細的報告，說進行的成績很好，軍人表同情的很多。應該集合各省有力的同志，在北京附近進行，祇要幾個月便可成功。當時各省有力的同志，都是在本省奮鬥，沒有人能夠到北京附近去進行。而且當時北京外面很安甯，一講到首都革命，在幾個月之後便可成功，真是沒有一個人敢信；就是我自己也看得很渺茫，也不敢相信。到江浙戰事發生之後，他們又來催促，要我趕快放棄廣東，到天津去等。說首都革命，很有把握，發動的時期，就在目前。這個時期，是千載一時的機會，萬不可失。如果就廣東的計畫，由韶關進兵，先得江西，再取武漢，然後才想方法去定北京，那是很迂緩，很艱難的。假若放棄廣東，一直到天津去發動一個中央革命，成功是很迅速很容易的。我在當時，以為要北京有事變發生，才可以去。如果放棄廣東的軍隊不用，先到天津去等候，恐怕空費時間，不大合算。所以約定他們，祇要北京有事變發生之後，我馬上便可以到北方去。并且一面把廣東的軍隊，集合到韶關，我也親自到韶關，督率各軍前進，收復江西。我們已經有了一部份的軍隊，進到萬安吉安了。現在大家都知道，北京發生了事變。當這次事變最初發生的時候，很像一個中央革命。我們對於以前的情況不明瞭，現在就發生事變時候的情形而論，可以決定是我們同志的計畫。但最近中央的大力量，不是在革命黨之手，還是在一般官僚軍人之手。拿這次變動的結果看，還不到北京去呢？我因為踐成約起見，所以不能不去。他們在北京奮鬥，費了許多大力，才有這次的變化。變化之後，對於本黨表同情的，祇有幾個師長、旅長，普通兵士都是莫明其妙。以少數的師長、旅長來做極重大的中央革命，一定是很難成功的。就是在事變發生之初

，我便進京同他們合作，想造成一個宏大的中央革命，也不容易做到，不過經過這次事變之後，可信北京首都之地，的確是有軍隊來歡迎革命主義的。從今以後，祇要有人在北京籌畫中央革命，一定可以望天天進步。這次雖然不能造成一個中央革命，以後進步，可以望造成一個大規模的中央革命。并且知道北方的軍隊和人民，也有天良與愛國心。有了天良與愛國心，就可以受革命黨的感化。我們從前看到北方的空氣醜態，官僚卑下，武人野蠻，人民沒有知識，以為那些人用革命主義的力量，不能夠感化。但是在今天看起來，從前的觀察，實在是錯誤。北京也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，造成一個革命的基礎。現在的事變，雖然不是完全的革命舉動，不能說將來便不能再起革命。只要此時用功去做，以後或者可以得好結果。就是不能得好結果，此時不能預先知道；但是可以推測激底的革命，一定可以在北京發生。因為有這種希望，所以我為答北方同志的歡迎起見，決定去北京。我這次到北京，不但是本黨同志歡迎，就是各省的反直派，也是很歡迎的；我相信一定可以自由行動。將來自由行動的結果，究竟是怎麼樣，雖然不能逆料，但為前途發展起見，此時也不能不去。大家又不可以為我到北京之後，馬上就能發起一個中央革命，不過借這個機會，可以做宣傳的工夫，聯絡各省同志，成立一個國民黨部。從黨部之內，成立革命基礎。能不能夠達到這個目的，預先固然不能斷定；但是只要有革命的方法，便可以進行。今天到此地來聽講的，有文學學生，又有武學生，便可以借這個機會，研究革命的方法。我也可以借這個機會，把革命的方法拿來和諸君談談。諸君現在都負得有革命的責任，在外面奮鬥，應該用甚麼方法才可以成功呢？要革命成功，中外古今在中央進行的，當然是很容易。就是在各地方進行，也有成功的；

地方革命也真是一種辦法。所以研究革命方法，要除去空而問題，另外從旁方面著想。

近三二十年以來，革命風潮是從甚麼地方發生呢？是從甚麼地方傳進中國來的呢？中國歷史上種種風潮，都是愛國志士，有熱天擲入的心血，不忍國亡種滅，所以感受歐美的革命思想，要在中國來革命。但是歐美的革命思想，一傳到中國來，便把中國的舊思想打破。試看近三二十年來，中國革命黨在各地奮鬥，成功的機會，該有多少？而每次成功之後，又再失敗，原因是在甚麼地方呢？我們的革命失敗，是被甚麼東西打破的呢？大家不知道呢？是不是歐美的新思想打破的呢？不是舊官僚的陰謀打破的呢？又是不是中門的舊思想打破的呢？這都不是的，究竟是甚麼東西打破的呢？大家做學生的人，大概都不知道。依我看起來，就是歐美的新思想打破的！中國的革命思想，本來是由歐美的新思想發生的，為甚麼歐美的新思想，發生了中國的革命，又能夠打破中國的革命呢？這個理由，非常幽微奧妙，不是詳細研究，很難明白。歐美的革命思想是甚麼呢？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自由，平等。自由，平等，是歐美近一百多年來最大的兩個革命思想。在法國革命的時候，另外加了一個口號，叫做博愛。由於自由，平等與博愛的思想，便發生法國革命。中國近來也感受了自由，平等的思想，所以也起了革命。革命成了事實之後，又被這種思想打破，故革命常常失敗。我們革命之失敗，並不是被官僚或人打破的，完全是被平等，自由這兩個思想打破的。革命思想既是由於平等自由才發生，何以又再被平等，自由來打破呢？這個道理，從前毫不明白，由於近十幾年來所發生的事實，便可以證明。大家知道革命本是政治的變動。說到政治究竟是做些甚

要那呢？就政治兩個字講，政者，衆人之事也，治者，管理衆人之事也。若選衆人的事，就是政治。換而言之，管理衆人的事，就是管理國家的事。這道理，許多軍人多不明白，譬如這次北方發生事變，本是少數軍人的舉動。這種事變，本來就是革命。他們發動了革命，就是發生了政治變動。他們在事前豈嘗得有這種大動力，能夠發生政治變動？政治變動已經發生了，而他們通電，還是說不懂政治。這好比是一架發電機，能夠發生大電力的部份，就是磨打。如果一個大磨打能發生幾萬匹馬力的電，那麼接大約電力的去行船，每小時便可幾幾十英里，用幾樣大的電力去做工，便可運動很多機器，製造很多貨物；用這樣大的電力去發電，便可接無數電燈，照耀很大的城市。像這樣磨打，如果能夠知道牠所發生電力的用處，又用之得當，便可以做種種有利益的事業。若是不知牠所發生電力的用處，或者是用之失常，便要衆人，到處都是很危險。現在北京有政治原動力的軍人，已經發生了政治變動，倘且說不懂政治。這好比是磨打自己發生了電力之後，不知道用處，當然是有極大的危險。至於有款原動力的軍人，日日在政治範圍中活動，而沒有政治的知識，那種對於衆人的危險，比較磨打，當然更更大，又要利害。大家現在如果還不明白這道理，可以讀我的演講主

義中便能夠了解。  
 再說中國革命之所以失敗，是誤於經濟平等自由。革命味味是政治事業，如果常軍人的說不懂政治，說好此是衆人說不懂食飯、穿衣、睡覺一樣。食飯、穿衣、睡覺，都是衆人的常事，是人人應該有的事，試問一個人不可不可以不知道衆人的常事呢？無論那一個人都應該要知道衆人的常事。大家都能夠知道衆人的常事，就是政治。大家能夠共同團結起來做人



劣便是在政治上沒有本領的人民。有本領的人民，纔纔成強有力的國家。感是厚。沒有本領的尼民所組織成的國家，便是弱小；弱小都是被列強壓迫的。無論那一個國家，不使他是不思強有力，必要被強國國家，都是政治腐敗。有了國家，沒有政治，國家便不能應用；有了政治，沒有國家，政治無從實行。政治是運用國家的，國家是實行政治的。可以說國家是體，政治是用的。根據這解釋便知道政治的道理，體用易明。并不是很奧妙的事情。大家結合起來，改革公突的弊病，便是革命。所以說革命，就是政治事業。中國現在何以要革命呢？就是因為從前政治腐敗不好，國家處在貧賤的地位，愛國志士，總總要盡力在謀求富強。處富強強地位，這權良，要在短時間或者是一朝一夕之內成功，便是革命。我們坐在革無所當甚麼又種平等自由的理想探確呢？因為個人的事，在普通社會中，有平等自由。在社會團體中便不能平等自由。政治團體中的分子有平等自由，便打確政治的力量。有了政治團體，所以民國十三年來，革命不能成功，就是由於平等自由。自由原原想打破了政治團體。政治團體的團體，或者就是國家，或者就是政黨，或平等自由。自由原原想打破了政治團體與中國種種革命，或者就是本黨黨權說，非都應該有平等自由。不能說在本黨之內，或者是在本黨之內，人人平等，自由。其實中國人講平等自由，恰恰是相反。無論甚麼人在一種團體之中，不覺斷斷先有沒有平等自由，總是要自己個人有平等自由。這種公頭，總總也與學生衝突。在現處事實之極，不知道到別的地方去，先便求現自己家內，求發到家庭革命，反對父兄，脫離家庭。再拿到學校內去用，鬧起學潮來。這種學潮，在大眾集議是見得很多，做得也很多。大家要鬧學潮，或者自己以為很有理由，所持的理由，

總不外乎說先生管理不好，使學生們的平等、自由。學生要自己的平等、自由，不被先生使刺，要爭回來歸自己保留。所以才開會演說，通電罷課，驅逐先生。余道桐理由來國團團，以口聲聲是說革命。實在不知道革命究竟是一箇甚麼事。不過拿些模倣自己的試驗場，用先生供自己的試驗品罷了。我們革命黨內的情形，也是這一樣。革命的始意，本是為人民在廣濟上爭平等、自由。殊不知所爭的是團體和外界的平等、自由，不是個人自己的平等、自由。中國現在革命，都是爭個人的平等、自由，不是爭團體的平等、自由。所以每次革命，總是失敗；中國革命風潮發生最早的地方，是在日本東京，當時都是以留學生為基礎，留學生最盛的時代，在兩萬多人，那些留學生，都是初由中國各縣，到日本東京，頭腦極新鮮，很容易接受革命的思想。一感受了革命思想之後，便集會結社，要爭平等、自由。但是他們團體不嚴然是風起雲湧，有百十之多；但是不久所有的團體，便都消滅。團體存在最久，不過是一兩年；短時間的，都祇有幾個月，便無影消滅。那些團體，都是容易消滅呢？我以為很奇怪，便過細考查那些團體的內容。始知那些團體，當初結合，並沒有甚麼特別主張，只知道爭個人的平等、自由。甚至於在團體之中，並沒有甚麼詳細章程，凡事都是雜亂無章，由各人自己任意用事，想要怎樣做，便是怎樣去做，所謂人自為戰。真是強行力的，或者能夠做成一兩件事，大多數都是一事無成，只開一個成立會，大家到會說些爭平等、自由的空話，便已了事。因為大家都是為個人爭自由、平等，不為團體去爭自由、平等，只有個人的行動，沒有團體的行動。所以團體像為專想所打破，不為專想所消滅。學生

在求學的時候，便是這種行爲。過了後來爲國家做事，一動行動，不問可知。更有許多無賴可走的學生，毫不知道政治、社會的道理，及中國的國情，又想在社會上出風頭，便奮其立異，探歐美沒有根據的新學說，主張革命，要無政府，自稱爲無政府黨。殊不知革命的目的，就是要造成一個好政府，他們這種主張，在政治原理上自相矛盾，真是可笑已極。推測無政府的學說之來源，是發生於俄國。俄國學者之所以要主張無政府，就是因爲從前俄國的舊政府太專制，爲萬惡之源。人民痛苦難堪，所以社會上便發生無政府學說的反抗。俄國創造無政府學說的祖宗，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巴枯寧。其後又有一個王子，叫做克魯賓斯基，用科學的道理，把無政府的學說，推到極端。這種無政府的學說，在俄國可算是極發達。從前俄國應用這種學說來革命，許久都不能成功。俄國發生這種革命，是繼法國革命之後，有一百多年，都不能成功。到七年前，再發生一種革命，一經發動，便大功告成。我們中國革命，以前的不勝，祇說最近的，到今日也有了十三年。這十三年的革命，還是不成功。我們中國到俄國，從前一百多年的革命不能成功。我們中國，近十三年的革命，也是不成功。俄國七年前到俄國，便徹底成功，這個原因，是在什麼地方呢？簡而言之，俄國近來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道理，就是由於打倒無政府的主張，把極端平等、自由的學說，完全消滅。因爲俄國有這種好主張，所以他們近來革命的效果，比較美國法國一百多年以前的革命之效力，還要宏大，成績還要圓滿。他們之所以能夠有這種成績的原因，就是由於俄國出了一個革命黨人。這個黨人，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列寧。他組織了一個革命黨，主張要革命黨有自由，不要革命黨員有自由。各位革命黨員都贊成他的主張，便把各位個人的自由，都貢獻到黨內，絕對服從。

革命黨的命令。革命黨因爲集合許多黨員的力量，能夠全體一致，自由行動，所以發生的效力便極大，俄國革命的成功便極快。俄國的這種革命方法，就是我們的好模範。中國革命，十三年來都是不成功。你們黃埔的武學生，都是從各省不遠數百里或數千里而來，到這個革命學校來求學，對於革命，都是有很大希望，很大抱負的。廣大的文學生，今日也是不遠數千里到黃埔來聽革命的演說，研究革命的方法，對於革命前途，也當然是很有希望的。大家希望革命成功，便先要犧牲個人的自由，個人的平等。把在人的自由，平等，貢獻到革命黨內來。凡是黨內的紀律，大家都要遵守，黨內的命令，大家都要服從。我們是黨的一致遵行，只全黨有自由，個人不能自由，然後我們的革命，才可以望成功。如果不然，便這天北京發生事變之後，有下野機會，當初我以為少數同志發動，便可以成功；但是他們不知道革命的道理和方法，所以難得機會，亦恐白白算錯了。假若在這次北京事變發生以前，大家早能採取方法活動，或者可以算成功。到現在已經成了沒有希望，以後要革命成功，還要另外研究辦法。從前革命之失敗，是由於在位同志，犧牲了平等、自由。從今而後，要革命成功，便在各位同志，改正從前的錯誤，結成一個大團體，犧牲個人的平等自由，才能夠達到目的。現在要造成這種團體，便要有好黨員。諸位文學生同武學生，都是有知識的階級，務應謀明白這個道理。

中。通把社會上的人，分作士、農、工、商四大類。商人居於最末級地位，知識極簡單。他們獨一無二的慾望，總是獲利是圖，想組織大公司，賺多錢。但是股東一投資之後，不難辦要分紅利。商人在這種組織裏，參加分紅的時候，就想要分紅利，要達到獲利的目的。

是決計沒有的事。無論甚麼最蠢的商人，先也知道要拿本錢去租股，附股之後，究竟可以賺多少錢，也不能預先決定。不過希望要賺來能夠賺錢，現在就不能不投資；希望要將來能夠賺多錢，現在就不能不多投資。我們革命黨都是有知識階級，都是聰明過商人，結成一團體來革命，豈不是應該先就把本錢拿出來呢？這個道理，不必詳細講。諸君當盡可以明白。商人做生意的資本是錢，我們革命的資本，是甚麼東西呢？商人附股是拿出錢來，我們參加革命黨，要貢獻甚麼東西呢？我們參加革命黨，要貢獻的東西，就是自己的平等、自由。把自己所有的平等、自由，都貢獻到黨內，讓黨中有全權處理。然後全黨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。全黨革命成功之後，自己便可以享自由、平等的權利。中國發大財的實業，有興始於公司。清開源公司，有招商局。他們那些公司，在組織之初，各股東都是有很大的錢財，投了很大資本的，好像革命黨要先拿出個人的平等、自由一樣。假若那些資本家不先拿出多本錢，現在何以能夠多分紅利呢？他們因為想到了要現在多分紅利，所以從前便多投資本，犧牲一切。革命的道理，不管大家知道不知道，祇要能夠學商人，便能夠成功。商人本是多財善賈，根本上還是要有本錢才成。沒有本錢，甚麼生意都不能做。許多革命黨，不肯犧牲個人的平等、自由，就是沒有本錢。他們以為一參加革命，就是為爭自己眼前的平等、自由。商人要分紅利，必須有時間問題。以商人的思想簡單，尚知道有時間問題，尚知道要等候，難道我們有知識的階級，尚且不如商人嗎？黨員在黨內不能任意平等、自由，好像股東公司之內，不能任意收回本錢一樣。大家要求參加革命，頭一步的方法，就是要學商人，拿出大本錢來。我今天到此地講話，是要離開廣東北上，臨別贈言，沒有別的話，就是要大家拿出

本錢來，犧牲自己的平等和自由。更把自己的聰明才力，都貢獻到黨內來革命，來爲全黨奮鬥。大家能夠不負我的希望，革命便可以指日成功。

## 耕者要有其田

——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對農民運動講習所訓詞——

學生諸君：你們這次畢業，到各鄉村去聯絡農民，這是我們國民黨做農民運動所辦的第一件事，我們從前做革命事業，農民參加進來的很少，就是因爲他們知識程度太窄，不知道有國家大事，所以對於國家很冷淡，不來管國事。你們畢業之後，到各鄉村去聯絡農民，首先便使一般農民知道，對於國家有甚麼責任？農民所仰望於國家的有甚麼利益？這個革命政權，是想要做成一個人民爲主體的國家。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。如果農民不參加革命，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。國民黨這次改組，要加入農民運動，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。要農民來做本黨革命的基礎，就是大家的責任。大家能夠擔負這個責任，聯絡一般農民，都是同政府一致行動，不顧成敗利鈍，來做國家的大事業，這便是我們的基礎可以鞏固，我們的革命便可以成功。如果這基礎不能鞏固，我們的革命便要失敗。

諸君在這邊學了幾個月，知道我們革命，是要根據三民主義。大家到各鄉村去宣傳，便要把三民主義傳到一般農民都覺悟。農民在中國是佔人民的最大多數，所以農民就是中國的基礎大階級。要這個極大階級都能覺悟，都能明白三民主義，實行三民主義，我們的革命才是徹底。如果這個極大階級不能覺悟，未實行三民主義，就是我們的革命在一時放了功

，還不能說是澈底。

大家到鄉村去宣傳，用甚麼方法可以講明白三民主義，令一般農民都覺悟呢？要一般農民都容易覺悟，便先要講農民本體的利益。講農民本體的利益，農民才注意，如果開口就是講國家大事，無知識的農民，怎麼能夠起感覺呢？先要講農民本體有甚麼利益？國家有甚麼利益？農民負起責任來，把國家整頓好了，國家對於農民又有甚麼利益？然後農民才容易感覺，才有興味來管國事。大家都知道中國把社會上的人，是分成士、農、工、商四種。這四種人比較起來，最辛苦的是農民，享利益最少的是農民，担負國家義務最重的也是農民。在農民自己思想起來，以為受這種辛苦，盡這種義務，這是份內應該有的事。這種應該有的事，是天經地義，子子孫孫不能改變的。祖宗業農，受了這種辛苦，子孫也應該承繼，來受這種辛苦，要世世代代都是一樣。這種思想，是從前的舊思想。我們現在用政治力量來提倡農民，就要用國家的力量來打破這種思想，就是要一般農民，不要從前的舊思想，要有國家的新思想。有了國家的新思想，才可以脫離舊痛苦，要一般農民都有新思想，都能夠自己來救自己的痛苦，還是要農民自己先有覺悟。現在許多人都說中國的農民社會，和俄國不同。從前俄國有大地主和農奴，地主和農奴的財產，過於不平均。現在中國沒有大地主，祇有小地主和一般農民，這般小地主和農民的財產，同俄國地主和農奴的情形比較起來，還算是很平均的，就片面的情形講，這是講得過去的。但是切實調查起來，用中國現在的情形和俄國從商的情形比較來說，是中國的農民享幸福些呀？還是俄國的農奴享幸福些呢？是中國的小地主專制些呢？還是俄國的大地主專制些呢？依我看起來，從前俄國大地主所有的土地，都是農

百萬方里，甚至於幾千萬方里，那些大地主對於許多農奴，自然不能精神貫注。因為精神貫注不到，待遇農奴自然是很寬大。我們這些小地主，總是華華爲利，收起租來，一升一勺，一文一毫，都是要計算，隨時隨地，都是要刻薄。農民所受的這些情形，到底是不是的確，還是等到你們再去調查。就我個人的心理比較，從前俄國農奴所受的痛苦較少，現在中國農民所受的痛苦要利害得多。

現在俄國改良農業政治之後，便推翻一般大地主，把全國的田土，都分到一般農民，讓耕者有其田，耕者有了田，祇對於國家納稅，另外使沒有地主來收租錢，這是一種最公平的辦法。我們現在革命，要仿效俄國這種公平辦法，也要耕者有其田，才算是徹底的革命。如果耕者沒有田地，每年還是要納田租，那還是不徹底的革命。中國的人民，本來是分作：士、農、工、商四種。這四種人中，除農民以外，都是小地主。如果我們沒有預備，就做俄國的急進辦法，把所有的田地，馬上拿來充公，分給農民，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來反抗的，就是我們的革命，一時成功，將來那些小地主，還免不了再來革命。我們此時實行民生主義，如果馬上就要耕者有其田，把地主的田都拿來交到農民。受地的農民，固然是可以得利益；失地的地主，便要受損失。但是受損失的地主，現在都是稍爲明白事體的人，對於國家大事，都很有覺悟。而一般農民全無覺悟。如果地主和農民發生衝突，農民便不能抵抗。我們要免去現在的衝突，要農民將來能夠抵抗，大家此時便要對農民去宣傳，把農民的痛苦講得很清楚，讓一般農民都知道，農民祇要知道了痛苦，便一定有覺悟。農民有了覺悟，自然要來向政府求救，解除他們的痛苦。好像近來我們在香山舉行農民運動，要解除農民的痛苦，



便有許多農民向政府說：政府既是要解除我們的痛苦，爲甚麼政府反而我們加抽沙田稅呢？這豈不與我們我們的痛苦嗎？像這個樣子，我們農民的痛苦，究竟要怎麼樣才可以救呢？如果遇到了這種問話，一時便不容易答覆。

再者現在這個革命政府，有很多軍隊。我們要維持目前這樣多的軍餉，便不能不多抽稅。這種稅源，都是從窮人來的，富人所受的負擔很少。如果不講明白，農民還不知道。若是現在講明白了，農民都知道很痛苦，他們一定來要求免去這種痛苦。所以你們在宣傳的時候，一定發生許多情形，是自相矛盾的。對於這種矛盾，要用甚麼方法去解決呢？就是要農民全體都有覺悟，如果全體農民都能夠覺悟，便有方法可以聯絡起來，便可以解除廣州府農民的痛苦。推到廣東全省農民的情形，也是一樣。所以當宣傳的時候，有了以前所講的矛盾，發生了那種衝突，獨一無二的解決方法，便是先勸農民結團體。農民是多數，地主是少數，實在的權力，還是在農民的手內。如果由一省的農民推到全國的農民，都能夠聯絡起來，有很好的團體。農民要解除痛苦，便有好辦法。政府便可以靠農民做基礎，對於地主主要解決農民問題，便可以照地價去抽重稅。如果地主不納稅，便可以把他田地拿來充公，令耕者有其田。不至納租到私人，要納稅到公家。像這樣的辦法，馬上就拿來實行，一定要生出大反動力。所以此時大家去宣傳，一定要很謹慎。祇能夠說農民的痛苦，教他們聯絡的方法。先自一鄉一縣聯起，然後再聯到一府一省，以至於全國。當聯絡的時候，還是要農民自己去出力。不過要怎麼樣出力的方法，就要你們指導。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，來同政府合作

。慢慢商量，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。農民可以得利益，地主不受損失，這種方法，可以說是和平解決。我們能夠這樣和平解決，根本上還是要全體的農民，來同政府合作。

我們解決農民的痛苦，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。這個意思，就是要農民得到自己勞苦的結果，要這種勞苦的結果，不被別人奪去了。現在農民的勞動結果，在農民自己祇能分四成，地主得了六成。政府所抽的捐，都是由農民出的，不是由地主出的。像這種情形，是很不公平的，我們從前沒有工夫，做發現這種不公平的宣傳，這回的宣傳，是第一次。諸君去實行宣傳的人，居心要誠懇，服勞要勤勞，要真是為農民謀幸福。要在最快的時間之內，用極好的聯絡方法，先把廣東全省的農民，都聯絡起來，同政府合作，才有辦法。此時農民沒有聯絡之先，便要暫時忍耐，將來才可以享幸福。要農民將來可以享幸福，便要望諸君趕快去黨傳聯絡。農民都聯絡了之後，我們的革命，才可以成功。



# 勘 誤 表

西	行	字	誤	正	備 考
1	3	10	衆	族	目 錄
1	9	16	纜	就	
4	3	34下		得	遺 落
10	1	40	則	到	
14	4	1	people	people	
37	13	24	藩	本	
48	8	8	遠	遠	
59	8	13	?	,	
67	14	36	士	上	
82	10	28下		屢	遺 落
83	5	23下		有	
101	9	15	情	昔	
107	4	37	藝		作 廢
108	4	21	干	干	
110	10	10		?	
110	1*	24	士	士	
135	4	6	辦	辦	
141	5	6	過	道	
141	12	23	籍	籍	
149	2	34	負	戶	
163	4	39-40	益	益	
168	3	4	穩	際	
169	1	23	順	順	
169	10	32	:	?	
224	18	38	?	。	
260	11*	4-5	國民	民國	
268	14*	9*	?	?	
275	4	9下		便	遺 落

(M)  
D680  
118